晚明民變

李文治編

晚明民變

李文治編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96041)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五

明靖難史事考證稿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王崇武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上海河南中路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各地　商務印書館

緒　論

三百十七年以前——明熹宗天啓七年（1627）的春天，陝西省渭河流域以北的地方，好久沒有下雨，農民正發愁旱災，政府却來催錢糧。尤其是澄城縣官張耀采，迫於功令，督扑酷急，一般窮苦的人，逼迫得無法可想，只有煩悶、惱喪、焦急和失望，憤懣的情緒都集中在耀采身上了，遂演成闖城殺官的慘劇。這一羣人走頭無路，聚衆刼掠，就由他們揭起民變的序幕。

其實晚明民變在腐敗的政治之下已經孕育了很久，神宗（1573—1620）的怠政聚斂，熹宗（1621—1622）的昏憒荒淫，法紀一天天的廢弛，政治一團黑暗。內亂外患也交逼而來，兵戈不息，軍費浩繁，加派重徵，日甚一日。縉紳豪右又乘機漁利，在稅役方面包攬詭寄，設法逃避，把一切負擔都加在平民身上。特別是邊陲的陝西，在政府忽視之下，豪右横暴，官吏貪婪，更是個無法無天的世界，民變事件就在這個貧困黑暗之區爆發了。

內亂外患交互影響，清兵入犯，政府便調平亂的軍隊去禦清；民變擴大了，又調禦清的軍隊來平亂。此起彼伏，無有已時，外患一天天嚴重，民變事件也一天天的擴大。他們由陝西而山西而河南，黄河長江流域各省幾乎都遭到戰爭的浩刼。後來李自成佔領北京，張獻忠稱覇四川，佔據了明室半壁江山；接着清師入關，結束了明朝二百六十年大一統的局面。

*　　*　　*　　*

晚明民變的發展，由天啓七年（1627）至崇禎六年（1633）冬季是初起時期，六年冬至十七年（1644）春是極盛時期，十七年夏以後是漸衰時期，隆武（1645—1646）、永曆（1647—1661）兩朝是轉變爲民族鬥爭時期。

（一）在初期，崇禎元年以饑民爲主，二年後叛兵漸取得主動的地位。這時還沒有顯明的系統，遇着官軍各自爲戰，敗了便竄伏山谷如鳥獸散。到崇禎三年，逐漸合併，有若干大股出現，攻入山西省境的有三十六營的名目；他們公推首領，形成中心的領導，這是一個大的轉變。（二）崇禎六年冬季，三十六營之衆渡河而南，便是極盛時期的開始。我們可依照首領的興衰，把極盛時期分成三個階段：（1）崇禎七年至九年，闖王高迎祥的聲

勢最強，由他發號施令，統率羣雄，行軍進取均唯迎祥馬首是瞻。八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營的八十多個首領開大會於榮陽，討論作戰的方略，這是中原民變勢力擴大的一個轉捩點。(2)迎祥死後，繼起的是張獻忠，崇禎十年至十二年便是獻忠的獨盛時期，轉戰於湖廣四川境上，在此期內官軍專把他作主要的攻擊對象。(3)直到崇禎十四年，李自成以經濟政策的號召攻取河南，聲勢凌駕獻忠之上，小股流寇和當地土寇都來歸附，衆至數十萬，獻忠也一度遙奉自成爲主。後來獻忠南據湘贛，西霸四川；自成則由荆襄北上，破西安，下北京，改元稱帝，設置官署，在羣雄之中，成了他一人獨盛的局面。(三)自成佔領北京的那天，是他極盛的頂點，同時也是漸衰時期的開端。他部下的將官，陶醉於奢淫享樂，士卒也逐漸腐化起來。兼以政治措置的過激，引起縉紳士大夫的嫉憤，以致吳三桂勾引清兵，都成了自成的致命打擊。獻忠在四川更專事殺掠，民不聊生，義軍蠭起，霸權也隨着瓦解了。弘光元年(1645)夏季，自成死在湖北的通山；翌年，獻忠也被清兵殺死於四川的西充；他們的部屬——李錦李定國等都相繼走上民族戰爭之路。

李錦等由反抗明室轉變爲民族戰爭，這一點是最値得注意的。自成標榜過均田免賦的經濟政策，他的成功得力於此政策之號召者不少。這時清室也設法利用中國內亂的機會興兵入關侵略，起初是希圖聯絡自成倒明，從中取利；明朝倒了，他又藉口替明朝平內亂，侵佔北方領土。自成死時，清兵已侵略到江淮流域，並且準備南下閩浙；而盤據於湘鄂之交的自成數十萬的部衆餘黨，就在這時歸誠於明隆武帝。獻忠的殘暴殺掠固無足論，但是獻忠死後沒有好久，餘黨亦歸附於明永曆帝。明室便在他們擁護扶持之下，多延長了十幾年的歷史。當獻忠部將李定國困死邊塞之時，還吩咐部屬說："寧死荒徼無降也！"最後自成孫來亨還困守四川湖北交界的亂山中，拒絕清方的招降，也以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故事自況。他們先以政治經濟的壓迫，起而反抗官府；繼以國家民族之休戚，轉而扶明禦清；這種轉變是帶有濃厚民族意識的。

假設我們把晚明民變和歷代民變作一番比較研究，還可發現另一個特質。漢之張角，宋之方臘，元之韓山童劉福通，以及明熹宗天啓二年(1622)

徐鴻儒的政變，都帶有濃厚的宗教性質。這次事變，正當白蓮教變亂之後，農村已潛伏着不少教徒勢力，而民變中居然沒有參雜着宗教性質。李自成這一集團，並且全拿政治社會問題號召民衆，這是與前述歷代民變不同的一點，更顯示了此次民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 * * *

研究晚明民變，史料的選擇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全謝山說過："明季野史，不下千家。"其中專是記載民變的，就個人所知道的就有幾十種。寫本文時所能參考到而且比較重要的，如吳偉業的綏寇紀略，彭孫貽的平寇志，都是記述民變全史大部頭的書籍。明季野史最稱繁夥，大半凌亂無章，而綏寇紀略一書則具有史裁，敘事詳核。平寇志便多失實之處，事蹟年月以及投降死難諸臣，舛譌的地方很多；但是書取材豐富，事實完備，有很多他書所不能見到的材料。記述個人的，如明史紀事本末中的張獻忠之亂，李自成之亂，懶道人的李闖賊史。紀事本末所載月日雖多錯誤，而成書在明史之前，也是比較有價值的參考書。李闖賊史則將自成攻取北京之事演為小說，其缺點為記事蕪雜，且多僞托之辭，不盡可靠。專記一省的，如費密的荒書，歐陽直的蜀亂，彭遵泗的蜀碧，都是記述四川張獻忠之亂的。費密曾以中書舍人參楊展軍，歐陽直則被獻忠擄入營中供職，彭遵泗的祖父則曾組織義軍和獻忠相抗，三人躬逢蜀難，所記多為親歷之事，比較切實可靠，蜀碧荒書二書敘事尤為詳明得法。又如鄭廉的豫變紀略，記述河南戰亂始末，所記多為鄭廉耳聞目覩，足補他書之所不及，但常有與諸書齟齬之處，尚待商酌。專記一城的，如白愚的汴圍濕襟錄，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記，高斗樞的守鄖紀略，諸人或躬與其役，或親歷其事，皆可據為信史。其非專記民變而涉及民變問題的書籍便更多了，著者如計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李瑶勘補的温睿臨的南疆繹史，錢䎖的甲申傳信錄，以及清道光間徐鼒的小腆紀年，種種不勝枚舉，當不下數百種。其中南略一書記述詳確，是很有價值的參考書籍；北略便多傳聞之詞，是非失實，不盡可據。傳信錄記事雖詳，據所知者所載自成拷掠諸臣很有靠不住的。小腆紀年成書時代較晚，徐氏校勘諸書，辨誣正訛，諸書記載紛岐之處，作附考注於每條之下，詳贍確實，有

條不紊，足匡傳聞之誤。

上面不過拿幾部比較重要的參考書，略加贅說，此外參考書尚多，瑕瑜互見，不另說明。其餘明末清初時人的文集，以及地方志書之類，也蘊藏着不少的民變史料，但皆東鱗西爪，記述分歧。所以研究晚明民變問題的困難，不是史料缺乏的問題，而是如何選擇删削整理編排的問題。諸種史料之中，比較確實可靠的，當然還是官修的明史，關於民變的記述除流賊傳外，散見於本紀列傳中的很多，本文的取材以明史爲主，其他野史則用作補助的材料。

以上諸書都偏重於事實的敍述，很少用分析的寫法，且皆囿於明清之正統，於自成等盡極誣衊，不能用另一種看法來觀察歷史的發展。並且毀譽任意，傳聞異詞，不僅年月混淆莫辨，所記殉節刑辱投降諸臣，也有很多與事實不符的，就是以詳核著稱的綏寇紀略也不能免，如周鍾、項煜都投降自成，偉業便替他們左袒。作者欲矯前弊，一方採錄身歷目驗的記述，同時將散見於各書的史事綜合而比較之，希望得其確得其全。關於民變的瑣事遺聞，記述紛紜，莫衷一是；其無關宏旨傳聞無稽之談，皆棄而不錄。本文之着眼點，在民變之興衰演變，以及其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響，而予以新的看法；力避前人之隱諱，據實直陳。至若挾持私見，斷章取義，牽強附會，致失本來意義，當力求避免。

最遺憾的事，還有些重要參考書籍無法尋覓，如戴笠的流寇長篇，戴氏取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與諸臣奏章私家記載採輯成書，用編年體，排日繫事，極爲詳備，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藏有鈔本，以戰事關係，無法見到。餘如吳邦策的國變錄，張岱的石匱書後集，談遷的國榷，王世德的崇禎遺錄，高承埏的崇禎盡忠錄，李天根的爝火錄，以及綏史明季見聞輯錄（撰人不詳）諸書，都是研究晚明史很重要的書籍，當有不少民變的史料，搜羅補苴，只有待諸來日了。

* * * *

本文的完成，承所長陶孟和師及梁方仲先生多方指教，工作計劃始終在陶師指導之下進行，梁先生更幫同搜集材料，編排章節，提供意見，本文的完

成，梁先生的幫助至多。

王崇武、嚴中平先生時時以寶貴材料惠示，每完成一節，輒送往商討，文辭內容，爲修正不少。全稿既成，郵寄昆明聯大吳晗教授，爲詳細評閱，斧正多處。今春因事赴西安，復將原稿呈家叔捷三先生，承於文字方面指示數則。時黎錦熙師在西安纂修縣志，因便呈請指教，惠示意見，並承指示有關史料。

友人或謂今年爲明朝北京覆亡三百週年紀念年，時人於明清交替之史績，議論紛紜，囑早日出版，以饗讀者。的確，明清鼎革一段歷史，在全部中國史上含有重大的意義，是值得討論的。不過由於前述的種種困難和缺欠，以及個人才力的限制，倉促付印，遺漏謬誤之處，自所難免，有待後日的補充和修正。本文的寫成，如於民變之演變，以及民變對於明清交替之關係，能使讀者有一個比較清楚而確實的印象，於願已足。

繕清之後，更承梁方仲先生於赴美之前，在百忙中爲抽暇校閱一過，作最後之訂正。又本文研究期間，接受中英庚款董事會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之協助，復蒙歷史語言研究所予以閱讀的方便，謹一併致謝。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甲申秋李文治屬稿於西川李莊

本文脫稿後，以時時修改，未能付印，三十四年春季特請羅爾綱、徐義生先生指教一過，提供意見，熱心指正，爲本文生色不少。呂思萊、彭雨新先生各惠示意見多則，遂正式脫稿。三十七年四月，中華書局將校樣寄京覆校，時羅先生甫由桂回所，更承校正一過，於此敬致謝忱。又三十六年五月，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述古堂鈔本懷陵流寇始終錄，據序文，是書又名寇事編年，戴笠吳殳合撰，本編十八卷，附錄二卷，前述流寇長篇當即是書。全書約二十萬言，編年排日，至爲詳審，可參考之處甚多。惜拙作已經排版，不便更動，實爲憾事。文治初研究此問題時，承梁先生建議，原亦從作長篇着手。平寇志寇事編年諸書皆將諸人合爲一編，余則將李自成張獻忠各爲一編，其餘羣首爲一編，如此於史實演變似較清析。初稿已就，而待考證商酌之處尚多，俟當參酌戴書補綴。三十七年五月一日於南京中央研究院。

凡　　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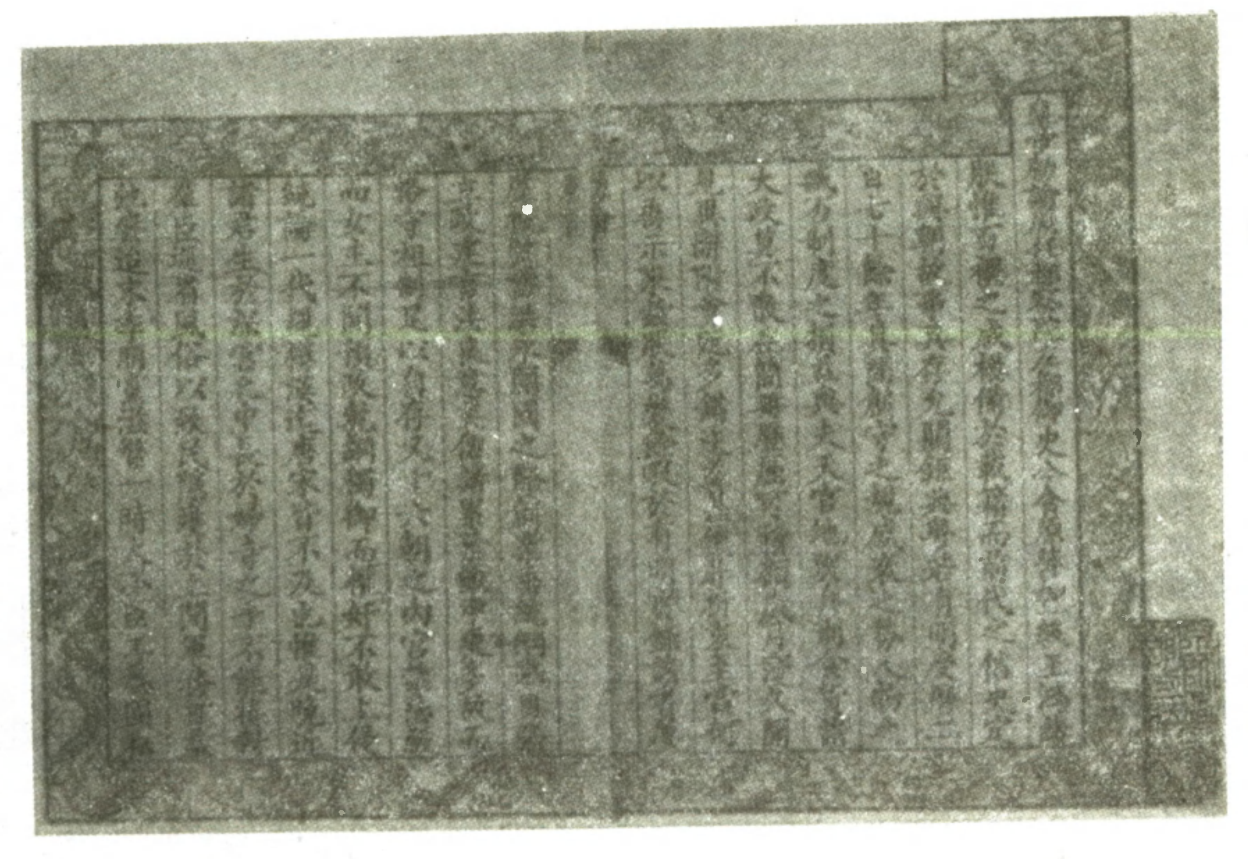
一、史實之敘述，民變初期以明朝爲主體，至極盛時期以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諸人爲主體。

一、明清之際，諸書或以明系紀年，或以清系紀年，李自成張獻忠亦各置年號，本文爲一律起見，均依明系紀年。

一、本文資料之來源，作附注置於各章之後；各項表格另作附錄置於全書之後。

一、"流寇"一詞，原係官方之稱謂。今站在第三者立場追述數百年前史實，本宜改稱；茲以一時無適宜名稱，暫仍舊名，而加以引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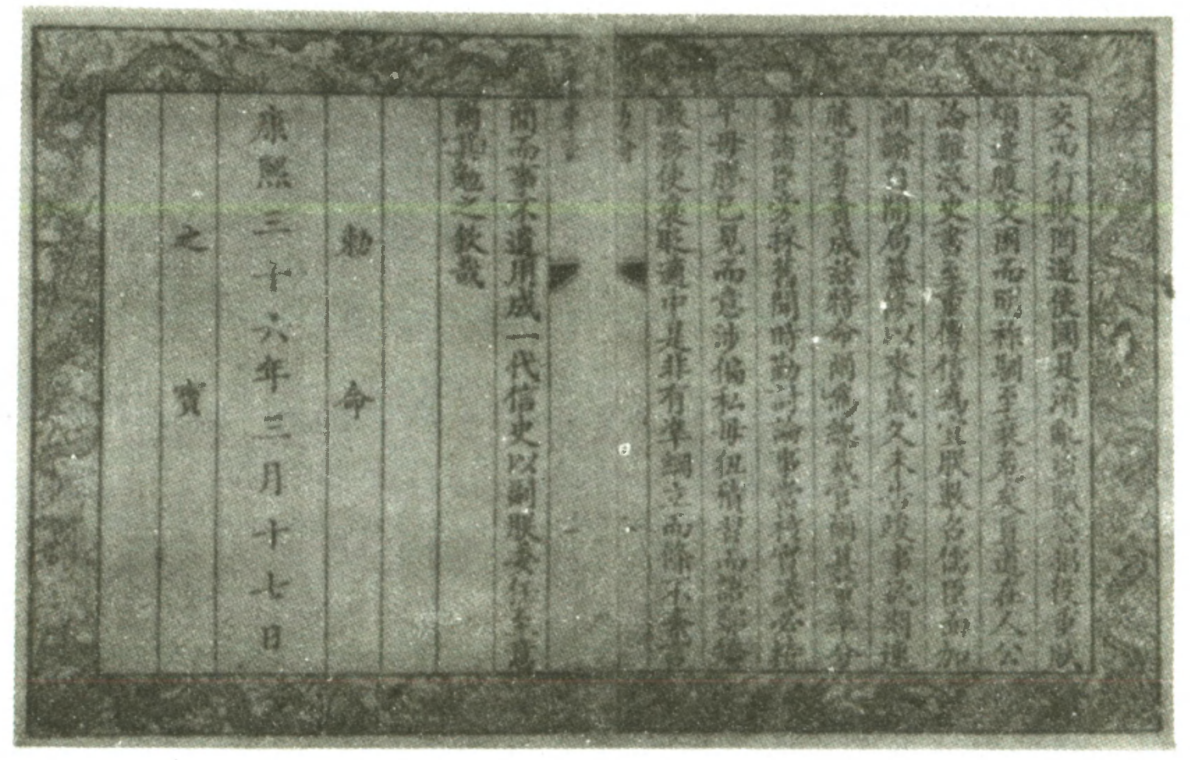
（圖一）康熙三十六年三月賜王鴻緒勅諭前葉影清內府精寫本（現藏北平圖書館）



按此勅諭並見于敬愼堂所刻明史稿，但字迹及四周龍紋無內府寫本之精緻。

（圖二）康熙三十六年三月賜王鴻緒敕諭後葉

影清內府精寫本（現藏北平圖書館）


簡而事不遺用成一代信史以副朕委任至意

爾其勉之欽哉

敕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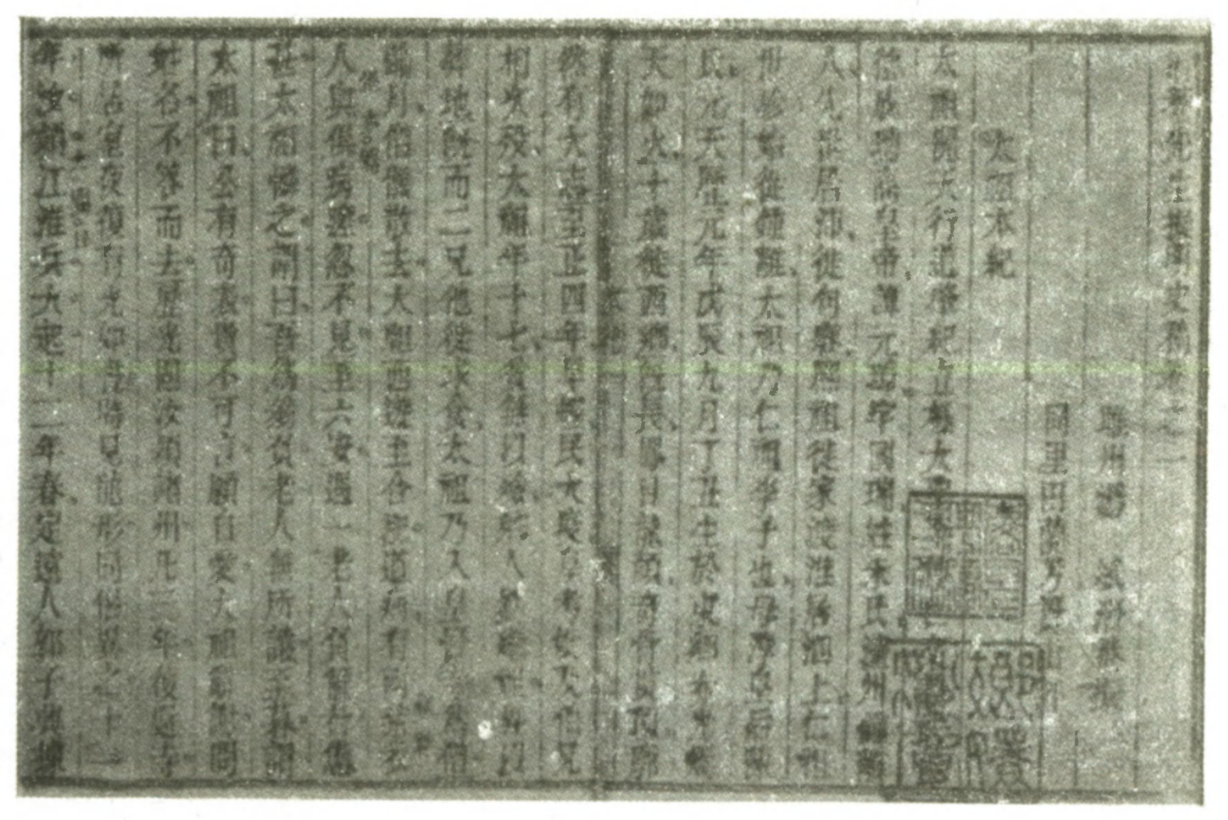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之寶

按聖祖于三十六年二月六日親征噶爾丹。三月十六日戊辰駐營鄂爾多斯。有上皇太后謝賜禮物奏。閏三月十六日丙申自甯夏城往白塔。有諭大學士伊桑阿札均未見有賜王鴻緒敕。且鴻緒于三十三年召爲明史總裁官何故至此年始賜敕諭。鴻緒全部史稿在雍正初進呈此敕諭不知有僞否。

（圖三） 太祖本紀初稿湯斌擬

影潛菴史稿初刻本（現藏北平圖書館）



按太祖本紀爲湯先生拈題分撰者，于康熙二十一年撰成，見潛菴史稿田蘭芳評。

（圖四） 太祖本紀二稿萬斯同所改湯斌擬稿影舊鈔萬季野明史稿（現藏北平圖書館）

按萬季野明史稿僅有本紀列傳三百十三卷無志表，當即方苞哀表所謂「諸志未就」也。今北平圖書館所藏聞得之閩中，相傳季野嘗入閩，故此稿因得於其地云。

（圖五）　太祖本紀三稿（疑是萬斯同館王鴻緒家重釐定者）

影舊鈔四百十六卷本明史稿（現藏北平圖書館）

明史稿　本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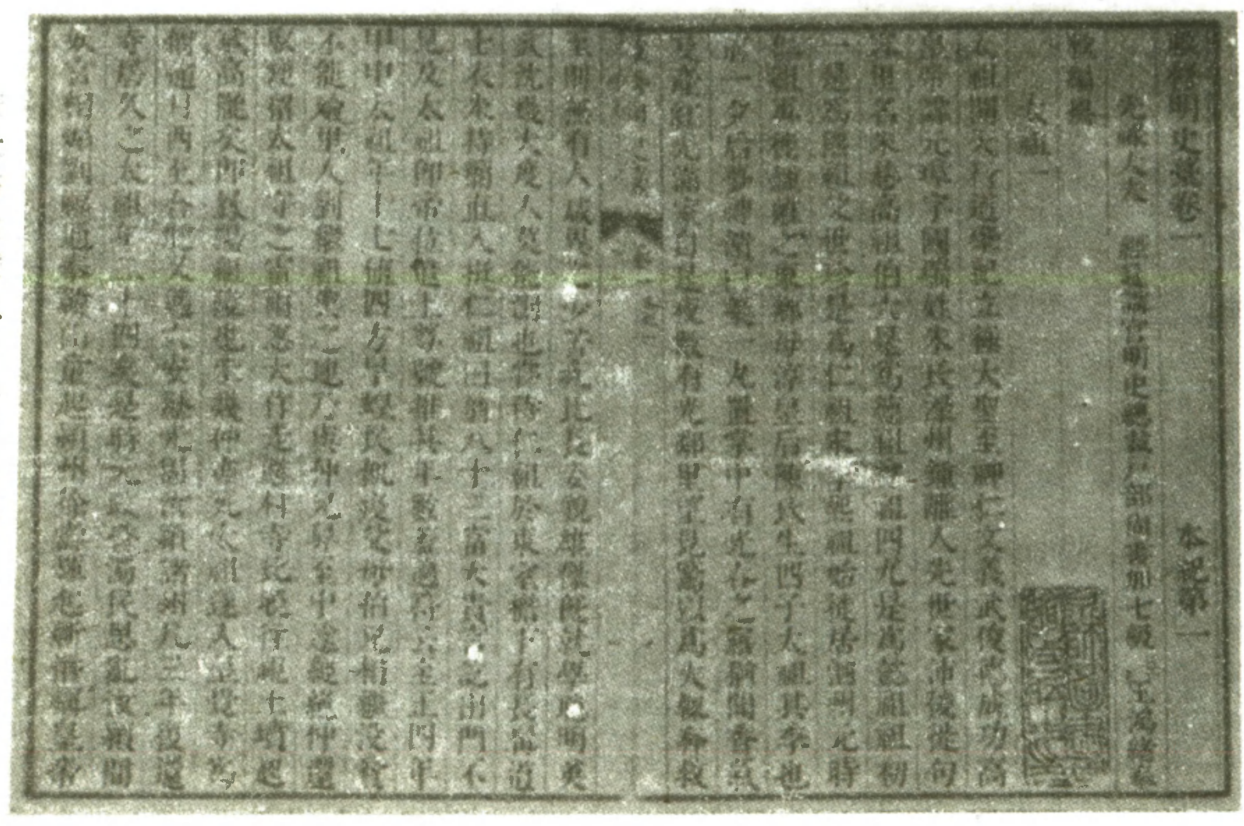
太祖本紀

太祖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高祖
伯六是爲德祖生四九爲懿祖四九生初一自句容
徙泗州是爲熙祖考世珍始居濠州鍾離之東鄉是
爲仁祖子四太祖其季也初名興宗從軍時改後名
以元天曆元年九月丁丑生前一夕母陳氏夢神饋
之藥有白光各之室猶聞香氣及產室有光燭天里
人驚以爲火就視無有既長龍顏厚日奇骨貫頂志
意廓然有遠略大度年十七值饑疫一月中父母兄伯
兄皆歿貧無以葬里人劉繼祖與之地乃得葬投皇
覺寺爲僧寺乏食散衆人西行丐食至合肥病遇
紫衣二人與俱護視甚至已忽不見乃遊六安歷光
固汝潁諸州凡三年復還皇覺寺當是時元順帝在
位十九年災異紀地皆成不行水旱災荐無虛歲
民相聚爲盜有司不能制而帝日事遊樂且猜
丁民謂民盡怨思亂汝潁間妖言交搆於是杜
遵道劉福通奉韓山童起潁號紅中軍之麻與其
黨號大越　州起徐徐壽輝起蘄黃徐濠國號天
完而台州方國珍亦聚衆海上其他據地稱侔

按此一部明史稿·紀志表傳均全·共四百十六卷·以此覈對王鴻緒史稿·多有不易一字者·爲王稿所依据之本無疑。

（圖六） 太祖本紀四稿王鴻緒據四百十六卷本明史稿重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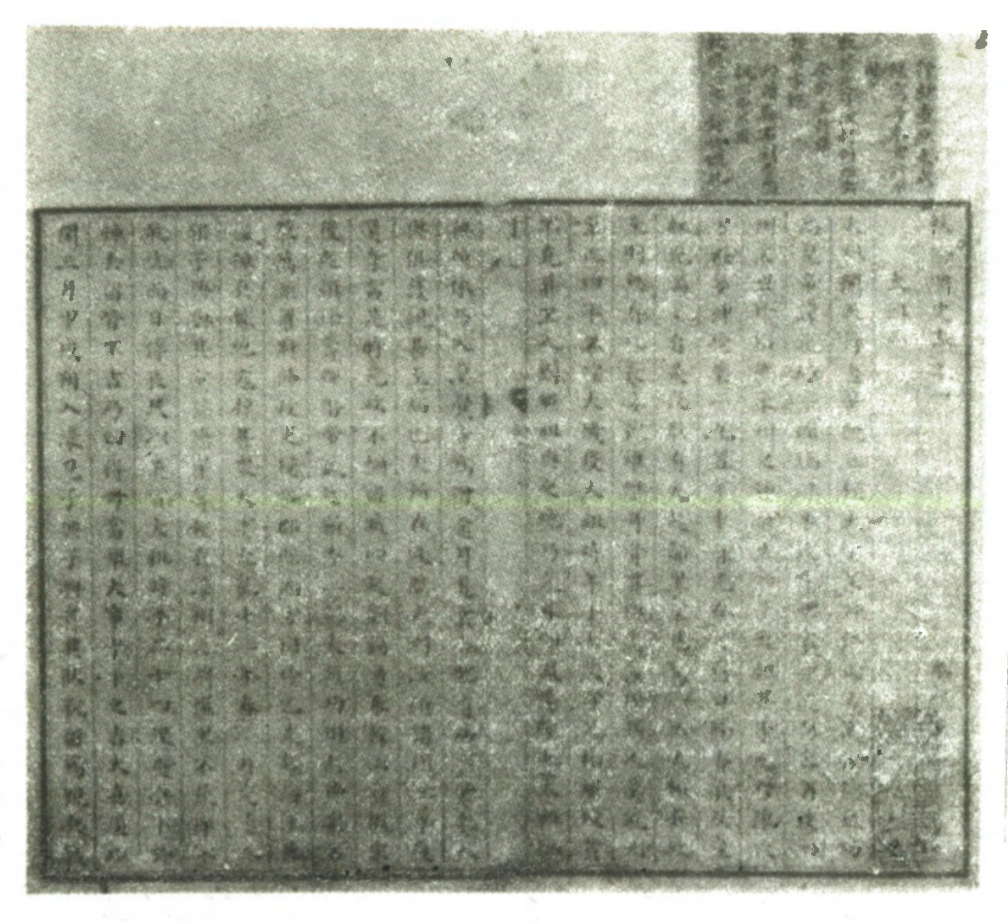
影清內府精寫本（現藏北平圖書館）



按此書黃綾包面裝潢美麗而字畫整潔與內府所寫御撰書無異必非私家所能辦爲內府寫本無疑

(圖七)　太祖本紀五稿張廷玉等纂修明史稿重改者

影明史館精寫底本(現藏北平圖書館)



按此書為明史稿底本書面上端所注行款格式即付繕寫時總裁所批也。

（圖八）　太祖本紀六稿．英廉等據欽定明史改修者

影故宮圖書館影印本（現故宮博物院有售）

明史卷一　　本紀第一

改修

太祖一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藥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餘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爲火輒奔救至則無有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至正四年旱蝗大饑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里人劉繼祖與之地乃克葬即皇陵也太祖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僧逾月遊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與俱護視甚至病已失所在凡歷光固汝潁諸州三年復還寺當是時元政不綱盜賊四起劉福通奉韓山童假宋後起潁徐壽輝僭帝號起蘄李二彭大趙均用起徐衆各數萬並置將帥殺吏侵略郡縣而方國珍已先起海上他盜擁兵據地寇掠甚衆天下大亂十二年春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攻而日俘良民

按此爲英廉等改修之明史．僅有本紀二十四卷已成書。

（圖九）　欽定明史英宗本紀十四年原文

影石印仿殿本二十四史

歲入貢瓦剌貢使三千人賞不如例遂構釁
十四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天地於南郊乙巳免浙江福
建銀課二月丁巳御史丁瑄指揮劉福擊斬鄧茂七於
延平己巳王驥破思機發於金沙江又破之鬼哭山班
師辛未指揮僉事徐恭充總兵官討處州賊葉宗留工
部尚書石璞參贊軍務三月戊子如天壽山癸巳還宮
夏四月庚戌處州賊犯崇安殺都指揮吳剛壬戌湖廣
貴州苗賊大起命王驥討之乙丑遣御史十三人同中
官督福建浙江銀課五月丙戌陳懋擊破沙縣賊壬辰
旱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己亥侍講學士張益直文淵

閣預機務庚子殺按福建御史汪澄棄市并殺前巡按
御史柴文顯六月庚戌靖州苗犯辰溪都指揮高亮戰
死丙辰南京謹身諸殿災甲子修省詔河南山西班軍
番休者盡赴大同宣府乙丑西寧侯宋瑛總督大同兵
馬己巳赦天下戊寅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
王貴吳克勤太監林壽分練京軍於大同宣府備瓦剌
秋七月己丑瓦剌也先寇大同參將吳浩戰死下詔親
征吏部尚書王直帥羣臣諫不聽癸巳命郕王居守是
日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瓦剌戰於陽和敗沒甲
午發京師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次居庸關辛

按英宗十四年五月庚子殺兩御史而不詳犯罪之由。七月己丑王振挾帝征瓦剌又無明文。高宗因有改修明史之諭。（參看乾隆詔諭）

（圖十）英廉等改修明史英宗本紀十四年之文
影故宮圖書館影印本

十四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天地于南郊乙巳暫停浙江
福建銀課二月丁巳御史丁瑄指揮劉福擊斬鄧茂七
于延平己巳王驥破思機發于金沙江又破之鬼哭山
班師辛未指揮僉事徐恭充總兵官討處州賊葉宗留
工部尚書石璞參贊軍務三月戊子如天壽山癸巳還
宮夏四月庚戌處州賊犯崇安殺都指揮吳剛壬戌湖
廣貴州苗賊大起命王驥討之乙丑遣御史十三人開
中官督福建浙江銀課五月丙戌陳懋等擊破沙縣賊
餘黨悉平壬辰旱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己亥命侍講
學士張益直文淵閣預機務庚子延按福建御史汪澄
坐失機誅御史柴文顯磔匿不奏賊萌也六月庚戌靖
州苗犯辰溪都指揮高亮戰死丙辰南京謹身諸殿災
甲子徙宿諸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宣府乙
丑命西寧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己巳以殿災赦天下
戊寅命駙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
監林寺分駐京軍于大同宣府備禦拉特秋七月己丑
衞拉特額森寇大同參將吳浩戰死王振挾帝親征吏
部尚書王直帥羣臣諫不聽甲辰已命郕王居守是日西
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衞拉特戰於陽和敗沒甲午
發京師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大風雨

按此爲英廉等改修之英宗本紀。五月庚子及
七月己丑之文均有更改，而瓦剌及也先等名
稱亦已改譯，與欽定明史對勘，可知改迹

（圖十一）湯斌手寫莊烈帝周皇后傳稿前段

影中州班曉三先生藏湯文正公手寫史稿遺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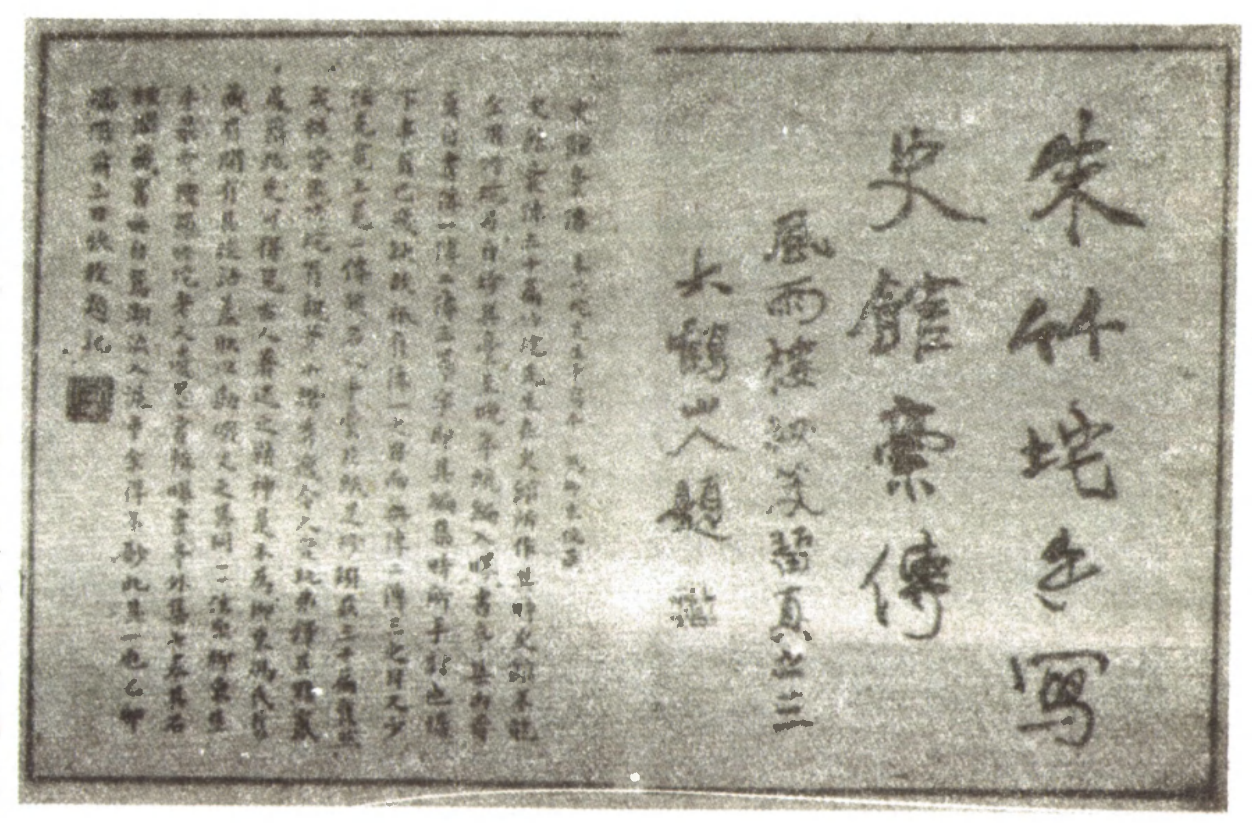
按湯斌分撰高文昭章睿景純七朝后妃傳已見于潛菴史稿。不知曾撰崇禎朝后妃傳否。待考。

（圖十二）湯斌手寫莊烈帝周皇后傳附懿安皇后傳稿後段

影中州班曉三先生藏湯文正公手寫史稿遺墨

按此稿共九葉，此爲第九葉，乃懿宗皇后附傳，後附顧頡剛先生跋，亦以無題署印記爲憾，但字迹雋逸，仍以爲近似也。

(圖十三)朱彝尊手寫史館稿傳樣本
影神州國光社影印馮柳東校藏原稿



按朱竹垞先生所擬傳稿三十篇，萬斯同多不取。後經王鴻緒以王蒙、高棅、沈度、林鴻、王紱五傳入史稿。其後張廷玉等重修，即成定本矣。

(圖十四)朱彝尊手寫明史林鴻傳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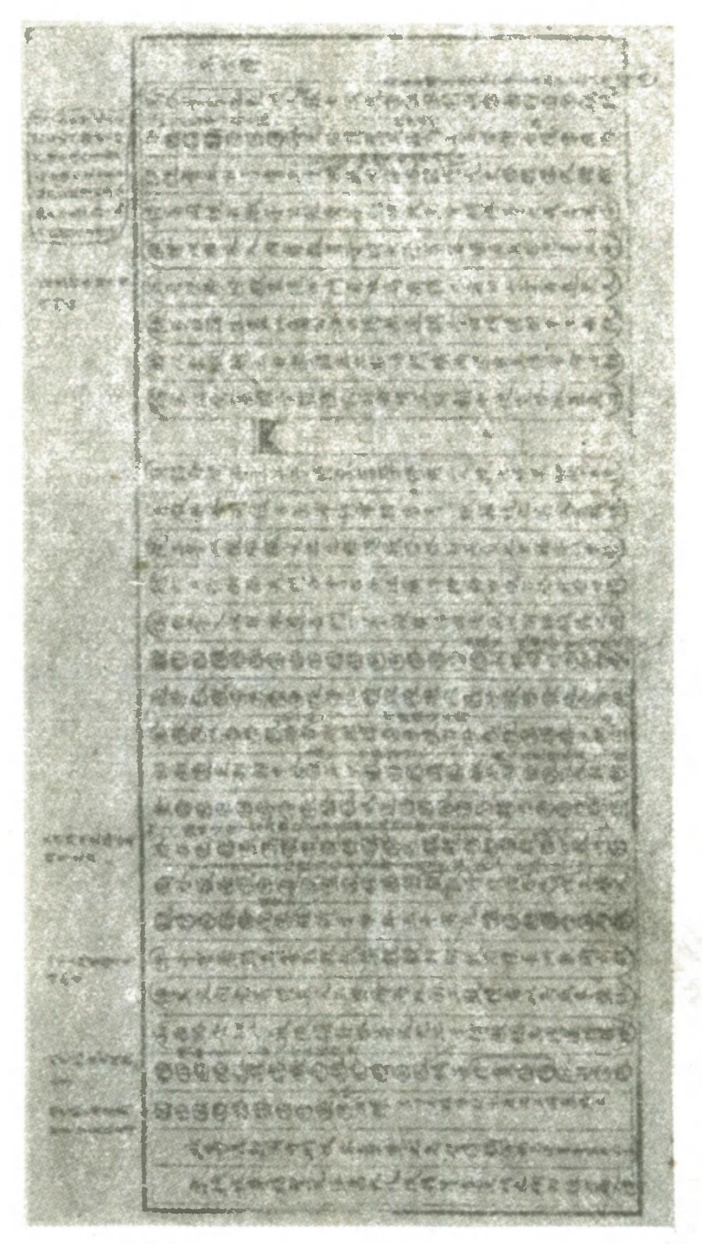
影神州國光社影印張柳泉校讎原稿

(三十篇之一)

按朱竹垞先生此稿爲王鴻緒採入史稿，僅刪易數字，其餘王恭高棅沈度王紱四傳同入明史，可參看曝書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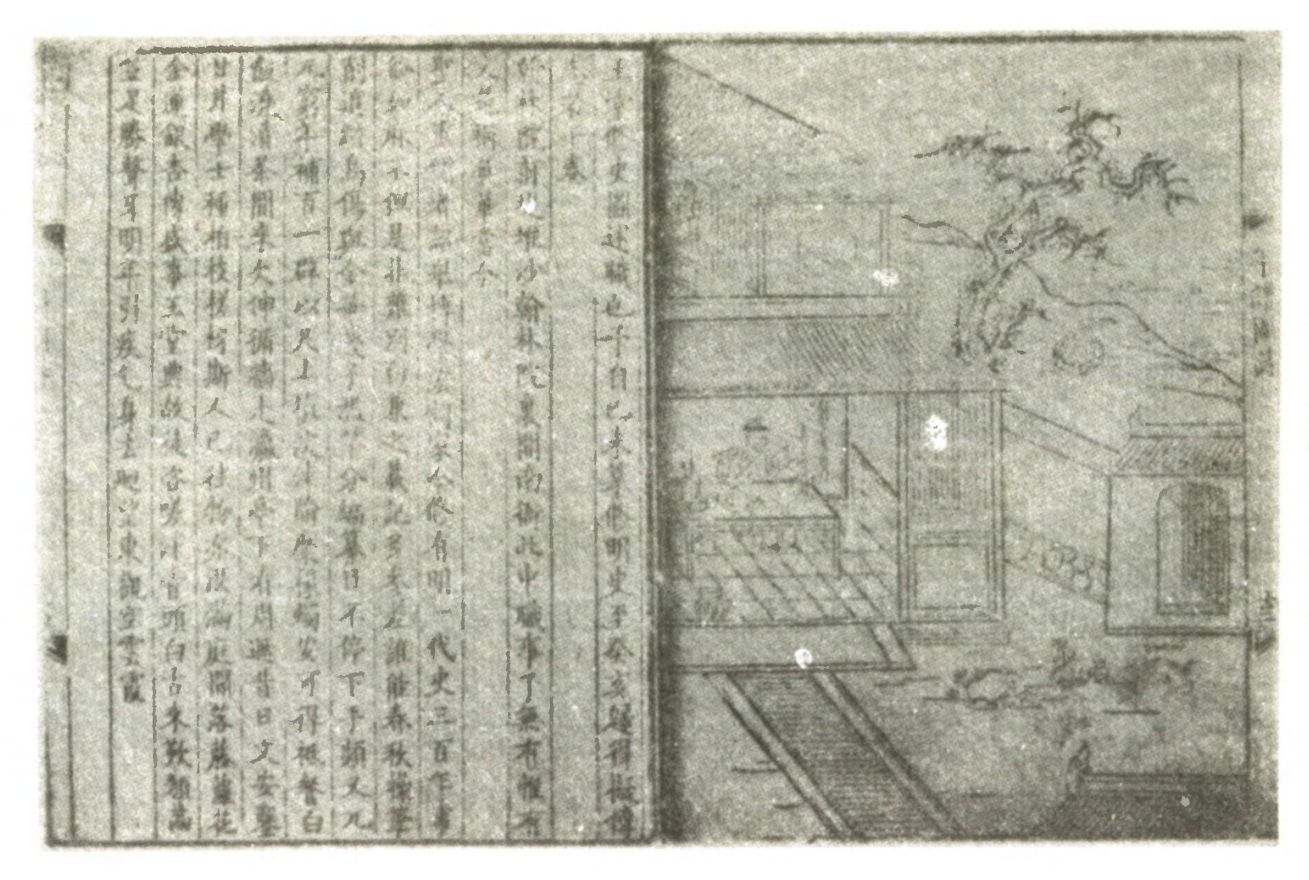
（圖十五）萬斯同改定朱彝尊所擬葛啓傳稿

影鈔曝書亭集原文、跋對萬季野明史稿



按萬斯同館徐元文及王鴻緒家均任纂定明史之責。但查萬氏史稿于朱彝尊擬稿並無用其全篇者。茲舉朱氏葛啓傳亦經其刪改不少。其他可概見。

（圖十六）史館纂修官尤侗玉堂修史圖並詩
影初刻西堂餘集年譜圖詩



按康熙己未（十八年）尤先生六十二歲，與施閏章同爲五十鴻博之最尊者，宴席時以先生居上座，時以爲榮。讀其玉堂修史圖詩，可知編摩之苦心也。其圖及詩均爲當日實事。

晚明民變目錄

卷首插圖

七、崇禎十七年李張割據圖

八、流寇攻戰區域全圖

晚明民變

第一章　晚明社會

民變未興起前，神宗(1573——1620)熹宗(1621——1627)兩朝，政治已開始敗壞，社會機構和農村經濟已日趨腐化沒落；僻處西北的陝西更充滿了黑暗和窮困。

神宗的怠政，是晚明政治敗壞的根源，從萬曆十年(1582)起，神宗深居簡出，和外庭隔絕，有幾十年不上朝聽政。官吏出缺不即遞補，好多機關沒有主管長官[一]；臣僚的奏章不去批閱，政治全陷於停頓狀態。神宗又是一個貪財好貨的人，養成官場貪污的風氣，中央和地方官吏多以財貨爲進身的階梯，士大夫公然請托不以爲恥。當時御史錢一本說過："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以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層層賄賂誅求，成了一個貪污的網。

熹宗時，宦官魏忠賢專政，閹黨周應秋作吏部尚書，每逢派放官吏的時候，便按官階的大小索價，每天可得銀萬兩，至有："周日萬"的稱呼。州縣官既然是花錢買來，遂吞沒"科罰"和"羨餘"以爲補償。縣衙門的佐貳官吏，如司捕的，收糧的，以及淸軍的，都藉着職權額外勒索。他們上任時空囊而來，謝任後滿載而歸[二]。

財政困難也是晚明一個嚴重的問題，神宗中葉後，變亂四起，皇室又奢靡無度，收入漸不敷支出，歷朝蓄積爲之一空。

當時政府最大的開支是軍費，軍費的支出一年多於一年，如逐年接濟邊軍的"年例"銀[三]，隆慶初年還不過二百八十萬兩，萬曆中期便增到三百八十多萬兩。年例外又有臨時的戰費，萬曆二十年後寧夏朝鮮播州三大征就用銀一千多萬兩，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七年(1618——1627)前後十年間對後金的戰費用銀六千多萬兩。

其次是皇室宗藩的浪費。神宗大婚，提取濟邊銀作織造費達九萬兩，

萬曆五年，皇女降生，詔戶部及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潞王建藩衛輝，他購買珠寶，用銀二十萬兩。二十六年，採辦珠寶，用銀二千四百萬兩。爲皇長子及諸王舉行册立冠婚禮，用銀九百三十四萬兩，而袍服之費又二百七十多萬兩。營造三殿，僅採木一項就用銀九百三十多萬兩。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用銀十二萬兩。以上這些款項，大部是向國庫索取的。接着熹宗也是一個奢侈的皇帝，天啓七年，三殿的工價就用銀五百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多兩。

政府和宮庭的開支日增，入不敷出，只有搜刮一途。萬曆二十四年，紛遣礦監稅使到各處採礦徵稅。四十六年，又普加全國田賦。天啓年間又增加關稅和鹽稅。賦稅繁重，民力不給，逋負日增，政府收入反有縮減的趨勢。後來，崇禎帝雖力事撙節，財政的難關終不容易渡過。

說到軍政，京營及衛所軍，由於占役虛冒，兵數日減；由於缺乏訓練，兵的素質也一天壞於一天。繼衛所廢弛而產生的募兵，復多游食無賴之徒，饑附飽颺；其缺乏訓練和冒伍畏戰的弊端，與衛所軍沒有甚麼差別。民兵曾一度負起保衛鄉里消弭內亂的任務，但後來也由於影占、虛冒和逃亡而衰敗下去[四]。

然後說到晚明社會情形，縉紳豪右在社會上佔着絕對的優勢。他們把握着地方的經濟權，操縱着地方的政治權。他們一方剝奪平民，同時又常和國家利益發生衝突。地方官吏如果認眞辦事，很容易招到他們的怨恨[五]。

此處所謂縉紳豪右，指謝任的鄉官，勳臣世官的子弟，和中科舉的進士舉人貢生這些居鄉的人。明代極重科舉，一登鄉薦或甲科，便有優免稅役的特權和結交行政官吏虐使鄉里的機會[六]。於是通譜的，招婿的，投拜門生的，亦接踵而來，乘其急需，饋贈金錢，倚爲憑藉。無氣節的官吏，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常和他們勾結爲奸。縉紳門下的人犯了法，即使在刑審之時，豪奴上稟一聲"主人呼喚"，立即扶出。關於訴訟事件，雖理曲的，經縉紳一帖便行了事[七]。

縉紳爲虐鄉里更是平常的事，大學士巴縣王應熊弟應熙居鄉橫暴，鄉人

控告他四百八十條罪狀，贓私全一百七十多萬兩。大學士官興周延儒，烏程溫體仁，都御史烏程唐世濟，翰林官興陳于泰，他們的家人子弟都是以橫暴違法著名的。清趙翼論及明代鄉官虐民之害，謂一旦高官厚祿，子弟們便橫虐鄉里；罷官家居的，亦多挾官爵之餘威，刼奪鄉民，漁肉佃戶，上下隱瞞，使小民無處控訴[八]。

地方官吏如果維護平民，制裁豪右，常遭到他們攻訐而得不到好的下場。如萬曆年間掖縣知縣朱秀儒，涇縣知縣何廷魁，長安知縣沈聽之，渭南知縣張棟，天啓年間應城知縣羅紳，揚州知州劉鐸，祁門知縣鄧藩錫，諸人或以強項忤豪右不得陞官，或以裁抑鄉官催徵豪右積逋而被誣陷，或以耿直忤縣紳豪宗被逮入獄[九]。當時吏部員外郎趙南星說過："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可見縉紳聲勢之炫赫。

即使本人是廉潔正直的，門生子弟及豪奴的倚勢為奸也是難免的事，崇禎年間大學士錢士升說，"士大夫居鄉，止宜杜門不聞一事。若曰欲作好事，便開罪端，蓋身非有私，而因緣旁人安能預察而盡中窾也！"[一〇]旁人假借聲勢，敲詐鄉民，縉紳自己還不曉得。

縉紳和國家利害的衝突，可拿拖欠賦稅和侵佔屯田兩件事實來說明。如順天府丞奉化戴澳家，應納錢糧佔全縣的半數，故意拖欠，奉化縣官多以畏勢不敢督催遭到懲罰[一一]。南直隸佔有數萬畝田的豪右，賦稅多不按時繳納[一二]。其侵佔屯田的，令納糧則指為拋荒，官方想開墾又說是民業[一三]；結果是豪強肥家，公私交困[一四]。

再看構成社會主要份子的農民的生活如何？在土地方面，他們受侵佔和兼併的影響，佔有的產業是很少的；在賦稅方面却是一個負擔最重的階層。豐收之年，僅能自給，一遇荒災，便不免凍餒，只好向富室去借貸。嘉靖年間，北直隸容城縣，借銀一兩，每年須償利息六錢[一五]。崇禎初年，陝西西安，借銀九兩，須付利八兩。清朝初年，陝西鳳翔，借銀一兩，每年須償米四石[一六]。當時米一石約值銀一兩，等於借一償四，晚明的情形，當與此相差不遠。

其次是佃戶，耕種貴族勳戚"莊田"的佃戶，在管莊旗校逼迫勒索之下，

受超經濟的剝削，痛苦自不堪言；就是普通的佃戶，負擔也是很重的，他們向地主繳納私租，在江南每畝有高到一石的。

奴僕是社會的最下層份子，晚明時期，所佔的數字是相當大的。奴僕的產生，一種是"投靠"[一七]，平民或爲逃避稅役，或爲避免巨室豪奴的侵漁，而投身於縉紳士宦之門，在晚明是很普遍的事。一種是"鬻身"，災荒之後，農民爲衣食所迫，鬻妻賣子，這是奴僕一個主要的來源。這種鬻身的奴僕，多半立有賣身契約，無自主權，無獨立的人格，甚至於子子孫孫不能擺脫奴隸的籍貫[一八]。他們受主人的虐待，負擔過重的勞役，過着非人的生活。

與社會階層有關連的，是土地和賦稅問題。在土地方面所表現的是兼併集中，在賦稅方面所表現的是繁重和不均。

土地集中的情形可從官私兩方面去考察，由官方造成的，以"莊田"爲主，或由皇宮自領，或賞賜給勳戚大臣。此種制度在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兩朝最盛，嘉靖(1522——1566)間一度禁止，萬曆(1573——1620)之後又盛行了。

莊田的來源，起初是刮取無主的田或無稅的田，叫做"荒田""閒田"；但是後來常因此侵奪平民的恆產。嘉靖末年，景恭王載圳建藩安陸，侵佔湖廣土地數萬頃，向居民勒索租稅，地方官無如之何[一九]。德王則侵奪山東白雲湖民田爲莊田，後雖交還原主，萬曆間復奪爲莊田[二〇]。萬曆四十四年，福王建藩洛陽，責令湖廣刮田四千四百頃爲福藩莊田，巡撫董漢儒謂湖廣已無閒田，請停止搜刮，每年由該省輸銀萬兩以代莊田租，帝不許[二一]。直到崇禎二年，湖廣還有向各州縣攤派莊田的事，據湖廣巡撫洪如鐘奏："潞福瑞刮之後，已無餘地，萬不得已，只有攤派之一法。"酌定大州縣攤派一百五十頃，中等的一百頃，下等的五十頃，按頃數徵銀輸解惠桂二王府[二二]。最後竟以這種變相的加派代替了搜刮田土。

明朝莊田的面積是很大的，嘉靖年間爲二十萬零九百十九頃又二十八畝，這時國內耕地總額是四百三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九頃，莊田的面積佔總田數的二十分之一。萬曆之後，各期莊田面積總數不詳，僅有些零星記載。比較重要的，萬曆十七年(1589)潞王翊鏐得景王在湖廣等處故籍田四

萬頃[二三]。萬曆晚年，賜福王莊田二萬頃。天啓七年(1627)，詔賜惠桂二王莊田三萬頃，但僅搜獲了六千頃撥給二王府，其餘二萬多頃則由民輸租以代[二四]。瑞王分佈在陝西山西河南四川諸省的莊田多至二萬頃，賜與遂平寧國二公主的莊田也動以萬頃計。魏忠賢歷次進爵獲賞莊田不下萬頃，忠賢姪良卿一次就獲賞莊田一千頃。

莊田既然多由侵佔民田而來，莊田的面積越大，民田的數字自然越小。嘉靖八年，霍韜奉命修會典，他說：

"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河南湖廣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與王府，則欺隱於猾民"[二五]。

所謂撥給王府，即指莊田而言。以晚明政治的廢弛和莊田賞賜的頻煩言，此種情形自亦不能例外。

莊田而外，豪右貴戚們也倚勢強奪，萬曆年間，浙江省的權貴有侵佔民田到數千頃的[二六]。陝西瑞王府的監衛和畿輔駙馬都衛侯拱震家都有霸佔民田的事[二七]。另一種是平民向豪右投獻；平民企圖憑藉豪右的保護避免徭役，每把自己的田產寄之豪右名下，豪右們有的乘機將田產收為己有。還有奸棍將良民田產獻於豪右邀賞的，茲舉一例：

"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為勢家所有。……萬曆中，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素豪俠。一寡婦薄有貲產，子方幼，有姪陰獻其產於勢家，勢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閱莊，星卿不平，糾強有力者突至索門，乃懼而去。訴於官，會新令韓某頗以扶抑為己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見當時獻產惡習，……其他小民，被豪佔而不得直者，正不知凡幾矣。"[二八]

直到崇禎年間，四川投獻的風氣還很盛行。崇禎三年，馬如蛟巡按四川，上疏謂生員監生以及縣衙門的吏丞沒有不接受投獻的[二九]。

"侵佔""投獻"之外，還有專依經濟的優勢兼併貧窮的。倚勢侵奪，憑藉經濟力兼併，兩者相輔而行，土地集中的現象日趨嚴重。萬曆年間，南直隸有佔田七萬畝的大地主[三〇]；陝西韓城有佔田萬畝僱傭農工至數百人的大地主[三一]；浙江省奉化縣全縣的錢糧是二萬兩銀子，鄉官戴澳一家就佔去一半，田土之多便可知了。

富者田連阡陌，再看一看農民可能有多少田地？據梁方仲先生的統計，萬曆天啓兩朝田土戶口數如後表：

明代萬曆天啓兩朝每戶每口平均田數表

時　期	戶　數	口　數	田　數(頃)	每戶平均田數	每口平均田數
萬　曆	10,030,241	56,305,050	*11,618,948	1.158	0.206
天　啓	9,835,426	51,655,459	7,439,319	0.756	0.144

*據明史七十七食貨志：萬曆六年，帝用張居正議，丈量天下田畝，總計田數爲7,013,976頃。表內11,618,948頃之數，係梁先生據實錄作出，包括官田在內。

由上表，每戶的平均田數，萬曆年間應爲一頃十五畝七分，天啓年間應爲七十五畝六分。但是由於分配的不均，每戶實際佔有的田地絕不會達到上列的平均額。

現在說晚明社會上另一個嚴重問題——賦稅問題。這個問題癥結之所在，是由“加派”“優免”“包攬”“詭寄”“分灑”諸種弊政所造成的繁重不均現象。

明代加派從正德朝就開始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又於南直和浙江加派田賦一百二十萬兩。不過，在嘉靖之前加派的數字不大，而且未遍及全國。萬曆之後便不然，這時遼東興起一個強勁的敵人——後金，因爲禦遼的關係，軍費浩繁，普加天下田賦，每畝九釐，每年爲銀五百二十萬兩有奇此外又增加關稅和鹽稅，兩項增加額天啓間爲銀七十四萬兩有奇。這都是正賦之外每年向民衆多勒索的款子[三二]。

然後說賦稅上不公平的現象：——“優免”“包攬”和“分灑”“詭寄”。特權階級的優免，歷朝皆有法令的規定[三三]，不過他們實際所享得的權利，比法令規定的還要優厚。如松江，兩榜縉紳出身的，無論官階的崇卑或田土的多寡，絕無差徭的負擔；乙榜則視其官階的大小爲差，多的可免兩三千畝的徭役，少的亦優免三五百畝[三四]。崇禎年間，陳啓新說過，縉紳們“產無賦，身無徭，田無糧，廛無稅，”所以一天比一天富裕[三五]。

“包攬”之弊是隨特權和優免而產生的，鄉官以及偶登科第的書生，常把三族和門生故舊的田產寫在自己名下，藉機優免或倚勢拖欠公賦，有積欠稅

銀到一千多兩的，地方官却奈何他不得[三六]。還有包攬富戶錢糧企圖從中隱吞的，當時生員有"串一百走二百"之謠[三七]。假設某生員包攬到四百兩銀子，僅把一百兩繳納給政府，其餘三百兩却入了自己腰包。此外又有所謂"投靠"，平民投依於縉紳之門掛名奴僕，把一部分人力或財物貢獻給主人，藉着主人的庇護逃避賦役，造成一種變相的包攬。富商地主們，他們雖然沒有優免的特權，但可鑽營充當官府吏胥，或捐輸錢穀買功名官爵，也可設法避免徭役。還有的買通官府書役，將本人的田產錢糧轉灑於他人名下，路振飛所謂"大戶之有力者，又通官奴，詭寄花分"[三八]，正是此意。官府的吏胥們也乘機舞弊侵隱，萬曆間武進縣書役金某，"一身欺隱六百餘畝，灑派各戶，己則陰食其餉，而令一縣窮民代之。"[三九]

一縣的夫役差徭皆有定額，"優免""包攬""分灑""詭寄"的部分只好由小民賠納出來。所以越是縉紳吏胥多的地方民衆的負擔越重。崇禎間路振飛說：江南縉紳蔚起，優免日多，"應役者什僅四五"[四〇]，就是把全縣的差役加在佔有全縣十分之四五土地的農民身上。南直隸的常州，江西的福安，都有這種情形[四一]。同時，應天巡按張國維疏陳高淳的景況說："自賠糧逃累，而死亡流離，四野蕭條之象，不堪見聞。"[四二]所謂賠糧有兩種意義：一是替逃亡人戶納糧，一是替縉紳豪右納糧。農民的負擔太重了，經濟破產了，更加上萬曆、天啓、崇禎年間頻繁的災荒，使農村社會踏上崩潰的途徑[四三]。

民變的策源地——陝西北部，更充滿了黑暗和貧困。自然方面，陝北是一個亢旱而嚴寒的區域。以懷遠爲例，陰曆三月還未解凍，到九月便又落雪；米脂也是"春當種而凍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四四]這種氣候是很不宜於農業的。陝北又是個山丘重疊的區域，鑿井困難，挖到三數丈以至五六丈的深度才能有泉水，因之灌溉不易，一遇旱災便無法補救。論土壤，楡林一帶多砂磧，禾稼難生，滿目荒涼。慶陽、宜君、合水、甘泉、延長、米脂諸府縣地方志書也都有深山巨壑地瘠民貧的記載[四五]。

由於先天的貧瘠，農村社會不會富裕。如合水，因爲山多地少，其民經"百倍之苦，而無一分之獲。"[四六]如延安，農業不知改進，田不施肥，不事

灌溉，甚至不壅不鋤，生產力低微得可憐，即便是豐收了，每畝也不過三數斗。安定每畝只能收到一斗七八升。

工業和商業尤其衰落。本地民衆，一來無富餘的資金供給營運，再則受傳統的影響，不會籌算，貿易事業遂被操在外商的手裏〔四七〕。如延安，有農產物不能製成貨品，如有絲無綢，有棉無布，有毛皮不能製成毯氈，只好把這些原料以很低的價格出賣。即便斧斤爐錘等極簡單的工業，也全靠着外省的匠作製造，外省商人因得在延安大作賺錢的生意。如宜川城內各鄉鎮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跡，他們"盤踞漁獵""坐致奇贏"，土人不能和他們爭利〔四八〕。在延長的外商，兼放高利貸，把貨品運到延長換糧食，"春放秋收，子或敵母。"〔四九〕

陝西的政治也特別腐敗，可在幾方面表現出來。延安慶陽一帶，貧瘠荒涼，交通不便，作官的都視爲畏途。未上任的托辭不去就職，已到任的又營求速調，各州縣早已發生缺官難補的問題〔五〇〕。流寇蠭起之後，情形更加嚴重，崇禎二年（1629），延安、慶陽、平涼三府州縣官缺到半數以上〔五一〕。七年，陝撫練國事上疏說：缺地方官三十餘員〔五二〕。八年，劉含輝奏謂缺官求補不易，西安自七年三月至八年三月一年沒有知府，發表過的也不去上任，結果是"百事都廢，百弊叢生。"〔五三〕

再一件和政治腐敗有密切關係的事，就是地方官出身的問題。在嘉靖（1522——1566）以前，陝北地方官尚有不少進士出身的；萬曆朝（1573——1620），便不然了，如延安、慶陽二府的州縣官，不是年老的歲貢，就是陞任的教官，由乙榜舉人出身的已不多見；進士更少了。即使有進士出身的，到任不過三四月，又改調好缺〔五四〕。於是陝西州縣官的出身和品質，一朝不如一朝，崇禎年間（1628——1644），甚至"以鳴鐘漏盡之年，委瑣不仁之軀，苟且塞責。"〔五五〕關於出身的情形，參考下列延、慶二府和寧州、安塞等六州縣官出身人數比較表便很清楚了。

延安慶陽二府知府出身人數比較表[五六]

出身	嘉靖	隆慶	萬曆	天啓	崇禎
進士	32	2*	15	—	4
舉人	—	—	15	5	6
貢生	—	—	—	—	3
官生	—	—	—	—	2

* 係延安知府人數，慶陽知府缺。

寧州、安塞、延川、安定、安化、眞寧六州縣官出身人數比較表[五七]

出身	萬曆	天啓	崇禎	總計
進士	2	—	3	5
舉人	36	10	11	57
貢生	27	7	15	49
官生	1	—	—	1
監生	1	—	—	1

由上表，延、慶二府知府官，嘉靖間三十二人中都由進士出身，萬曆朝後由舉人貢生出身的漸多了。寧州安塞等六州縣官一百三十人中由進士出身的不過五人，由舉人貢生出身的却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這些舉人貢生們，以多年場屋，會試絕望，才就選邊缺的。在本人，是年老力衰，日暮窮途，已沒有上進的志氣。對地方，以出身不高，威望不夠，常不免"官輕俗悍"的惡果；豪猾因之違法犯禁，武斷鄉曲，官府不敢詰問[五八]，成了強凌弱衆暴寡的世界。

明代把科舉看的很重，對於官吏的資格限制得很嚴。由舉人貢生出身的最高不過望到知州知縣或府的佐貳官，即便是有才幹的人也難擢爲卿貳大僚[五九]。因此撫按對地方官吏的考成也懷着歧視的態度，賈三近說："同一寬也，在進士爲撫字，在舉人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爲精明，在舉人爲苛戾。"[六〇] 他們沒有上進的機會，又受政府的歧視，不免自暴自棄貪污起來。如吳煥所說：延安、慶陽、平涼三府三四十州縣官，坐定爲老明經之缺"潦倒貪殘，無所不至"。陝西政治的頹廢，和地方官吏出身問題是有密切關係的。

陝西的稅課種類繁多，民衆的負擔非常繁重。如差徭一項是農民最感痛苦的，萬曆間徐貞明所謂：“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獨罹重役之苦”是[六一]。又如織造的累民，曾有很多人提到過，始終沒有減免[六二]。同時陝西所負擔的新餉、均輸、間架三項，數額日增，吏胥又因緣爲奸，常加倍徵收。陝西的驛傳也特別繁瑣，公車絡繹，歲無虛日，平民疲於供應[六三]。

至於賦稅賠累情形，受豪右優免、分灑及農村蕭條的影響，尤其嚴重。在嘉靖年間已有“富者耕種，貧者輸輓”的現象[六四]，到萬曆年間，無田產而納稅的人更多了[六五]。崇禎朝長安縣境秦府宗室，和縉紳所佔田產佔十分之四，叫作“寄莊”，無徭役負擔，都由平民代爲交納[六六]。至於現存人戶替逃亡人戶賠納，以米脂縣爲例，明朝初年分爲十三里，嘉靖間歸併爲五里，到萬曆時只剩二里了[六七]。人逃地荒，而賦額差徭仍舊額徵索，早已成了“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的景況[六八]。

總起來說，陝西北部，是一個先天貧瘠各種生產事業落後的社會，政治黑暗和稅役繁重更加速了他的窮困。陝北人又具有“質樸少文”“勇悍好鬥”的特性[六九]，一遇到災荒，饑寒交迫，便不免挺身走險了。

[一]缺官不補：萬曆二十九年，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政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三十年，御史巡行諸差務，十三處中缺其九。三十一年，地方州縣官幾乎缺到十分之五。三十四年，六部尚書大僚缺者亦甚多，大學士沈鯉朱賡等請補不聽。三十六年，六科僅數人，缺三十餘人；十三道僅三人，缺百餘人。四十年，內閣止葉向高一人，六卿止一刑部尚書，禮戶工三部各止一侍郎，六科及御史等官也皆不過十人。萬曆晚年，六科止四人，其中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御史止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內閣止方從哲一人。

[二]方震孺方孩未全集卷一整飭吏治疏。

[三]明代前期，軍餉大部由軍的屯田來供應；政府復制定“開中”之法，召商開荒納粟中鹽；軍糧就地籌足，不需中央供應。後來此制漸廢，邊方缺乏糧食，米價日漲，政府爲維持邊軍的生活，不能不運輸更多的現金前往接濟，叫作“年例”。此項“年例”，正統間不過四十多萬兩，嘉靖間漸增至二百八十多萬兩，隆慶初年無大變動，萬曆間數額日增了。

[四]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五卷二期吳晗先生明代的軍兵梁方仲先生明代的民兵論之甚詳。

[五]明史卷二二四嚴清傳載隆慶間趙貞吉語：“任事臣欲爲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

〔六〕彭遵泗蜀碧卷四劉道貞傳："道貞為邛人，以文學顯（天啟辛酉孝廉）　初時州有登科者，建旌坊，俾使其鄉，簡富民入戶，歲收牌標雜課，名曰免差，官不能禁，沿為紳例，里中苦之，至道貞慨謝去，曰：吾忍以一科累桑梓哉！"

〔七〕歸公覺宿夏閑記摘抄、明季紳衿之橫條。

〔八〕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明鄉官虐民之害條。

〔九〕萬曆朝，朱儒秀知掖縣，以廉直忤邑要人，至屏居數年。何廷魁知□縣，發奸摘伏，以忤邑紳，改令寧晉（啟禎野乘卷八）。沈聰之知長安縣，以耿直忤豪宗，當事者承望風旨，逮聰之下獄（長安縣志卷二十五）　天啟時，羅紳為臨城令，豪右逋負，紳設法征解，將行陞擢，為巨室所尼，竟轉為廣西永安知州（南海通志卷三十八）。劉鐸守揚州，以不便於邑紳促文煥，遂賺使忠賢矯旨逮問（啟禎野乘卷五）　崇禎時，徐淳為重慶推官，以強直忤蜀人，不得內召（啟禎野乘卷十）。邢澤錫知龍岩縣，以失權紳意，左調浙江嵊縣（啟禎野乘卷八）。荊偉為墊江令，因與本縣鄉紳有所稱貸，鄉紳狃此每多干求，每求輒應。又地方官如惹怒縉紳士子，彼等每結黨對抗，地方官少有不為所屈者。豫變紀略卷四：崇禎十五年，歸德青衿與吏胥爭，太守左袒吏胥，闔邑之士大譁，數千百人哭於廟，太守大創其吏胥乃已，青衿因之益橫。又繼任者梁以樟，以守城事惹怒鄉官宋權，宋權遂陰嗾諸生謀報復，後以樟造宋權謝罪乃已（宋權原官山西副使）。

〔一〇〕談遷：棗林雜俎上錢士升條。

〔一一〕文秉：烈皇小識卷七，

〔一二〕明史卷四十一張居正：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一三〕盧象昇：盧忠肅公奏議卷十回奏興屯疏。

〔一四〕盧忠肅公奏議卷十參奸豪孫光鼎抗屯疏。

〔一五〕楊繼盛忠愍公集遺囑。

〔一六〕顧炎武：亭林詩文集卷三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一七〕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奴僕條："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 此猶承晚明之遺習也。又有遊手好閒之徒，不事生產，投靠縉紳，倚為奸利，稱之曰"豪奴"，非在本文討論之內。

〔一八〕福建列傳卷二十六，張治具傳："楚俗貧而自鬻者，至奴於其家，吏數世猶隸役如舊，不得講宗禮。"

〔一九〕明史卷一二〇景王載圳傳

〔二〇〕明史卷二二七陸樹德傳。

〔二一〕明史卷二五七董漢儒傳。

〔二二〕崇禎長編卷二十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鈔本）

〔二三〕明史卷一二〇潞王翊鏐傳。

〔二四〕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明鄉官虐民之害條。

〔二五〕明史卷七十七食貨志。

〔二六〕揚州志王邦憲傳。

〔二七〕明史卷二三六江東之傳。

〔二八〕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明鄉官虐民之害。

〔二九〕崇禎長編卷三十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抄本）。

〔三〇〕明文在卷四十一張居正答應天巡撫朱陽山書。

〔三一〕陝西通志卷五十四蔚宙傳。

〔三二〕加派事使詳第二章。

〔三三〕明會典卷二十賦役：嘉靖二十四年，規定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直至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內官亦照品級優免，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

〔三四〕葉夢珠：閱世編卷六徭役。

〔三五〕復社紀略卷二。

〔三六〕見范濂雲間據目抄卷四、又亭林詩文集卷一生員論中，謂生員"覊訟逋賦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

〔三七〕消夏閑記摘抄中明季生員。

〔三八〕復社紀略卷二。

〔三九〕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三，武進縣志。

〔四〇〕復社紀略卷二。

〔四一〕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八。

〔四二〕張忠敏公集卷四請高淳永折疏。

〔四三〕萬曆年間，幾乎全國都呈現衰頹的景象。富庶的常熟，由於賦役繁重和民生的游惰，田土荒蕪蕭條滿目；窮困的結果，無力興修水利，使旱澇無備。民衆雖有墾荒之心，伙開墾既熟，豪強

復來侵奪，人任其勞，己享其利（農政全書卷八）。河南以確山為例：地多荒蕪，水利失修，民貧而糧久。山東荒涼尤甚，嶧縣則田棄民徙，逋賦至二萬；平度州之仲哥莊，因年荒逃竄，村無人煙（陝西通志卷五十七）。孫光以土多荒蕪，招撫流民開墾（啓禎野乘卷八高忠節傳）。沈一貫之山東營田疏，亦謂"甘棄沃饒，坐視匱乏"（農政全書卷八）。畿南郡州，亦有招流民墾荒之事（陝西通志卷五十七）。西北的情形也很嚴重，從前的沃野則變成野草荒原（農政全書卷十二），民衆遺棄本土，流離他方。復因官逋嚴急，不敢復業（潞水客談）。無怪乎流寇一起，便一發而不可收拾。

［四四］道光增修懷遠縣志卷一，康熙米脂縣志。

［四五］慶陽等府縣地方志。又懷遠在明為鎮，清改為縣，據縣志："縣境皆高山峻嶺，河流悉出地下，雖遇大水，而瀉注甚捷，可以立待其涸。惟水性多鹹，地皆有鹼土，性堅硬而間石磧，爲下下磽薄之壤耳。且乾燥而多浮沙，遇風則飛沙撲面，揚塵蔽目，行路難之；佈種之時，以及田禾吐穗之候，最以爲患，恐其種隨風沙而去，苗爲沙土所壓也。……夫以沙漠不毛之區……雖廣袤三百里，可耕之土百無三。"

［四六］乾隆慶陽府志卷三十九張鋭請免丈量起科疏。

［四七］雍正宜君縣志："其人賦資愚魯，不善治生商賈，又別無舟車往來營運之方法"。嘉慶重修延安府志卷三十九：宜川民衆，一者無餘資，二者智慮淺，故不善經商。延長縣志：因山路狹險，舟車不便，又無資金以供買賣，城鎮的貿易事業，遂被操諸外人之手。

［四八］見延安府志卷三十九習俗。另據明沈思孝晉錄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山西商人的衆多，資本的雄厚，由此可知。陝西商人中所謂外八客民，大部是山西人；韓城澄城人受山西人的影響，也稍習貿易。

［四九］延長縣志。

［五〇］萬曆中後期，朝野缺官不補，本是一般的現象，陝西因爲情形特殊，缺官更多。如康熙延綏鎮志卷六之一載涂宗濬簡有司以振吏治疏云："近日大計，延安慶陽二府地方官，幾爲一空。"

［五一］如吳煥奏云："西府州縣官，居其地者，皆思卸担求去；新選者，多聞風不來。故延安府屬之官，十缺其五；慶陽平涼二府之官，十缺其七。若自今不爲計處，二三年必化爲異域。"

［五二］延綏鎮志練國事五事疏。

［五三］乾隆續耀州志卷九劉含輝察吏疏。

［五四］延綏鎮志涂宗濬簡有司以振吏治疏。

［五五］乾隆續耀州志卷九劉含輝察吏疏。

[五六]嘉慶延安府志，乾隆慶陽府志。

[五七]六州縣地方志。

[五八]見陝西通志卷五十二。 趙南星上疏，謂"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即以陝西渭南鄉官勢盛爲例。 另據陝西通志卷五十一：萬曆時，三原知縣沈琦張應徵楊之璋，雒南知縣楊鶴，延長知縣陳國柱，洛川知縣陳王庭；中部知縣江之浤；天啓時，扶風知縣熊引鸞，三原知縣姜兆張，宜川縣丞趙鑑，諸人都以慧治豪猾著，這正是豪右爲奸的反證。

[五九]明季北略卷十二陳新甲疏三大病根云："貢士官止於貢，舉人官止於舉。" 又據韓城縣志卷九載張世佩上世宗皇帝疏，謂由進士選任地方官者，"有銓司科道之選，久之則有部院堂卿之望；至於舉人，極其階多至府佐而止矣。" 此雖嘉靖事，與陳新甲所奏可相互發明。

[六〇]見陳新甲疏三大病根。

[六一]徐貞明潞水客談。

[六二]萬曆間工部侍郎沈思孝奏陝西織羊絨大爲民患，請求減免十分之四。 刑部侍郎呂坤奏："自造花絨，比戶困極，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

[六三]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九。

[六四]慶陽府志卷三十九汪來災異議。

[六五]張稽古均糧記謂萬曆年間貧民無地而納糧者甚衆。

[六六]陝西通志卷五十二。

[六七]康熙米脂縣志卷四。

[六八]明史卷二二六呂坤傳。 又馬懋才備陳災變疏云："如一二戶止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而賠一戶錢糧，一甲只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則現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飄流異地，棲泊無依。"

[六九]乾隆府谷縣志卷四："人性頑悍，不循理法，輕生重死，侮性亡義。" 延安府志卷三十九習俗：安定則"士風剛勁"；延長貧民，遇歉年即行逃荒，"攜妻子不出游"。 計六奇嘗論云："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鬥。" 陝北與外族爲鄰，加以貧瘠荒涼，氣候嚴寒，環境的陶冶，遂養成一種剛狠好鬥的性情"。

第二章 "民變"初起時期

第一節 民變興起的幾個原因

政治機構既漸歸敗壞，農村破產又無法挽救，明朝統治的崩潰遂注定了。促進這一過程的是民變，和民變發生密切關係的是饑荒、兵變、加派和裁驛。

一、饑荒

陝西省受特殊自然環境的影響，常常發生天災——尤其是旱災。萬曆四十八年間(1573——1620)有災荒記載的佔二十五年[一]。崇禎年間幾乎連年災荒。從崇禎元年(1628)說起，四月至七月是農作物的生長期，沒有落一滴雨，八月又淫雨連綿，天寒早霜，把未曾成熟的禾苗凍死了[二]。陝北的情形尤其嚴重，膚施因春夏無雨，禾苗都乾枯了；安塞旱災外又加上風災，禾苗幾乎都被吹光[三]。災荒的區域，南至於洛河流域的白水蒲城[四]，渭水流域的涇陽[五]。

崇禎二年(1629)繼續旱災，受災最重的又是陝北，延安、慶陽一帶，便是災情慘重的中心。是年四月，行人馬懋才道經延安，以所見聞上了一封詳細的奏疏說[六]：

"臣奉差事竣，道經臣鄉延安府，自去歲（崇禎元年）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其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爲食，亦可稍緩其死。殆年終而樹皮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於其中，有涕泣者，有叫號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者。

"更可異者，童穉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更無蹤影，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爲薪，煑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面目赤腫，內發

燥熱而死矣。

"於是死者枕籍，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

"國初每十戶編爲一甲，十甲編爲一里，今之里甲零落，戶口蕭條，已不復如其初矣。……如一戶止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而賠一戶之錢糧，一甲止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然則見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飄流異地，棲泊無依。恆產既無，懷資易盡，夢斷鄉關之路，魂消溝壑之塡，又安得不相率爲盜者乎！"

崇禎三四兩年，災區更擴大了[七]。六年，旱蝗霜三災並至，全省大饑。韓城縣民完全沒有飯吃的幾乎佔十分之九，得飽食的不過百分之一。

連年災荒，糧食的價格一天天的高漲。陝西平時的米價每石不過一兩銀子，現在增加了好幾倍。

陝西北部逐年糧價變動表(崇禎二至五年)[八]

年別	區域	每石價格(兩)
(崇禎)二年	陝北	4.00
三年	米脂	4.00
	府谷	6.00
四年	延安	6.00 7.00
	安定	12.00
五年	安塞	8.00

陝西北部是一個交通困難而邊遠的區域。發生糧荒的時候，外邊的接濟非常困難，奸商們遂不免故意抬高米價從中牟利，山西軍政當局復以防河爲名禁止食糧運銷省外。陝北素仰給於晉糧，忽然又被斷絕，糧價更加高漲。素無積蓄的貧民，購買不起較平時價昂數倍的糧食，只好轉徙他方，或從事搶掠了。

二、 兵變

叛兵潰卒，是初期民變中的主要分子，他們常居於領導地位。 因爲政府積欠月餉，生活困難，士卒的潰變遂層出不窮。

先看一看西北邊軍餉糈拖欠的情形。 當時的邊餉，有民運銀和京運銀兩項。 先說民運銀，延綏甘肅固原寧夏四鎮年額共爲八十九萬四千七百零六兩[九]， 但自東北邊患發生以來，民運銀受遼餉加派的影響，逋欠一天比一天多。

至於京運銀的積欠，由萬曆三十八年至天啓七年（1610——1627）前後十八年間達九百多萬兩。 以時期言，天啓六七兩年拖欠的數目最大；以鎮別言，陝西四鎮亦復不少。 參閱下表：

萬曆三十八年至天啓七年拖欠各鎮京運銀額表（單位兩）

鎮別	各鎮京運銀每年原額	萬曆38年至泰昌1年拖欠數	天啓1年拖欠數	天啓2年拖欠數	天啓3年拖欠數
薊州	426,871	1,891	58,000	42,150	
密雲	365,331	264,454			81,000
永平	289,866	1,607,094	100,000	25,300	
昌平	140,232	431,435			
易州	146,595			22,700	
宣府	299,156	264,454	233,556	132,840	74,831
大同	450,638	1,607,094	402,962	220,541	112,659
山西	206,300	431,435	115,826	51,575	
延綏	433,739	334,975	92,698	1,746	
寧夏	133,795		23,426	42,989	
甘肅	197,588	297,713	141,371	46,538	
固原	145,823	24,580	24,257	10,431	
下馬關	42,372			12,372	
諸鎮歷年積欠總數	3,278,366	2,962,142	1,056,270	673,433	320,062

鎭別	天啓4年拖欠數	天啓5年拖欠數	天啓6年拖欠數	天啓7年拖欠數	萬曆38年至天啓7年每鎭欠數
薊州			181,895	269,624	533,560
密雲			196,132	214,391	491,524
永平			198,232	186,866	508,398
昌平			24,550	81,232	111,783
易州			80,599	100,326	205,652
宣府	16,674		291,156	179,156	1,192,670
大同		170,224	439,149	313,237	3,265,780
山西		2,178	177,300	132,300	910,614
延綏		92,862	371,269	260,595	1,154,148
寧夏		8,085	101,722	34,166	210,790
甘肅		46,538	155,377	111,552	752,555
固原		10,537	155,377	111,552	327,726
下馬關				10,332	22,705
諸鎭歷年積欠總數	16,674	330,424	2,372,758	2,005,329	9,685,571

（一）上表據畢自嚴度支奏議餉司卷四詳陳節欠各邊年例錢糧數目疏作出（轉錄自政治經濟學報第四卷朱慶永先生明末遼餉問題原表）

（二）延綏鎭萬曆38年泰昌1年拖欠額係萬曆47及48兩年拖欠額。

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起，餉糈積欠的情形一年比一年嚴重。天啓年間，固原、延綏、寧夏三鎭，有數月無餉的，有經年無餉的；至於邊遠諸堡，有二三年之內未領分銀顆粒的。崇禎元年（1623）陝西鎭的兵餉積欠到三十多個月[一○]；二年二月，延綏、寧夏、固原三鎭皆缺餉至三十六個月之久[一一]。政府爲應付當前的困難，於是有裁餉之議，延、寧、固三鎭每年裁餉銀六萬多兩，與全額較爲數雖不算多，士卒的待遇却更降低了[一二]。

除了政府的積欠和裁減，更有將官的冒領和尅扣。先說冒領，當時有"舊餉"，有"新餉"，兵額並不一定增加，常是新舊兩餉兼支。時連年戰爭，士卒死傷和逃亡的很多，將官們仍照原額冒領。國家這種支出，大都被將吏們乾沒，士兵不但不能多分餘潤，反而間接受到欠餉的影響，關於尅扣

月餉，更使士卒感到切身的痛苦，萬曆後期，御史魏允貞疏陳西北邊軍的情形說："三軍月餉，既尅其半以充市賞，復尅其半以奉要人。"[一三] 崇禎年間，兵科給事中魏呈潤疏陳士卒愁苦思變的原因，是由於上層的剝削者太多：

"今九邊事勢破壞，士卒窮愁，不獨宣鎮爲然。失在於十羊九牧，一瓢百輿。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每一官至，則增一官之費；一事出，則益一事之累，輿吏廝役，皆軍士膏血焉。"[一四]

還有的將吏強迫士卒替他們私人作苦工，以致無暇助耕公田[一五]。將吏對於士卒的虐待，眞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一六A]。

因爲屯政廢弛的關係，西北邊軍更受到糧價高漲的影響。拿榆林來說，在屯政興盛的時候，一兩銀子可以買米二三石。屯政廢弛以後便不然了，嘉靖(1522——1566)初期，豐稔之年，一兩銀子才能買到八九斗，荒年則少至五六升，兵士們很感餉銀不敷支用的痛苦[一六]。此後約百年的光景——天啓七年(1625)兵士的生活更加困難，成了"衣不蔽體""日不再食"的情形，甚至於鬻賣妻子兒女，質當盔甲器械[一七]。到崇禎四年(1629)五月，士卒每月僅能領餉銀五錢，一斗米的價錢却貴到六七錢，五錢銀子還維持不了十天的生活。崇禎十年(1637)盧象昇到山西邊境檢閱軍隊，見到士卒饑寒的情形，上了一封奏疏說：

"迄今邊餉愈多，饑寒迫體，向之那錢借債，勉製弓矢槍刀，依然典且賣矣。多兵羅列武場，乃氣如箭，餒而病僵而仆者且紛紛見告矣。每點一兵，有單衣者，有無褲者，有少鞋者，臣見之不覺潸然淚下。"[一八]

士兵的生活既然沒有辦法解決，軍紀的廢弛又無法維繫，更加上將吏的尅扣、虐待，積怨日深，於是聚衆公開叛變，或是三五成羣私行逃伍，便層出不窮了。聚衆叛變的事，由天啓至崇禎間前後凡數十次之多[一九A]。崇禎元年，皇帝還召諸臣說道："關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何以底止？"至於私逃的事件，當然更多[一九]。

無論是公開叛變，還是個人私逃，他們家無恆產，脫離軍隊作何營生？逃到何處去？陝北這個荒涼的邊區，素多盜賊，他們多半是邊軍的化身，不過

歷史上很少記載罷了。

陝西境內既先已潛伏着一種變兵的勢力，至崇禎初年饑民爲變的時候，彼等便首先響應了。戶部侍郎南居益說過："狡寇逃丁，互相煽動，狂鋒愈逞。"逃丁就是逃兵，他們帶甲鳴鑼，跨騎控弦，千百成羣，橫行於陝西境內。居益又論及民變所以猖獗的原因，是由於饑軍屢次鼓譟；如不速行設法，崤函以西皆將陷於潰散不可收拾的境地[二〇]。變兵與民變的關係，由此可知個大概[二一]。

和民變發生更重要關係的，是勤王兵的潰變。崇禎二年（1629）九月，後金興兵入關圍薊州，京師戒嚴，帝徵集四方軍隊勤王。是年十一月，山西巡撫耿如杞與總兵張鴻功等統帥五千人赴援；如杞的軍隊到了京師，兵部令守通州，明日又調昌平，後日復調良鄉。汛地屢更，兵士一連三日沒有領到糧餉，饑而生憤，五千人哄然潰散，逃回山西。接着甘肅勤王的軍隊，也因糧餉不按時給發而譁變，逃回陝甘，從事劫掠。延綏鎮的兵士，則因總兵吳自勉尅扣行糧而叛變，後來也逃回陝西，延綏巡撫張夢鯨就是因此憂憤而死的。

三、加派

先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犯京師，國家興兵防禦，京師和諸邊的軍餉，驟然增到五百九十五萬兩，國庫支絀，設法開源，於是有加田賦一百二十萬兩之議[二二]，但皆坐派於南畿及浙江各州縣。萬曆十五年(1587)陝西發生大饑荒，富平、同官、蒲城一帶的平民，採石爲食，戶部侍郎孫丕揚進石數升於帝說道："今海內困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二三] 是陝西在萬曆中期已經感受到加派的痛苦了。

萬曆晚年，遼患興起，軍費浩繁，國庫收支不敷愈甚，議增田賦，萬曆四十六年（1618）九月議定每畝加徵遼餉銀三釐五毫。四十七年十二月再議加三釐五毫，四十八年三月又加二釐。前後三加，每畝共計加銀九釐，年額爲銀五百二十餘萬兩。因專以供禦遼軍費之用，故特稱之爲"遼餉"。

萬曆晚年田賦加派表

項 別 \ 歷次加派年月	第一次 四十六年九月	第二次 四十七年十二月	第三次 四十八年三月
全國田數(畝)	701,397,628	701,397,628	701,397,628
每次每畝加派銀數(釐)	3.5	3.5	2.0
每畝加派銀總數(釐)	3.5	7.0	9.0
全國各期收入加派銀額(兩)	2,000,031	4,000,062	5,200,062
備註	從47年開征	從48年開征	從48年開征

天啓初年，四川貴州山東諸省，因變亂的緣故，於餉銀或截留或蠲免，這時全國各地實際交到政府的遼餉為數不過三百四十萬八千七百十二兩，天啓三年為三百五十一萬五千七百十二兩。

天啓年間，田賦加派還不敷用，於是有關稅、鹽課的加派及雜項的增加〔二四〕。三項增加額共為銀二百三十九萬餘兩；如與田賦加派合計則為七百五十九萬餘兩。除拖欠蠲免截留之外，政府每年實收的約為五百餘萬兩，這個加派的數字一直維持到崇禎二年還沒有甚麼變動。（崇禎二年再加，詳後。）

天啓年間田賦雜項加派表

項別	數額(兩)	備註
田賦加派	3,408,712	原額應為5,200,062兩。本期因川，貴，山東，截留蠲免故僅餘三百餘萬兩之數。
關稅加派	200,240	元年增加65,240兩。五年又加135,000兩。
鹽課加派	547,994	元年增加59,245兩。四年又加488,748兩。
雜項	1,642,000	元年原額為1,160,000兩。二年為650,000兩。三年戶部定各省每年應解2,292,000兩。
總額	5,798,946	

〔附註〕田賦、關稅、鹽課三項，皆取自加派；雜項則取自搜刮，當時民衆，官吏，地方財政，以及行政諸費皆在搜刮之列，為便於計算及明瞭起見，暫列入加派表之內。

考明朝通常的歲收，除錢鈔外約爲銀一千四百六十一萬兩[二五]，今加派至七百五十多萬兩，是已超過通常歲收的一半，如與徵斂加派時之額外苛索合計，晚明民衆的負擔較前何止增重倍蓰！不過由於歷年的截留蠲免以及民衆的拖欠，永不曾收到過七百五十萬兩的額數，實際每年供作遼餉之用的不過四五百萬兩而已。

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啓七年遼餉實收額數表（單位兩）

年別 項目		田賦加派	鹽課加派	關稅加派	雜項增加數	總計
萬曆	47 年	2,000,031				2,000,031
	48 年	5,200,062				5,200,062
天啓	1 年	4,251,513	59,425	29,242	116,006	4,456,186
	2 年	1,810,525	363,716	52,472	689,383	2,916,096
	3 年	3,515,712	68,424	65,240	1,010,000	4,659,376
	4 年	3,610,000	70,015	65,240	500,100	4,245,355
	5 年	3,610,000	117,440	65,240	1,200,000	4,992,680
	6 年	3,610,000	537,000	200,240	1,150,000	5,497,210
	7 年	3,614,000	540,000	200,120	1,100,000	5,450,120
總	計	31,217,841	1,756,020	677,794	5,765,487	39,417,144

總計由萬曆四十七年(1619)至天啓七年(1627)，前後九年間加派總數爲銀三千九百多萬兩。天啓時的人口總數是五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口[二六]，其中一部分人士由於優免、分灑等而逃避了加派的負擔，如此算來，九年之中幾乎每一個人多負擔一兩銀子的加派[二七]。

加派的方法也有可批評之點，按當時各地經濟狀況說，有偏輕偏重之弊，試參下表：

萬曆四十八年各省直九釐加派表

省別		田數(畝)	加派銀數(兩)	備註
北	直	49,118,422	456,144	
南	直	97,571,086	641,718	今江蘇安徽兩省
湖	廣	221,619,940	742,476	今湖北湖南兩省

河　南	74,157,951	667,412
山　東	61,749,899	555,749
浙　江	46,696,982	420,272
江　西	40,115,127	331,036
山　西	36,803,927	318,589
陝　西	29,292,385	263,631
廣　東	25,686,513	231,178
四　川	13,482,767	121,338
福　建	13,422,000	120,803
廣　西	9,402,074	84,618
雲　南	1,799,358	16,194

加派一項，是按畝增加的，省分的窮富不爲區別，田土的饒瘠不分等級，各該省已往負擔的輕重問題也不加考慮，這些缺點，皇明世法錄一書曾經說到過　如河南省，王糧一項每年爲銀百多萬兩，京邊新舊諸款又銀一百六十多萬兩，所以有若干縣分感到加派偏重的痛苦。說到湖廣，人工所出，並不比別的省分多，只以幅員廣遠，"照畝加派，遂甲海內。"至於陝西山西的情形就更嚴重了。

"山西地瘠民貧，大異中原，而王糧邊餉，民間敲朴，幾乎剜肉醫瘡。乃加派一項，至三十九萬八千五百九十餘兩，直踰閩廣二三倍；而垣曲等處，復加派之不均，民之忘其安樂，而有遠心也久矣。"

"秦、晉錯疆相連，地之瘠薄，民之貧苦，不甚相遠。而最不可支者，秦則延慶、臨鞏，晉則太原、大同。當加派之始，委宜寬減，以救此一方；而當事者不察，以野居處，藜藿不飽，鶉衣百結之民，與名邦大都，並辦公家之役。"

是加派不均的弊病和危險，在民變未起以前，業已有人論及，民變之發動於陝西、山西，經盛於河南、湖廣，不爲無因了。西北地曠土瘠，生產稀少，徒具多地之名，而無豐收之實，地多反爲稅累，此種情形在陝西北部尤其顯著。民衆最感痛苦的，尤爲"無田之糧"，田鬻富室，產去糧存，加派既因田因糧，這些窮無立錐的人，逃免不了加派的負擔。

加派和民變的關係，由當時人的奏疏可以看出來。萬曆四十八年(1620)

張鈴巡按山西，痛陳加派的弊害，謂竭天下之力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請停止剝削，聯絡人心，以固根本，不可驅之使亂[二八]。變亂紛起之後，論加派與民變相關的人更多

御史宋師襄，謂加派不已，民變益熾；編修馬世奇，謂饑民之附合民變，半由於加派。御史姜思睿陳之尤詳云：[二九]

"爲此說者曰：'一畝數釐，百畝之家數錢耳；'不知百姓常情所不堪，雖一毫一絲，視之甚重。且窮鄉一聞額外之征，無不恫怨，怨乃離，離乃生亂；即今流賊縱橫，蕩搖秦、晉，總由窮獸之攫逗而起，臣恐一方有事，雖數省加派，猶不足用。若使窮民思亂，在在若秦、晉，而執何民而箝制之哉！今若不從額內清夙弊，而乃從額外斂重怨，是剝民以養兵，是驅民而爲盜也"。

加派繁重，超過民衆負擔能力，逋賦日多，逃亡相繼。政府爲增加收入，嚴加督朴；地方守令們希賞避罰，再也不顧小民的艱苦。畢自嚴疏陳延綏慶陽平涼諸處的情形說過：

"有司者旣鍰牧之求，復嚴催科之令，皮骨已盡，救死不贍，不得已過而爲盜！"[三〇]

甚至災情慘重的區域，政府已經派遣大臣前往賑濟，而州縣官吏猶向民衆督責逋賦[三一]。或遭受兵荒，農稼失時，仍令民衆照舊繳納稅糧。或民衆逃徙，土地荒廢，猶責令現存的民戶代納逋欠。督責旣酷，民衆怕爲荒田之稅所累，索性連熟田也拋荒不耕了[三二]。

四、裁驛

驛傳的設置，或以供軍事的運輸，或以供政府官吏的往來，或供公文等的傳送。負擔運送的驛夫，官府僅償與一部分代價，民衆得不償失，驛遞愈繁，擾民愈甚，天啓二年(1622)御史方震孺說過：[三三]

"至若驛遞，夫只有此數，馬只有此數，而自有東事以來，軍情旁午，差官絡繹，奚啻百倍於前，而欲其照舊支撐，必無幸也。臣所經過，自通州以抵山海，見夫頭、馬戶以及軍戶，無不泣下如雨，不忍見聞。而瘦馬走死道旁者又不可勝計。"

驛遞過重累民，政府嘗議"幫貼""協助"以謀救濟，但都沒有實現[三四]。

豪右們復倚爲奸利，如使用驛傳的執照，在兵部的叫作"勘合"，在省中兩院的叫作"火牌"，在司道府的叫作"票"，鄉官使用的叫作"留貼"。在吏用時每互相假借，或假爲買賣；有的一紙洗補數次，一次往返數月。差役們也倚恃官府，威如虎狼，藉機欺壓小民。御史毛羽健深知其弊，特請皇帝勅諭各州縣，有能拿獲"假勘合""假牌票"的得陞爲科道官，並嚴究假勘合假牌票的來源，查出後官削職提問，吏按律正法[三五]。時適値國用不足，兵科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每年可省驛傳銀數十萬兩。[三六] 這個崇尙儉約，同情民衆的皇帝，感受毛劉二人的影響，隨諭閣臣道：

"驛遞疲困已極，小民敲骨吸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可部擬梟來！"

乃於崇禎二年(1629)五月正式議裁，變革萬曆以前的舊驛規，從新定驛傳章則，裁撤十分之三，每年省下驛傳銀六十萬兩。於是嚴申號令，非欽使不得給郵傳；乘傳有定額，不得濫用公家銀錢。有濫發郵傳的罪不赦[三七]。部科監司諸官有不少人因此受到懲罰的。

陝西被裁撤的驛卒有不少參加民變的，這是陝西特殊情形所造成的。彭孫貽說過："燕、趙、秦、晉，輸蹄孔道，遊手之民，執鞭逐馬，多仰食驛館"[三八]。陝西人依賴驛傳爲生的特別衆多，由此可知。陝西素稱貧困之區，謀生不易，恰好又逢上連年災荒，米貴民饑，被裁撤的驛卒越發無法生活下去。勤王的潰兵這時也逃回陝西到處煽惑，首先受影響的便是這批失業的驛卒[三九]。

民變的爆發，一種極大的潛伏勢力是變迯的饑軍，崇禎初年的天災是一個招致變亂的導火線。崇禎二年，被裁撤的驛卒，勤王的潰兵，與民變相合，使事變更行擴大。此後陝西連年的天災，繼續製造出大批民變後備軍，成了此後攻擾晉豫川楚的主力。（參看附錄一）

第二節　民變的發難與擴大

一、陝西民變之蠭起

晚明民變，崇禎之前已在各處爆發了，最大的一次是天啓二年(1622)

山東以白蓮教爲號召的變亂，鄆城的徐鴻儒，曹州的張世佩，武邑的于宏志，號召教民，攻城略邑，影附的民衆有十幾萬。

雖然不過一年的功夫就被消滅，但是平息後不到三四年，接着便掀起陝西翻天覆地農民大暴動的浪濤。

陝西民變，從天啓五年(1625)喬應甲作巡撫時就開始了。不過當初都是小規模的，邀路行劫，打家劫舍，把富戶作對象，還沒攻城殺官的舉動，所以政府不很注意他。後來逐漸猖獗。天啓六年八月，陝西南部有一股變民竄到四川北部[四〇]。已帶有"流寇"性質。至其下落如何，史無明文記述，暫且放開不談。現在專說陝西的情形。

所謂"流寇"，顧名思義，是流而無定的意思。當災荒之後，有許多無飯吃的饑民，爲了尋食，流浪他方，先產生了大批的流民。這種流民便是流寇的前身。他們爲甚麼要成流動的性質，一方固然是爲了躲避官軍，同時也是爲了就食於災荒較輕的區域和尋覓有積藏的富戶。這種流動式的民變在天啓七年(1627)正式爆發了。

這年陝西發生災荒，米貴民饑，澄城縣官張斗耀又嚴催賦稅。是年三月，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王二糾合了幾百個迫於饑荒和催科的人，用墨塗面，聚集山上，高聲喝道："誰敢殺張知縣？"衆齊聲應到："我敢殺！"遂打入縣城，擊殺張斗耀，團聚在洛河以北的山上，揭起民變序幕[四一]。官軍進剿，以不諳地勢，反爲所敗[四二]。後來他們會合逃兵，攻掠蒲城的孝童村，與韓城的淄川鎮。時陝西承平日久，忽鬧兵荒，人無固志，紛起從亂。陝西巡撫胡廷宴，年紀老了，怠於政事，怕聞賊警，王二等益無忌憚，率衆西掠，打劫宜君縣獄[四三]。

王二的發難，好像在乾枯的草原上燃起一個火頭，霎時間便成燎原之勢。各處不肯安分守己的饑民，隨着這個消息的傳播，爭先恐後的聚衆造反；不到一年的工夫，陝西的中部、北部都成了亂區。

現在說第二個發難的王嘉胤，他在王二起事的第二年即崇禎元年(1628)起於府谷。府谷是陝西一個極北極邊的縣分，貧瘠荒涼，風沙寒苦，天然是個容易發生變亂的環境。因爲年荒米貴，嘉胤等窮困無食，率領黨徒楊六

鄖、不沾泥等搶掠富家的糧食，後來政府派人緝捕，他們走頭無路，才嘯聚饑民和政府對抗。

嘉胤聲勢日大，王二率領着澄城的亂民，向北流徙，同嘉胤合併，共約五六千人，聚集在延慶的黃龍山，這便是"流寇"的濫觴[四四]。

當時響應王二、王嘉胤這些亂民的，頭目紛繁，這裏不能盡敍，只能擇述幾個重要的首領。崇禎元年王大梁起於漢南，周大旺起於階州，王左掛(原名王之爵)、飛山虎、大紅狼、苗美起於宜川，高迎祥起於安塞，五虎、黑煞神起於洛川，王和尚、混天王起於延川，韓朝宰起於慶陽。據御史吳甡分析，此期的分子，多係"土寇"，大概就是本地的饑民。此外夾雜着一些逃兵。他們沒有銳利的武器，還談不上與官軍對敵作戰。

崇禎二年，民變擴大了，自從澄城、府谷、西安、榆林、延安諸地變亂的消息傳出之後，各地饑民紛起響應，不到一年的工夫，陝西境內到處發現變民的足跡。二年正月撫治鄖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民變告急請兵，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報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等處變民焚掠。此外涇陽、富平、漢陰、階川、眞寧、寧州、安化、固原、寧羌、延川、米脂、靑澗、安定諸地也都遭到變民劫掠，鄜、延、宜、雒諸地，尤其是變民往來結聚的淵藪。這時並且有一股流竄到四川的北部，攻破劍巴、通江等州縣，地方官有的棄城而逃，把事變隱蔽起來，不敢奏聞[四五]。

這時民變的分子也複雜了，據二年六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的奏疏，有土賊、邊賊、回賊、礦賊和饑民。後來(三年七月)兵科給事中劉懋則分爲邊賊、土賊和饑民三種：[四六]

> "延慶偏處邊方，自兵丁外，若軍餘及閭左強有力者，俱慣騎射，居平飛矢走馬，不事生業，每每乘空行劫，所謂邊賊也。至谷木宜洛諸處悍巨族，或抗糧不完，或挾仇格鬥，往往招集亡命，結黨劫殺，所謂土賊也。……此因三載凶荒……小民之無知者，相率景從，賊勢滋大。……"

把吳煥和劉懋的奏疏加以比較，知道"邊賊"的含義是以叛變的邊兵爲主。至於巨族招集的"亡命"，大概就是家無恆產的土棍無賴者流，和一些

以劫掠爲生的人，投奔巨族作掩護。此外當然還有不少的小股土寇，如前述舉馬賊之類。所謂饑民就是由災荒製造出來的無飯吃的人，原來都是農民。“回賊”是指叛變的回民，“礦賊”是叛變的礦徒，與災荒大概也有關係，他們在民變中並不佔主要地位。此外還有所謂“夷人”，這是不在明政府統治下的外族，也參加變亂。如三年十一月陝西巡按李應期所奏綏、葭二州及米脂、清水、府谷、安定、保安諸縣情形云：[四七]

“中多窰寨營堡，西連花馬、定邊，皆逼近夷穴，素號盜藪，近因疊荒，渠寇每勾連近邊夷人，賀以逃兵，躍馬張弧，出門即掠”。

這種夷人，政府有時稱之爲“虜”或“西人”，如叛兵神一元等勾西人四千騎圍靖邊是。邊兵因爲常和外人接觸，漸漸熟識了，遂聯合一氣，外人也樂得藉着中國內亂的機會，乘火打劫。

民變的份子雖然複雜，最主要的還是饑民和邊軍。崇禎元年，年荒米貴，農民蠭起爲變，這時饑民是民變中的主力。崇禎二年冬，勤王兵潰，走合於流寇，陝西戍邊的士卒，也乘機倡亂嘯衆，這些變兵潰卒漸代饑民起而盡了主導的作用。關於轉變的經過，崇禎二年閏四月吳煥有一個很好的說明：[四八]

“陝西撫臣胡廷宴，狃於積弛，束手無策，則舉而委之邊兵；至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撫欺飾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西安、延安諸邑，皆被盜矣。盜發於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精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前邊說過，邊賊大部是邊兵，由崇禎元年到二年的轉變是邊兵的分子漸多，他們有精銳的馬隊，武器又很齊全，已非無訓練無器械的農民可比。更以區域來說，延綏以北的流寇，完全以變兵爲主；延綏以南，饑民的成分比較多些。

關於邊兵叛變走合民變的情形，御史吳甡敘述的相當清楚，一種是正規軍（衛所軍或招募的兵），爲生活所迫而叛變。另一種是邊地軍餘及賦閑軍官的家丁，他們和邊軍一樣的驍悍，既無月餉可食，又憚耕耘之苦，常靠劫掠爲生，將官的左右有時也和他們勾通一氣，這些人後來有不少參加民變

的　調來作戰的官兵，和他們多相熟識，不肯交戰，有的竟在戰場上交談起來。亂民方面或將老弱饑民割級送與獻功，官兵則將輜重遺棄，聽他們搶掠。即使眞的打起仗來，也是敷衍了事，"趕出境外，便算盜平。"（四九）

這時民變的首領，有很多是由邊兵出身的。李自成出身於下級軍官，張獻忠也曾從軍犯法。崇禎元年起事的韓世盤、韓世友、胡雲槐、吳養臣，都是延綏鎮的戍兵，巡撫岳和聲就是因着邊兵叛變的事件被罷斥的。至二年四月，階州周大旺以叛兵而爲魁首。三年十一月，邊兵神一元、神一魁叛陷新安、寧塞，殺參將陳三槐，勾引外族四千騎圍靖邊，陷柳樹澗，他們二人在初期民變中都是極重要的首領。四年七月，官軍田近菴以六百人駐守馬欄山，叛而響應中部的李老柴、獨行狼。閏十一月，河西兵備郭允登部卒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永圖。或云第一期中號召羣衆王嘉胤，也是從行伍出身的。這是見於史籍的；其餘的首領，多不詳其出身，叛兵分子當然不在少數。他們有戰鬥經驗，熟悉地理情形，有強悍的性格，自然容易成爲變民所擁戴的首領。

民變初起之時，沒有專一的首領，遇見官軍各自爲戰，勝則爭進，敗則逃伏山谷。官軍遇亂民追殺，也不知所追的是那一股。各股分合無定，所以系統難明，首領難定，實際有若干股，有多少首領，不很淸楚，崇禎二三年以前的情形大抵如此。

關於初期民變幾個重要首領，分合以及流徙的路線，另列詳表（參看附錄二）。此處只將戰役的經過，興衰的情形，作一個大概的敍述。崇禎三年，王左掛、苗美、王子順一股，攻戰於陝西中部，擾掠於韓城、郃陽、淸澗、安定、同官、延川一帶；李老柴、獨行狼等攻掠於鄜、雒、合水、中部諸地；神一元、點燈子、不沾泥、混天猴、可天飛、趙和尙等亦皆分據險要，橫行於陝、甘。四年，王嘉胤東入山西，王左掛、苗美、王子順皆被誅死，神一元、點燈子、混天猴、可天飛、王老虎諸股却迅速的發展，延安、慶陽、平涼、合水、寧夏、宜君、涇陽、三原、韓城、澄城、固原、耀州、寧州、環縣、華亭、莊浪、雒川、米脂、郃陽、同官、蒲城、鄜州、甘泉、寧塞、中部、宜川、安定、綏德、葭州等數十州縣，或陷破城鎮，或盤據鄉野，遍傳烽火。

這時最大的首領是王嘉胤、高迎祥、張獻忠都在他的部下[五〇],以陝西山西交界的府谷、河曲作根據地,稱王置官署。見於記載的,有右丞白玉柱(後來投降官軍),左丞王自用(綽號紫金梁,嘉胤死後所部即歸他率領)。又黃甫川人王國忠也曾受嘉胤的官職,詳情如何已不可考。他部下將領有一百多人,士卒二萬多人。騷擾的區域,西到延安以至於慶陽(今甘肅東部),東入山西,至於晉南的陽城。

崇禎四年春夏兩季,陝西民變盛極一時。以人數言,嘉胤之外,四年二月,神一魁部衆數萬,敗官兵於寧夏。五月,點燈子、滿天星皆擁衆萬餘;六月混天猴、獨行狼合計萬餘人盤據甘泉山中;十月,王自用、過天星、黑煞神、蠍子塊部衆數萬,攻掠於中部。這是見於記載的幾大股,平均每股皆在萬人以上。尚有不沾泥、可天飛及王左掛餘黨數大股,史不詳其衆寡,如依照前數股的人數推測,此三股大概皆在萬人左右。以上數大股總數或在十萬人以上。如與獨頭虎、趙和尚、王老虎、鑽天哨、開山斧諸小股合計,大概有十三四萬人。

至於羣首盤據的情形,據御史吳甡的奏疏,東路則王嘉胤,後來渡河入山西,已詳前文。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繼之,攻合水圍慶陽,後一魁率四千人降於總督楊鶴,餘黨郝臨菴劉六等率衆數萬攻掠環縣、真寧間。北路則邊軍叛劫延安,分掠米脂 綏德、清澗,流竄延南,南路則有由晉返陝之點燈子,遍擾西安北界諸州縣。時滿天星雖降於榆林,部衆散回原籍之後仍肆劫掠。點燈子後據清澗,旋撫旋叛,衆尚五六千。郝臨菴、劉六受撫後復陷中部。

崇禎四年,政府興兵討伐,是年正月副總兵張應昌殺神一元於保安。三月,副總兵曹文詔擊王老虎於莊浪,又大敗之於梨園。四月神一魁以騎兵五千投降官軍。時吳甡至延長,亦賑撫叛民七千多人。洪承疇、張應昌、王承恩、侯拱極等,敗不沾泥於葭州,不沾泥手殺首領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降。五月,王承恩敗闖王虎、金翅鵬於宜川,二人乞降。參將張應昌敗點燈子於韓城、郃陽,復追至鄜州,擊殺千人,點燈子降。時滿天星亦降於楊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將其黨萬一千人散回原籍。六月,張應昌敗混天

猴於鄜州，斬四百餘級；洪承疇復敗混天猴、獨行狼等萬餘人於甘泉山中，混天猴等乞降。七月，楊鶴、王承恩敗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於鄜州，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王承恩又斬犯中部亂民千七百級。八月，總兵賀虎臣殺慶陽首劉六，斬賊五百餘級；王承恩敗過天星於中部，斬賊萬餘級，生擒二千多人。由正月至八月，總計大戰數十，流寇巨魁或降或死，被擒殺二萬多人，招降三數萬人。流寇連敗，或避走東北，或遁去山西；延安、慶陽千里之內烽火稍息。

但平息沒有好久，王自用、黑煞神、過天星、蝎子塊諸人又以數萬之衆盤踞中部，官軍圍攻兩月不能下。從前投降官軍的也紛紛叛去，延安及宜君、綏德、米脂、安定、葭州諸州縣再遭攻掠。

這時盤據陝西最大的一股是神一魁餘黨，以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諸人爲首；因爲一魁起初是在寧塞起事的，官方稱他們爲"寧塞遺賊"。他們和環慶的民變首領郝臨菴、劉六合軍，屯據鎮原的蒲河，聲勢極盛。五年春謀犯平涼，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檄固原兵備王鎮奇守各隘口，平涼兵備徐如翰守涇州各要害，總兵楊嘉謨等司偵緝，洪承疇從鄜州間道疾馳至慶陽，曹文詔、賀虎臣亦各率兵至，是年三月，會於西澳，諸將督衆夾擊，大小數十戰，追奔數十里，殺亂民千餘人，巨首杜三、楊老柴被誅，史稱爲"西澳之捷"。後文詔復縱反間計，給其黨殺死紅軍友，復連敗之於水落城、靖寧州，餘黨遁走唐毛山。曹變蛟追至，率衆先登，先後斬數千級，"寧塞遺賊"幾乎全被殲滅。

"寧塞遺賊"外尚有四大股，可天飛、劉道江一股據鐵角城，獨行狼、混天飛、混江龍一股據蘆保嶺，一座城、喬六、薛江旗、拓先靈一股據西川胡堡，鑽天哨、開山斧一股據鎮城、永寧關。"寧塞遺賊"既被擊潰，餘黨郝臨菴走歸可天飛股，李都司走歸獨行狼股。後二股合而爲一，進圍合水，被承疇擊敗。五年八月，承疇追至平涼，宣言降者不殺，散去的有數千人，擊斬可天飛李都司，招降白廣恩，餘黨復殺郝臨菴獨行狼以降，二股全被消滅。時一座城股發生內鬨，喬六斬一座城投降官軍，薛紅旗、拓先靈則爲戴君恩所殺，此股亦被殲滅。流寇見官兵勢盛，多避走山西。（陝西民變攻戰區域參看插

圖一。)

崇禎六年，延綏巡撫陳奇瑜分道諸將，搜剿餘衆[五一]，擒斬首領數十人。六年十二月，復發兵七千擊殺鑽天哨、開山斧於延川，斬一千六百餘級，陝西民變至是平定，奇瑜的威名也隨着傳播於關陝了。這時山西的亂民已渡河而南，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山西民變之原委

山西和陝西的邊界，北起河曲，南至風陵渡，一千數百里間僅隔着一條狹窄的黃河；中間的渡口很多，往來便利，所以很容易受到陝西變亂的影響。山西的地理環境，和陝西很相彷彿，北部的大同爲九邊之一，有久未領餉的饑軍，有耿如杞勤王部隊的潰兵。在自然方面，和陝西同樣受到旱災的侵襲，在澤州潞安一帶更有倡亂數十年而未平定的回賊。流寇一來，饑軍、饑民，紛起響應，回賊也乘機興起。

流寇入山西是從崇禎三年春季開始的[五二]。夏四月復有王子順、苗美自神木的東渡。子順號"掃天一字王"，先陷蒲縣，繼犯趙城、洪洞、汾、霍、石樓、永和、吉、隰諸州縣，巡撫山西仙克謹移鎮汾州，子順等恃他身力智剽，賄清源縣民刺傷了他(或謂爲變民詹永福所刺，未死)。七月，子順陷晉南的蒲州潞安；十一月，破西北邊的河曲，四年一月犯平陽、聞喜、稷山。這時山西的民變分成兩股，一以西南部的平陽爲中心，一以西北邊境的河曲爲中心。民變聲勢日漸浩大，寧武總兵孫顯祖上疏奏道："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剿日盛；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四月，總兵曹文詔復河曲，斬首千五百餘級，王嘉胤率衆南走陽城，文詔跟蹤追襲。嘉胤爲部下王國忠所殺，國忠投降了官軍[五三]。民變中最大的首領雖然誅死，對他們本身來說，並沒有很大的損失，客觀形勢的威脅反加強他們團結作戰的動機，餘黨復推嘉胤左丞王自用爲主，自用乃糾合羣渠，把從前零星的農民隊伍集合起來，分三十六營，形成一個中心領導，衆凡二十萬餘，盤據山西[五四]。

這時流寇的大勢，按盤據的區域來說可分成陝晉兩大部，不過主力已轉移到山西了。在陝西的首領有劉五、可天飛、混天飛、上天龍、馬老虎、獨行

狼、混天猴、獨頭虎、邋和尚、霍維蕃、鑽天哨、開山斧諸人，在山西都是王自用統率的三十六營。二省民變的作風不同，陝西的亂民皆分據險隘，不相聯絡，兵力分散；山西的亂民則有組織，並且有一個共同擁戴的首領，作戰也有計劃。後來陝西的民變漸歸消滅，山西的民變在王自用領導號召之下卻繼續發展長大，就是這個道理。以後渡河而南逼擾河南、湖廣、四川和南直的，皆出此三十六營系統之內。即崇禎七年後流寇中的主要角色，如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以及羅汝才、老回回諸人，也都是從三十六營出身的[五五]。

民變逐年攻戰的地區，崇禎三年以山西的西南部為主。四年則由晉南擴張到今河南省屬黃河以北的懷慶一帶，當時稱為"河北"。五年，北至晉北的忻州，南至黃河、中部則太原四週之地，多被佔據。六年，除山西全省遍遭蹂躪外，並且向東流突於冀南的真定、沙河、大名、順德、臨城、平山諸府縣，南至於黃河以北的河南屬地。（"流寇"在陝晉逐年發展的情形，參看附錄三：民變逐年攻戰地名表。）

崇禎五、六兩年，山西流寇聲勢浩大，五年九月，他們分三路攻擾：西路以平陽為中心，東路以澤州、潞安為中心，中路以汾州、太原、遼縣一帶為中心。三路告急，政府議令督臣張宗衡駐平陽，統白安、虎大威、李卑、賀人龍、左良玉諸將，率兵八千討伐東西兩路；令撫臣許鼎臣駐汾州，統張應昌、苟伏威、史記、頗希牧、艾萬年諸將，率兵七千抵禦晉中一路。

時山西壽陽駐有客將名叫吳開先的，常挫流寇於澤州，以勇略著聞，與敵戰北留墩下，砲盡無援，一軍皆沒。羣渠移營攻澤州，州人參政張光奎敗死，城陷。澤為晉南大州，城陷後，全晉皆被震動。山西饑民亦到處蠭起響應，如林縣、霍州、趙州、隰州、石樓諸州縣，民衆或嘯聚山寨，或盤據村鎮，與政府相抗，官軍特名之曰"土寇"，後來也和流寇相合。土寇中著名的首領，如三關的金剛，孝義的通天柱，臨縣的王之臣，皆攻佔城邑，雄聚一方，他們嘗一度投降官軍，但仍結聚不散。

崇禎五年冬，三十六營之衆一度分裂，時投降官軍的首領韓惠廷寫信挑間亂世王說："王自用將縛獻亂世王以自贖。"羣首驟聞此語，人人自危，乃

分爲獨立的七股，王自用之外，曰混世王、曰闖宼，曰張獻忠，曰羅汝才，曰櫺𥝟天、曰興加哈利，各約萬人。亂世王則遣其弟混天王向官軍輸款投降，但是沒有結果。不久他們又行合營，分三路作戰：張獻忠、掃地王西北入霍州，王自用、邢紅狼西南入垣曲，亂世王、破甲錐東北入長子，陷遼州，逼太原。

流寇實力繼續發展，蔓延的區域一天天的擴大，崇禎六年五月，攻掠到畿南，羣首領大會於磁州，衆至數十萬，帝聞報大驚，特遣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監軍，分監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督戰、紀功過，催糧餉，以期速收蕩平之功。督撫主客合軍夾剿，圍困羣渠於畿輔、晉、豫之交，山西境內的流寇遂逐漸衰息。晉撫許鼎臣於是上疏報捷，謂流寇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已就殲十之五，解散十之三，只有三數萬遁走濟源、輝縣、林縣山中。是年五月，鄧玘復大敗流寇於濟源，射殺王自用，其衆散歸他部。這個號召羣雄的首領被殺之後，似無更公推首領的會議，三十六營之衆，失掉統帥，勢力分散，屢爲官軍所敗。六年七月，鄧玘、左良玉連敗流寇於官村、沁河、清化、武安、八德；曹文詔復敗流寇於懷慶，斬首領滾地龍，又追斬老回回於濟源〔五六〕。八月，湯九州等有陽邑鎮、科泉、清涼山、九龍山、王凱寨、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渠首混天猴；左良玉則有河村、柿黃山、八特三捷，俘斬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周爾敬有都里、馬鞍山二捷；盧象昇有沙河、丹井之捷，斬首數千；又有武安之捷，收回男女二萬。九月，倪寵、王樸有原康、晉底、涉縣三捷，斬首領飛天聖；張應昌有平山之捷，斬一盞燈、張有義。十一月，官軍有武安、柳泉與猛虎村諸捷。流寇連敗勢蹙，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撫以緩和官軍的攻勢，道臣常某果然中計，緩不進兵，遂給他們一個從容逃避的機會。是時政府的勁軍都集於山西畿南豫北這個交界地帶，流寇要想逃避軍鋒，逾太行而北是荒涼的邊區，勢將坐困；越太行而東是畿輔重地，駐有大軍；只有渡河南走一途了。恰好天氣轉寒，黃河結冰，他們遂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從毛家寨踏冰南渡，到了澠池縣的馬蹄窩，防河中軍袁大權敗死，從此流寇轉掠於河南、湖廣諸省地，黃河以北山西畿南間的戰亂漸歸平息。

第三節　政府對撫政策之演變

一、放任與推諉

天啓年間，魏忠賢黨喬應甲巡撫陝西（天啓五年五月至六年正月），朱童蒙巡撫延綏（天啓六年七月至七年十月），一個是貪婪不法，一個是對於地方政務放任不管。先是道臣袁養和被盜所劫，請求追捕，應甲反向養和索取賂銀千兩。接着中書張賓昌被劫，巡捕典史王允德也向他索賄二百兩。被盜劫掠過的人怕受上官的勒索，只好含冤忍辱，不敢向政府去控告，爲盜的更無所顧忌懼了[五七]。

崇禎元年，刑科給事中薛國觀上了一封奏疏，謂淳化、綏德等地民變蠭起，千百成羣，皆由於應甲爲巡撫時期縱盜釀禍。天啓七年二月至崇禎二年二月，胡廷宴爲陝西巡撫，又是一位昏庸老朽沒有能爲的人，他最怕聽說盜警，各縣有以盜賊事上報的，輒杖之曰："此饑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州縣官吏從此再也不敢報告盜賊的事。於是，被盜劫的人，不敢控告到州縣，州縣不敢報告巡撫，巡撫瞞着中央政府。後來瞞不住了，地方當局又互相推諉責任，以解脫自己的罪過。這時延綏巡撫已由岳和聲繼任（天啓七年十月至崇禎二年二月），固原兵變，到處劫掠，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委之內地的饑民。時陝西饑民所在蠭起，廷宴束手無策，則又委之於邊軍。胡岳二人罷斥之後，劉廣生繼爲陝撫（崇禎二年二月至三年六月），張夢鯨爲延撫（崇禎二年二月至十一月）。這時變局已成，接着又有勤王兵潰與亂民合流，遂陷於不易收拾的境地。

二、招撫

民變初起的時候，總督楊鶴和巡撫劉廣生都是主張招撫的，崇禎三四兩年，便是專重招撫的時期。崇禎四年，有一道招撫變民的上諭：[五八]

"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或誤入賊黨，若肯歸正解

爲良民，蕩與維新，一體收恤。"

主撫的中堅人物是楊鶴，他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崇禎元年進左副都御史，上言圖治之要，主張培養元氣，謂"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氣傷。"又謂"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道在培養。"[五九] 就從這幾句話中，很可看出他休兵養民的政治主張。二年二月，三邊總督武之望死（之望總督三邊由崇禎元年六月至二年二月），時民變正熾，朝內大臣都不願到這個變亂的區域來，羣推楊鶴繼任總督，帝問方略，鶴曰："清慎自持，撫卹將卒而已。" 遂拜鶴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由崇禎二年三月至四年十一月）。鶴至陝西，致力招撫，崇禎三四兩年可說是專重招撫的時期，流寇中幾十個重要的首領幾乎全被招安了（參閱附錄四招撫表）。

在前面已經說過，崇禎三四年間，一部分變民流徙到山西，一部仍留在陝西。山西巡撫先爲仙克謹（崇禎三年正月至五月），繼爲宋統殷（崇禎三年六月至四年七月），又繼爲許鼎臣（崇禎四年八月至六年七月）。山西當局對民變所採取的政策，和陝西不同，以討伐爲主，仙克謹就是因爲專力剿伐而被劾免的。攻掠山西的流寇大部是陝西人，山西當局不免把他當作一種"外患"看待，兩省剿撫政策的不同蓋源於此。這時流寇的主力還在陝西，主撫的也是陝西當局，茲專就陝西來說。

招撫和救濟是相關聯的，用救濟政策來解決社會問題，使變民歸農，在歷史上不少前例。楊鶴就是企圖用這種政策來解決陝變問題的。他說：招安的人民"必實實賑濟，使之糊口有資。" 這還不夠，"必實實給與牛種，使之歸農復業。" 楊鶴的主旨尤在於保存元氣，他又說：[六〇]

"兵費之於剿，金錢一去不還；且斬首太多，上干和氣。費之於撫，金錢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盜息民安，利莫大焉。"

這時遼患方亟，國家人力物力已消耗不少，主撫以事休養，是當時的環境造成的。況且流寇的實力，日益雄厚，非專用武力所容易消滅，當局感到剿的不易，而不得不主撫了。崇禎三年兵科給事中劉懋說：[六一]

"（陝西）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涇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當時以不練之兵

剿之，不克，又議撫之。"

其實，即使有足以壓服流寇的武力，也未必能解決了民變問題，崇禎三年，工部侍郎沈演說："從來治流寇之法，勝之易，定之難，在安插之得法耳。" 誠然！他並且建議一個安定流寇的辦法：[六二]

"相其曠土，隨所附籍，如水有隄，其流自止，故臣以此爲安內必用之策，然必妙選循吏，以全副精神注之，三年有成，斯萬世之利也。"

他主張分田附籍，化盜爲農。不過要想把他們定安下來，更需要解決他們目前的生活問題，從運粟輸金的救濟政策着手。崇禎二年二月，福建道御史魏光緒說：[六三]

"秦中大盜，跨州連邑。……夫民饑而後爲盜，有以賑其饑則不爲盜矣。目今之計，宜緩征以安民心；而易粟於鄰近省分，絡繹轉運。而又勸輸大族，散給食粟。……"

帝令陝西巡撫劉廣生留雜項遼餉銀一萬四千兩賑濟。廣生續奏饑民衆多，招安急需大款，請以五萬兩專賑延安、慶陽。廣生的奏請大概未被採納，三年十月，職方郎中李繼貞又提出糴粟賑撫的建議：[六四]

"用董摶霄人運法，糴米輸軍前，且令四方贖鍰及捐納事例者，輸粟於邊，以撫饑民。"又言："兵法剿撫並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賊者耳。今斗米四錢，已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請如神廟特遣御史賑濟故事，齎三十萬石以往，安輯饑民，使不爲賊，以孤賊勢。"

帝遣吳甡攜銀十萬兩前往賑撫，他於四年四月到了延長，這時延長城正被亂民圍困着，同知趙鶴宣布政府賑濟的福音，城圍立解。變民拿到賑金，都解散還鄉。時米脂縣民從亂的佔全縣人口十分之七，聽到賑濟消息，還鄉的很多，收入里籍的凡三千人。其他各州縣的變民，亦紛紛還鄉受賑，又招撫七千多人。

被招撫的人民，隨撫隨叛，復叛的原因，我們把楊鶴的奏疏看過以後便可明瞭大半了。他說：[六五]

"如杜文煥招撫過一千九百人，無一餐之飽，從何處安插，況後來尚不止此……且延安十九州縣，饑荒殘破，……(臣)曾有移民就食之說，乃秦中士庶恐引賊入室，未救延安之饑，先釀西鳳之亂。然則請鐲請賑不可，移民就食又不可，則將立而視其死

賊！一旦解而散，散而復聚，猶弗散也。必賣實賑濟，使之糊口有資，而後謂之眞解散。如是則賊有生之樂，無外之心，自必帖然就撫，撫局旣定，剿局亦終。臣所謂欲行剿撫之實着，必有剿撫之實費者此也。”

楊鶴招撫流寇，本想從解決民衆的生活着手，但他所提議的蠲賑及移民政策皆遭到實際的困難。後來政府雖特遣大臣攜金賑濟，又是杯水車薪，收不到十全的功效，從崇禎四年七月李繼貞的奏疏上可以見到，他說：“前撫臣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斗米七錢，亦止活五十日耳。”[六六]陝西的饑民確有若干，雖不可知，但絕對不止十萬。其中一定有不少饑民分不到賑金的，得到賑濟的也分配不到一兩銀子。況且年荒米缺，得到賑金也不容易買到糧食，李繼貞之主張運糧救急，“發銀不如發粟之有濟”，正是此意。

被招安的人，生活問題旣然無法解決，只好仍去劫掠。崇禎三年六月劉懋的奏疏說的已很明白[六七]。直到崇禎七年十月，流寇已攻擾豫、楚，吳甡還說過：“招安羣盜最宜愼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況邊地窮荒，無居無食，僅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所謂“狼子野心，勢難馴服，”是受生活問題支配着，“無居無食”正是他們不能“甘心易慮”的原因。招撫之後雖獲恩赦免死，但與死相關的生活問題，並未獲得解決；賑金旣盡，與他原來的境況沒有甚麼兩樣。

再有一個促使復叛的原因是殺降。先是崇禎三年九月，巡按御史李應期在綏德設犒誘殺投降的流寇首領苗美、左掛子（卽王左掛）。四年四月延撫洪承疇令守備賀人龍等勞降者酒食，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五月，李應期復殺就撫巨首王子順等於榆林，帝亦謂“招撫爲非，殺之良是”。是年七月，一魁的叛變就是由於謀殺降渠茹成名所引起的。五年四月，洪承疇已陞任三邊總督，親將張天禮、唐通等幕下降衆騙出慘殺。是年十月，官軍敗獨行狼、郝臨菴於耀州，其黨殺郝、獨二首以降，承疇復殺降衆四百人。從此流寇怕被欺騙，再也不肯歸降了。這種不當的處置，費密嘗說過：[六八]

“諸賊雖奸人思亂，其初乃饑荒所迫，博徒亦勢急思逞，望撫還鄕者蓋十有七八。

後陝西總督某者（案洪承疇自崇禎四年十一月至十二年正月爲陝督，所云總督某當即承疇），招降數千人，一日盡橅拜，去其弓矢，合入山谷，以兵數千人共誅之，降者見欲殺，遂舉石擊兵，或登山拔木爲杖，兵不能制，皆走，而衆乃絕其望降之心。"

先是四年七月吳甡論云："今宜先剿後撫爲定策，如果投戈棄甲，抱旗乞降，則剿之中，亦自寓撫之意，而實以剿學撫。如或狡詐復逞，聚掠不散，則撫之時亦有剿之用，而不因撫廢剿。" 他這種以剿學撫先剿後撫的說法，是在一部分變民招降復叛之後，所以矯正已往招撫之失及預防復叛的。後來叛變的更多了，皇帝也漸改變了他原來主撫的態度，撫事完全失敗，楊鶴在歷史上遂得"釀寇遺禍"的惡名。（參閱附錄五復叛表。）

三、 攻伐

由於崇禎四年七月神一魁叛變，總督楊鶴坐罪被逮入獄。帝憤鶴主撫養寇誤國，原想處他死刑，因爲要用他的兒子嗣昌，才得保全了性命，論戍袁州。七年秋，嗣昌已擢爲宣大山西總督，很受皇帝的優寵，上疏陳述父親被譴責的事，皇帝對於鶴終不肯寬赦，可見他變撫主剿的決心了。

先是御史李應期說："秦賊旋撫旋叛"。至四年七月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恭亦分別奏陳招撫的弊端。迨一魁叛後，御史謝三賓復上疏說："鶴謂慶陽撫局既畢，賊散遣俱盡，中部之賊寧自天降！"[六九] 帝令御史吳甡查勘，是年八月吳甡遂有楊鶴主撫誤國的覆奏："降者雖散回原籍，仍復刼掠，於是有官賊之謠，而人致恨於招撫之失事矣。"[七〇] 從此由撫局一變而爲剿局，吳甡首先奏請集兵合剿，接着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也主張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從崇禎五年起，政府採納各方建議，興兵撻伐的戰役開始了[七一]。

現在來估計一下此期參加戰守的軍隊。嘉靖以前，明代的外患以北方的蒙古最強，政府爲防禦蒙古入侵，不得不聚集大兵於西北諸邊，所以西北衛所的設置較他處爲多。陝西都司及行都司共轄四十一衛又二十千戶所，山西都司及行都司下共轄二十三衛又十二千戶所。每衛五千六百人，每千戶所一千一百人，如按此數推算，陝、晉衛所的兵數當爲三十九萬四千二百

二十名[七二]。更據大明會典陝、晉六鎮兵數原額爲五十三萬餘人，不過這是明朝初年的規制，後來衛所廢弛，冒濫不實，當難足規定的額數。崇禎間兵馬實額不得而知，茲將萬曆時期陝、晉兵額列下，以供參考。

萬曆初期陝晉境內各鎮軍馬實額表[七三]

鎮別	軍兵原額	軍兵見額	軍馬原額	軍馬見額
延綏	80,169	53,254	45,940	32,133
寧夏	71,693	27,934	22,182	14,657
固原	126,919	90,412	32,250	33,842
甘肅	91,571	46,901	29,318	21,660
山西	25,287	55,295	6,551	24,764
大同	135,778	85,311	51,654	35,870
總計	531,444	359,107	187,895	162,926

關於民兵，嘉靖二十五年(1546)四月，令沿邊各縣僉選民兵，大縣五百人，中縣三百人，小縣二百人，專令防護城池。萬曆二十三年(1595)科臣耿隨龍請復民壯舊制，大州縣設二百名，次者一百五十名，小者百名。如按萬曆時中等縣一百五十名之數推算，陝西州縣共計一百二十五，山西州縣共計九十七，兩省民兵之總額當爲三萬三千三百名。

由上邊的估計，陝、晉六鎮的衛所兵，以萬曆年間的額數爲準，按三十五萬九千名計算，與各州縣三萬三千三百之民壯合計，總數約在三十九萬二千四百名左右[七四]。這是陝、晉本地應有的軍隊。

除上述陝、晉地方兵外，尙有外來的援兵，叫作"客兵"，有河南兵七千，又左良玉兵二千；川兵則鄧玘六千，馬鳳儀數千；倪寵所率京營兵六千，與湯九州所率昌平兵，盧象昇所率大名兵，梁甫所率保定兵，合計當在三萬以上。

此外尙有地方的義勇，鄉官豪紳及退伍軍人的家丁，協助官軍作戰。如崇禎四年，沁水竇莊鄉官張銓之妻霍氏，率僮僕家丁堅守砦堡是。

前面所列舉的軍隊有陝西的勁旅，有熟悉地理環境的地方兵，有精銳的援兵，兵力不算不雄厚。其中的衛所軍以及州縣兵固然不見得全數參加戰

爭，但是變亂的區域日益廣大，陝、晉兩省各州縣幾乎都被騷動，牽動的軍隊一定是很多的。這是初期中政府軍的情形。

現在把初期中的戰役作一個估計。由崇禎元年到四年八月，因爲着重於撫，戰爭較少。五六兩年，變民的勢力逐漸擴大，戰役的次數也隨着增多。總計六年（由崇禎元年至六年）之內大小戰爭不下數百次。在雙方勝負的數字上看，依據此期比較大規模的一百八十三次戰役的統計結果，除八次未言勝負外，計官軍勝一百四十次，流寇勝三十五次，是四與一之比，顯然是官軍的勝利。在死亡的數字上看，流寇死首領約百人，官軍死副將三人，參將三人，遊擊七人，守備二人，都司三人，其他將官十三人，共三十一人，約爲三與一之比；流寇死亡士卒二十餘萬，官軍死亡士卒三萬多人。流寇的死亡數字，雖不免虛文浮報，實際的死亡一定超過官兵死亡數好幾倍。但是我們不能根據這個數字就作爲官軍勝利的估計，假設流寇不繼續增長擴大的話，等不到死亡二十餘萬的巨額早已完全消滅了。有陝、晉廣大的饑民羣作了流寇的後備補充軍，一方面官軍在擊殺，另一方面有更多的饑民加入流寇。六年之間殺戮雖不下二十萬，繼續參加流寇的人却當二十萬的幾倍。在勝負次數的對比上，在殺獲的數量上，官軍雖獲得表面上的勝利，如在流寇實際的發展上去分析，數量的日益擴大，戰鬥力的日益堅強，倒是官軍失敗的一個反證。官軍不斷的潰變傷亡，兵數日減，陝、晉原有的軍隊漸不足以支應，只好調遣畿輔、河南、四川的軍隊和京營兵赴援了。

官軍的失敗是由多方面造成的，民變問題，非殺戮政策所能解決，放棄招撫，專事攻伐，根本是一步錯誤的策略。況且政府軍政腐敗，文臣武將，爲爭奪權利互相傾軋，使是非不明。如總兵曹文詔，在陝晉大小數十戰，功勞最多，洪承疇隱蔽他的功績，不替他奏聞。五年十月，陝變略平，巡按御史范復粹奏文詔功第一，御史吳甡對他亦推獎備至，兵部抑其功，竟不得陞遷。又如沁水張道濬，招集同族義勇及家僮數百人禦敵，流寇五犯沁水，道濬力守有功，言者反劾其離伍冒功，遠戍海寧衞[七五]。

賞罰既然不明，將士未免寒心，作戰不肯用命，造成軍事上互相推諉欺飾的局面。當崇禎六年流寇蔓延於河南、畿輔的時候，皇帝特命倪寵、王樸

率領京營兵赴援，當時在河南畿輔作戰的將領有左良玉、梁甫、湯九州、鄧玘諸人，與倪寵、王樸勢相軋，彼此觀望，託辭山深道歧以自解。諸將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都不肯爭先交鋒，流寇遂得由澠池從容南渡。諸軍各有近侍為中軍，反為主將掩飾，虛報戰功。此外，地方當局也互相推諉，五年正月，流寇由陝西渡河入晉，連陷蒲州、永寧，山西巡撫羅世錦歸咎於陝西，責備陝西當局"以晉為壑"，晉在籍給事中裴君錫竟奏請責成陝西撫鎮先驅流寇返回陝西，然後再議撫剿。地方當局認為將變民驅出境外便算盡了自己的責任，也難怪流寇之來去自如了。將領們為了敷衍上邊的命令，甚至殺戮民衆的首級報功，四年九月，副總兵趙大胤駐紮韓城，報斬五十級，却都是婦女的頭。六年正月，官軍收復遼州，多殺遼民的首級去邀賞。我們據此數例推測，所謂殲流寇二十多萬，不曉得有多少冤死的民衆！

官軍的餉糈也是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陝西在民變未興起之前，本來已是一個食糧不足的區域。民變擴大之後，軍興頻繁，餉糈激增，陝、晉土地荒廢的情形又日趨嚴重，軍餉一項，自然更難於充裕的供應。三年六月，劉懋奏士卒缺餉三十餘月，陝西參政劉嘉遇謂流寇之難平，是由於兵餉的不足；洪承疇亦謂士卒不能枵腹追剿，請快發軍餉。軍士在饑寒交迫之下，有時也肆行刼掠，甚至倒戈投降流寇。

在流寇一方面，他們是受生活的逼迫叛變的，他們是被迫作戰，具有共同的利害和目標，雖無賞罰的獎懲，因為是死裏求生，所以一遇官軍便拚命死鬥。他們不受法紀政治的制裁，可以隨處征索，不發生食糧不足的恐慌。他們隨處流徙，行軍沒有一定的方向，官軍無法預為防範。他們沒有城郭宮室需要防守，到處可以棲息，用不着甚麼防線。官軍若想沿着要塞長駐重兵，不但是兵力不夠分配，財力也不充裕。若臨時派兵援堵，他們不俟官軍開到，已開蹤遠颺，等官兵離去，他們又捲土重來了。他們又利用化整為零的戰略，"兵至即散，去復嘯聚。"[七六] 流寇並無特殊的標誌，潛伏在鄉間山野，化裝為農夫，使官軍尋找不到攻殺的對象。或者是避堅遠徙，官軍雲集陝西，他們便越河入晉；官軍復集中山西，他們又避走河南畿輔，渡黃河而南。

還有一個利於流寇發展更主要的因素，是連年的旱災和兵禍，連那窮困的農村社會也根本摧毀，製造出更多的饑民，去參加流寇。官軍的失敗也是社會的矛盾注定的[七七]。

[一]據明史神宗志五行志及陝西諸州縣地方志。

[二]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

[三]嘉慶延安府志卷六十七。

[四]白水縣志蒲城縣志。

[五]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請發軍餉疏云"……闔省全饑，室若懸罄，野無青草"。

[六]陝西通志卷八十六馬懋才備陳災變疏。

[七]崇禎元年至六年陝西災荒表：

年份	地區	原因	災情
元年	全陝	旱霜	北部中部災情最重，民食蓬蒿
二年	陝北	大旱	延安府縣，人互相食。
三年	陝北	大旱	米脂夏秋均無收穫，米貴民饑。
四年夏	全陝	旱	旱災區域，北起榆林延安，南至西安。
四年冬	陝北	大雪	雪深丈餘，人畜死者過半。
五年	陝北	大饑	安塞斗米八錢，民食草根樹皮頑石之類，人相殺害，僵屍徧野。
六年	全陝	旱蝗霜	耀州澄城一帶，民衆死徙過半，赤地千里。

此表據延安府志卷六十七，米脂縣志卷一，續耀州志卷九，澄城縣志卷一，韓城縣志卷四。

[八]諸處米價據地方志。

[九]皇明世法錄卷三十九。

[一〇]明史二六四南居益傳。

[一一]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請發軍餉疏。

[一二]遺事瑣談卷五，裁減兵餉，影響邊軍的叛變。

[一三]明史卷二三二魏元貞傳。

[一四]崇禎野乘卷四胡御史傳。

[一五]盧象昇盧忠肅公奏議卷十回奏興屯疏。

[一六 A]張國維張忠敏公集卷四遣呈兵家要務疏云："邇來將吏毀貨虐軍，深怨積怨，衆且觀望

異類”。

[一六]陝西通志卷三十五歷代兵制引霍韜語云:“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銀四錢。成化中,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米二石,食焉得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買米二升,軍士數口之家,月食八升之粟,如之何可足也。”

[一七]計奏卷一邊餉匱亟懇變匹測疏。

[一八]盧忠肅公奏議卷八,西閱晉邊摘陳切要事宜疏。

[一九A]天啓年間:元年十二月,援遼的浙兵譁於玉田;二年七月,援黔兵潰於新添;四年三月,杭州兵變,五月福寧兵變。餘如陝西兵鬨於登,淮兵譟於萊,皆是。崇禎年間,兵變事如下表:

元年　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譁,固原兵以缺餉叛劫州庫。

二年　吳淞崇明以缺餉十月譁,遵化兵以乏餉譁,薊州兵變,山西兵譁於涿大,徽郡兵忽殺兵備使者,延綏固原勤王兵潰,甘肅兵變殺參將。

四年　崇明兵變,山東潰卒叛攻州縣,延慶邊軍倡亂。

五年　四川保寧兵鼓譟。

七年　西安兵叛凡三千人,鄧玘兵譟,鄖西寧遠兵譁,川兵譁於洵陽索餉。

八年　西寧兵變,鄧玘部卒以剋餉譟於樊城。

九年　寧夏兵變殺巡撫王楫,釈佁劉肇基之兵多叛逃。

十年　總督孫傳庭部卒九百人叛變,藍田汴梁亳州沙市四處兵變。

十一年　賀人龍兵潰於山西。

十二年　德州兵譁索餉,副將李國奇兵譁於洛陽,劫瑞王田租萬兩。

十三年　副將張一龍兵譟河南,一部叛歸李自成。

十四年　洛陽兵變降李自成,黃得功部卒叛奔麻城投張獻忠。

十五年　開封守兵叛投李自成,四川松潘建武隴縣三處兵變,或數萬或數千。山西兵譁,前後三次。

十六年　左良玉兵八百叛歸李自成於麻城,蘄州守兵叛應自成,楚府兵叛歸張獻忠於武昌;總督孫傳庭兵譁於汝州;宜府司餉主事張碩抱以剋餉激變。

十七年　通州兵譟,殺偽巡撫楊璟;懷慶薊鎮昌平鳳陽諸處兵變,陽和及眞定戍兵叛歸李自成。三月十七日,京城內外三大營悉叛降自成。

[一九]公開叛變之外,私行逃伍之風尤盛。叛變是一件極冒險而比較困難的事,私逃一二人,或

四五人，不必有什麼計劃，其事輕而易舉；私逃的比團體叛變的爲數尤多，是毫無疑問的；因爲私逃不如聚衆譁變來得嚴重，所以記述較少。 而諸軍額數之不足，相差之數甚至高到半數以上，皆與逃亡有關係也。

〔二〇〕論者每謂陝晉勤王兵潰爲兵寇合流之始，是不盡然，勤王兵潰之前，邊兵已參加流寇。

〔二一〕崇禎長編卷二十三：二年六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疏言："延中之賊，絕非饑民烏合，半係邊軍結聚，幾二千人。"

〔二二〕明史卷七十八食貨志：有明田賦加派一項，始於正德。梁方仲先生於明代十段錦法一文分析至詳，見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經濟史集刊。

〔二三〕明史卷二二四孫丕揚傳。

〔二四〕"雜項"一項，包括衛所屯田銀，優免丁糧銀，平糶倉穀銀，房產稅契銀，典鋪酌分銀，抽扣工食銀，馬夫祗候銀，以及督撫巡按公費銀等。

〔二五〕萬曆會計錄卷一。

〔二六〕此處戶口數指負擔賦役的壯丁而言。

〔二七〕崇禎四年(1631)，每畝九厘之外再加三厘，前後合計爲一分二厘。 其他鹽課關稅也較前增加。新預算如下：

崇禎四年遼餉加派預算表（單位兩）

項別	前期加派數	本期加派預算數（A）	本期較前期增加數（B）
田賦	5,200,062(C)	5,229,652(D)	1,654,000(E)
鹽課	547,993	939,855	391,862
關稅	200,240	271,000	70,760
雜項	1,642,000	967,782	−674,218(F)
總計	7,590,295([illegible])	7,408,289	1,41[illegible],404

（A）據畢自嚴奏報新餉出入大數疏。

（B）除田賦外，均由前兩欄之差數作出。

（C）九厘銀。

（D）一分二厘銀。

（E）三厘銀。

（F）因天啓間雜項定額太高，年年拖欠，故崇禎朝有減少趨勢。

(G)每年實際作爲遼餉之用的,約爲五百餘萬兩(並不到七百萬兩)。又上表中三厘加派於崇禎四年開始征收,其餘各項新預算均於崇禎五年施行。

由上表,崇禎五年的遼餉加派已達七百四十萬兩。(此時如無田賦加派的蠲免積留則達九百多萬兩了。)此後遼餉一項即按此數開征。同時總督盧象昇復議加"助餉",許加田賦以助軍需,照賦額每兩加徵一錢。七年後行"均輸",因糧輸餉,每畝折銀一分四厘九絲繳納。十年又加勦餉,每畝加徵六合,計每石折銀八錢,全國共計二百八十萬兩。十二年又增加"練餉"銀七百三十萬兩。以上諸項,皆係流寇興起以後所加,暫附於此。關於晚明加派的演變,萬曆時期以田畝爲加派的依據,天啓朝始有鹽課關稅的加派及各種雜項的搜括。崇禎朝則爲雜項的更定及田賦的再派,除雜項因前朝定額太高略有減縮外,鹽課關稅加派之額數皆較前增多。

[二八]明史二九一張銓傳。

[二九]啓禎野乘一集卷三姜太常傳(應麟)。

[三〇]舉自嚴聚陝西延慶等處錮綏賑邮疏。

[三一]舉自嚴聚陝西延慶等處錮綏賑邮疏。

[三二]流寇興起之後,更有軍隊的私派。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三十六勦軍前私派疏云:

"然孰知軍前之需,取之部額者有限,而私派之地方者正無紀極也。憶臣待罪縣令時,倏奉一文,取米豆幾千石,草幾千束,運至某營交納矣;倏奉一文,買健騾若干頭,布袋若干條,送至某營交納矣;倏奉一文,製銅鍋若干口,買戰馬若干匹,送至某營交納矣;並不言動支何項錢糧,後日作何銷算,惟以遲誤則以軍法從事耳。州縣之吏,慄慄恐後。間有借支正餉,以救目前之急者,然派之里下者,則比比也。是以私派多於正賦,民不堪命。"

行軍所至,率由州縣民衆供備糧草及各種用品,軍隊忽去忽來,民衆供應無已,這種加派暴斂,幾乎和明室相終始。

[三三]方孩未全集卷三請搭棚添馬價疏。

[三四]請搭棚添馬價疏。

[三五]啓禎野乘卷四毛御史傳。

[三六]明季北略卷五劉懋請裁驛遞。

[三七]平寇志卷一。

[三八]明季北略卷五劉懋請裁驛遞。

[三九]陝西民變既熾,有很多人反對裁驛的,如明季北略劉懋請裁驛遞條云:"給事中許國榮,御

史姜思濬，知其故（指驛卒被裁爲盜事），故言驛站不當罷，上皆不允，共切齒於懋……”劉懋以主裁驛，爲衆所攻擊。懋意在撙節財政，未始非濟時善策；惟忽略於安置被裁之驛卒，使流離失所，參加民變，是其失策；此乃善後處置之不當，又當別論，不可即諉罪於劉懋也。

〔四〇〕明史卷二十二熹宗紀。

〔四一〕澄城民變事，明史熹宗實錄以及烈皇小識諸書，皆繫於天啓七年。實錄記陝撫張維樞報澄城知縣張斗耀以“催科峻急生變”，烈皇小識作張耀采，當是一人。與王二同起爲變的、倘有种光道其人，是領導此次事變的第二首領。

〔四二〕乾隆白水縣志卷一。

〔四三〕明季北略卷四白水盜王二。

〔四四〕流寇興起的說法不一，據明季北略卷四流寇初起條，謂崇禎初年，陝西長安縣有富戶錢之驥之子名叫之俊的，賄買入庠爲學生。文俊陰惡喜營利，僮僕們也倚勢作惡，漁奪鄉民。鎮守省城總兵王國興的家丁吳榮、李興等四人借文俊銀九兩，已償利八兩，止欠本錢。文俊聽說總兵發下糧餉，特遣奴僕毆辱吳李逼索欠債，士兵憤不平，亦痛毆文俊奴僕，奪回吳榮、李興。文俊氣忿，遂以三千兩銀子賄賂國興，誣坐吳榮等四人借欠四十七兩不償與毆打文俊家僮的罪名，下獄追比。國興的家丁想替吳榮等伸冤，擁衆譁於署前，也被擒入察院。於是激起士卒公憤，慘殺文俊全家，焚燒他的房屋，劫獄救吳榮等叛去。邢按察見事急，出諭招撫叛兵不從，反搗毀撫轅。當時兵變雖僅數百人，而饑民無賴羣起影附的不下萬人。

又據賓密荒書，顧山貞客滇述，謂起於賭徒。延安勳衞的子弟們常和賭徒往來，賭徒中有很多以翅掠爲生的，就是北方所說“響馬”。勳衞子弟和他們熟了，後來也參加劫掠，攜帶弓矢，劫人於路，崇禎元年，某監司被劫，監司下檄求盜甚急，官府發兵往捕，賭徒反擊，殺傷很多官兵，事情鬧大了，地方官遂以叛變奏上。

賭徒畏罪不敢歸，入山爲寇，各處貧民時方揭竿爲亂，亂首號「掌盤子」，大概就是爲首的意思，由姓渠的擔任，部衆最多，綽號「盤十萬」。目的只在搶掠糧食，沒有什麼武器。後來這批亂民和賭徒們結合起來，聲勢始盛，其中重要首領有王嘉胤、苗美、不沾泥諸人，但卽王嘉胤的發難。

又據平寇志卷九，謂釁端於貪官劣紳的橫暴　榆林有張某，性驍勇，有山莊一處，在河塘的旁邊，風景美麗，李御史强謀爲別墅，張某不許，李御史倚勢嗾使地方官誣以不法事。正要遣隸往逮捕，被張某探知，偕同伴十八人逃去，嘯聚饑民爲盜　彭孫貽論謂：“一璫秉塗以亡天下”　此據榆林人杜文煥之言，大概是可靠的。

諸書所記流寇興起的原因與經過雖不盡同，但無不有饑民叛亂的記載。 至於兵變、賭徒和李御史激变之說，則因著書諸人，各以其所聞所見之一端，據以爲流寇興起的原因，所以記述不一。 蓋舊社會已到崩潰之時，爆發的不止一處，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件事變，都可能成爲民變的導火線。

[四五]崇禎長編卷十八魏光緒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抄本）

[四六]崇禎長編卷三十六。

[四七]崇禎長編卷四十。

[四八]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四九]此據吳梅村綏寇紀略。 另據談遷棗林雜俎上和仗條云：“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仗乎？打眞仗乎？官兵畏之曰和仗，遂遣金帛餌我，遣脅從報級。”

[五〇]時嘉胤部下重要首領尚有吳三景朝旺蘇越龍梁傑忠王元孟楊嘉奈王纘業喬四諸人。

[五一]明史卷二六〇陳奇瑜傳：擒斬變民首領截山虎、柳盜拓、金翅鵬、薛仁貴、一條龍、金剛智、開山鷂、黑煞神、人中虎、五閻王、馬上飛、王登槐、馬紅狼、滿天飛、滿鵝禽、黃參耀、隔溝飛、史聯、樊登科、樊計榮、一塊鐵、青背狼、穿山甲、老將軍、二將軍、滿天星、上山虎、掃地虎、扒地虎、括天飛、跳山虎、新來將、就地滾、小黃鶯、房日兔、賀總管、過上天、小紅旗，草上飛、一隻虎、一翅飛、雲裏手、四天王、薛紅旗、獨尾狼等四十餘人。

[五二]或云山西巡撫耿如杞勤王兵之潰歸，爲山西流寇之始。 按山西兵勤王，乃崇禎二年十一月事，潰歸之時或在三年春，玆節所述，着重流寇由陝入晉之轉移，至勤王潰兵何時返晉，暫置不論。流寇之始入山西，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繫於崇禎三年正月，平寇志卷一繫於二月，明史則繫於三月戊申。

[五三]王嘉胤之死爲崇禎四年五六月間事。

[五四]三十六營姓名表：

見於明史者十八人			見於平寇志者十五人			見於延綏鎮志者十八人			見於綏寇紀略者卅五人		
王	自	用	王	自	用	王	自	用	王	自	用
老	回	回	老	回	回	老	回	回	老	獮	獮
破	甲	錐	破	甲	錐	破	甲	錐	破	甲	錐
邢	紅	狼	邢	紅	狼	邢	紅	狼	邢	紅	狼
掃	地	王	掃	地	王	掃	地	王	掃	地	王
高	迎	祥	闖		王	闖		王	闖		王
張	獻	忠	八	大	王	八	大	王	八	大	王

蝎子塊	蝎子塊	八金剛	蝎子塊
八金剛	闖　將	闖　將	八金剛
闖　將	闖塌天	闖塌天	掃地王
闖塌天	亂世王	亂世王	過天星
亂世王	過天星	混世王	閻正虎
滿天星	閻正虎	顯道神	滿天星
曹　操	顯道神	鄉里人	曹　操
張妙手	鄉里人	活地草	張妙手
混天王	活地草		射塌天
黑煞神	混天王		上天龍
李晉王	黑煞神		賀雲金
蕭　家			
不沾泥			
白九兒			
一陣風			
七　郎			
大天王			
九條龍			
四天王			
點燈子			
上天猴			
丫頭子			
齊天王			
映山紅			
摇山虎			
冲天柱			
油裏滑			
虼烈眼			

各書所列三十六營姓名出入甚大，比較完全的是綏寇紀略，凡三十五人，然明史所舉十八人中，綏寇紀略竟缺六人，知其未盡可據。蓋當時頭目衆多，三十六營確爲何人，外人難知其詳，前書所列首領，大概是選擇當時山西較有名的渠魁遂以繫之於三十六營之內，或實或不實，今已難考。

五五]當崇禎五年，分據陝晉著名的首領，據明季北略卷五賊首名號所載：

在陝西者二十四家(實爲二十五家,多一家):

紫金梁、王和尚、滿天星、蝎子塊、老回回、一字王(名劉小山)、邢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塌王(劉姓)、過天星(張五)、六爪龍(徐姓)、南營八大王、西營八大王(張獻忠)、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闖將(李姓)、張飛、九條龍、賀雙全爲總管。

在山西河南(僅指黃河以北之河南省地)者三十二營(實爲三十八營,多六營):

英王、王顯虎、宋混、拍合軍、曹操、過天星、吳計、郝光、混天星、翻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騎王、征西王、福壽王、稱天王、家哥王、賀和尚、老回回、上天龍、出獵雁、黑心虎、樓山虎、新字一王、西營八大王、南營八大王、北營大八王、混天王、紫金梁、上天王、領兵王、闖王、老府、四隊、六隊、八隊、闖塌天、順義王

北略所列舉在陝西的二十四家,他書均不載。在山西的三十二營,表內則列有三十八人。查紫金梁、老回回、滿天星、曹操、張獻忠諸人時皆已在山西,北略皆誤置於陝部之內。又紫金梁、混世王、八大王、領兵王諸人皆兩處互見,蓋諸人先嘗攻掠於陝西,後復橫行於山西,北略乃兩存之,實爲錯誤。茲錄之以示陝晉流寇分合之情形。

[五六]與極盛時期號老回回之馬守應非一人。

[五七]崇禎長編卷十四"喬應甲撫秦,有被盜請捕,應甲不問盜而索失主千金。由是盜發皆不敢言,以故充斥橫行,劫掠擄擾。"

[五八]明季北略卷七吳甡賑撫條。

[五九]明史卷二六〇楊鶴傳。

[六〇]崇禎長編卷四十二。

[六一]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六二]崇禎長編卷四十五。

[六三]崇禎長編卷十八。

[六四]明史卷二四八李繼貞傳。董博霄係元朝宣慰使。

[六五]崇禎長編卷四十二。

[六六]綏寇紀略卷一。

[六七]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劉懋奏云:"其撫也,非不稱降也,衆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六八〕荒書。

〔六九〕見明史卷二六〇楊鶴傳。同時奏劾楊鶴主撫誤國者，有給事中劉懋、吳甡諸人。

〔七〇〕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七一〕專靠剿局辦開始於四年八月楊鶴坐逮之後，前此楊鶴總督陝西之時亦不曾停兵征剿，較大規模戰役凡五十六次，擊斬亂民二萬餘人。楊鶴雖着意於撫，實則剿撫兼施，但沒有收到功效。洪承疇繼爲總督，轉重剿局，戰事便擴大了。

〔七二〕明史卷九十兵志。

〔七三〕此係吳晗先生明代軍兵原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據大明會典卷一二九至一三〇作出，"原額"係永樂以後數，"見額"係萬曆初年數，計陝晉六鎮兵二十五萬九千一百零七名，軍馬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六匹。

〔七四〕軍政廢弛之餘，實額恐不及此數

〔七五〕梁道凝時以言事謫戍，遂爲賊。

〔七六〕平寇志卷一。

〔七七〕豫變紀略自序，謂民變必不可平之勢有五："流寇所過之壯丁即其兵，而不煩徵調，一；流賊所過之蓄藏即其餉，而不用轉輸，二；遇軍官能戰則戰，臨城覆軍，其勢益强，而無人得繩以法，三；不能戰則走，雖棄其輜重，斬獲其弱者，彼所過，剽掠一二日，旋復其舊，我軍已不能問其所往，四；其一時將帥，習於養寇，皆不肯殺賊。而受命視師者率書生，爾久右，不能跨鞍馬，或士卒之不肯用命，雖一二獲捷，終不能成功，五"。

第三章 "民變"極盛時期(上)——高迎祥

第一節 此期中的戰役

一、 高迎祥率領羣雄

從崇禎六年(1633)十一月流寇從黃河北岸南渡澠池，至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敗死於盩厔，這三年中有九十多個重要的首領，限於篇幅不能個個詳述，玆以最強盛的高迎祥作線索，把此期的演變作一番概括的敍述。

迎祥是陝西安塞人，一名如岳，幼以騎馬行劫爲生，北方所謂"響馬賊"是。迎祥有膂力，善騎射，穿着白袍白巾，於熹宗天啓末年聚黨百餘人，劫掠於甘肅東境，稱"闖王"。後來脂李自成犯法逃到甘肅，投甘撫梅之煥標下當兵，以捕盜故與迎祥相識，結爲兄弟，李馬設誓曰："患難相扶，富貴共享，若有異心，神其不佑！"[一]

崇禎初年，民變蠭起，迎祥轉掠於今甘肅東部及陝西北境。崇禎四年，時自成已率衆叛明，在巨首不沾泥部下；尋不沾泥敗降官軍，自成去改投迎祥，與張獻忠等並稱"闖將"。王自用到山西，糾合三十六營之時，迎祥是三十六營中一個著名的首領。王自用死後，迎祥的地位逐漸提高，渡黃河到河南，率領着張獻忠、羅汝才、馬守應、惠登相、劉國能這些首領，東西奔突，遍擾中原。在迎祥部下，自成與姪過，和俞彬、顧君恩、白廣恩、高傑諸將拓結[二]，李過、高傑善戰，顧君恩善謀，所部最爲精銳。迎祥有自成的扶持，聲勢最盛，成了統率羣雄的局面，也就是後日自成代興的張本。

二、 民變在川楚間的挫敗及車箱峽被困

崇禎六年冬，高迎祥等三十六營(一云二十四家)，併爲一大股，渡過黃河[三]，攻陷黃河南岸澠池、伊陽二縣，然後到了豫西的盧氏。河南巡撫元默督率總兵左良玉、湯九州、李卑、鄧玘諸將，列陣以待；迎祥等見官軍有準備，避不敢攻，嵩、雒以東的數十州縣，得以保全。說到盧氏，崇山峻嶺，牙踞趾錯，素爲礦徒盤據的地方。迎祥用礦徒爲嚮導，沿着山間的小

路，經內鄉到鄖陽境。復扮爲進香客，計取鄖西，連下房縣、保康。這些地方皆空虛無備，迎祥進軍迅速，如飄風急雨，鄖撫蔣允儀猝不及防，且兵寡不敵，束手無策。羣渠分路攻略，張獻忠一股犯信陽、鄧州，走應山，復西奔商雒。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等五營，分犯南陽、汝寧，南逼湖廣，巡撫唐暉斂兵拒守，老回回等遂經棗陽、當陽、歸州、巴東境西入四川，攻破夔州。

崇禎七年春，明廷以諸鎮撫事權不一，不容易作有全盤計劃的攻戰，想設置一個大臣統籌全局，遂以作戰著名的陳奇瑜擔當這項任務，由延綏巡撫擢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晉、豫、楚、川諸省軍事，專事攻伐。又以蔣允儀喪失鄖西諸邑，坐逮。特命在畿南禦敵有功績的盧象昇代爲鄖撫。

是年四月，先入四川的馬守應等數營又返回湖廣，屯聚在鄖陽的黃龍灘，凡三萬人，分成三路，一犯均州，入河南；一經鄖陽，入淅川，一犯金漆坪，渡河走商雒。奇瑜率師趕到均州，檄令陝、鄖、豫、楚四撫臣率兵會討，陝撫練國事駐商雒遏其西北，鄖撫盧象昇駐房縣、竹溪遏其西，豫撫元默駐盧氏遏其東，湖廣巡撫唐暉駐南漳遏其東南，取包圍形勢。

布置既定，奇瑜偕象昇督率將士進襲，迎祥等大敗。六月平利、烏林關之役，洵陽界、乜家溝、蚋溪、獅子山諸役，流寇死亡五六千人。奇瑜復督副將劉遷搜擊於竹溪、平利間，遣參將賀人龍等追襲至紫陽，迎祥連敗，又死亡一萬多人

迎祥等雖敗，聲勢並沒有衰減。是年七月，羣聚陝南。一股從河南、湖廣轉入，已如前述。一從四川侵入，此股先從陝南入四川，至崇禎七年三月中旬，復自川返陝，衆凡數萬，由陽平關奔鞏昌，越兩當，破鳳縣；復分爲二路，一奔寶雞汧陽，一向漢中犯城固洋縣，至於西鄉。又一股是由湖廣來的，入平利、洵陽界，衆亦數萬。這數大股同時都聚在陝西的南部，幾個著名的首領，如高迎祥、張獻忠、馬守應、羅汝才以及李自成等均在內。於是東至洵陽、白河、平利、興安，西到西鄉、洋縣、漢中、沔縣、寧羌、略陽，遍傳烽警。

這時在陝西南的官軍，主客合計也不過三千人，衆寡不敵；恰好奇瑜率

兵趕到，遂開始包圍的戰略。遣游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副將劉遷參將賀人龍、夏鎬等扼略陽、沔縣防迎祥等西道，副將劉正芳、余世任等扼褒城防其南道，奇瑜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洋縣，防其東道，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不使奔逸。諸路官兵並集，不下十數萬，迎祥等大懼，盡避入興安縣的車箱峽。

車箱峽的長度有四十里。因爲四周被高山包圍着，易入難出，迎祥等便誤入這個絕地。峽中的居民或從山頂投石飛擊，或擲火焚燒；又連下了二十來天雨，弓矢都被雨水浸壞了，人沒有飯吃，馬沒有草料，餓死的很多，正困得沒有辦法想，李自成獻了假投降的計謀。

自成知道官軍驕惰不用命的弱點，用謀士顧君恩的計策，把財貨子女賄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帥請求招安，奇瑜允許了，於是年八月改編，一共有四萬多人〔四〕，每百人爲一隊，每隊派遣安撫官一名護送他們回家爲農，並檄令所過州縣給他們備糧傳送，諸將得了敵人的厚賄，對於招安的事從未加以阻撓。

有一部被招安的變民，開到鳳翔，謂奉督撫的命令安插城內，請開城收容，鳳翔士民疑惑他們設計賺城，給縋三十六人上城慘殺；餘衆謀走寶雞，寶雞知縣李嘉彥又把他們擊走，於是招安過的變民又復叛去〔五〕。奇瑜遂劾嘉彥及鳳翔鄉官孫鵬等阻撓撫局，並劾撫按官持異激變〔六〕。帝覽奏大怒，切責撫按官，逮嘉彥、孫鵬等五十餘人。然說者多謂奇瑜招撫被騙，奇瑜劾撫按官及嘉彥等的用意是企圖委罪他人以自解的。

其實，撫衆的叛變有的是環境造成的。陝西當天災人禍之後，社會荒涼，倉儲空虛，官軍尚且時常感到餉糈的不給，被招安的幾萬變民，食用浩繁，各州縣一時難於供應；又怕他們擾害地方，因而閉城不納，自是意料中事。被招安的人，因憤而肆掠，也是難免的事。

最關重要的還是迎祥等這批假投降的隊伍，一出棧道便不受約束，把幾十個安撫官殺掉，所過州縣也殺掠一空，盤據略陽的幾萬寇軍復來相會，聲勢又浩大起來。

三、 民變轉入極盛時期(崇禎七年秋至九年春)

高迎祥等出峽復叛，攻下麟游、永壽，靈臺、崇信、白水、涇州亦相繼陷落 聲勢益熾。 北至慶陽，西至鞏昌、邠州、西南至寶鷄，隨處都有他們的足跡 合計不下幾十萬人[七] 作戰的時候簡精壯爲前驅，戰不利則以婦女老弱餌官軍，自己却乘機逃脫 官軍雖屢次傳捷報，流寇的勢力始終不減，就是這個道理。

這時駐紮陝西的官兵，實力很是單薄，駐防漢中的三千四百多人，由副總兵祖光先率領；駐防臨、鞏的三千五百人，由總兵孫祖壽率領；駐防平涼的一千人，由副總兵艾萬年率領。 這些軍隊僅能守城，不能調動；專視敵人所向爲援剿的，只有總兵張全昌的六千人 盤據陝西的變民有幾十萬人，超過官軍的若干倍。 官軍不能支應，負責長官常向政府上書訴苦。 崇禎七年(1634)五月陝西巡撫練國事說：“今日最難有五：曰缺兵。 大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調甘肅；自寧夏、甘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足，能分以剿賊乎?榆林兵只五千，陳奇瑜率以剿賊，而防秋又當西返，則兵愈少。”[八] 七年五月，陝西總督洪承疇也說過：“(流寇)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四馳，恃其勢衆，旁伏遞進，則剿賊之難。”[九] 兵力不敵是一件最感痛苦的事。

迎祥諸軍，作戰時分合不定。 未降的或是降而復叛的，有的去鳳翔，有的走朝邑轉掠澄城、郃陽，有的奔商雒。 迎祥、自成一股，則攻掠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縣，敗參將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原道陸夢龍，圍困隴州四十餘日。 慶陽的一股也乘勢南下，攻掠三原、涇陽、耀州、富平一帶。 九月，朝廷檄令河南、湖廣、山西、四川兵分四道入陝西會攻：河南兵入同州、華州，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安、平利，山西兵入韓城、蒲城。此外又撤調防邊的二萬軍隊至陝南會戰。

迎祥等見官兵四集，分三路他徙，一路北向慶陽，一路東向奔鄖陽，一路東經終南山走河南。 奔鄖陽的一路，不下二十萬人，前哨報犯鄖陽、上津，後隊還沒有離開漢南，綿亘八百餘里；這時鄖陽的守兵才二千多人，不能支應，遂如入無人之境，蹂掠均州、光山、隨州、棗陽諸州縣，渡漢江到荆州，東至

於蘄水、黄州、廣濟。入河南的一路爲十三家七十二營，有十多萬人，大營屯於永寧、盧氏，部衆攻擾於禹、許、長葛間，東至於開封[一〇]，河南腹心千里之地，北至黄河，南至湖廣邊界，到處都有變民的足跡。留在陝西的又分爲三部，一由鳳縣攻漢中，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一由寧羌犯廣元，馬守應則屯於武功。後來陝西的流寇，一部至華陰、南原間，爲官軍所敗，有的也攻入河南。

朝廷以陝西民變日熾，逮巡撫練國事，命李喬代之。諸臣並紛紛劾總督陳奇瑜，說他撫寇誤封疆，也削職聽勘。十二月，進陝督洪承疇兵部尚書，兼督山西、陝西、河南、湖廣軍務代奇瑜。

八年(1635)正月，著名的首領都聚在河南了。他們分三路攻戰，一走伊陽、汝州陷滎陽、汜水，東至鄭州，南至商城；一由懷慶東至歸德轉掠睢州、陳州、許州一帶；一由葉縣、上蔡至汝寧。河南的官軍實力單薄，左良玉一旅堵新、澠，陳治邦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一軍截南陽，三處合計不過數千人，且分散在若干據點，所調曹文詔、張應昌等應援河南的兵又滯留在山西不能至。流寇的兵數，僅十三家七十二營就不下二三十萬人。

河南情勢危急，政府才議調重兵援剿。高迎祥等乘政府援兵未到，開大會於滎陽。迎祥與張獻忠、馬守應、羅汝才、賀一龍、賀錦、許可變、李萬慶、馬進忠、惠登相、横天王、九條龍、順天王十三人的勢力最大，稱爲十三家[一一]，其次是七十二營，各營的首領姓名不詳。十三家七十二營的首領都到會了，討論應付官軍戰略。討論了好久，還不能作具體的決定，馬守應主張北渡黄河，張獻忠嗤之，守應大怒。闖將李自成爲二人和解，並進戰略道[一二]

"一個人還要奮鬥，況且我們還有十萬大兵！我們的人數比官軍多十倍，即使把山海關的鐵騎調了來，也不必能打我們過。請分配進兵路綫，勝敗聽之天。"

於是依其議拈鬮定所向，分兵四路如下：

一、賀一龍、賀錦爲一軍，南禦四川、湖廣之兵。後來發展爲久據英、霍、潛、太之左革五營。

一、馬進忠、横天王爲一軍，西當陝西之兵。後慮陝兵銳，又議添李萬慶、許可變數

營，協進忠等共禦陝兵。

一、羅汝才、惠登相爲一軍，分屯滎、汜一帶，北禦開封、歸德、睢陽、汝州之兵。

一、高迎祥、張獻忠爲一軍，率兵東征，李自成隸迎祥部下。

又馬守應、九條龍爲一軍，無一定路線，往來游徼策應，何路急即往援何路。自成並提議所獲財物由諸路軍公平分配。商議既定，殺牛馬祭天，設盟誓師，諸路首領各率所部以去。這四路人馬西北南三路都是防守性的，僅東路迎祥一軍是進取的。是時羣雄分據於河南、湖廣、陝西諸省，其中以盤據河南的十三家爲最強；十三家之中又以迎祥一路的兵力最精銳，是其中的主力部隊。

從滎陽大會起，民變的發展轉入了另一個階段，這個會議可說是晚明民變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會議，作戰有一定的計劃，羣首作正式的會商，都是從此次會議開始的。崇禎七年之前，作戰方略常是避實擣虛，自經此次會議之後，他們不再躲避官兵，甚至對於名都大邑官軍分兵駐防的地方，都敢進攻了。

政府調遣應援河南的官兵，有張外嘉、尤世威所率領的關寧鐵騎二千，眞寧標兵五千，赴臨清等處策應；徐來朝率領的天津兵三千，赴歸德、陳州一帶應援；鄧大孝率領的白杆、羅綱壩兵三千，自夔門入豫；此外又有陝西兵二萬五千，北兵一萬八千，南兵二萬一千，南北濟師，兵計七萬多人。帝詔諸將限六月平亂，取軍狀，及期無功者罪無赦。

羣雄自經滎陽大會決定進取路線之後，迎祥率所部分三路東下。時南直江北一帶，官兵單弱，不能抵禦，迎祥行軍急如風雨，十數日之內連下固始、霍邱，焚壽州，陷潁州，殺知州尹夢鼇州判趙士寬和在鄉兵部尙書張鶴鳴，正月十五日進逼鳳陽。

明制，以鳳陽爲中都，設留守司，轄八衞一千戶所，此外有班軍、高牆軍及操軍，又有護陵新軍，合計不下六千人，以一巡撫一太監護衞。巡撫督漕駐淮兼護泗陵；太監駐鳳陽鎭守。江淮之間要算鳳陽的兵力最爲雄厚了。鳳陽巡撫楊一鵬年老多病，太監楊澤性貪暴，常常剝奪軍民的資財，衞指揮侯定國又倚仗楊澤的勢力恣虐軍民，軍民不服。七年十二月，兵士憤殺定

國，八年一月迎祥的軍隊一到，他們便不戰而潰了[一三]。

迎祥下鳳陽，焚燬皇陵，燒龍興寺和公私邸舍二萬二千餘所，殺留守署正朱國相及班軍、高墻軍、新軍四千餘人。計自滎陽會議至鳳陽之陷爲期不過十數日，滎、鳳二地相去千里，行軍的迅速由此可知。而政府所調應援河南的軍隊，這時還沒有齊集。

鳳陽之役，除迎祥、獻忠、自成外，還有闖天王高應登、掃地王張一川及太平王幾個首領；羣雄聚集，聲勢浩大。崇禎帝聽說鳳陽淪陷，大爲驚恐，怒逮楊一鵬棄市，以朱大典代之；楊澤已死，仍議罪；巡按御史吳振纓發往口外爲民。

迎祥駐鳳陽三日，因爲自成、獻忠二人不和，分裂成兩股，自成隨迎祥西走歸德，與羅汝才、惠登相合軍。獻忠則率所部南向，圍廬州，掠舒城、安慶，陷廬江，屠戮巢縣、無爲、潛山、太湖、宿松諸城，應天巡撫張國維力戰，獻忠敗走。

在十三家系統以外的首領，最重要的是號滿天星的張大受，盤據着長江北岸皖、鄂交界的幾個州縣，大概就是七年冬由陝南經鄖陽東下的那一股，攻桐城不利，轉掠潛山、麻城，攻陷羅田、太湖。留在山西的則攻掠平陽、汾州．陝西也有數股分掠。

八年二月，帝令鳳撫朱大典與總督洪承疇協剿。承疇奏上進兵方略，請檄令四川撫鎮所轄士卒移駐夔門達州，進援襄漢；湖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鄖撫駐鄖陽，漕運總督駐潁、亳，進援汝寧、歸德；山東巡撫移鎮曹、濮，進援江北江南；山西巡撫移駐蒲州，進援靈寶、陝州；陝西巡撫移鎮商州，以便調度興安、漢中諸地；河南巡撫移鎮汝州、南陽間；保定撫鎮移鎮邯鄲、磁州。南北策應，又是一個大包圍的戰略。

布置既定，承疇率師出潼關，八年三月一日至汝寧，命左良玉、湯九州、尤世威、徐來朝、陳永福、鄧玘、張應昌諸將分扼湖廣、河南、鄖陽間的關隘，防迎祥等復入陝西。

迎祥等見官軍集河南，遂東西分走。原來據南陽的，走應隨犯棗陽；原來據汝寧的，東走黃州；原來盤據河南西部的七八萬人，見關中防務空虛，則

西入陝西。戰區更形擴大，東至鳳陽、巢縣、廬州，西至陝西，中原則河南、湖廣，縱橫數省之地，同時遭受戰禍。

高迎祥、李自成亦偕羅汝才沿終南山入陝，衆亦七八萬人，轉戰富平、寧州一帶。張獻忠、馬守應、惠登相及蠍子塊幾部，聽說洪承疇出關，亦先後避走陝西；獻忠、守應兩部最衆，約數萬人，從商州至秦州。他股原據河南、湖廣的經興安入漢中境，西南下寧羌，再由沔縣、略陽轉入臨鞏；原據黃州、麻城的，西經棗陽、襄陽，由鄖陽故道入陝。於是羣衆復聚於陝西，承疇分扼陝邊諸隘防迎祥等入陝西的計劃至是全盤失敗〔一四〕。

八年四月，洪承疇在河南、汝州招集諸將會議，規定每軍負責防守的地帶，在陝西和河南湖廣交界的諸險隘部分兵據守，以防迎祥等從陝西逸出。商雒縣縣東的吳村、瓦屋，是通河南內鄉、淅川的要道，令左良玉、湯九州以五千人防守。蘭草川、朱陽關是通靈寶、陝州的要道，令尤世盛、徐來臣以五千五百人防守。又令陳永福以一千八百人協豫撫防守盧氏、永寧間的險要。以上諸軍，都是預防流寇竄入河南的。又令鄧玘、張應昌、尤翟文、許成名諸將分守上津、鄖西、平利、竹溪諸隘，防流寇勿使竄入湖廣。計分配在河南邊境的兵有一萬四千多人，分配在湖廣邊境的有一萬一千多人。又檄令山西巡撫吳甡與總兵尤宏勛防守黃河諸渡口，勿使渡河入晉。既而徐來臣兵譁於盧氏，鄧玘兵變於樊城，政府所徵調入陝西進剿的兵也多不能按期開到，承疇乃改調防湖廣邊境的張應昌、尤翟文等部入陝，至興安、漢中會合祖光先、趙光遠；承疇則率賀人龍、劉成功軍入陝。後來總兵曹文詔亦自湖廣來會，雙方的會戰遂在陝西開始。

羣雄既據陝西，實力雄厚，盤據商雒、興安、平利、漢中的就二十多萬人。官軍方面，雖先經政府議定額兵七萬二千，實計只四萬二千人，除掉分派於河南、湖廣的，在陝西攻戰的僅一萬六千人。更就此一萬六千人之分配情形而言，或駐防陝南、興安、漢中一帶，或分駐於陝北，相去一二千里，有急不能應援；隨承疇攻戰的，僅曹文詔兵二千，張全昌兵一千五百，張外嘉兵二千五百，共計不過六千人。

迎祥等以陝西邊境有衆兵嚴防，不易突圍，遂合兵同洪承疇拚死戰。

承疇以六千人敵二十萬人，帝又限他六個月平亂，不得不作孤注一擲了。承疇上奏疏說："地闊則難周，兵少則弗敵，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一五〕實力的懸殊，已注定此後官軍的失敗。

八年六月，迎祥等連敗官軍，亂馬川之役執明中軍劉宏烈；寧州襄樂之役殺副總兵艾萬年、柳國鎮並官兵千餘人；清水、張家川之役，殺都司田應龍、張應春。彼等連勝，謀犯西安、涇陽、三原，承疇束手無策。曹文詔聽說萬年被殺，拔刀砍地，瞋目大憤，誓欲雪恥，率三千人，與敵軍大戰於真寧之湫頭鎮，敵數萬把他重重包圍，文詔不得逸，戰敗自刎，游擊將官被殺的二十多人。文詔、萬年並勇敢善戰，文詔尤爲敵所畏憚。防守河南、湖廣的官軍聽到真寧戰敗的消息，都害怕起來。

七月，原據慶陽的一股，亦乘勢南下；盤據平涼、臨鞏的十四五萬人復乘勝焚掠，火光照徹西安。官軍數敗之後，潰亡大半，僅賴曹變蛟兵及所收拾文詔潰卒二千支應，不復成軍。承疇孤軍居敵中，張疑設伏，在涇陽、三原一帶與敵決死戰，狼狽不堪。

獻忠一軍，先攻掠於陝西鳳翔一帶，乘承疇在涇陽、三原苦戰之際，繞道突朱陽關，明守將徐來臣軍潰戰死〔一六〕，尤世威中箭遁，游擊劉肇基、羅岱皆軍潰負傷，豫邊防地動搖，流寇數萬復分十三營東犯，出潼關入河南。時迎祥、自成仍留陝西，迎祥略武功、扶風以西，自成擾富平、同州以東，各擁衆七萬。其餘留陝未出的又數萬人。流寇東西分掠，縱橫數千里。承疇勢難兼顧，兵部尙書張鳳翼請分段責成，把陝西的防剿事宜專委承疇，其他各省直的防剿事宜由盧象昇負責。九月，象昇受任總理江北、河南、山東、四川、湖廣軍務，兼湖廣巡撫。承疇督關中，象昇督關外，各專一方。如流寇盡入河南，則承疇剿西北、象昇剿東南，東西夾擊；如流寇全入陝西，則象昇入關合剿。這時在湖廣的官兵，主客合計才一萬八千人，以三千人護陵寢，以一千六百人守鄖陽，以四千四百人防備襄陽光化，參將馮時早領筸兵一千五百援隨、應、孝感，都司周元儒領筸兵及兵二千援麻、黃、蘄州，總兵秦翼明以川兵四千、筸兵一千駐防隨、棗，象昇率楊世恩、雷時聲所將三千人赴援光山、羅田。尋象昇解除湖廣巡撫之任，加督山西、陝西軍務，專禦流寇，

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整齊王、張胖子從信陽犯孝感、應山，蝎子塊數萬犯隨州，明總兵張全昌與之瓦店中，戰敗被執，蝎子塊脅迫他進犯蘄黃，經宿松，入潛山、太湖境；掃地王也從英、霍來犯，擾舒城境。十月，迎祥偕自成東突朱陽關，會獻忠於靈寶，合犯閿鄉，敗左良玉、祖寬軍，遂陷陝州，逼洛陽。尋復分兵，獻忠走汝州、至嵩山、九皋山，爲祖寬所敗，死亡千餘人，獻忠遁走。政府論此捷爲在河南攻戰以來第一功，稱"汝西之捷"。迎祥自成則偕走偃師、鞏縣，犯確山，亦爲象昇所敗，二人走還陝西。馬守應、羅汝才等分擾鄖陽、商雒間亂山中，不能相救。

九年(1636)正月，迎祥、自成復出陝西東襲，攻陷含山、和州，合獻忠、劉國能、搖天動等圍攻滁州，衆凡數十萬，環山爲營，連營百餘里；雲梯穴地百道並進，明行太僕寺卿李覺斯與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死守。正在危急之時，恰好盧象昇率祖寬、羅岱、楊世恩諸將趕到，祖寬率關、遼勁卒爲先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爲後勁，轉戰至朱龍橋，大敗迎祥軍。是役迎祥等死亡千餘人，狼狽敗去，或奔定遠，或走廣武轉突池河。迎祥則合紫微星、掃地王等二十四營犯徐州，不能下，西走河南，攻陷虞城。後來又分路攻戰，掃地王、拓先靈、羅汝才等五營由歸德趨開封；另一路犯密縣、登封，走石陽關，與伊陽、嵩縣之股合軍，總兵湯九州禦戰敗死。迎祥、自成復分道犯南陽、裕州，河南巡撫陳必謙援南陽，象昇援裕州，會祖寬、祖大樂、羅岱諸將進軍七頂山，大敗自成。自成誘別部入河南抵擋官軍，自率殘衆避走陝西，由南山踰商雒北走延綏，犯鞏昌北境。迎祥仍留河南。

四、 高迎祥的敗沒(崇禎九年七月)

從崇禎六年冬至九年夏，羣渠中以高迎祥一軍最強[一七]，羣雄惟迎祥馬首是瞻，官軍攻擊的對象也常以迎祥爲主。九年春，兵科給事中常自裕請令洪、盧兩督理專力剿禦迎祥，說道[一八]：

"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今秦賊在宜君、鄜州不過闖將，當責

成秦撫；豫賊在河南汝州者止老回回數營，當專責豫撫。而督理兩臣，宜令專圖闖王。"

九年二月，迎祥偕蝎子塊由鄖、襄趨興安、漢中，分犯石泉、漢陰。時流寇大股復聚陝西，除迎祥數萬外，計自成部三四萬人，惠登相、張大受部約三萬人，混天星部約二萬人，其餘小股千百成羣者不計其數，合計不下十萬人。這時在陝西的官兵總數不及二萬，勢寡不能禦，巡撫甘學闊削籍聽勘，由孫傳庭代〔一九〕。

傳庭至陝西，銳意攻伐。七月，迎祥下漢中、石泉，出陳倉、子午，謀窺西安，傳庭設伏於盩厔，督副寬諸將陣擒迎祥於黑水峪，並擒其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獻俘京師磔死。

當初給事中常自裕說過："賊渠九十人，闖王迎祥最強，宜合天下之力，懸重賞，必得其首，餘賊自易平定。"迎祥的被俘，影響到民變的發展，暫時衰頹，短期之內再沒有一個能號召羣雄的首領。迎祥部下雖推其弟迎恩爲闖王，但不久便歸消滅，後由李自成繼承了闖王的名號；但是這時自成的實力並不雄厚，繼迎祥而起的却是綽號八大王的張獻忠，遂又轉入一個新的階段。

第二節　民變羣首和攻戰區域

一、民變首領

在此期內，民變首領的演變相當頻繁。或由士卒變成首領，或由小頭目變成大頭目，或投降或死亡；合計起來，比較著名的首領有八九十個，小頭目不下數百。

先說承襲。每一個大的首領死亡，便另有一人來襲用他的諢號承繼他的地位，譬如李自成原來是闖王高迎祥部下的"闖將"，迎祥死後不久，便由他繼承了"闖王"的名號。餘如號紫金梁之王自用於崇禎六年死在山西，後來在盤踞河南湖廣一帶的首領中又發現了"紫金梁"這一諢號。四年，不沾泥死於陝西；七年，九條龍死於鄖、襄，一隻虎死於房、竹；後來這些名號都重複發現。搖天動、過天星亦莫不皆然。首領死後的繼承者大概都是他原

來部下比較重要的首領。

這時流寇還沒有嚴密的編制，八年一月在滎陽開大會之時有十三家七十二營的名號，此後十三家遂成了流寇的通稱。“家”在當時是最大的首領，次於“家”的爲“營”，“營”又有“大營”“小營”之別，“大營”在萬人上，“小營”或千人或數千人不等。“家”“營”之下有“總管”“管隊”諸種名稱，這都是散見於各種記載的，似非定制。此外尙有“掌盤子”的名稱，八年十月盧象昇奏疏內稱蝎子塊爲“四隊掌盤子”，據此流寇似有隊別之分。

關於此期的首領，在前邊敍述戰事時已經分別提到，茲更按其聲勢之強弱分別“主要”“次要”依次列表於下：

一、主要首領姓名諢號：

高迎祥——號闖王，八年七月部衆至七萬，十一月至十二萬。

高應登——號闖天王（或作撞天王），八年十一月部衆至十七萬。

拓先靈——號一字王，八年十一月與獻忠等部合計衆至二十萬。

拓養坤——號蝎子塊（一云劉哲亦號蝎子塊），八年十月衆至三萬，九年發展最速，部衆最多，人數在迎祥之上。

張胖子——號整齊王，八年一月，率領四股約數萬。

馬守應——號老回回（一云老回回爲馬守玉，是否一人待考），七年所部萬餘人，八年三月至數萬。

張獻忠——號八大王，八年三月衆至數萬。

搖天動——姓名不詳，八年五月衆至數萬。

羅汝才——號曹操，八年後，衆約數萬。

馬進忠——號混十萬，九年衆約數萬。

李養純——號四天王，或張四天王，九年衆約數萬。

李自成——號闖將（迎祥死後數載才繼承闖王的名號），八年七月衆至七萬。

混天王——姓名不詳，七年七月有衆萬餘，九年一月誅死。

惠登相——號過天星，後降官軍。

劉國能——號闖塌天，後降官軍。

張大受——號滿天星。（據消夏閑記摘抄中，謂商邱汪生投賊改姓王，亦號滿天星、

者以後事也。)

張一川——號掃地王,一云李萬慶亦號掃地王。

藺養成——號亂世王。

賀一龍——號革裏眼。

許可變——號"改世王"。

李萬慶——號射塌天,後降官軍。

賀　錦——號左金王。

王國寧　號興世王。

薛仁貴——原名不詳,以旗甲俱用白色,故名;軍中稱爲"白袍將軍",九年秋誅死。

此外主要首領尙有混世王、整世王、橫天王、九條龍、順天王、太平王、
誇天王、瓦背王、飛天王、紫微星、蛤蟆圖諸人,姓名不詳。又有張妙手、賀雙全,無諢號。

二、次要首領姓名諢號:

草上飛、抓山虎、雙翼虎(以上諸人被擒,姓名不詳)。

鑽山虎、一隻虎[二〇]、滿天飛、過天虎、鑽天鷂、五條龍、小天王、烏風鬼、黑旋風、黑殺虎、飛山虎、鬼見愁(以上諸人被殺,姓名不詳)。

闖虎、不沾泥[二一]、黄虎、白鬼、頭神、紫金梁[二二]、黑蝎子(姓名不詳)。

許文衡、王九仁、王成龍、祁總管(以上無諢號)。

上所列主要及次要首領,乃指崇禎六年冬至九年秋攻擾豫、楚、川、陝者而言。留晉未出的,如王剛、王之臣、通天柱、掌世王、翻山動、領兵王、姬關鎖諸人,皆稱巨首。又高加計號"顯道神(或險道神)",劉浩然號"鄉里人",賀宗漢號"活地草",三人聲勢最大,撫後復叛。

前面所列舉的六十二個首領,是依據當時情勢區分的。常自裕嘗說:"巨首九十人",但這九十人的姓氏名號已不盡可考;九十人外當然還有無數的小頭目。總之,前所列舉的六十二人不是首領的全豹。所謂巨首,實力亦甚相懸殊,有多到十數萬人的,有少到數千人的。經三年的演變(崇禎六年冬至九年秋),有原爲巨首後來漸歸沒落的,張妙手、賀雙泉諸人是;有始終保持其巨首地位的,惠登相、張大受、馬進忠、賀錦、賀一龍、李萬慶、橫天王諸人是;有繼續發展長大的,高迎祥、張獻忠、拓養坤、馬守應諸人是;有突

然興起特稱強盛而後復歸沒落的，高應登、拓先靈是。 有在此期中才開始發展而獨稱勁旅的，則爲李自成。

二、 攻戰區域

在初期，流寇攻戰的區域以陝西、山西二省爲主，間流突於畿南及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地方。 崇禎六年冬渡河而南，攻掠的區域則不出河南省的西部。 七年，隨着聲勢的發展，攻掠的區域，東南經湖廣的承天、德安，至於南直的英、霍，西至四川的東部，西北至陝北的延安、慶陽。 橫跨五省之地，東西凡數千里，皆有變民的蹤跡。 八九兩年攻擾的區域更擴大了（參看附錄六：高迎祥時期逐年攻佔地名表）。

第三節 民變的勝利

一、 雙方勝負及死亡統計

由崇禎六年十一月至九年七月，在這三年間經過了不下幾百次戰役。拿此期內一百八十八次較大的戰役加以比較，計官軍勝利佔一百二十二次，流寇勝利佔四十次，無勝負記載的二十六次。 至於雙方傷亡的情形，官軍死將官四十二人，流寇死首領三十八人。 士卒死亡的情形略如下表[二三]。

情形	官軍死亡		流寇死亡	
	戰役次數	死亡人數(總計)	戰役次數	死亡人數(總計)
部分死亡	5	8,335	62	64,502
全軍潰亡	5	約5,000(?)		
死亡無算	1	約 500(?)	5	約1,000(?)
死亡數千			2	約4,000(?)
死亡數百			2	約 400(?)
降 俘	1	5,000	1*	40,000
無死亡記載	176		118	

* 投降官軍後復叛去。

因爲數字不完全，實際的死亡數目不易統計。 表內有幾項數字是以己意斟酌當時情形塡補的，是一個大約的數目，離事實相差不至太遠。 假設

把無死亡記述的戰役不算，官軍死亡和叛變的約爲一萬八千八百多人，流寇死亡和投降的約爲十萬九千九百多人。不過有一點是要注意的，將官因爲要冒功邀賞，一方虛報斬馘的數字，一方掩飾自己部隊的死亡，所以上邊這個數字不是十分可靠的，只能表示一個大概。同時勝負次数的對比，士卒死亡的比較，不足以代表實際的勝敗。流寇方面死亡的數字雖然大過官軍五六倍，但是逐年擴充的數字又超過死亡的若干倍，這是和第一期相同的一點。

二、民變逐年發展情形

流寇的發展，假設拿逐年的數字來觀察，可以畫成一個不規則的弧形，崇禎六年冬大概在十萬人左右，七年秋增到四五十萬，八年冬到六十多萬，九年秋減爲三十萬左右。現在把逐年擴張的情形作一個大概的敘述。

崇禎六年，流寇初由山西渡到河南的時候，最多不過十萬人。由河南分走湖廣、四川，又轉入陝西南部，所到之處，窮民影附，不過幾十天的功夫，擴張到十萬以上。

七年三月，羣首聚集漢南，由四川至寧羌一帶的四五營約四萬人，入西鄉的又二三萬人；由湖廣、河南到平利的數萬人。四月，馬守應等五營轉入漢南，約二三萬人。前後合計仍不過十多萬人。是年七月，據洪承疇上給朝廷的奏疏，在陝西的流寇已達四十五萬，七個月的時間幾乎增加了四五倍，這是發展最快的時期。

八年一月，盤據鄖、襄一帶的共二十萬，在汝寧一帶的又若干營，後來兩者合併，共爲五十營。此外分屯於伊、嵩、宛雒的大小凡七十二營，人數或云十餘萬，或云二三十萬。以上兩大部合計共爲百二十餘營，人數約在五十萬左右。

八年三月，分散諸省，盤據在陝西長安、盩厔一帶的六七萬人，屯聚在商州的數萬人，餘則分佈於河南、湖廣、四川數省，實數不詳。五月，流寇大部聚在陝西，攻掠於靜寧、秦安、清水、秦川的約二十萬人。七月，慶陽的流寇乘勢南下，人數不詳；同時盤據臨鞏、平涼的有十四五萬，高迎祥李自成兩部

又十四萬，僅以上三大部合計已在三十萬人以上。

是年十一月，流寇出潼關，拓先靈、張獻忠部衆二十萬，高應登衆至十七萬，高迎祥衆至十二萬，以上三大部共計四十九萬人。如與留在陝西及分擾湖廣的他股合計，當不下六十萬人。在此期中，這是一個最高的記錄，也可說是此期中的極盛時期。

九年正月，迎祥與紫微星、掃地王等二十四營犯徐州入河南。八月，馬守應、張胖子、馬進忠、李養純等四大營，王國興、掃地王、瓦背王三小營，合犯陝西，人數均不詳，似較八年爲少。

九年七月，迎祥被俘死；九月，掃地王被殺於河南，李養純一營亦被殲殺幾盡，其餘各部亦到處遭到官軍襲擊，潰散及被誅的很多，實力逐漸衰頹下去。當時馬守應、張獻忠、羅汝才、劉國能等據鄖、襄，衆約二十萬；馬進忠、蝎蝌回等據陝西，衆約數萬。此後劉國能、拓養坤等十七營窺潼關，確數不詳。

關於流寇的數字本無詳確的記載，有僅記若干營的，有連營數也不記的。記載比較詳細的，或云數萬，或數十萬，也都是大概的估計，並非確數，只能表示一個消長的趨勢。

三、民變對官軍的優勢

雙方兵數的對比，衆寡懸殊的太遠。拿逐年的戰役來看，崇禎七年五月三原之役，流寇十多萬人，洪承疇部卒不過三千。七月，盤據陝西的流寇四五十萬，陝西的官兵不過三萬。是年九月，政府下令晉、豫、川、楚四省兵入陝會擊，四省兵僅三萬，又撤邊兵二萬，陝西原有兵一二萬，共計不過六七萬人，這時在陝西的流寇不下二十萬。

八年一月，流寇二三十萬犯河南，時河南官兵僅數千；入鄖陽境的達二十萬人，時鄖陽守兵不過二千多人。政府於是徵調各處兵赴河南協剿，共計七萬二千，號稱大舉；這時盤據河南的流寇約五十萬人。官軍又需處處設防，不能集中兵力，如是年四月，徵調軍隊四萬二千人，分防河南湖廣邊界的佔去大半，配置在陝西境內的僅一萬六千人，這一萬六千人又須分地駐

防，隨承疇攻戰的不過六千人，而流寇動輒數萬。是年六月，襄樂、湫頭鎮諸役，官軍皆以數千對流寇數萬，以致潰敗。這時湖廣全省的兵僅一萬八千人，分防陵寢及守各據點的佔去一萬多人，總理盧象昇率以馳逐於疆埸的只有三千人，所遇到的敵人動輒數萬。

九年二月，嵩山之役，湯九州以一千二百人禦流寇數萬，秋冬之際襄境之役，秦翼明以二千人禦流寇十萬人。把歷次戰役的人數加以統計，流寇和官軍人數的比較約為十與一或數十與一之比。

除掉量的懸殊，在質一方面觀察，流寇也逐漸精銳。七年六月洪承疇說過：“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二四] 流寇倚精騎，日夜行軍不休停，可連行數百里；官兵每天步行一百里，已是疲敝不堪。明季北略記述河南光山之役，謂流寇健騎如飆馳電邁，“官兵用步卒尾之，重跰而至，賊已逸去”。官軍即使佔了優勢，無奈追逐不及。方欲紮營休息，“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士勞苦，終無成功。流寇行軍沒有一定的方向，常是避堅擣虛；官軍需處處設防，兵分力寡。流寇從多年的戰鬥經驗中更學到了作戰的方略，如八年十月豫撫陳必謙所說：“三年以前，流寇尚畏官軍，邇來勢益強熾，有伏路靜聽以防襲殺，有前撥倒撥，左翼右翼以備策應。”這時並且有了嚴密的法紀來約束隊伍，一人逃殺其管隊；一陣退縮置之重典；所以流寇每遇官軍便盡力死鬥。

就餉糈言，流寇到處可以“因糧宿飽”，不必攜帶行糧。官軍則需運餉接濟，甚而軍士自己打柴作飯，不免饑疲[二五]。不好的將官，暴虐士卒，尅扣軍餉；政府又常積欠不發，士卒窮困，所以叛變的事件層出不窮。崇禎七年，鄖鎮主客官兵均無餉可食；同時陝撫練國事也以無餉告急。安慶的駐防軍，苦於將吏朘削，皆有離心；崇禎八年流寇來犯，尚未接戰，官軍便一鬨而散[二六]。

以地理環境言，官軍也較初期站於不利的地位。原先在晉、陝之時，官軍有山河之險可以憑藉，便於包圍。且陝、晉山巒重疊，流寇們亦不易縱馬馳驅。自從山西渡河而南，情形完全不同了，從河南的東南東達湖廣南直，多是曠野平原，無險可守，流寇可施展騎兵的優點，長驅馳騁。在這個遼闊

的區域，官軍需要處處設防，地廣力分，甚至名都大邑也不容易固守，包圍的戰略更無從發揮了。流寇勝，固可長驅江、淮平原，勢蹙又可遁走鄖、均、商雒、漢南山中，叢巒疊嶂千里，官軍不易搜索[一七]。

此期中官軍打的幾次勝仗，也並不是眞正的勝利。陳奇瑜、盧象昇、川楚之捷，並沒有打擊着敵人的主力。車箱峽迎祥、自成等的投降，是因了地形和久雨的關係；况且投降的不過四萬人，和數十萬流寇比較僅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就是此後洪承疇、盧象昇在潼關內外分別督剿的時候，也沒有很大的成就。常自裕說過：“（承疇、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剿營小隊耳。”對於敵人的精銳，並沒有甚麼損傷。

[一]……與高迎祥之關係，據明史：“有安塞馬賊高迎祥者，自成舅也。”案自成生母，諸書記述不一，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謂自成生母姓石氏，綏寇紀略作金氏，延綏鎮志謂自成生母爲懷遠堡呂氏，諸書均不及高氏。迎祥安塞人，距米脂綏德，距李繼遷寨，均在二三百里之遙。且自成家世富饒，迎祥出身響馬，按地理與門戶，李高兩家通婚姻可能性甚少。再證諸延綏鎮志諸書，二人之甥舅關係尤屬可疑。另據明季北略，謂闖王高如岳擄掠於甘肅東部，自成率軍往捕，因而相識。如岳似即迎祥別名。崇禎四年，自成脫離不沾泥之時，迎祥方盛，自成以舊識投之，稱“闖將”，如此解釋似

[二]明史謂李牟、李雙喜時並在李自成部下。案李牟爲李巖弟，是時尙未歸附自成；李雙喜即李過，明史重析之；皆誤。

[三]此乃流寇南渡之始。至七年夏，流寇另一部繼續由澠池馬蹄窩渡河而南，見豫變紀略卷一。

[四]據明史卷二六〇練國事傳，奇瑜奏所撫實數：“八大王部萬三千餘人，蝎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共計四萬九百餘人，未道及高迎祥、李自成諸部。

[五]盧象昇急援陝商疏亦云：“接督臣陳奇瑜文，內稱鳳寶激變，秦中已撫未撫諸寇，互相煽惑。”

[六]明史練國事傳：時國事巡撫陝西，流寇既撫，奇瑜委罪國事不堵剿及殺降激變，國事奏辨云：“若督臣不堵剿，則先有止兵檄矣！若云賊已受撫，因誤殺人使然，則未誤殺之先何爲破麟遊永壽？……”

[七]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作二十萬，綏寇紀略卷二作五十萬。

[八]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九〕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一〇〕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五:"九月,賊二十餘營,西至函谷關,東至河陽,連屯百餘里。別賊萬餘,連營雒南閿鄉。"當即入河南之一股。

〔一一〕嗣後流寇每以"十三家"稱,蓋源於此。至崇禎末年,四川西北袁韜等亦稱十三家。永曆間,李來亨等據鄖房一帶,亦稱十三家。

〔一二〕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傳。又綏寇紀略卷二。

〔一三〕明史卷二六〇鄭崇儉傳附楊一鵬:"鳳陽軍民素疾守陵太監楊澤貪虐,引賊來寇。八年一月賊遂攻陷鳳陽"。

〔一四〕陝與豫楚之間,山道甚多。綏寇紀略卷三載按臣傅永淳奏:"流寇入秦,有由閿鄉深入南山往西南奔華陰者,有由閿鄉西南玉旅屯奔華陰者,有由靈寶奔樓鶴門北朱陽者,有由盧氏入蘭草南朱陽奔商雒者,有由內鄉淅川奔商雒者,不必由潼關而後入秦也。"

〔一五〕綏寇紀略卷三。

〔一六〕明史作徐來臣,綏寇紀略作徐來朝。

〔一七〕時李自成在高迎祥一軍內。

〔一八〕明史紀事本末繫此疏於九年正月,查自成之返陝西係九年二月事,是此疏當在二月或二月之後。

〔一九〕陝西巡撫,崇禎元年至二年二月爲胡廷宴,二年二月至三年六月爲劉廣生,三年六月至八月爲王順行,三年八月至七年閏八月爲練國事,七年閏八月至八年二月爲李喬,繼爲甘學闊,九年正月,流寇陷遊麟,三月,學闊削籍聽勘,以孫傳廷代之。

〔二〇〕李過亦號一隻虎,崇禎十七年春,自成入北京,部將羅某亦號「一隻虎」,此處「一隻虎」係另一人。

〔二一〕初期中張存孟亦號「不沾泥」,非一人。

〔二二〕初期中王自用號紫金梁,非一人。

〔二三〕此表參考明史紀事本末、綏寇紀略、平寇志、崇禎長編、明季北略、荒書、盧忠肅公奏議、豫變紀略、烈皇小識,及地方志書作出。

〔二四〕八年二月,張國維亦嘗奏陳:"馬步不敵,勞役懸殊"。

〔二五〕明史卷二五七張鳳翼傳:時鳳翼官兵部尚書,上疏云:"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迭出犯,勢眾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嗄

東。賊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

［二六］崇禎十年後，官軍缺餉的情形更嚴重了。十一年，總督洪承疇所率領的西北軍，以缺餉三月，飢體枵腹不能追戰。至於守陲之邊軍、得勝路等五路之兵由十一年一月至十一月份，凡十一閱月，月餉完全拖欠。守口堡等二十五城堡之兵，自十年十一月至十一年十一月，全年之內，未領分毫。十六年，援剿總兵左良玉軍，半年無餉。大同一帶，鎮兵缺餉五月，餓極思變。十七年春，即守京師的兵士，也缺餉五月之久。都是此後軍官致敗之因，並附錄於此。

［二七］此種情形在流寇才到河南之時，呂維祺即疏云：“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巢穴老，而剿滅無期，或浸假而南窺楚東窺鳳泗淮徐，則藩籬撤，而漕運亦可虞，天下事尚忍言哉。”見豫變記略卷一，後竟如其言。

第四章 "民變"極盛時期(中)——張獻忠

第一節 張獻忠幼年的際遇與叛變

崇禎九年(1636)七月以前，羣雄中以高迎祥的勢力最大，張獻忠是第二把交椅。李自成不過是迎祥的偏裨，尙不得與獻忠並立。迎祥死後，自成孤立寡援，勢力漸衰。獻忠未受重創，繼迎祥起而號召羣雄。從崇禎十年至十四年，便是獻忠的獨盛時期。

獻忠字秉吾，後來又號敬軒，陝西延安柳樹澗人，萬曆三十四年(1606)與自成同歲生。幼時跟隨父親運棗到四川販賣，有一次到了內江縣，把驢子拴在一家鄉紳的石坊，石坊的柱子被糞溺弄髒了，鄉紳大怒，獻忠的父親吃了一頓苦打，並強迫他用手把驢糞揀開，獻忠不能抗爭，却把忿恨記在心裏。

後來父親把他送到學校去讀書，獻忠性情粗暴，常和同學鬥毆，某同學被他一拳打死，家產因之花費一空。後來父親把他趕出門去，遂投奔延安府爲捕快手。

獻忠的身子很高，狀貌魁偉，長眉豎立，面有微麻，剽勁果俠，陰謀多智，常以豪傑自負，人們對他都有些畏懼。捕快手的差事作了沒有好久，便被革職從軍。

在軍中他是一個勇敢善戰的士卒，常在邊疆立功，所以獲得很多貲財，畜養了不少牛馬。鄰居唾涎他的財富，常向他借貸，假設被獻忠拒絕，便以控告官府之辭來相恐嚇，縣衙門的吏胥衙役也常向他恫嚇敲詐，獻忠很是不平。恰好獻忠有同族的人去作強盜，縣官拘獻忠審問，獻忠大忿道："貲財得之戰陣，身命博之，未嘗有負於人，族人被擄(被脅去參加民變)，我則何知？逼迫如此，是驅虎入山耳！"[一] 後來竟坐淫掠罪，判處死刑。正要行刑之時，主將陳洪範至，見他的狀貌奇偉，替他向總兵王威說情，抽打一百鞭，把他釋放，獻忠才得保全了性命[二]。

獻忠以陳洪範之救得不死，感恩圖報，用檀木刻成洪範的像來祭念他。

崇禎三年，亂民首領王嘉胤據府谷，陷河曲，獻忠時在米脂，以十八寨應之。因爲他身軀高大，面長而黃瘦，所以給他起了"黃虎"的諢號，又稱"八大王"。尙有羅汝才和獻忠同起爲變，也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取"曹操"名以爲軍號，人都稱他爲"曹操"；後來人多勢衆了，他的軍隊特名曰"曹營"。四年夏，嘉胤敗死，部下王自用起而代之，招集三十六營攻掠於山西，這時獻忠是三十六營中一營的首領。是年冬，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獻忠和汝才以二千人投降官軍，不久叛去，入山西。八年冬，隨迎祥渡到河南，轉戰於南直及湖廣、河南、陝西諸省(關於他在崇禎九年以前的歷史，已詳前章，此處不再詳細敍述)。

第二節　張獻忠獨盛時期(崇禎九年秋至十四年夏)

一、統率羣雄

崇禎九年(1636)秋，時高迎祥已死，湖廣巡撫苗胙土不習兵事，於是張獻忠自均州，馬守應自新野，蝎子塊自唐縣，合計不下二十萬人，進攻襄陽。明總兵秦翼明兵寡不能禦，獻忠遂聯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諸人，順流東下。這時"左革五營"中的賀一龍賀錦，久據南直江北英山、霍山一帶，獻忠與他們合營，烽火東達淮揚。十年(1637)正月，更分攻江浦、六合、安慶諸城，南京也被震動。尋復率兵西入河南，至鄧州境，鄧州知州孫澤盛平素不念民間疾苦，催科嚴酷，刑殺暴虐，又值歲荒民饑爲盜，變民張三援引獻忠攻下州城。

這時盤據南直隸和湖廣、河南二省的渠帥分十五股[三]，獻忠所部最強，進攻安慶，連營百里，聲勢浩大，巡撫張國維向政府告急請兵，帝令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應援，獻忠不能禦，敗走潛山之天王古寨。十年三月復出太湖，攻蘄州、黃州，國維與副將潘可大率領安慶兵九百，參將程龍、陳于王等率領吳兵三千六百，與獻忠戰於安慶之酆家店，汝才國能數萬齊至，圍官軍數重，殺可大、程龍、于王並士卒數千人。獻忠等遂乘勝下和州、含山、定遠，略六合、天長，至桐城，衆凡二十萬，屯於桐城四郊。後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來襲，戰於推車河，獻忠大敗，率衆走湖廣，藏伏在湖廣西北境的竹房

亂山中。

十一年(1638)春，獻忠假官軍旗號進襲南陽，遇到左良玉的軍隊，良玉射中獻忠的肩臂，復揮刀砍來，幸虧部將孫可望力救，獻忠得脫危險，退走麻城，西下穀城。時劉國能與獻忠不合，降於明總理熊文燦為守備，國能，延安人，是當時一個著名的首領，綽號闖塌天，自六年冬渡河南連犯湖廣、四川、陝西諸省地，聲勢特盛。他既然投降官軍，獻忠勢孤力絀，遂也據穀城謀降。(插圖二)

二、 穀城之變(熊文燦招撫的失敗)

崇禎十一二年，初起的十三家幾乎都被政府招安。

政府主持招撫的是總理熊文燦，文燦是貴州永寧衛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崇禎間歷任福建巡撫兩廣總督諸職。時値海寇猖獗，擾掠閩粵沿海一帶，文燦利用招撫政策，暫漸平息。

十年四月，文燦以兵部尚書楊嗣昌的推荐，拜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禎總理南直、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專事攻伐。先是九年九月，清兵入侵畿輔，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馬入援，象昇既至，令改督宣、大、山西軍務，總理之任由兵部左侍郎王家禎代。帝以家禎家丁鼓譟，作戰又無功效，遂解總理之任，由文燦代之。文燦拜命後，即請以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為自己親軍，又招募粵人及烏蠻善用火器的一二千人以自護。

文燦上任時經過廬山，去見空隱僧人，向他問平亂之策，空隱說道："你所率領的軍隊能夠制流寇的死命嗎?"文燦答不能。空隱問："諸將之中有可以屬以大事不煩指揮而獨當一面的嗎?"文燦答不知。站了好久，文燦才說道："招撫怎麼樣?"空隱道："流寇和海寇不同，請你愼重!"[四]

時楊嗣昌建議"四正六隅"的圍攻政策，馬三步七，計兵十二萬，加派田賦銀二百八十萬兩，專用作平亂軍餉之用，叫做"剿餉"。增餉擴軍，打算在一百天內弭平民變。但是文燦不敢戰而主撫，剛到安慶，便派人去招撫獻忠和劉國能，在各城鎮散招降文檄，把鄉村的居民和糧食遷移到各城市，以為敵人得不到食物，自然會退走或投降，不為作戰之計。

這時李自成正在川西打了敗仗，劉國能、馬士秀、杜應金等都投降了。官軍勢盛，諸省的兵又都集中在湖廣，獻忠勢孤，害怕起來，偵知恩人陳洪範隸文燦麾下作總兵官，遂於崇禎十一年四月遣養子孫可望攜珠玉去拜見洪範，求他代獻文燦乞降，願率所部立功贖罪，並且說能使鄖、襄、荊、承數百里間安定下來。穀城舉人王秉真和諸生徐以顯也替獻忠具牒保證，說他是眞心歸降，文燦自然樂得接受。

獻忠部下有一位姓薛的將軍，韓城人，是首輔薛國觀的族侄，獻忠特遣他攜帶珍寶入京師活動，交接權貴要人，朝內的人多得到獻忠的賄賂。獻忠念有文燦主於外，國觀主於內，就應可以萬全，遂於十一年夏季投降官軍。時獻忠部卒猶不下數萬，分屯於穀城四郊；其中精卒三千，分四營，每營設一個大將率領，並駐於穀城。

時羅汝才、馬進忠盤據於南陽一帶，文燦在裕州，專意招撫，下令"殺賊者償死"。流寇不肯歸降，就拿金帛牛酒去犒饗，名曰"求賊"。十一年九月，文燦駐襄陽，汝才、進忠等分據襄、鄖諸險要，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副將龍在田率兵往襲，大戰於雙溝營，進忠、汝才等死亡二千餘人，汝才偕惠登相等九營走均州，李萬慶等三營走光山固始。十一月，清師入侵畿輔，陝西總督洪承疇與巡撫孫傳庭率兵入衛，經過河南，汝才登相等九營以為來襲己營，勢孤生畏，向監軍太監李繼政求降，繼政言於文燦，文燦許之。雖言投降，並不奉節制，文燦要解散他的軍隊或選驍壯從征，汝才不肯答應，授以游擊將軍的官銜，汝才也不願接受。文燦沒有辦法，只好聽之。把他們都安置在鄖陽一帶，汝才和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分駐於鄖縣，登相與王光恩、王國寧、常德安、楊友賢五營分駐於均州。十二年(1639)三月，左良玉敗馬進忠於鎮平關，繼敗李萬慶於張家林七里河，二人皆降，官軍大振，流寇害怕起來，於是在許州降而復叛的馬士秀、杜應金亦降，劉喜才則殺順義王降於信陽道宋一鶴。這時未降官軍的巨首只有賀錦、賀一龍、馬光玉及李自成諸人了。

投降官軍羣首領之中最重要的是獻忠和汝才，二人均擁衆數萬，遙為聲援，恃衆不奉約束，並非真的力屈心服，當時即有許多人提到了。諸生沈壽

民說："當強敵力疲勢窮之時，始可言撫，而後昭皇帝之恩德以宥之，彼方能力屈心服；今則漫無剿治，專事姑容，剿伐之功盡隳，恐殲敵無期。"〔五〕襄陽道王瑞柟說："獻忠以撫愚我，未創而撫，彼將無所畏懼；惟示以必剿之勢，始心折而不敢叛。"范景文撫賊未可輕信疏，亦謂："剿而復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不剿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如，權在彼則叛服不常。"禮科給事中毛文炳請進兵搗其巢，俟其潰敗乞降，然後予以自新之路〔六〕。鄖陽撫治戴東旻則請乘機殲滅，向政府奏道：

> "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阱獸，團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鳥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乘其不意，銜枚疾至，打張燕於黑山，燒曹操於赤壁，豈不快哉！"

朝廷不能用。

文燦怕獻忠叛變，專事優容。又得獻忠的厚賄，於是替他請關防、請餉銀，應之惟恐不足。獻忠亦故爲要挾，得寸進尺，後來並且請求襄陽一郡專駐屯他的軍隊。文燦命選精卒二萬給餉，其餘的遣散還鄉，獻忠不從，且請求發十萬人的軍餉。文燦遷延不能應，又不能按籍覈軍，降衆與居民雜處，不肖者每肆劫掠，即便有控告的，多是伸兵而屈民，以致居民逃徙。獻忠在襄陽等處縱部隊與民衆市易，復製造器械戰船，操練兵士，益謀擴充，文燦均置不問。及獻忠反形已著，良玉請率兵擊他，文燦猶謂"獻忠雖懷叛心，罪尚未成，如遽而擊之，慮降衆一時俱叛"，勸止良玉。

獻忠受撫之初，王瑞柟建議隨征或解散歸農之策，文燦皆不採用。瑞柟直接檄諭獻忠，獻忠恃有文燦庇護，抗不聽命。數萬之衆，雜居於穀城一帶，政府不能按人數發餉，餉糈大成問題，只好就地勒索了。穀城民衆不堪其擾，洶洶欲竄，幸有知縣阮之鈿盡心調劑，兵民才得相安無事。降衆後來漸出外打劫，有被捉獲的，說道："政府不發餉，發了餉，自然不搶掠。"〔七〕

時政府官吏復多貪財貨，文燦便是個極貪卑的人，他在福建巡撫及兩廣總督任內，以招撫海盜發了大財，他對獻忠猶使用招撫鄭芝龍那套老故事，責令輸納珠玉財貨，獻忠笑謂部下說道："他要把我當鄭芝龍。"〔八〕當時接受獻忠賄賂的且不止文燦一人，獻忠叛離穀城時，留書以告楚人，解釋他叛

變的原因，把接受賄賂官吏的姓名，以及受賄的多寡和年月日，開了一個清單，寫在牆壁上，並且說道："襄陽道王瑞柟，不受獻忠錢者止此一人耳。"〔九〕

是時江北旱蝗，流亡載道，河南亦大饑，就食襄漢的饑民每天有好幾萬，招安的流寇多流入饑民隊中。張克儉以湖廣僉事監鄖襄諸軍，上書楊嗣昌道："兩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逼處其間，一夫叫呼，即足致亂。"〔一〇〕廣大的流民羣，給了獻忠一個擴大隊伍的機會。

官方反撫的議論，復使降衆不安。先是湖廣巡撫余應桂謂獻忠雖撫，反跡已著，致書文燦反復論說，書爲獻忠所得，文燦因糾應桂私書貽誤封疆，帝怒逮應桂下獄，此後獻忠益恣〔一一〕。時朝內對招撫獻忠事亦多異議，獻忠間有所聞，不免激憤。獻忠初到穀城時，有一位算命的先生王又天，他是監軍道張大經的食客，給獻忠算卦，再拜稱賀，說是"貴不可言"，獻忠以爲自己是有天命，至是遂日夜與試士諸生潘獨鼇、徐以顯謀變了。獨鼇是應城人，因爲和縣紳爭田不得平，憤投於獻忠。以顯更是個陰謀多智的人，把孫吳兵法教給獻忠，並且替他製造三眼銃、狼牙棒、埋伏連弩等種種武器，又教他陣營、方陣、左右營的操法〔一二〕，獻忠很信任他，接受他的計謀。又在穀城城外設關卡徵稅，以開餉源。

這時駐紮穀城的官軍，有雲南副將龍在田的二千騎兵，善用鳥槍，能射殺人於百步之外，獻忠特別畏憚，因與在田交歡聯絡，結拜了乾父義兒。同時潛令部下在荆、襄一帶散佈謠言，說滇兵擾害地方，湖廣的士紳信以爲眞，因交請撤回龍在田的軍隊。獻忠送了在田很厚的禮物，並且派人送行，送過貴州始還。獻忠鼓掌大喜道："我所怕的，是馬上鳥槍的追逐。"遂於十二年五月初六日舉事，殺知縣阮之鈿，監軍道張大經投降，驅人拆毀城垣，劫庫縱囚，陳洪範所派遣的助防穀城的諸將馬廷寶、徐起祚都被脅從了。繼攻房縣，知縣郝景春固守，並遣使求救於文燦，派遣了十幾次使者都沒有回音。時獻忠又聯合羅汝才，汝才也響應了，房縣益危，駐防指揮張三錫開門迎降，景春及其子諸生鳴鸞被殺。降於官軍的衆首領除劉國能、李萬慶、馬進忠、王光恩數人外，都跟着叛去。

獻忠和汝才的部衆經過一年多的休養，比從前更精銳。十二年七月，

獻忠離房縣西行，左良玉和羅岱領兵追到房縣西八十里的羅猴山[一三]，糧運不繼，士卒無以爲食，採摘樹葉充饑。獻忠伏兵於山谷之中，羅岱和副將劉元捷都未發覺，猶分兵前進。山上草木稠密，馬足有時被樹藤勾住，羅岱棄馬登山，斬藤而進。獻忠伏兵四起，大敗官軍，執岱，擄獲軍輜十餘萬，殺官兵萬人。左良玉奔還，軍符印信完全失掉。帝聞報大驚，逮文燦棄市，以良玉輕進，降秩三級。

三、首次入川（楊嗣昌追剿的失敗）

張獻忠既大敗官軍於羅猴山，欲入陝西，被陝西總督鄭崇儉擋住，遂走陝西和四川交界的地方。

政府議興兵進襲，負指揮責任的是督師楊嗣昌。嗣昌是湖廣武陵人，歷任宣、大、山西總督兵部尚書諸職。先是崇禎十年，政府議大舉進兵，嗣昌建議"四正六偶"的戰略，增餉擴軍，圖一舉削平。既而文燦主撫，剿事竟不行。文燦敗時，嗣昌正做兵部尚書，自請督師擊獻忠。帝大喜，賜尚方劍，自大帥及司道官皆得以便宜殺戮。

十二年(1639)九月，嗣昌到襄陽；大誓三軍，督理中官劉元斌、湖廣總督方孔炤、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兵凡十萬，申軍令，鼓將士，軍威大振。嗣昌以良玉有大將才，兵也精銳，請進爲"平賊將軍"。令河南、四川、陝西、鄖陽諸撫將各扼要衝，防獻忠遁逃。嗣昌述當時軍事布置的情形云[一四]：

"一、鄖撫王鰲永，首扼鄖陽要衝，總兵陳洪範副總兵周繼先等調防金漆等灘，併力剿殺，毋令竄渡。如賊由房縣窺均州，該鎮撫即提兵下均州；倘徑走穀城舊路，該鎮撫即提兵下穀城。一、總兵左良玉專扼均州，與副將張一龍合兵剿殺；如賊由房縣徑走穀城，則飛下穀城扼擊；如由房縣另走保康南漳，該鎮即出奇爭先，毋落賊後。一、楚撫方孔炤駐兵荊門與副將羅安邦楊世恩駐宜城扼荊承二路，如賊由南漳間（原作開）走宜城，一面知會承天府守將錢中選發兵策應。一、偏撫陳睿謨駐兵荊州固護惠藩，如賊由南漳間走建陽或由房竹間走興山，皆可至荊境，該撫務須堅壁無示賊瑕；一面走調署道馮上賓駐彝陵要害，調施州衛兵極力拒守，本閣部將合鄖襄主客之兵擒

甲而入，再像川兵衝殺而出，是盡賊之一機也。一、蜀撫邵捷春設堵川東，若賊由房竹間走興山，必須大舉精兵預出夔門以外；若賊犯荊州，該撫提銳卒水陸五千來會。一、豫撫李仙風躬駐鄧州，該撫督精兵防槐樹關羊皮灘等處，毋容賊渡。一、秦撫丁啓睿宜駐商雒，南斷鄖西上津入山陽之路，東塞內鄉盧氏通關陝之門。秦督鄭崇儉偵賊離房竹，即當渡兵子午，出關會剿。一、勇衞營京兵見有總兵孫應元駐劄襄陽，副將黃得功駐防光化，副總兵張一龍調任均州，周遇吉暫退（原作遇）新野，參將張琦，副將刁明忠追剿獨革，俟賊勢少定，決其所之。本閣部原無外兵，即以京外之兵爲兵；亦無別將，即以舊屬新歸之將爲將。"

嗣昌欲先以全力削平獻忠，然後分擊其餘諸小股。其議審度形勢，取四面包圍之策，是夠周密了。嗣昌特徵調四川兵一萬多人爲己用，四川的防守兵因之單薄，勢難支應，川撫邵捷春不免氣憤，說道："政府法令，失掉一個城池斗罪巡撫；現在要放流寇入四川，是楊督師殺我。"其實嗣昌並不一定有"以蜀爲壑"的意思[一五A]。後來因爲四川守禦的不得法，守將內閧，獻忠果然入川。

部署既定，嗣昌於十三年(1640)正月，檄湖廣巡撫方孔炤遣楊世恩、羅萬邦諸將襲羅汝才於香油坪，爲汝才所敗，世恩全軍覆沒。嗣昌因劾逮孔炤，以宋一鶴代爲巡撫。

時民變發展成三部，獻忠一部最大，佔據湖北、四川、陝西諸省交界的地方；其次是汝才與惠登相等十營，盤據於湖北西部房縣、南漳、遠安、興山一帶。東路則左革數營，屯聚於英山、霍山、潛山、太湖諸山寨，其中五個重要的首領是左金王賀錦、革裏眼賀一龍、老回回馬守應、爭世王劉希堯和亂世王藺養成，各有衆數千，合成一大股，共約二萬人。十二年冬，下巢縣，圍沈邱，焚項城，攻光山，爲副將張忠、刁明忠所敗，傷亡千七百餘人。繼犯安慶桐城，又爲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所敗。他們遂收買蘄黃人作間諜，扮作醫卜星相的模樣，到處刺探軍情，伺隙攻略隨州、應山、麻城一帶。三部中獻忠最強，政府專把他作攻伐的對象，京營兵和雲南兵都聚在四川一帶。獻忠、汝才兩部，勢強則分，勢弱則合，恆取聯合戰略。

十二年閏正月，獻忠至拘坪關，爲左良玉所敗，率衆走四川東北邊境太

平縣之瑪瑙山。嗣昌欲令陝西總督鄭崇儉從西鄉入蜀，令左良玉駐防興平，別遣偏將追擊。良玉不聽，於二月初到川東北境的魚渡溪，崇儉也率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兵來會，遂圍獻忠於瑪瑙山。山甚險峻，獻忠佔了山頂，崇儉與良玉分三道來犯，獻忠大敗，退奔四十里，謀士徐以顯、潘獨鰲及妻妾七人被執，部將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四十餘人戰死，傷亡士卒三千餘人，墮山谷死者無算，喪馬騾千餘頭，損失甲仗軍資以數千計，十反王楊友賢倒戈投降官軍。湖廣軍張應元、汪之鳳和四川軍張令、方國安等復乘勝來犯，獻忠敗走柯家坪，張令追襲被圍，幸鄭崇儉遣兵趕來，獻忠引去。三月，崇儉督賀人龍、李國奇追敗獻忠於寒溪寺鹽井，獻忠死亡千五百人，諸將順天王、一條龍、一隻虎叛降官軍。時官軍川、陝、湖廣諸將畢集，獻忠連敗，逃走興安平利山中。崇儉數敗獻忠，威名大振[一五]；尋以年衰求去，帝不許，令率總兵鄭嘉棟還陝西，留人龍、國奇於四川禦獻忠。

羅汝才、惠登相部早已入川，屯於寧昌，二月下旬想從羊頭坡渡過巴霧河，在半渡時，被大昌參將劉貴擊退。三月，謀攻巫山，被石砫女將秦良玉在雒門百子溪扼住渡口。四月初，想從巴霧河渡河，又被大昌遊擊楊茂選擊退。是時獻忠正隱伏於興歸亂山中，左良玉屯軍於諸山圍困之，連營百里，獻忠不得他逸。獻忠知良玉與嗣昌不合，遣間說良玉，良玉遂不積極進攻，獻忠得乘機休息，與山民通市易，購買柴米油鹽草料，收集散亡。山民更替獻忠探聽消息，將官軍情形報告與他。汝才既然屢敗，很想和獻忠聯合，獻忠遂掩旗息鼓，由興房西徙，到了巫巴深險的白羊山，和汝才等合營。

十三年春，獻忠幾次挫敗被圍，聲勢大衰，官軍很可乘勢襲擊。嗣昌從襄陽到了夷陵，却和幕客飲酒賦詩，遊覽名勝，駐師不進。良玉又養敵自重，給獻忠一個喘息的機會。獻忠、汝才既然合營，勢又轉盛，汝才撥給獻忠一部人馬，謀再渡巴霧河。獻忠立馬江岸，有不前赴者斬之，部下爭死鬥，守將劉貴不能禦，潰走，獻忠乃由魚渡溪渡江，結營於萬頃山，歸巫大寧。

時官軍勢盛，把獻忠和汝才包圍在湖廣、四川、陝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嗣昌想乘此包剿，於是檄令諸巡撫將領說道："賊東走大寧、大昌由彝陵下荊、

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伺四川走夔門，邵捷春當之。”又令捷春放棄川楚交界的三十二隘，專守夔門，棄寧昌以誘獻忠，然後環攻之，謂“勢如圓盤，點滴不漏，”獻忠便無路可逃了。捷春說道：“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戶也。”他疑惑嗣昌要以失地陷害他，遂不接受他的指揮，並且派楊茂選覃思岱二將往守三十二隘。二人不能合作，思岱潛殺茂選，捷春即令思岱兼統茂選部衆，茂選部多逃散，獻忠乘機斬關而入，守關將士驚潰，新寧、大竹相繼下。汝才則佔領開縣，後來在仙寺鎮、馬溺溪爲鄭嘉棟、賀人龍所敗，汝才偕小秦王、混世王東走。七月，折還興山，在豐邑坪遇副將王允成、王之綸軍，汝才大敗，小秦王、混世王降。獻忠則敗湖廣軍張應元於夔州之土地嶺，應元等所部五千人，潰亡大半，副將汪之鳳被殺。八月下旬，嗣昌率師入川。九月，獻忠敗捷春部將邵仲光於觀音巖，惟惠登相降官軍，隸左良玉部下。十月，獻忠下大昌，屯開縣。

獻忠聲勢日盛，捷春以弱卒二萬守重慶，所仗恃的只有秦良玉、張令兩軍，至是都被獻忠擊潰，張令戰死。獻忠行軍，哨探嚴密；官軍則關隘偵候不明，防軍或遠離戍所，獻忠乘隙而過，如走無人之境。汝才也從豐邑坪來會，進攻達州，捷春敗退綿州，獻忠遂連下川東諸州縣。嗣昌以罪坐仲光，斬之。並劾捷春失事，亦下獄論死。

獻忠既入四川，嗣昌以爲川地扼塞，諸軍合力蹙之可以把他消滅；又想驅之以入松潘，松潘險遠，可以“制敵死命”，結果是失敗了。

嗣昌的失敗，並不是他的智慮不夠，而是由於事情處置的失當。他驕傲自用，不容易接受旁人的意見；他操心太苦，事情無論大小，都要自己作主。行軍恆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事機。撫治鄖陽王鰲永嘗勸諫他不聽，後來向朝廷上疏還說道：[一六]

“嗣昌用師一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由操心之太苦也。……況賊情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逾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之不戰也。其間能自出奇者，惟瑪瑙山一役，若必道督輔號令，良玉當退守興安，無此捷矣。”

官軍諸將領，已驕恣成習，嗣昌無法駕馭，如良玉之爲“平賊將軍”，不肯

受督師約束,嗣昌屢檄不聽。獻忠自瑪瑙山敗後,殘衆不過千餘人,諸將以"養寇自重",遂不肯協力作戰。如馬元利攜重賓賂良玉道:"有獻忠在,所以你才被人器重;你的部卒喜殺掠,楊嗣昌的性情猜忌而專擅,獻忠滅亡了,你也未必能長保富貴?"[一七] 良玉竟縱獻忠不追。

嗣昌以左良玉驕恣,對他深爲不滿;又以賀人龍驍勇屢立戰功,特請政府加官獎賞,想逐漸提高他的地位以抗良玉,並且私許他將來代良玉爲"平賊將軍"。既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戰功炫赫,不便更易。人龍怨嗣昌不實現諾言,把他的話都告訴良玉,且效法良玉不奉約束的作風,嗣昌對他沒有辦法。十三年十二月,獻忠佔領瀘州,人龍屯小市廂,和敵人僅隔着一條河水,觀望不擊,後來竟率兵歸陝西去了。良玉聽到人龍的話,更恨嗣昌,當獻忠從黃陵城東走湖廣之時,嗣昌檄良玉率兵東上救援,良玉反從興房撤兵退去漢中,故意躲避。良玉和人龍的軍隊都是精銳善戰的,只因怨望嗣昌,作戰不肯出力。

獻忠初入四川,知道自己的兵力敵不過官軍,乃利用"以走致敵"的戰略,避免和官軍作陣地戰。官軍將要追到之時,就逃避他徙;行軍的迅速有時一日夜連走數百里,使官軍無法追及。由十三年七月土地嶺之役起,至十四年一月開縣黃陵城之役止,半年之內,幾乎走遍全蜀,北到廣元、昭化,南到瀘州、南溪,西至成都附近的諸州縣,東至巫山、夔門,都留下獻忠的足跡。以路程計,半年之內長驅五六千里,看下面所經過的州縣,便可明瞭:

夔州之土地嶺(十三年七月)→觀音岩(九月)→下馬渡→竹菌坪→淨壁→大昌→開縣(九月)→達州(九月)→劍州(十月)→廣元(十月)昭化(十月)→劍州(十月)→梓潼(十月)→綿州→安岳→內江→成都→什邡綿竹安縣金堂(十一月)→瀘州(十二月)→南溪(十二月)→永川→德陽→鹽亭南部儀隴(十二月)→巴州(十二月)→達州(十四年一月)→開縣(一月)。

嗣昌正中了獻忠的計謀,檄令諸將躡敵疾追,不得放敵人遠遁。嗣昌進駐重慶,以諸將進止步驟不一,特設置大帥以統之,用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爲副總統。他們受了嗣昌的指示,日夜追逐,兵士困苦不堪,有"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的謠語[一八]。因良玉善於撫恤士卒,後且優游不戰,兵士

樂於相從。如虎則奉命緊追，人不停足，馬不歇鞍，所以士卒皆有離心。獻忠營中嘗飲酒譏誚嗣昌說道："前有邵巡撫，常來團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一九] 獻忠用這種退走的戰略，使官軍惟我追隨，疲於奔命，他在戰略上獲取了主動地位。

在獻忠方面，這種長途跋涉是毫不在乎的，他們窮年奔走，已經成了習慣。隨處取食，無攜帶行糧的累贅。官兵需要裹糧隨追，所以處處落後。官軍即使追及，已是勞逸懸殊，欲戰則人困馬乏，不戰則敵人旋又他徙。現在拿十四年正月開縣黃陵城之役來說，如虎率諸將尾追四十日，才趕上獻忠，官軍疲甚，將領們請令士卒休息一夜，第二天再決戰，獨參將劉士杰怕獻忠逃走，即率衆往襲。獻忠見官軍無陝西兵的旗幟，左良玉兵也不肯力戰，僅士杰孤軍跳盪，後方也沒有應援的軍隊，戰可以取勝，乃遣壯士潛行箐谷中，繞到官軍的後邊，從高處大呼而下，良玉見勢先逃，獻忠遂殺士杰及游擊郭開並如虎子先捷。如虎被圍困在核心，後僅與中軍馬智率領千人突出重圍，旗纛軍符完全喪失，將士死亡大半。

先是嗣昌以獻忠等兵強勢衆，不易取勝，曾於十三年十二月下令赦汝才罪，衆首領有願歸降的授與都司以下的官職，只是不赦獻忠，能擒獲獻忠的賞賜萬金，爵通侯。到第二天各處的牆壁上都寫着"有能斬閣部來者，賞銀三錢"的標語。閣部指嗣昌，嗣昌疑心左右都是敵黨，甚爲氣憤，想立即進兵，偏又下起雪來，把路斷了，三檄人龍都不奉命令，接着便遭到黃陵城的慘敗。

四、 攻佔襄陽

政府精銳的軍隊都聚在四川，獻忠偵知東路防務空虛，乃乘勢自黃陵城東下，連破興山、太昌，晝夜疾馳，到處焚燬驛舍，殺傳報塘卒，使東西消息斷絕。官軍在黃陵城潰敗以及獻忠東下的消息，湖廣官方尚未探悉，獻忠的軍隊已到當陽。鄖陽撫治袁繼咸聞警，倉促發兵來援，獻忠令汝才和鄖兵相持，自己却率領輕騎北上，一日夜行軍三百里，在路上殺死督師的使者，奪取他的軍符，於二月初進抵襄陽近郊。獻忠令部將李定國率數十騎持軍符

先馳至城下，僞稱督師命令，前來調兵，守卒合符，開城納入。獻忠先已密遣黨羽百餘人，裝成商賈的模樣，潛伏城內，至是縱火響應，城中大亂。獻忠大隊隨後馳至，遂下襄陽[二〇]。由開縣經大昌、巫縣、當陽以抵襄境，不下千餘里，且山川阻隔，道路險阻，獻忠僅走了八天。

襄陽是軍事上一個重要的據點，嗣昌欲倚爲作戰的中樞，把城外開濬了三重壕塹，每門設一副總兵防守，文移出入，嚴密驗問。立軍府監，以道臣張克儉任之。軍貲器械，諸道餉銀，都集中在這個地方；或云所貯五省餉銀至數百萬兩，至是皆爲獻忠所得。

獻忠下襄陽，得回了從前所失的妻妾和謀士徐以顯潘獨鼇[二一]。殺張克儉及府縣官吏，招降防守襄陽的數千士卒，縛襄王朱翊銘於堂下，獻忠向他勸酒道："吾想要斷楊嗣昌的頭顱，但是他遠在四川，今當借你的頭，使嗣昌以淪陷藩封伏法，請你努力吃一杯酒！"[二二] 殺之投屍火中，並殺貴陽王朱常法。掠奪襄府宮女，發銀十五萬兩賑濟饑民。

時李自成亦乘河南防務空虛，攻佔河南府，殺福王朱常洵。嗣昌聞襄福兩藩之失，憂懼自殺[二三]。先是嗣昌言陝督鄭崇儉撤兵太早，致四川民變復盛，崇儉因被削籍，嗣昌薦由陝西巡撫丁啓睿代之。至是獻忠下襄陽，嗣昌死，帝益恨崇儉不犄角擊獻忠，逮下獄，責以縱兵擅還失誤軍機律棄市。並令啓睿代嗣昌督陝西、湖廣、河南、四川、山西及江南北諸軍，仍兼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獻忠駐襄陽數日，渡江下樊城；繼偕羅汝才北爭光州、新野。十四年四月以三萬人攻應山，不下，北略商城、羅山、息縣、信陽，復分兵攻茶山、應城，與汝才合兵下隨州。

時左良玉以違制避敵削職，令戴罪立功自贖，遂率軍入河南。是年六月，敗獻忠於南陽西山。尋獻忠復合汝才攻南陽，知府顏日愈力禦不能下，西去佔信陽，奪獲左良玉旗幟，謀假左兵旗幟入泌陽，不克而去。秋七月，率軍攻鄖陽，守道高斗樞力戰，不能拔。恰好總兵黃得功部下叛兵走投獻忠，獻忠乘勢下鄖西。饑民亦到處蠭起，多投歸獻忠，獻忠勢復盛。惟汝才以曾忤於獻忠往投自成。

八月，獻忠至信陽，良玉從南陽率兵來襲。良玉營中有很多投降的將領，這些將領的家口有不少在鄖襄被獻忠屠殺的，皆思報復，奮勇死戰，獻忠不能禦，大敗，部將沙黑陣亡，部卒投降官軍的有好幾萬人，損失戰馬萬餘匹，獻忠負重傷，中夜易服率二千人走南陽，人懷去志，相繼逃亡，後來僅餘百人，復爲副將王允成所敗，乃往投自成。時自成正盛，以部曲待獻忠，獻忠倔強不願爲之下，自成怒要殺他，幸虧汝才把他救下，密撥他五百騎，教他逃走。

計自崇禎九年高迎祥的敗死至十四年信陽之役，前後五年間，羣雄中以獻忠一部發展最速，勢最盛，部衆曾到過數十萬，戰爭的區域遍及湖廣、河南、四川諸省。自十四年八月，信陽敗後，聲勢中衰，自成却迅速的發展，代替了獻忠的地位。

第三節　與李自成對立時期（崇禎十四年秋至十六年冬）

一、攻取武漢

崇禎十四年(1641)，民變仍分三大部，一是攻略河南省的李自成，一是久據英山、霍山、潛山、太湖一帶的左革五營，一是張獻忠。羅汝才雖然兵多勢衆，並不長久獨立作戰，先附於獻忠，後改歸自成。左革五營中的賀錦、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藺養成是五個平行的首領，衆各數千，組成一個集合體。崇禎十三年獻忠入四川，左革五營以勢孤求降於官軍，然仍公行劫掠。十四年二月聞襄陽、洛陽相繼爲獻忠自成所下，乘機復出。三月，攻固鎮，爲總兵劉良佐所敗；復北攻亳州，良佐與參將鄧世祿堅守不能下。四月返潛山、太湖。帝聞報，詔總督朱大典節制各路鎮撫赴英山霍山進擊。七月左革五營攻廬江，官軍固守不能下，焚關廂而去，於是下潛山，圍麻城，遇督師丁啓睿兵，敗走。八月，獻忠率汝才所贈五百騎自河南東奔，道中糾合"土賊"一斗穀、瓦罐子諸人，於九月至英霍，同左革合營，倚山自保。

獻忠既與左革合，勢復振，十五年(1642)二月下全椒；三月圍舒城，四月初破六安；太監盧九德率禁兵來援，獻忠復退去。五月，獻忠令英霍游騎扮作商人混入廬州。督學御史徐之垣正到郡試士，獻忠又命數百人扮作書生

要應試的樣子，預先埋伏在廬州城內。獻忠捲甲疾馳至廬州城外，城內伏兵放火為應，遂下其城，殺知府鄭履祥。於是攻據含山、巢縣，下無為、廬江。時安慶、廬州一帶皆被獻忠等攻下的州縣，都殘破不堪，明政府所派遣的地方官，多攜印家住府中辦事。安廬巡撫鄭二陽和鳳陽總督高光斗坐逮入京，以馬士英提督鳳陽軍務。

十五年八月，獻忠分軍為三，一走六安，一趨廬州，一往廬江三河。在巢湖大治舟艦，演習水師；合左革大小五十六營，集於皖口，試出蕪湖趨南京，不果，去下六安。太監盧九德率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來援，戰於夾山，為獻忠所敗。九月，明廷以黃配元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協理剿務，兼轄光州、固始、蘄州、黃州等處。時得功與劉良佐敗獻忠於潛山，獻忠腹心謀士多被殺，左革五營不久亦北合於自成。十月，獻忠至安慶，為良佐所敗；去攻桐城，不克，西走蘄水，至湖廣東境。

十二月，官軍分兵擊袁時中於潁州，江北防務空虛，獻忠乘機連下桐城、無為、黃梅、太湖。十六年正月，獻忠以二百人夜陷蘄州，令縉紳孝廉諸生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而殺之。三月，下蘄水、黃州，殺副使樊維城。湯志則以麻城迎降。

湯志是麻城某家豪右的奴僕，乘亂糾合諸大姓奴僕數千人，殺諸生六十人，以城降於獻忠[二四]。獻忠令自成一軍，號曰"新營"，倚為嚮導，號召蘄黃一帶少年，合數萬人，謀取武漢。

武昌聞訊，地方紳吏議募兵防守，而府藏空虛，無錢招募。楚王朱華奎有積金百萬，大學士賀逢聖及三司長史請貸金數十萬贍軍募士；左良玉也向楚王說道："與臣十萬人餉，當為王保境固城"，王都不答應。逢聖於是倡議捐募，適承天德安官兵為自成所敗，潰奔武漢一帶，乃盡招募之為軍鋒，由長史徐學顏率領，號曰"楚府兵"。蘄黃一帶的潰卒，這時也來應募，獻忠的間諜乘機夾雜其間。楚府募兵官張其在因罪被笞，憤投獻忠，告以城中虛實，獻忠遂於十六年五月下漢陽。更從鴨蛋州渡江撲武昌，攻德勝門，楚府兵斬關迎獻忠，據說就是獻忠所派遣的應募的間諜[二五]。

獻忠既下武昌，獲積金百餘萬兩[二六]，執楚王投之江中，屠殺楚宗室。

佔據楚王府，稱大西王，改武昌爲京都，設六部五府，鑄印曰"西王之寶"。建二大旗於門，一書"天與人歸"，一書"招賢納士"；九門亦俱樹二旗，曰"天下安靜"，曰"威鎮八方"。並檄令蘄水各寨投冊歸順。其設施大略如下：

一、更改地名：改武昌爲天授府，江夏爲上江縣，陞廳城爲州。

一、設六部、五府、五城兵馬司，及各級官吏，如下表：[二七]

職官	姓名	備註
兵部尚書	周文江	
總督	張以澤	此據綏寇紀略，平寇志謂以張以則爲蘄黃游擊。
巡撫	李時榮	李時榮尋死，謝鳳洲代之。
前軍都督	張其在	
錦衣衛都督	劉喬	
守道	謝鳳洲	後陞巡撫。
巡道	蕭彥	
學道	陳馭六	
天授府知府	周綵文	此據綏寇紀略，平寇志作周宗文。
漢陽府知府	沈會霖	
黃州府知府	黃元凱	
知州知縣官	詹龍翔	州縣官共二十一人。
	吳鼎鉉	蘄州舉人。
	周若楨	
	徐良棟	
	王爾忠	

一、開科取士，殿試三十人爲進士，授州縣官[二八]；四十八人爲廩膳生，授府州縣佐[二九]。

在武昌挑選十五歲至二十歲的男子當兵。以興國州柯陳兩姓土官悍勇，設法招降。散發楚府積存的銀錢賑饑，以收民心，蘄、黃二十一州縣遂全歸服[三〇]。

時李自成正在襄陽，聽說獻忠攻取武漢，心懷忌憤，與獻忠通書，用上司臨屬下的口吻，很不客氣，獻忠畏他勢盛，不敢計較，把金銀獻給自成，自成

反拘留他的使者，獻忠憤無所出。

獻忠下武漢，明廷令左良玉西上，專禦獻忠。七月，明總兵方國安合左營副將徐德懋、馬士秀等步騎二萬，從蘄州而上，與獻忠遇於大冶，獻忠大敗，喪亡七千人。時鄉兵亦四起與獻忠爲敵，獻忠大懼，以張其在、謝鳳洲等四將守武昌，以養子張四虎守金沙洲，身率大軍西走，分爲三營，謀取岳州。

八月，明軍逼武昌，獻忠守將出戰大敗，張其在焚黃鶴樓及宗人府第，率諸將開保安門西走，官軍追襲，擊殺萬人。獻忠所下漢陽、武昌諸州縣又全失棄，獻忠守道謝鳳洲自殺，游擊湯志及所置漢陽、黃岡諸地方官被擒，周文江降明，黃安黃坡民衆俱殺獻忠所置縣官以迎官軍，獻忠在武漢一帶的勢力復歸瓦解。

二、佔領湘贛

崇禎十六年八月，張獻忠棄武漢西走，左良玉遣騎兵追襲於金口，斬獻忠殿後總兵鄧雲程，獻忠南下蒲圻、嘉魚，遂逼岳州，二十萬衆水陸並進，明巡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以兵二萬守城陵磯，三戰三捷，獻忠前頭部隊都被殲滅。獻忠大怒，百道並進，破岳州，乾德、希貴遁走長沙。獻忠復南下長沙，乾德與巡按劉熙祚奉吉王、惠王走衡州[三一]，總兵尹先民、何一德與給事中史可鏡降，獻忠以可鏡爲湖廣巡撫。

九月，獻忠下衡州，吉、惠、桂三王走永州，獻忠分軍爲三，一軍趨永州，一軍入廣西全州，一軍略江西袁州。復分兵徇攸縣、分宜，下寶慶、常德，遣尹先民以兵二萬南趨廣東連州。時南贛兵備王孫蘭駐韶州，韶州府屬居民逃走一空，王孫蘭請救兵不至，憤而自縊[三二]。

獻忠還長沙，派遣官吏，大封侯伯，開科取士，建築宮殿，並傳檄遠近，以收民心云：[三三]

"孤提天兵臨長沙，一日之內兩府三州歸順。總兵尹先民何一德帶兵效順，即願前驅，進取江西，孤甚嘉之，封先民一德世襲伯，所部將領，皆爲總兵。陞岳州知府原任朱朝通判任維郛爲分巡監軍長岳道，陞蒲圻知縣呂鳳起爲知府，所屬州縣民照常營業，錢糧三年免征，軍民人等各宜報冊歸順，庶免屠僇。天兵臨城，玉石俱焚，毋遺後

悔!"

民衆被獻忠的宣傳煽動了,湖南、江西一帶州縣原任守令多不俟獻忠兵到即棄城先逃。 或本地人假獻忠的名號攻破城池[三四],或爲內應開門迎降。此種情形江西尤爲普遍,如萍鄉士民擔牛酒遠迎[三五],袁州士民皆書"順天救民"字樣貼於門首,造册相迎;峽江民則遮殺官兵,執縛縣令,以待獻忠;後江督呂大器兵趕到,殺戮亂民,峽江才得保全[三六]。 雩都民請求投降,賴署縣事陳玉綸死守,未被攻下[三七]。 袁州雖一度爲明軍收復,但因官兵淫掠慘殺,袁州、吉安、臨江三郡民衆所在結聚以拒官兵[三八]。 湖南的永州也是民衆內應開門迎降的。

獻忠於所克州縣,皆設置守令。 改萬載爲龍城縣,吉安爲親安府,廬陵爲順民縣,以示恩渥。 更擴充軍隊增爲九營,老卒四營,新附的五營,比在武漢的時期增加一倍。 民衆的影附,擴張的迅速,是由於"免餉" "免糧"的號召,明廣西參議方震孺奏云:[三九]

"臨武星子,僞官羅列,紛紛告諭,皆以免三年餉爲言。 愚民眩惑,利其私恩。而我徵兵運餉,未免勞民動衆,閭左之間怒於心而形於色矣。 觀其望風睨逃,如據屋脊,民心如此,其可危者一也。"

獻忠在武漢一帶,雖據府稱王,設官分職,以聲勢論,遠不如據長沙時的隆盛。 在武漢時雖然佔據過二十幾州縣,民衆是畏其屠戮而歸附的。 據長沙時期的情形完全不同了,民衆之苦於加派已歷二十餘年,一旦聽到獻忠"免餉"的號召,皆爭相鼓舞,很快的波及數省。 今湖南省地幾全部爲獻忠所有,僅餘西南邊境的道州在守備沈至緒及女雲英力守之下不能攻下。 江西中部諸州縣,東至於毗鄰福建的建昌南豐都歸了他。 廣東北部的始興、樂昌、連縣,廣西北部的全州、桂林,全被震動。 時馬守應爲李自成據守荊州,獻忠同他修好合兵,荊岳之間,湖北省南部之地,也入了他的掌握(插圖三)。

第四節 獨霸四川時期(崇禎十七年春至弘光元年)

一、謀取四川

張獻忠在長沙，有人獻計東下江浙的，那時左良玉正駐防長江下游，獻忠有些畏怕，不從。獻忠住長沙數月，在湖南、江西諸州縣設置官吏。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決計入四川，放棄長沙，率兵北走，從岳陽渡江，至長沙北岸，由荆州棄舟西行。獻忠在長沙時，官軍沒有敢和他爭鋒的；獻忠離開湖南，各州縣漸被官兵佔領，而以恢復奏聞。

十七年(1644)正月，獻忠入四川，下夔州。夔州是川東的門戶，起初官方在此設十三隘，駐兵防守；既而四川巡撫陳士奇患餉不足，盡把駐防軍撤退[四〇]。獻忠乘其無備長驅入川。時重慶存積餉銀數十萬兩，有建議士奇發餉徵兵扼守夔門的，士奇說道："擅發朝廷的庫藏，日後難以消算，我賣了身也還不起！"這時獻忠部下善戰的士卒，凡十萬人，負載者倍之，買横陣四十里，兩岸步騎夾舟以進，直達萬縣。以湖灘水漲，不得上，在萬縣屯留三月。四月，明政府以龍文光代士奇巡撫四川，士奇聞京師失守，以報國自矢，協文光守重慶，遣參將曾英擊獻忠於忠州，復遣趙榮貴禦之於梁山。二將敗奔，獻忠遂以六月初八日下涪州，守道劉麟長及曾英敗遁川南。士奇以重兵守重慶下流四十里的銅鑼峽，獻忠分遣舟師泝流犯峽以牽制之，自己則率衆登山疾馳而西，到重慶西邊百里的江津，由江津乘船順流東下，佔佛圖關，威脅重慶。守銅鑼的官兵聽說上游已失，驚擾不能支。士奇徵石柱援兵，已經來不及。獻忠穴城燃炮爲火攻，於六月二十日佔領重慶城，執殺士奇、兵備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和瑞王。獻忠取重慶丁壯萬餘，劓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說："兵至不下，以此爲令。若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

獻忠既連下四川東南部諸州縣，率軍直取成都，一路州縣望風瓦解，烽火數百里不絶，成都大震。八月五日，獻忠騎兵從資陽，水兵從洪雅、新津，兩路薄成都城下。先是明巡按御史劉之勃勸蜀王捐貲募兵，華陽知縣沈雲祚亦轉請內江王至淥向蜀王建議道："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埸淪喪，誰爲王守。"[四一] 蜀王不應。明巡撫龍文光和總兵劉嘉胤劉鎮藩等僅率兵二千戍守，諸王臣室大半逃去。蜀王見勢急，始出金招募，民恨王，沒有應募的。兵勢孤弱，嘉胤、鎮藩都被獻忠打敗[四二]。

獻忠於是穴地攻城，一如攻重慶法，火發城遂下。獻忠更分兵略地，佔領各州縣。沒有被攻下的只有遵義一郡和石柱、黎州兩土司。(插圖四)

二、在四川的設施

崇禎十七年(1644)十一月，張獻忠在成都即帝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以蜀王府爲宮殿，以府中正殿爲承天殿，以府門外屋爲朝房，詔民皆稱"老萬歲"。又建東西兩府，令部將孫可望李定國居住，皆稱千歲。立井研相國陳演的女兒爲皇后[四三]。設內閣、六部及各院監寺科道各衙門，四道設學院四員，取士察吏，茲將丞相及六部官姓名列下:[四四]

官職	姓名	備註
左丞相	汪兆麟	凡事皆决於兆麟
右丞相	嚴錫命	一云文華殿大學士
吏部尚書	胡默	一云嚴某
戶部尚書	王國麟	或作王國寧
禮部尚書	江鼎鎮	一云吳繼善
兵部尚書	龔完敬	
刑部尚書	李時英	
工部尚書	王應龍	

開科取士；考試科目，四書一，經一，論一，策一，表一，判一，以一場爲準，應試的不下數千人，中鄉士的八十人，中會試的五十人。狀元爲漢川樊某[四五]。獻忠並自爲"萬言策"，歷評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爲第一，命頒布於學宮[四六]。

設鑄錢局，取藩府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冶鑄錢，文曰"大順通寶"，錢色光潤精緻，不類常銅[四七]。

令民間懸"順民"號帖，並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將古籍、碑記、牌坊、書梁、題柱等皆剷去明朝年號，易書大順年號，有獻忠等字樣的亦完全毀去。曉諭遠近居民，不依令更改的誅及一方。語言稱謂亦不得道及"獻忠"二字，犯者連坐。

遍招四川諸土司，鑄給金印。惟石柱土司女總兵秦良玉不受命，毀了

他的金印。良玉驍勇善戰，獻忠怕得罪於他，戒諭諸將約束部卒不得入石柱境。黎州土司馬金亦擲獻忠印不受。其餘蠻人多貪獻忠財物，獻忠又聲言蠲免邊郡三年租賦，所以多歸附了。

獻忠初即位，紳官多畏懼，不敢奉命；獻忠用嚴法威脅，凡抗命不至的全家處死。更設法招致有名望的人，如敍州鄉官尹伸，被獲大罵求死，獻忠器重他的名望，不忍加害；擒到井研，罵的更厲害了，獻忠知伸終不爲己用，才把他殺死[四八]。

軍制的設施，有五軍都督府，王尙禮爲中軍都督，提督五城兵馬，李定國爲前軍都督，馮雙禮爲後軍都督，馬元利爲左軍都督，張化龍爲右軍都督，又竇民望爲皇城都指揮使，孫可望爲平南監軍，劉文秀爲平南先鋒，艾能奇爲平南將軍。以上九人，俱加宮保官銜，節制天下文武官吏。又他書白文選爲前軍都督，王自奇爲後軍都督，諸說紛如，或以時期不同，時有更調。或謂設置四將軍，孫可望爲平東將軍，監十九營；李定國爲安西將軍，監十六營；劉文秀爲撫南將軍，監十五營；艾能奇爲定北將軍，監十營。此四人皆賜姓張，封爲王，可望爲東平王，文秀爲撫南王，定國爲安西王，能奇爲定北王。

營制之編制，孫、李、劉、艾四將軍之下共轄七十營，獻忠部下又有鎮遠營。或云分爲一百二十營，虎韜、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衞，設都督總督領之；又於南門五里外立大營十，小營十二，中置老營，獻忠自居之，名爲御營。丙戌春，（建元大順之三年，即明隆武二年）營制名稱見於記載的，除獻忠自領之御營外，有振武、南廠、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釜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韜、虎略、決勝、宣威、果勇、志義、金戈、豹韜、隆興、永定、干城、天威等營，各營設總兵官，上統以都督[四九]。

營之多少，因係草創，時有變動，故各書記載不同。且營有大小之別，各營人數不詳。諸營合計約有數十萬人。

各營將官姓名之見於記載的，八卦營王明，振武營洪正隆，隆興營郭胤，三奇營宋官，永定營郭尙營，三才營婁文，干城營汪萬象，援剿營彭心見，決勝營周尙賢，定遠營張成，中廠營杜興文，英勇營張其在，天威營王見明，龍韜營商元，餘不可考。

在軍制上還有一個特點，是獻忠和諸將間的聯繫，利用義子的制度。譬如他四個大將孫可望、劉文秀、李定國、艾能奇，他都收爲義子，改姓張。其餘被收爲義子的當然還很多。將官和士卒都有家口，隨營轉移 所以當時有把他的士卒記爲"部曲"的。

軍法極嚴，一度禁止士卒和民衆交遊。設置很多邏卒，到各營巡察，有偶語時事或是犯小過的，都用連坐法處死刑。

對民衆的防範也很嚴厲。成都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嚴緝出入。要出城的人，須先呈報某甲某姓名，因某事出城，和某日歸來，合符始得入城，失期的每殺戮。

每過四日，令五城兵馬司察驗城內居民一次，出外貿易歸來的，或是因病臥床上的，多被指爲奸細。獻忠又派遣幾千個查事人役，扮成乞丐或商人的形狀，混入民間，城內鄉野，往來如織，軍民莫辨。或夜間潛查，人有私語時事或道及獻忠的，便用石炭塗記其門，次晨拘提究治。

又禁民間不得私藏金銀，藏至一兩的，全家坐誅，藏十兩的剝皮。民或將金銀私沉井中，或窖藏於暗室，被發現了也用連坐法治罪。有告發的，就把被告人的妻妾馬匹償給他，所以有很多奴僕控告主人的。

慣用連坐法，一家犯罪，上連九家，下連九家，連同治罪。於是民間惴惴奉法，冠婚喪祭，不敢鼓樂用酒，不敢同席對坐。

殺人的方法也特別殘酷，割手足謂之"匏奴"；分脊背謂之"邊地"；鎗其背於空中謂之"雪鰍"；以烈火圍炙小兒謂之"貫戲"；抽善走者之筋，斷婦人之足，碎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不一而足。剝皮之法，從頭裂至尻，張於前，如鳥展翅。受這種刑罰的人，過一天後才能死去。假設有當時就被剝死的，甚至坐罪執行剝皮的人。

獻忠在四川的勢力，崇禎十七年至弘光元年是他的極盛時期，遣諸將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分徇各地，四川各州縣大部歸附，官吏士民在他威脅之下多不俟兵至即行歸降。但以定法過嚴，懲處太苛，各處的義軍像風起雲湧般的興起了。

〔一〕據平寇志卷十二，明史謂從軍犯法或即指此事。

〔二〕此據綏寇紀略卷十。另據明季北略，謂獻忠自良孫嚇去，爲陳洪範捕獲，奇其貌釋之。

〔三〕十五股首領不詳。案是時攻擾江北者爲張獻忠羅汝才等七營，後從大勳勢衆別爲一軍，乃增爲八營。

〔四〕明史卷二六〇熊文燦傳

〔五〕明詩紀事卷三十一

〔六〕見豫變紀略卷二，又文燦過襄城時，李驥萬廷蕙亦說之曰："賊久玩，不知有上師，若專招撫事姑息，恐狼子野心終不可保，徒爲中原遺患耳。"文燦不聽。

〔七〕明史卷二九二阮之鈿傳。

〔八〕明史卷二六〇熊文燦傳。

〔九〕綏寇紀略卷十。

〔一〇〕明史卷二九二張克儉傳。

〔一一〕明史卷二六〇余應桂傳："初應桂貽書文燦：獻忠必反，可先未發圖之，其書爲獻忠邏者所得，獻忠騰牒鄖陽巡撫戴東旻，言撫軍欲殺我。東旻聞之文燦，文燦再糾應桂，應桂再貶辨，帝亦不納，應桂竟遣戍。"

〔一二〕綏寇紀略卷十，南疆繹史卷二九余應桂傳。

〔一三〕明史作羅猴山或羅猴山。綏寇紀略作羅猴山。延綏鎮志作羅喉山。案房縣志卷二，城西七十五里有羅家山，似即明史之羅猴山。

〔一四〕豫變紀略卷二。

〔一五A〕明史二六〇邵捷春傳："(十二年)十月朔，楊嗣昌督師襄陽，檄蜀軍受節度，嗣昌以楚地廣衍，賊難制，驅使入蜀，蜀險阻，敵不得逞，譬之可全勝。又慮蜀重兵扼險，賊將還毒楚，調蜀精銳萬餘爲己用，蜀中卒自是益羸弱不足支應矣。"他書更謂嗣昌楚人，不欲流寇塗炭鄉里，縱之入蜀。皆誣詞，不足信。案嗣昌先以侍郎郭鞏案忤於東林，繼以倡加派軍餉爲時詬病，後以奪情入政府，又奪情起陳新甲爲總督，爭之者皆受譴謫，嗣昌自是益不理於人口。其受誣招謗，有由來矣。

〔一五〕明史卷二六〇鄭崇儉傳："崇儉親在行伍，而嗣昌遠處襄陽，及論功，所賜半嗣昌，但增一秩，後所降一秩而已。"案是役爲嗣昌督師時期惟一勝利，以良玉功第一，人龍次之，崇儉僅增一秩，是賞不公也。

〔一六〕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

〔一七〕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傳。

[一八]綏寇紀略卷七

[一九][illegible]卷一。

[二〇]此據明史楊嗣昌傳。另據綏寇紀略卷七，謂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僞爲官軍持軍符令箭入襄陽；平寇志卷四，謂獻忠得猛如虎關防，又得楊嗣昌檄，遣劉興秀率驍騎二千紿入襄陽。幸存錄卷下，謂賊扮爲商人，運軍火入城爲內應。守鄖紀略謂襄陽守兵數百縱火內應。[illegible]所記相去尤遠，茲從明史。

[二一]小腆紀年卷一，獻忠妻妾敖氏及謀士潘獨鰲等被俘置襄陽獄中。襄陽知府王承曾，年少佻易，悅敖氏高氏之豔，向之詢問賊中事，獎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獨鰲等因此得以脫桎梏，預防頗疏，至是復爲獻忠所得。明史卷二九二張克儉傳略同。

[二二]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二三]嗣昌之死，頗多異說，明史謂絕食死，明史紀事本末及明季北略謂自縊，綏寇紀略或云服毒，或云自縊。

[二四]此據明史卷三〇九張獻忠傳。又湖廣通志卷一二〇紀事：叛首爲明承祖，洪佑兒，佑兒爲李家宰家僮，勇悍桀驁，乘亂號召諸奴僕，起"洗耳會"，劫殺主人，旬日衆至數千，歡迎獻忠。與湯志當係一事。又綏寇紀略卷十，謂湯志以"里仁會"首降獻忠。明季北略卷十九，謂麻城之降者五萬七千人。

[二五]鹿樵紀聞卷下郡邑紀聞。

[二六]平寇志卷六，謂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

[二七]此表據明史綏寇紀略平寇志作出。明史張獻忠傳，獻忠在武昌"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惟未錄職官姓氏。

[二八]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二九]平寇志。另據綏寇紀略卷十，開科取士七十八人，與平寇志之數合。

[三〇]案綏寇紀略卷十，獻忠初據武昌，有大志，故於屬城不甚慘殺，題詩賑饑，以收民心。明史張獻忠傳則謂："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爲兵，餘皆殺之。"是與賑饑收民心之說不合，蓋錄兵係實，"餘皆殺之"之說不盡確也。

[三一]李乾德事，明史卷二九四張鵬翼傳，謂十六年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尋改湖南，賊未至即先避走。

[三二]明史卷二九四王孫蘭傳，以廣東副使分巡南雄韶州，及獻忠下衡州，韶所轄樂昌乳源仁

化已遊寇一次，連州守將據城叛，招士民守城逃，督府嘗以七百人援留，一宿復調去。張獻聞獻忠所設僞官傳檄將至，遂自縊

[三三]此概據平寇志卷七，另據綏寇紀略卷十，謂以蒲圻令李興起知岳州府，通守任柱弼爲長岳道。

[三四]方孩未全集卷十定難。

[三五]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三六]平寇志卷七

[三七]平寇志卷七。

[三八]福建列傳卷三十。

[三九]方孩未全集卷十詳行大法寶成諸將。

[四〇]明史卷二六三陳士奇傳："士奇文人……及秉節鉞，反以文墨爲事，軍政廢弛。石柱女將秦良玉嘗圖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挺賊奔突，置不問，蜀以是援"

[四一]明史卷二九五劉士斗傳。

[四二]此據明史卷二六三陳士奇傳，及平寇志卷十一。另據蜀記：時成都內外兵士尚有三萬，以城守懈弛，獻忠遣間諜扮作乞丐、醫卜、客商之狀混入，投大慈延慶等寺爲內應。

[四三]蜀碧卷三。皇后一云胡氏。

[四四]據蜀記蜀亂小腆紀年明季南略諸書。

[四五]一云劉某爲狀元

[四六]此據蜀碧卷二，另案明史張獻忠傳"詭開科取士，集於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坵塚"。又明紀事本末卷七十七，亦謂懸榜取士，諸生爭赴"盡殺千人，……蜀中士類俱盡"。二書均不道及錄取狀元及進士舉人事。蓋獻忠取士非一次，首次爲收攬人才而舉，第二次或在其霸業企圖失敗之後力事破壞之時而專詭以殺士者。二書專着意於獻忠之慘殺事件，故略前而詳後。或云獻忠又自爲聖諭，刻於石上，有"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神鬼明明，自思自量"等語。並令嚴錫命爲作注解，加以發明。蓋後人僞造之辭，不足深信。

[四七]寫此文時，承友人王崇武先生贈以張獻忠"大順通寶"制錢一文，陰面有一"工"字，頗精緻。

[四八]蜀頌羹卷二，謂獻忠授尹伸吏部尚書，伸不受，始被殺。

[四九]平寇志謂分七十營，蜀碧謂一百二十營。

第五章 "民變"極盛時期(下)——李自成

第一節 李自成的家世和際遇

一、李自成的家世

在今陝西榆林縣西邊百十里的地方，有橫山縣城，是明朝延綏鎮屬沿長城三十八營堡之一，原名叫懷遠堡。懷遠堡南三十里，有村名石碑子，石碑子南十里又有吳家窯。石吳二村現皆隸屬橫山縣境，這兩個小村落的中間，却夾着一個隸屬於米脂縣的李繼遷寨，就是自成的故鄉[一]。

李繼遷寨又名李繼遷宅，此村北距懷遠堡不過三十多里，東去米脂縣城却在二百里之遙，村東西南三界又都是懷遠堡的屬地，兩屬的境界，水溝繞隔，錯如犬牙，山徑叢雜，難以識別，所以史書往往將這個村落誤認為懷遠堡的屬地[二]。這個村莊在明朝是李姓聚居的地方，不過據乾隆懷遠縣志的記載，居民數十家，姓高的最多，姓李的較少，這大概是經明季變亂後的情形。

由於地理環境的影響，李繼遷寨和懷遠堡的關係極為密切，自成的母親就是堡上的居民。所以這個城堡可能是自成幼時常來往的地方，成了他的第二個故鄉。

要想明瞭懷遠堡的重要，須先了解延綏鎮在國防上所佔的地位。此鎮在明朝是北方邊防上九鎮之一，東連三晉，西接甘寧，長城東西千里之地，都在他控制防衛之下。建墩垣，築營堡，設置衛所，開闢屯田，成了陝北惟一的屏藩。西北的鎮靜、寧塞、定邊又是平曠原野，天然形成一個戰場；東距延綏鎮百十里的懷遠堡，就是邊防上一個重要的據點。堡北不過十數里的距離，就是邊防上著名的萬里長城；長城北邊，就是外族游牧之區。這個地帶，人烟稀少，滿目荒涼，到處都是漫無邊際的野草荒原。春冬兩季，更有怒號的狂風，春天是滿天的飛沙，冬季有漫天的飄雪。自成剛狠好鬥的個性就是在這種自然環境下陶冶成的。

說到自成的先世，從來少有人考證，他自己却認為是李繼遷的後裔。

這事說來話長。唐僖宗時(874——888)，黃巢造反，黨項族拓跋思恭起兵助唐室平亂，以功授定難軍節度使，賜姓李，治夏州，就是現在陝西的橫山縣。到宋朝因地名而稱西夏，聲勢日大，對宋室叛服不常。由思恭數傳至李繼遷，為西夏國主。他在宋真宗至道三年(997)遣使納款通好，宋割給他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繼遷在位十四年，於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沒，廟號(西夏)太祖[三]。此後六百零三年，中間也不知隔了若干代，這個身繫明清兩朝興亡的自成就在李繼遷寨降生。

自成父守忠，守忠父海，海父世輔。守忠務農為業，家道富裕，性情忠厚，慷慨好義[四]，萬曆十四年(1586)生長子鴻名。此後二十年，即萬曆三十四年(1606)五月又生鴻基，即自成的原名。同年九月鴻名生子過，一名雙喜，後又名錦。鴻名不久去世，妻改嫁，自成與過同由守忠撫育成人。自成幼年時代，在一個四五口人的小家庭中享受着優裕的生活，快樂、美滿，作夢也想不到他此後意外的際遇罷！

自成生時，父母已經是四五十歲的人。超過中年的人，撫育着幼子幼孫，當然是特別疼愛，或者由此養成自成放浪形骸，不受約束的性格[五]。

自成幼年，聰敏活潑，六歲開始學識字，記憶力很好，一般的兒童都敵他不過，父親自然歡喜，把他和過一同送往塾中讀書。自成的祖先似乎沒有中科舉的人，守忠便以爭取功名顯宗耀祖來期待自成了。但自成是個頑皮的學生，不肯安分讀書，常常因此遭到父親的譴責。當他十三歲的那年，母親去世，此後時常逃學，父親管他不住。同里中有個叫劉國龍的，與自成的年紀相彷彿，有一天在一起玩耍，自成對他說："吾輩須習武藝，成大事，讀書何用？"又與李過、國龍角力，自成力大，二人不如，因此頗自負，大喜道："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前三歲夢偉將軍呼予李自成，今即改名自成，號鴻基。"自成從小便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兒童。

自成讀書的生活，大概在十四五歲以後就停止了。讀書不成，棄文學武。或云自成私走延安府，聽說武教師羅君彥技藝超衆，遂拜他為師，學習騎射[六]。並寫信給李過、國龍，要他們同到延安習武。恰好那封信被守忠見到，便將羅君彥延請到家中，專作自成等三人的教師，棄文習武的志願總算

遂刊。

大概在熹宗天啓四五年，守忠去世，自成無復忌憚，更放蕩無羈了；不過半載的功夫，便將家產揮霍一空。天啓六年(1626)，自成年二十一，去應募爲銀川驛卒，很能獲得衆人的愛戴[七]。

自成的身體不甚高，但是很寬大粗壯，高顴深頤，鴟目曷鼻，面貌猙惡，灰鷹巨眉，頸後長着蓬鬆的頭髮，看起來好像畫中的鍾馗。語言遲緩，咆哮似豺。性豪俠，慷慨喜歡交遊，勇猛有識略，不修小節，氣盛好鬥，所以屢次犯法。

自成的起兵，和他富於反抗的個性，和他的犯法，是有連帶關係的。自成的先代，因爲家道富裕，世應里役。天啓年間，陝北常鬧災荒，農民繳不起賦稅，逋欠的很多，政府不免嚴督苛索。自成雖然家道中衰，"里役"一項仍需照舊繳納，只好向富室借貸了。自成的債主是一家姓艾的仕紳，艾是米脂縣第一大族[八]。時艾家有舉人某，作過某府的同知，他以自成拖欠利息，不免倚仗勢力強索，對他逼辱備至。恰好這時縣裏又來催索賦稅，艾同知遂嗾使縣官將他嚴加笞辱，上了枷鎖曬在烈日之下，並派僕人從旁監視，斷絕他的飲食。諸驛卒代爲哀請，僕隸不許，衆不勝忿，鬨然毀其枷，共出城亡去。後來又因妻韓氏與里棍蓋虎耳通姦，自成怒殺韓氏，衆挾自成赴縣，笞二十下獄，自成用二百兩銀子賄賂縣中官吏被釋放，畏罪偕侄過走甘肅。史謂"自成數犯法"[九]，大概就是指前述"毀枷""殺妻"說的[一〇]。

二、當兵與發難

自成到甘肅，投巡撫梅之煥標下當了兵。時邊地多盜，自成勇敢善戰，以平盜的功績陞爲總旗，又陞把總，已是一個率領五十士卒的武官。崇禎二年(1629)後金入侵，京師戒嚴，徵四方援兵勤王，自成也參與了"勤王"之役，隨參將王國東征。邊兵平時受盡積欠餉銀及將吏剋扣的痛苦，在窮困之下已忍耐了好久，現在想乘着這個出征的機會吃一頓飽飯，路過金縣[一一]的時候，向知縣索餉。事情鬧大了，士卒憤殺王國[一二]，自成遂率領着叛兵走合叛變的饑民。

自成先投附於變民首領王左掛部下。他投奔左掛的年月，據左掛的事跡推算大概在崇禎二三年之交。這時民變的事件已經擴大，有名的首領很多，自成在羣首中只是一個很小的頭目。崇禎三年(1630)二月，左掛敗降官軍，同黨苗登雲、苗登霧、黃虎也相繼歸附，苗美、飛山虎等被誅死，左掛一股漸歸消滅，自成遂改投不沾泥〔一三〕。

不沾泥名張存孟，崇禎元年起於洛川，攻掠於安定、宜川、米脂、綏德、葭州諸州縣，聲勢盛極一時，他在民變初期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首領，有名的滿天星、混天王諸人都在他的部下。崇禎四年四月，關山領之役不沾泥爲官軍所敗，勢窮力蹙，手殺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降官軍，部下因此解體。餘黨滿天星、草上飛走宜君，旋亦降於同官；自成則率領着一部分人馬走依闖王高迎祥〔一四〕。

崇禎四年夏，王自用在山西糾集羣雄，這時自成雖仍在迎祥部下稱"闖將"，但已爲三十六營之一營了。

第二節　李自成極盛前之興衰(崇禎六年至十三年)

一、始露頭角

崇禎六年(1633)冬，李自成隨高迎祥渡過黃河轉戰於河南、湖北、陝西交界的地方。七年夏，羣渠復入陝西，被圍困在陝西南部的車箱峽。幸虧用自成的策略，一方賄賂官軍將吏，一方遣人謁總督陳奇瑜求降，才得脫險。尋復成燎原之勢，自成也開始露了頭角。〔一五〕

八年一月，十三家七十二營的首領大會於河南滎陽，商議抵禦官軍的方略，諸人意見紛歧，討論了很久還不能決定，幾乎衝突起來，自成從中和解，並獻議分兵掠地之策，爲衆所信從，聲望漸與張獻忠相埒。自是隨迎祥東略，從滎陽趨固始，經霍邱、壽州、潁川以達鳳陽，江北大震。後自成與獻忠有隙，偕迎祥返陝西，從終南山出，攻掠富平、寧州間。八年夏，明副總兵艾萬年總兵曹文詔相繼敗死，自成勢益盛。八月，與迎祥分兵，獨率所部凡七萬人略富平、固州以東之地，尋走醴泉。這時自成部下有驍將諢號翻山鷂名叫高傑的，與自成妻邢氏通，他恐怕事覺被誅，挾邢氏投降官軍，自成聲勢稍

衰。總督洪承疇復乘勢襲之於渭南臨潼，自成不能禦，走合迎祥，東出朱陽關，走河南。九年春，犯江北，略廬州、含縣、和州。經滁州朱龍橋敗後，復經河南入陝西。至陝與迎祥分兵，自成率所部攏南山而北，走延綏，犯鞏昌，爲明將左光先、曹變蛟所敗，自成避走環縣。尋敗官軍於羅家山，執總兵俞翀霄，勢復振。至米脂呼知縣邊大綬說："這是我的故鄉，不得虐待我縣父老！"衣錦晝遊，衒其親戚，從者益衆。謀襲榆林不得，改道南走韓城，復由韓城西略。九年秋，迎祥在盩厔戰敗被擒，此後不久，自成便由"闖將"改稱"闖王"，代替了迎祥的地位。

二、聲勢消沉

高迎祥死後，李自成也吃了幾次敗仗，雖承襲了"闖王"的地位，但是有名無實，並不能恢復當初迎祥時期的優勢。繼迎祥而起的，第一是張獻忠，其次是羅汝才。張羅二人，一來是未經大敵，未受重創；同時又有湖廣、江北以及四川這些沃饒的區域資其馳騁，得到迅速發展的機會，成了民變中頂強勁的首領。自成以重創之餘，精疲銳盡，在戰事方面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或遠徙以避官軍，或潛伏川、陝及湖北交界的叢山，消沉數年之久。

崇禎九年(1636)七月，自成走階、徽二州。八月，避伏隴州山中。九月，出沒於汧陽、隴州、鳳翔。十年春，襲涇陽、三原，過天星、蝎子塊來會，與陝撫孫傳庭總兵曹變蛟軍相遇，連戰七日，蝎子塊敗降。羣首漸移陝南，總督洪承疇與傳庭夾擊，傳庭戰於東，承疇戰於西，自成等西走階、成、西和、禮縣一帶，復爲承疇傳庭所迫，偕過天星、混天星南徙，九月下寧羌，十月走七盤關，入四川境，度朝天關至廣元，連下昭化、劍州、梓潼諸州縣。復自梓潼分爲三路，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其趨綿州一軍，殺明總兵侯良柱，川北大震。遂進逼成都，連下三十多州縣，民衆亦紛起響應。明巡撫王維章至保寧，懼不敢出，坐避戰革職。

十一年春，自成走川北，洪承疇設伏於梓潼，誘自成陷伏中，自成傷亡千餘人，率衆走白水。六月至秦州，爲左光先所敗，仁義王、混天王降。自成尋走漢中，復爲光先所扼，所部六隊及祁總管亦降。十月承疇與傳庭謀，在

潼關設三伏以待，承疇從西躉之，自成陷伏大敗，妻妾都被衝散，僅餘劉宗敏、田見秀等十數人在自成左右，相偕避伏商雒叢山。

這時張獻忠、羅汝才等已經投降官軍，獻忠住穀城。十一年冬，自成往投獻忠，獻忠道："李兄何不也從我歸降？"自成不聽，獻忠送了他些人馬，復走歸商雒。官軍好久聽不到自成消息，諜報以爲已死，對他遂不注意。自成山居無事，白天習騎射，夜間讀書，藉觀天象以勉慰部下，說道："渡過六月的厄困，可作皇帝。"妻弟高一功從旁竊笑。自成道："從前漢沛公劉邦百戰百敗，終得天下，你知道嗎？"自成多智謀，善占候，部下畏服以爲神人。一度至淅川老回回營，臥病數月，老回回撥他數百人馬他往。

十二年夏，獻忠反於穀城，自成聞之大喜，號召羣衆起而響應。明陝西總督鄭崇儉發兵圍之，自成突出武關投獻忠營，獻忠不能容，復離去。十三年九月，督師楊嗣昌到夷陵，檄令歸降，自成出謾語，復被圍於巴西魚腹山中，自成大困，部衆多出降。諸將中劉宗敏最稱驍勇，是自成的心腹，也要投降官軍，自成窮蹙無所措，乃謂宗敏道："人都說我有天命，你們可去求神卜一卜，假如不吉利，殺我投降好了。"宗敏諾。他們走到一個神廟，設誓投神茗卜決，三投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對自成說道："生死我要擁戴你！"軍中壯士也有很多殺妻子相從的。恰好河南正鬧饑荒，民變蠭起，自成遂率領着五十騎人馬經鄖、均到了河南[一六]。（插圖五）

第二節　轉盛的關鍵

一、中原民變

崇禎十二三年(1639——1640)，南北兩直隸及河南、山東、陝西、浙江諸省發生嚴重災荒，——旱災同蝗災。河南的歸德，米麥每斗值錢三千，黍每斗值二千七百文，人互相食，道路上無獨行的客人，各村之間都不敢互相往來，甚至有父食子夫食妻的慘劇[一七]。至於山東的饑荒有的說是明代二百多年來第一異變的。

隨災荒而來的是民變。河南的李際遇橫行河、汝間，饑民影附，衆至五萬。又有夊一、侯二、侯四、孟三等，部下都有幾千人，攻城掠地，或破新野，

或陷河陰，所在告警。 餘如老當當、一斗穀、杆子手、宋江、一條龍、李振海等，幾難悉數 張長腿、申定邦、任辰、藍二、李好、王彥賓、房文琇、戚念梧諸人，亦各據土寨稱雄[一八]。 黃河以北，饑民則嘯聚於河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 此外袁時中起於開封，擁衆數萬。 袁老山起於壽州，也有幾萬人馬。 在山東省，曹、濮一帶鬧得最利害。 後有李廷實、李鼎鉉兩個首領興起，兗州一帶二十州縣飢民紛起響應。 在陝西，環縣貧民則因借賑殺鄉紳，白水民則因徵糧殺縣官。 其中賀尚阿的勢力尤爲雄厚，破城池，殺官吏，民衆洶洶，不可終日。 千百股的民變，或誅，或散，或降，或叛，後來漸合併成爲大股，稱雄稱王，割據一方，和政府相抗。

崇禎十一二年，民變有漸歸消沉的趨勢，張獻忠等投降官軍，自成又窮蹙不能得志，一時烽火稍息。 接着普遍的災荒，却又給了他們一個轉機。廣大的飢民羣流浪到鄖襄，有不少參加到獻忠的隊伍中去，獻忠遂再興起，遍擾四川，政府把勁軍調去四川作戰，河南防務空虛，自成遂得乘隙而入。（李自成極盛前攻戰路線參閱圖四）

二、 籠絡民心——李巖建議均田免賦

李自成自鄖、均出發的時候，不過幾十個人；及至河南，飢民從者數萬。十三年（1640）十二月佔永寧，殺萬安王采𨭌，連破熊耳以西四十八寨，繼下宜陽、郟城，部衆增到數十萬，並且有幾個書生也歸了他，最重要的是李巖和牛金星。

李巖河南杞縣人，原名信，乃熹宗朝兵部尚書李精白之子[一九]。精白係魏忠賢黨，士大夫因此不願同他來往。 然巖性慷慨，急公好義，某年杞縣災荒，他一方面請求縣官寬免賦稅，同時把自己積存的幾千石糧食，散濟貧民。縣中飢民，遂糾五合十譁噪於富室之門，要求他們以李公子爲例，發糧賑濟[二〇]，否則焚掠。 縣官宋某出示禁止，飢民擊碎令牌，羣集縣署前，氣勢洶洶，縣官大懼，請巖設法勸諭調解，他們才肯解散回家。 李巖並且作了一篇"勸賑歌"，勸勉富室發穀賑饑，從那篇歌辭很可看出當時農民生活的情形。 辭曰：[二一]

"年來蝗旱苦頻仍,嚼嚙禾苗歲不登,米價升騰增數倍,黎民處處不聊生。草根木葉權充腹,兒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塵飛爨絕烟,數日難求一餐粥。官府征糧如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歸泉壤埋。骷髏遍地積如山,業重難過飢餓關,能不教人數行淚,淚灑還成點血斑。奉勸富家同賑濟,太倉一粒恩無旣,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常臻,助貧救乏功勛大,德厚流光裕子孫。"

富家巨室,以李巖的作爲不利於己,不免懷恨在心。恰好這時河南有紅娘子之亂[二二],攻打杞縣,把李巖搶去,強與成婚。巖不甘心從賊,私自逃歸,杞縣士紳以彼自賊營歸來,誣他暗通賊黨;縣官亦惡他市名得衆心,竟以結衆倡亂密揭於朝,捕巖下獄。縣民大憤,殺知縣,掠庫縱囚,劫巖以去。自成至河南,巖便合營入夥了[二三]。

自成慕其名,改信名巖,特加禮重。巖教自成收拾民心,開創基業,說道:[二四]

"欲圖大事必先尊禮賢士,除暴恤民。今雖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因歲饑賦重,官吏貪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迎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徵一半,則百姓自樂矣。"

自成聞言大喜。李巖更建議均田免賦的經濟政策,勸自成散發錢穀賑濟貧窮。分遣黨羽,僞裝商賈,四處宣傳,說闖王仁義之師,不殺不掠。他又編了幾個歌謠,一個是:

"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二五]

歌謠中特別提出"貧漢"二字,表示他們特殊的立場。民衆對於自成由詛咒變爲歌頌。自成軍隊所到的地方,常聽到"李公子活我"的呼聲[二六]。

"均田""免賦",是李巖向自成建議的兩大政綱。現在先討論均田問題,這種倡議是針對着明代土地分配的不均而發的。李巖是河南人,這種口號又是在河南提出來的,因此口號而得到的熱烈擁戴也是河南的民衆,我們對於河南土地分配的情形應該特別加以注意。先拿莊田來說,河南是一個莊田極多的省分。神宗晚年,福王建藩洛陽,皇帝下詔賜他莊田四萬頃。

呂坤上疏諫道:"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 福王莊始得減爲二萬頃[二七]。此外又有瑞王的莊田。河南諸王的莊田確有若干,已難考知;田額之多是不成問題的。

至於私人的兼併,商邱鄭廉所記崇禎十三年一段史事可爲代表:

"是時中州鼎盛,縉紳之家,率以田廬僕從相雄長。田之多者千餘頃,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頃。就四家論,曹、褚爲上,苗、范次之。"[二八]

曹某南陽人,褚太初睢州人,苗思順寧陵人,范良房虞城人。四家各養僕從數千人,倚勢橫行,強佔平民田宅,地方官吏畏勢惴惴不敢聞問。巡撫御史高名衡請籍沒他們的家產,以雪百姓的冤苦,並謂所入足供九邊十年的軍餉。兼併的情形由此數例便可知個大概了。

以上是自成倡導"均田"的地理背景,也可視爲提出"均田"口號的原因。詳細辦法如何,實行過沒有,實行到甚麼程度,記載缺如,無從考察,只能作一個大概的推測。今能散見於史籍的,不過"均田"與"貴賤均田"寥寥數字。或以其出身"流寇",史家受了"成王敗寇"的限制,而不屑爲記述;或因兵馬倥傯之際,天天忙於戰役,不暇作比較詳密的計劃。至於實踐的問題,當然更屬渺茫了[二九A]。

"免賦"的政策,是針對着明政府賦稅繁重而發的,賦稅繁重,源於加派。自成提出"免賦"的口號,是在崇禎十三四年之交,我們看一看這時民衆對於賦稅負擔的情形如何呢? 專說加派一項,萬曆四十六年(1638)開始加派"遼餉",到崇禎十年(1637),又加派"剿餉";十二年又加"練餉。" 從此民衆要負擔起"遼餉"、"剿餉"、"練餉"三種加派,諸省直合計每年爲銀一千六百七十多萬兩,所以崇禎十二年便是民衆最重負擔開始的一年。民力不贍,只好逋欠。政府要防止逋欠,定了催科的法令,按徵收錢糧成數的多寡作爲地方官賞罰陞黜的標準;地方官要奉行法令,也只好向老百姓嚴督酷索。當時有不少臣僚對於"剿"、"練"諸種加派提出抗議的,無奈國庫拮据,欲罷不能,自成却在此時提出"免賦"口號,這是他的時間背景。李巖也作了一個免賦的歌謠教兒童傳習歌唱道:

"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二九]

一傳十，十傳百，遠近傳播，這種歌聲在黃河南北幾乎傳遍了。所謂"不當差"是免役，"不納糧"是免賦，於是民衆歡躍，希望自成的隊伍到來! 時蔡懋德正作河南布政使，以地以時正當其會，便也下令州縣停徵賦稅，明政府却予以降級的處分[三○]。

自成對"免賦"的宣傳比對"均田"的宣傳來得煊赫。他自從崇禎十三四年提出這個口號之後，常常把它標榜出來號召民衆。崇禎十六年(1643)攻下黃州的時候，發表過一道檄文，公布"三年免徵"[三一]，將"不納糧"一語更具體化。他接着佔領襄陽、承天、太原幾個大的城市，到處布告民衆，暴露明朝"貪稅斂""徵斂重重"的弊政，這可說是對於"免賦"口號的解說。當他佔領京師之後，明兵部主事凌駉在臨淸討伐李自成的檄文還說過："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預免民糧。"[三二] 明福王在南京即了帝位，禮部尚書高弘圖疏陳新政，其中有一條是請蠲免江北河南山東的田租，以"勿使賊徒藉口"爲言[三三]。自成免糧號召的風動一時，由凌、高二人的檄文和奏疏可以想見。

自成又在洛陽殺戮貴族，向民衆宣傳說："王侯貴人，剝窮人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爲若曹。"他又把洛陽藩府和官家富室屯積的幾萬石糧食和數十萬金錢拿來賑濟貧民，饑民聽到這個消息，紛紛奔向洛陽來。自成乘機招募兵士，二十歲以上的男子，有願從軍的，每月給餉銀四十兩，勇敢善戰能爲將領的，加倍發給。並且對這批民衆說道："從我可以富裕了，不要等着餓死!"[三四] 他此後每攻佔一個大城，常將擄獲的金錢和糧食散濟貧民。[三五]

再一個與自成的興亡有密切關係的是牛金星，金星河南盧氏人(一謂寶豐人)，與本縣醫生尙炯相善，炯爲自成所親信，因於十四年(1641)四月介紹金星以見自成。金星多謀善辯，長風角星算之術，以數學干自成，特見親幸；自成一切軍政設施，常召金星到帳中謀議。金星又推薦善占卜的宋獻策，獻策上讖記說："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喜，以爲自己眞有天命，當做皇帝，更加强收拾民心的工作，對明政府的腐敗，官吏的貪汚，極力攻擊[三六]，

對民衆的痛苦表示同情，對自己的軍隊則嚴禁殺戮搶掠〔三七〕。

從前自成頗事殺掠，民衆恐懼，所以多組織鄉勇保守塢壁和他相抗拒。此次入河南，逐漸改變了他以前的破壞政策，且具有一種解救民衆的目標，民衆對於自成也另眼相看了，從前保守塢壁的人也多歸降了他。十四五年自成攻開封的時候，鄉民幫同抬大車門板之類，協助攻城；城內的鐵匠偷着替自成打造箭鏃，稱自成的兵叫"天兵"。他攻克歸德，使百姓擔着各種貨物到軍營中平買平賣，到處和民衆打成一片。十五年(1642)冬，自成攻襄樊，漢水以東的老百姓，焚香殺牛備酒遠迎；樊城的民衆並且領導着自成的軍隊繞過敵人所設的伏雷暗弩和漢水的險灘。自成的軍隊逼近荊州，陸師贊倡議守城，縣民都不肯響應；但自成的軍隊一到，士民反屠猪殺羊打着旗幟來歡迎。這時雖有不少鄉官縉紳結寨拒險和自成相抗的，但是寨民義兵常暗通自成，而不同鄉官縉紳合作〔三八〕。這時的湖北，西起荊襄，東至黃州，北至應山隨州，那些結寨築壘的人亦多來通款，輸送糧草。不到幾個月的功夫，自成的軍隊便由五十騎擴張到數萬；崇禎十四年冬到了五十萬，十五年且號稱百萬了。

三、羣雄歸附

李自成的軍隊，迅速擴張，一是由於饑民的影附，一是其他小股民變集團的歸併。

崇禎十三四年，中原民變蠭起，或數十百人爲一夥，或數千人爲一股，還有多到數萬人的，打家劫舍，聚寨稱雄，抵抗官府，政府稱爲"土寇"。其中最大的一股是袁時中，他原是滑縣人，流寓開州，就是現在河南的濮陽縣。崇禎十三年，號召饑民起事，掠開州，一時起而響應的有數萬人。尋由考城渡河而南，攻蘭陽不下，東走陳蔡間。當時又有袁老山者，亦聚衆反官府。時中自號"小袁營"，禁止部屬淫掠，頗得民心，部衆曾經擴張到二十萬，後來歸降自成爲先鋒〔三九〕。李好、瓦罐子、一斗穀諸人，久據河南，黨羽甚衆，一斗穀一度依附獻忠，至是歸併自成。李好原起裕州，降自成爲先鋒。其餘千百成羣的小股土寇，見自成勢盛，多來歸附。

這時歸附自成實力最雄厚的一股是羅汝才。汝才延安人，多智而狡，原先與自成同在高迎祥部下，汝才年長，以弟待自成。後經穀城之役，與獻忠合。獻忠常常凌折同輩，汝才不甘，以是漸不睦。十四年七月，自成復起，汝才脫離獻忠來鄧州投之，願以兄事自成，聽從他的約束。時汝才有衆四五萬，戰馬萬匹，在羣雄中是僅次於自成獻忠的第三巨頭。自成長於攻，汝才善於守，兩軍恆相需爲用。

至十五年(1462)秋，自成自開封拔營南徙，左革五營也來歸附。他們久據英、霍山中，出沒於蘄、黃、潛、太一帶，叛撫無常，原是與自成、獻忠鼎足而三的一大股，十四年合於獻忠，至是也改歸自成了。

十六年(1643)春，獻忠盤據安慶、廬州、黃州一帶，自成與獻忠的書檄文告，皆用上司臨屬吏的口氣。獻忠心雖不甘，畏自成之強，不敢和他計較，只好陽奉之爲主[四〇]。從此成了自成獨覇的局面。

第四節　經略豫楚時期的軍事和政治（崇禎十三年冬至十六年夏）

一、在河南勢力的擴張

自成入河南，軍事上節節勝利。在自成方面，除前述幾個有利的條件外；在官軍方面更有許多難以補救的缺點，最重要的就是軍政的腐敗。將領驕蹇跋扈，不服從命令，作戰的時候不能協力合作，有的企圖保存一己的實力避敵不戰。即使有肯奮力疆場才智足和自成對抗的將官，也常被朝臣門戶之見掣肘。政府士卒們更驕縱成習，動不動就叛變淫掠。政府又不能按時發餉，饑寒交迫，心懷不平，全無鬥志，遇到自成軍，不是潰逃便是投降；或是響應敵人作內應。崇禎十四五年自成在河南五敗官軍，多導源於此。

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張獻忠勢正強盛，督師楊嗣昌統帥大軍，集中於川、楚間和他相抗，河南防備空虛，自成遂乘隙以入。洛陽是福王常洵藩邸所在之地，福王向來不惦念百姓饑苦，成天忙着婦女倡樂，即不待自成的宣傳民心早已解體了[四一]。士兵尤爲憤憤不平，有調赴疆場路過洛陽的，時常在道上叫罵："福王貯積着百萬金錢，屯積着好多粱肉，却叫我們餓着肚子去拚命！"時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在洛陽，聽到這種言論，特去謁見福王，

請他發庫藏賑濟軍民，王不應，自成的軍隊已臨城下。這時負責守城的是明總兵王紹禹，也是個貪財的人，常剋軍餉以自肥，福王犒賞士卒的三千銀子完全被他吞沒，士卒懷恨在心。自成的軍隊一到，城上的守兵就響應了，執河南分守道王允昌，持刀索餉，燒燬城樓，開北門迎自成兵入。

洛陽既下，移兵攻開封。開封是周王朱恭枵藩邸所在地，一來開封城牆堅厚，再則周王不似福王之淫佚好貨，聽到自成東下的消息，亟發庫藏募民防禦，與巡按高名衡[四二]、總兵陳永福等固守七晝夜，自成不得志而去。

自成佔據河南省的大部，所到之處幾無堅城，聲勢煊赫，明帝聞報大驚，特令陝西總督丁啓睿以兵部尚書代楊嗣昌督師，以原任兵部尚書傅宗龍爲陝西總督，專禦自成。別勅保定總督楊文岳與宗龍會師。又檄總兵賀人龍、李國奇所率陝西兵亟出關東擊。這次出師，對自成的戰役可說是空前大舉。

十四年九月，楊文岳率虎大威軍至新蔡，自成見官軍到，盡將精銳設伏松林中，陽驅部衆向汝爲誘敵之計，宗龍、文岳追至孟家莊，人困馬乏，諸將想休息士卒，請翌晨交戰，士卒遂馳馬甲散行鄉村尋糧草。自成軍突起林中搏擊，官軍無備，賀人龍斂兵不戰，李國奇迎戰不勝，兩軍皆潰。人龍、大威避敵北奔，國奇也跟蹤潰來。保定兵旋亦不支，部將挾文岳入項城奔陳州。宗龍被自成重重包圍，飛檄人龍、國奇還救，時二人駐紮沈邱，緊閉城門，不肯應援，說道："此書從敵營來，安知不是假的！" 二人竟避走陳州，回陝西去了。宗龍被圍不能脫，對將士說道："宗龍老了，今日被自成圍困，當與諸軍決一死戰，不能效法他人捲甲逃生"！日久食盡，殺營中騾馬犒軍士；騾馬盡，殺敵人分食其屍首。後來彈藥弓矢用完了，宗龍檢閱士卒，死傷之餘尚有六千，夜半勒衆突薄敵營，潰圍而出。突圍之後，兵多星散，宗龍徒步率餘卒且戰且走，逃奔項城而來。走到距城八里的地方，被自成追及執殺，遂連下項城、商水、扶溝，轉攻巢縣。

繼傅宗龍總督陝西三邊的是汪喬年。自成日盛，政府下檄催他率兵出關。陝西精銳在項城死亡大半，喬年招收散亡，調遣西北邊防軍，共得馬步

兵三萬，由總兵鄭家棟、牛成虎、賀人龍三人率領，於十一月出關，屯於河南襄城一帶。這時自成、汝才正在郾城圍攻左良玉，聞陝西兵至，解郾城之圍來擊喬年。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畏勢先逃，軍心動搖，未戰先潰。自成乘隙襲擊，殺喬年，降其衆數萬，獲馬二萬匹。乘勝下南陽，殺明總兵猛如虎及唐王，復破禹州殺徽王。河南州縣至是多爲自成所下，遂再圍開封。

崇禎十五年(1642)正月，自成攻開封不下，解圍去。二月，與汝才合兵，凡八十萬衆，下陳州、歸德。四月，再謀取開封，慮城堅守固一時不易下，下令圍而不攻，使開封坐困[四三]。五月，明帝令總兵許定國率領晉兵來援，甫至沁水，便行潰散；明寧武援兵亦潰於懷慶(今河南沁陽)。

喬年沒後，孫傳庭繼任總督，帝令出關東援。復出兵部尚書侯恂於獄，令督援剿諸軍馳援開封，侯恂倉促未至，開封圍益急。帝數切責督師丁啓睿，啓睿不得已，於六月大會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及楊文岳軍於朱仙鎮，馬步兵凡十數萬。諸將之中良玉最稱善戰，所部也最精悍，他見自成勢盛，不願速戰，大威等的主張與他不合，良玉頗不愜意，一夕拔營先走，其餘諸軍隨之而潰，督師營大亂[四四]。

自成預於左良玉等營前掘成巨塹，深廣各丈餘，環繞約有百里。並戒令士卒俟官軍過時從後追襲。良玉爲自成軍所逼，無心戀戰，疾馳大亂，多負輜重攜刀槍僵仆巨塹中，自成軍從而蹂之，大勝，奪馬騾萬匹，及器械無算，良玉率殘衆走襄陽。再說啓睿、文岳諸軍，見兵衆未戰先亂，知不能禦，聯騎奔汝寧，自成跟蹤而來，追奔四百里，擊降官軍數萬，獲馬騾七千匹。啓睿坐逮[四五]，文岳革職聽勘。

朱仙鎮明軍之敗，兵部所奏調援剿兵潰散大半。尋督師侯恂至陳橋，檄徵諸將，多不應命。左良玉駐襄陽，良玉原爲恂所薦舉，至是亦托辭所部多創亡堅壁不動。恂不得已，孤軍屯於柳園，乃上疏道：

"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匪可一朝剿也。由秦入豫，一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爲賊有。其騎數萬爲一隊，飄忽若風雨，過無堅城，因資於我，官軍但尾其後問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馬隤士饑，甚且以賜劍之靈不能使閉城之縣令出門一見，運一束芻、饋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衂也。今賊氛甚迫，全豫已陷其七

八,藩王待救若望雲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爲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區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維城當不急於社稷。臣爲諸道統師,身任平賊,豈可言舍汴而不援。但臣所統七鎭,合之不過數萬人,而四鎭尚未到也,憑何而前?……故今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南委之(姑委於自成也)。令保定撫臣楊進,山東撫臣王永吉,北護黃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法,南遏賊衝。而以秦、陝督臣孫傳庭塞潼關,臣率左良玉圖荊、襄,凡此所以斷其奔逸之路也。臣鄉自賊中來者,皆言百萬,今且以人五十萬,馬五十萬計,人食日一升,馬食日三升,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一鍾爲二·八石)。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烟,自始以終,安所致此哉。目今兵強無過良玉,從前督撫羈馭無方,衆之兵多食寡,調遣爲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楚之糧養七鎭之兵,臣不敢度支關餉,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期,機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羣賊腹背飢擾,馳突無所,不相屠滅,必有降散,舍此不圖,而欲急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蛇豕肆嚙,恐其禍有不止於藩王者。此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之計也。

侯恂請暫且放棄河南,取四面扼險防禦之策,俟自成有隙可乘,然後徐圖進兵,帝不許。

明廷以開封圍急,分遣御史王燮、蘇京、王漢督各鎭往援,諸將皆不用命,惟憑河防渡剽掠村莊而已。明開封城內兵士衆多,陳永福一軍尤其精銳善戰。推官黃澍更招聚士紳商民組織"義勇社",參加的有一萬多人。刑牲設盟,置參謀、中軍、監紀、總社、管總、中權、後勁、諸職,一如正式軍隊。時協永福軍出城襲自成。

時開封城內原有及避難的士民,不下數十萬,是一個人多糧少的城市。又一連圍困了幾個月,外邊的糧食無法接濟,糧價一天天的高漲。十五年六月,一斗麥子的價值由銀二錢五分增到五錢。八月,餓死的民衆已經很多,只郡王士紳稍微有些積儲,也多埋藏在地下或暗室。軍士們拿着令箭沿門搜索,有的掘地破柱搜求,糧、糕、醬、油、醋幾無物不搜。無有糧食的富戶則令折成現銀交納,每石折銀八十兩至一百二十兩不等。平時糧價每石不過一兩左右,現在漲到一百倍,旣無糧食又無現銀的富戶,常遭到慘酷的拷打。九月,城已被圍五月,民衆嘗剝樹皮,剜草根以食,以至於吃牛羊皮

襖、靴、箱、馬鞍、藥材、蓑蟵之類；強有力的或殺人而食，所以每天都餓死很多的人。

開封明將吏日望救兵不至，遂有決河灌自成之謀。黃河在開封城北相距不過十里，自成老營在閻家寨，適當黃河舊決故道，明巡按嚴雲、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謂決河灌敵可把自成的軍隊完全漂沒，是年六月，令總兵官卜從善兵架舟南岸掘朱家寨上游的黑堤口。旋被自成發覺，衝散掘隄的官兵，令民夫反掘馬家口灌開封城圖謀報復，當時以水小未爲大害。入秋大雨連旬，黃水驟漲，九月中旬舊決口崩潰，水聲如萬鐘齊鳴，聞於百里。以水勢湍急，自成兵來不及移營的被淹死上萬人。開封城牆全被淹沒，只有四門城樓及城內比較高的屋頂露在水面，士民大部被淹死[四六]。

開封是歷代的古都，自成欲據之號召遠近，故志在必拔。今竟陷於水，附近諸州縣盡成澤國，財物生靈付之汪洋，自成一無所得，遂棄此他往，分軍南下汝潁，西據陝洛。時袁時中往來歸亳間，自成惡其反復勢強，發兵擒之於圉鎮，河南境內再沒有敢與自成爭鋒的軍隊。

侯恂駐柳園，明廷屢次下詔催他進軍援開封，恂以勢孤不能應。諸鎮亦皆望風引避，惟恐與自成軍遇。恂名爲督師，所部不過數千；諸鎮將並不聽從他的調遣。至是河決開封，自成南趨汝寧，恂乃東移三百里至曹縣，復轉單縣。所部驕縱不法，恂不能制止。周王上言訐恂，謂彼於開封圍急時觀望不援；總兵劉澤清也上疏說他縱軍無狀，遂革職聽勘，以呂大器代爲督師，駐德慶。恂於左良玉有恩，良玉聞恂被革職，更桀傲不奉命，大器調了他九次皆不至。

河南的官軍所在潰敗，封疆重臣能和自成抗衡的惟一孫傳庭在。傳庭爲陝西總督有威名，在西安大會諸將，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剿總兵賀人龍，各率兵來會。傳庭縛人龍，歷數他四川開縣譟歸和河南兵潰的罪狀，誅之以肅軍紀，諸將莫不動色[四七]。人龍是一位善戰的將領，自成的軍隊對他相當畏懼，叫他賀瘋子；只以驕縱不法，又傳言人龍與自成同鄉，襄城之役朝廷疑他通敵，密勅傳庭殺之，遂不免一死。自成的軍隊聽得這個消息，酌酒相慶道："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傳庭旣誅人龍，乃威震三邊； 訓練軍隊，日夜趕造武器。 崇禎十五年(1642)開封緊急之時，明帝令御史蘇京往監延安、寧夏、固原諸軍，催傳庭出關，傳庭有難色，上疏說："新募兵不堪用！"帝不聽。 傳庭不得已，於是年九月率軍出潼關，另遣別將出武關，兩路人馬齊向河南而來。時河南豪右所在結寨自保，傳庭一至，相率歸附，願助戰效死，官軍爲之一振。 自成聞報，率兵來迎，至郟縣講武場，兩軍相遇。傳庭設三伏以待，令總兵牛成虎將前軍，左勷將左軍，鄭嘉棟將右軍，高傑將中軍。 自成軍陷伏兵潰，官軍追襲三十里，到郟縣塚頭，已經追及，自成軍盡棄甲仗軍資於地， 明軍爭取之，陣線紊亂，自成乘亂反鬥，羅汝才也率兵趕到，合力大敗明軍，執副總兵孫枝秀及參將黑尙仁，俘斬將官七十八人，擊降並殺戮明軍數千，奪獲甲仗軍資無算；自成汝才也死亡數千人馬[四八]。

傳庭的失敗，或云連雨十數日，糧運不給，士卒採青柿爲食； 天又寒冷，凍餒不堪，無力戰鬥， 故時人稱之爲"柿園之役"[四九]。 傳庭率殘衆退回陝西。

當時陝西的軍隊最爲精銳， 崇禎十四五年河南幾次大戰除朱仙鎭一役外，每次都以陝兵爲主力。 自十四年陝督傅宗龍、汪喬年相繼戰死，陝西的精銳已損傷不少；至是傳庭再敗， 陝西兵遂無能爲力了。 於是汝才由魯山走南陽，自成先鋒李好從裕州走唐縣，自成則至息縣、舞陽， 連營五百餘里，於閏十一月下汝寧，虜崇王，擊殺保定總督楊文岳及總兵虎大威， 分軍由確山、信陽、泌陽、唐縣諸地以向襄陽。

二、 在荆襄建國的規模

從崇禎十三年(1640)冬至十五年(1642)冬，是自成發展最速時期，在河南五敗明軍，殺死的及招降的不下十幾萬人，遂略定河南全省地。於是統率大軍，南趨湖廣襄樊。

襄陽和樊城位於漢水的南北兩岸，在軍事上是個重要的據點，取之可以順流東下，爭取軍事經濟關鍵之區的武昌。 況且左良玉久駐襄陽， 是一支精銳的軍隊，自成便乘戰勝餘威來摧毁這惟一的勁敵。

良玉自朱仙鎮潰後，即來襄樊招收降卒，有衆二十萬，但是政府僅發給二萬五千人的兵餉，其餘皆向當地徵斂供應，因此結怨人民。他聽說自成有南下企圖，遂在樊城大造戰船，謀避走武漢。

襄陽在漢水南岸，是唐水注入漢水的交點，所以漢水的水勢在襄陽以下比較的深廣難渡。襄陽以西水小而多淺灘，自成要想攻取襄陽，這些淺灘是必經之路。於是良玉令副將惠登相戍襄西的羊皮灘，游擊于躍鱗戍鍾家灘。又怕自成繞他道躡其後，沿途布置了很多伏雷暗弩。樊城人久怨良玉軍淫掠不法，一方縱火焚毀他的戰船，同時領導自成的軍隊到白馬渡渡江，繞過伏雷暗弩，自成遂下襄陽。復分兵下德安、夷陵、荊門諸城。良玉敗走武昌，偏沅巡撫陳睿謨棄荊州奉惠王走湘潭。

崇禎十六年(1643)一月，自成下承天，明巡撫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鍾祥知縣蕭漢死節，巡按李振聲與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降。自成復分軍攻略潛山、京山、雲夢、黃陂、孝感諸城，移檄黃州，檄云：

"爲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姦人妻女，吸髓剝膚。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今定承天德安，親臨黃州，遣牌知會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爾民有抱鍔長鳴，迎我王師，立加重用。其餘勿得戎服，玉石難分，此檄"。

黃州就是現在的黃岡。黃州民衆紛起響應，明守將王允成棄城逃。自成大隊漸逼漢陽，良玉復避逃九江。二月，自成遣將馬守應進據澧州以窺常德，楚民甘明揚等助之，於是湖北諸州縣也爲自成所有。

自成據地既多，布署諸將，分守汛地，令高一功、馮雄守襄陽，任繼光守荊州，藺養成、牛萬才守夷陵，王文耀守澧州，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荊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禹州。湖廣一省，南至湖北之常、澧、辰、岳，東至麻城、黃州，西北至光化、均州，皆爲所有。惟中部的武漢，西北極邊的鄖陽，在明軍固守之下不曾攻下（此期李自成佔據區域參閱 89 頁前插圖三，"崇禎十六年張李割據圖"）。

自成據河南之時，明政府尚數次會集大軍和他對壘作戰。自入湖廣，

明室竟無能與自成列陣對敵的一枝勁軍。左良玉、陳睿謨、王允成諸軍皆在民衆反抗之下不戰而逃。自成於是據承天，稱"奉天倡義大元帥"；汝才爲"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位在自成之下，諸將之上。自成營叫"老府"，汝才曰"曹營"〔五〇〕，二人的勢力稍相頡頏。自成有專制稱王之意，又怕汝才不肯擁戴，乃置酒宴之，以言辭試探汝才的意思說："我和你都是平民起家，沒想到會有今日；我們當進取陝西，據土稱王。"汝才性情粗率，這時又吃醉了酒，張目答道："吾等橫行天下才是快事，何必據土稱王！"自成大爲不快。賀一龍、藺養成的勢力也比較強盛，皆與汝才相善，也想自成一軍獨立自主，自成不免懷疑。

這時有一個姓陳的書生，黄州人，聰明多智謀，很受自成賞識。又有舉人吉珪，爲汝才的謀士，與陳生相善，吉珪復介紹陳生認識汝才。陳生知自成不滿意汝才，遂乘機離間二人交惡，謂汝才私通左良玉，日後必爲變，以慫恿自成。恰好自成邏卒又尋獲了良玉假造的通汝才的信件，自成果然懷疑起來，遂於崇禎十六年三月間一天的早晨，派遣二十個騎兵，疾馳"曹營"，把汝才殺死，並對汝才部下宣布他的罪狀說："汝才反，李元帥下令殺他！"汝才既死，自成給他素服發喪，痛哭盡哀，並且撫育汝才的幼子以取悅於汝才的舊部。他又慮一龍、養成謀變，誅之以併其衆。時馬守應爲自成守荆州，聞汝才等死，憤而且懼，抗命不聽調遣，後來改投獻忠去了。

自成性澹泊，雖然作了大元帥，還過着樸素的生活，吃粗糙的米飯，不好酒色，一妻一妾都是老嫗，沒有兒子，僅有一個女兒，以姪李雙喜爲養子。羅汝才則有幾十個妻妾，好幾部女樂，日常用的衣服被褥都是用絲羅做的，每頓飯都離不了酒肉，窮極奢侈，厚自奉養。自成嫌他腐化，笑罵他說："此老多嗜好，不足有爲！"自成與士卒共甘苦，善於駕馭，所以能獲得部下的愛戴悅服〔五一〕。他且能禮賢下士，收攬人心，關心民間饑苦，注意政治工作，在羣雄中，他要算是一個傑出的人才。

自成既然調整內部，河南及湖廣北部（今湖北省）諸州縣大部在他統制之下，軍隊號稱百萬，乃謀以荆襄爲根本，建立帝業，和明政府儼然成爲敵國之勢。

自成駐襄陽，改襄陽曰襄京，修葺襄王宮殿居之。楊永裕請卽帝位，牛金星謂時機未到，把他勸止，僅進位爲新順王，立雙喜爲太子。自成雖然沒有採用永裕的建議，內心却很喜歡他，永裕有所陳說，常被嘉納。

此期的設施，可分兩項來敍述，一爲軍制，一是中央及地方官制。

（一）**軍制**：

自成設施，軍制最詳，征伐全賴諸將，故右武[五二]。

（甲）品級：諸書所記不同，平寇志明季北略甲申傳信錄所列如左[五三]：

平寇志：武官不詳一品，二品曰權將軍，三品曰制將軍，四品曰果毅將軍，五品曰威武將軍，六品曰都尉，七品曰掌旅，八品曰部總，九品曰哨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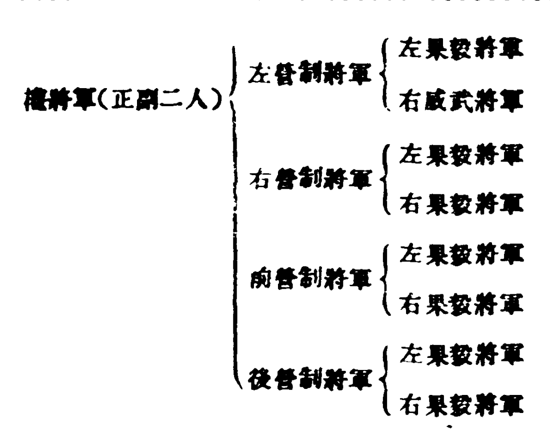
明季北略：一品曰權將軍，二品曰制將軍，三品曰果毅將軍，四品曰威武將軍，五品六品皆將軍，七品曰掌旅，八品曰部總，九品曰哨總。

甲申傳信錄：一品曰權將軍，二品曰副權將軍。

另據明史李自成傳："田見秀、劉宗敏爲權將軍，李巖、賀錦、劉希堯等爲制將軍，張鼐、黨守素等爲威武將軍，谷可成、任維榮等爲果毅將軍。"列威武於果毅之上。

（乙）軍營之編制：共設中左右前後五營，特設正副權將軍，提督五營軍事。五營中以中營爲主，又稱"標營"，或稱"中權親軍"，或"中權營"。中營之組織較爲龐大，"中營制將軍"爲最高將官。次"帥標正威武將軍"，正副二人；次"帥標左威武將軍"，正副二人；次"帥標右威武將軍"；次"帥標前果毅將軍"；次"帥標後果毅將軍"；中營共計大帥八人。左營置"制將軍"一，"左果毅將軍"一，"右威武將軍"一，共大帥三人。其右、前、後三營之組織略同，各置"制將軍"一，"左果毅將軍"一，"右果毅將軍"一，每營皆大帥三人。上五營共二十二將，系統如下表：

- 中營制將軍（標營）
  - 帥標正威武將軍（正副二人）
  - 帥標左威武將軍（正副二人）
  - 帥標右威武將軍
  - 帥標前果毅將軍
  - 帥標後果毅將軍



軍隊之編制以小隊爲基礎,計"標營"百隊，餘四營各三十餘隊,五營合計共二百三十餘隊。 每隊馬兵五十,廝養小兒三四十，步兵一百至一百五十。 如此計算,五營馬步兵共約六萬,馬騾二萬[五四]。

據明史李自成傳：編男子十五至四十歲的人爲精兵。上文所述二百三十隊馬步兵六萬之數當指精兵而言。 每精兵一名有馬二匹至四匹,需要十幾名管理器械養馬和作飯的人伺候他;所以精兵五六萬,廝養伙夫之類便需五六十萬人了。 是自成之軍事組織雖然龐大，而以五六萬精兵爲其主幹，這是自成軍制上一個特點。

各營有他不同的旗幟;標營白旗黑纛,右營白旗白纛,左營紅旗紅纛,前營黑旗黑纛，後營黃旗黃纛。 自成的旗則是白纛大旗銀浮屠。 每隊亦各立標旗一面,軍行望旗爲進止。

各營將領,諸書的記載不完全一致，明史綏寇紀略俱作五營二十二將，惟明史不載將領的姓名。 茲將見於綏寇紀略者列下[五五]：

官	爵	姓名	備註
權將軍		(正)田見秀	見秀爲人寬厚，自成軍所經之地，多所宥全，皆見秀之力。
		(副)劉宗敏	宗敏性狡悍，善戰爲自成所倚信。
中	制將軍	李巖	與弟李牟皆能簡束所部,不恣掠。
	正威武將軍	(正)張鼐	鼐，自成之養子。
		(副)黨守素	
	左威武將軍	(正)辛思忠	
		(副)谷可成	可成爲果毅將軍,副之。

營	右威武將軍	李　友	
	前果毅將軍	任繼榮	
	後果毅將軍	吳汝義	
左營	制將軍	劉芳亮	
	左果毅將軍	馬世耀	
	右果毅將軍	劉汝魁	
右營	制將軍	劉希堯	
	左果毅將軍	白鳴鶴	
	右果毅將軍	劉體純	
前營	制將軍	袁宗第	
	左果毅將軍	謝軍友	
	右果毅將軍	田　虎	
後營	制將軍	李　過	即李雙喜,驍悍善戰。
	左果毅將軍	張　能	
	右果毅將軍	馬重僖	

又賀錦自蘄黃來歸,一見輸誠，自成甚爲嘉納。 自成殺羅汝才賀一龍之時,賀錦籠絡二人部屬使不叛變,故特擢拔他作制將軍。 按其編制,五營共該制將軍五人，綏寇紀略不記賀錦爲何營制將軍，各營武官大概時有變動。

(二)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制:

文官置上相左輔右弼,改六部爲六政府，設侍郎、郎中、從事等官。 太師一品,六政府尙書二品(時未設官),侍郎三品，從事四品。 外官有提督,有防禦使,有統制使；府官曰尹,州官曰牧,縣官曰令。 此外有學政，有武政。 茲將內閣及六政府官員列表如下:

官職		姓名	原任明朝官職及出身	備註
內閣	上相國	張國紳	蘇松道副使	此據明史綏寇紀略平寇志諸書。小腆紀年謂國紳降於陝西,覬覦爲相不果。
	左輔	牛金星	舉人	據王士禎池北偶談後曾降清爲京卿。
	右弼	來　儀	襄陽知縣	

吏政府	侍郎	喩上猷	御史	喩，石首人，薦江陵陳萬策李開先兩人賢可用，自成遣使具書幣徵之，萬策自經，開先罵自成死。
	郎中	徐丘 劉輝烈		
戶政府	侍郎	蕭應坤	廣西布政使	
	從事	閻秦定 郭附龍 游啓運 楊四長		
禮政府	侍郎	楊永裕		
	從事	劉參淸 劉輝烈		
兵政府	侍郎	李振聲 （丘之陶）	湖廣巡按御史	此據罪惟錄小腆紀年諸書。另據豫變紀略五：自成陷襄陽得御史李振聲，米脂人，自成以同縣同姓，呼之爲兄，振聲不爲用，被殺。又綏寇紀略兵政府侍郎作王家柱，均存疑。 又丘之陶先爲自成兵政從事，後改侍郎，以通陝督孫傳庭事洩被殺。
	從事	傅朝升 施鴻翮 顧君恩	拔貢	此據綏寇紀略。小腆紀年謂"吏政府顧君恩爲自成所親信"。明季北略作從事，不言何部，待考。
工政府	侍郎	姚錫胤		
	從事	蔣芬		
刑政府	侍郎	鄧巖忠		
	從事	安民興		

此外防禦使官姓名可考者六人，府官可考者計府尹六人，府丞一人，理刑六人，學正三人，推官二人。 州官可考者計州牧十八人，州有判，姓氏不

詳。縣官可考者計縣令六十七人，縣有簿，姓氏不詳(參看附錄七李自成據襄陽時派遣地方官吏姓名表)。

又封崇王朱由樻爲襄陽伯，邵陵王朱在城爲棗陽伯，保寧王朱紿已爲宣城伯，肅寧王朱術授爲順義伯。設衛駐兵，曰襄陽衛，曰汝寧衛。又改荆州爲通達衛，承天爲揚武衛，禹州爲均平衛。

三、行軍的改進

軍隊的編制既極嚴密，行軍的嚴肅，作戰的策略，以及紮營的設備也比從前完善的多。

一、行軍　軍行進止，發號施令，都有定規。遇有征伐，招集諸將謀畫討論，各供獻意見，自成營聚不加可否，集思廣益，陰用其長，以是人多不測。行軍的神密，即使是在他左右的人有時也不知將征伐何方。計謀一定，部下絕對服從，不得有異議。行軍以中權營爲領導，其餘四營制將軍視中權營之所向各率其偏裨以從。

出發時交四更即起身，飽食備馬以聽令[五六]。遇到崇山峻嶺，騰馬直上。遇到大的河流，用囊袋之類，盛土壅塞上流，然後渡河。若淮泗涇渭等河，或跨足馬背，或抱鬃緣尾以過。

行軍不多攜輜重，不攜帶行糧，隨處徵索，飽則棄其所餘，所以時常缺糧絕食，但爲行軍輕便計，並不很注意這一點。

對於馬匹最爲重視，一兵有副馬三數匹，戰時易換騎乘，使不過疲勞。冬季嚴寒，則製草成褥，以保護馬足。平時騎乘止用騾驢，馬不輕易使用，專供作戰時騎用。

轉營時或用五重法，最外圍是饑民，步卒馬兵次之，驍騎又次之，家口居中。衣服器械婦女之屬，各載以驢，團聚而行，曰"老營"。

二、作戰　臨陣列騎兵三萬爲三重，號"三堵牆"，前者返顧，後者斬之。如戰久不勝，則令騎兵佯敗誘敵，一俟敵軍入伏，步卒三萬，持長矛擊刺如飛，騎兵亦乘勢回擊，以此取勝。決戰常用騎兵，因爲易馬更番馳逐，所以進軍神速，能打擊敵人使猝不及防。

或爲四重法，以飢民步兵爲第一重誘官軍，俟官軍疲憊，馬兵乘之。十六年九月南陽之役，自成第三重馬兵已被孫傳庭火車隊擊破，第四重驍騎繼之而上，奮力死鬥，官軍騎兵和火車隊不能當，俱潰。此處所謂"驍騎"，是騎兵中最精銳的部分，專備決戰的，最後才肯動用。

又常爲設伏誘敵的戰略，傅宗龍、楊文岳在新蔡的潰敗，孫傳庭在郏縣的被賺，都是中了自成的埋伏。南陽之役，自成藏匿精銳，用老弱殘兵誘官軍，俟官軍志驕氣懈，猝以驍騎襲之。又每次勝利或佔優勢之時，遣騎兵追逐，一連數百里不休停，使官軍無喘息調整的機會；所以官軍一敗便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有時穿戴敵人的衣甲，佯爲官兵。或喬裝爲商賈百姓，密探軍情。或聲東擊西，使官軍無法防備。所以官軍屢次稱他們爲"譎詐"、"狡賊"。

攻城晝夜分爲數番，更番進攻。攻時以騎布圍，步兵肉薄向城，弓箭鳥槍齊發，使守城的敵人不敢舉頭外看，然後人戴鐵冑，身披鐵衣，擕錐斧鑿城。人得一磚一甓即還營休息，另換一人往鑿城如前法。鑿城成孔，可容一人，則一人匿其中，畚土以出，以次相繼，城土遂空。每二三步留一土柱，以防城空坍塌。然後以巨繩繫柱，去城數十丈，牽繩倒柱，城遂崩陷。或挖城成穴，實以火藥，燃火崩城，騎兵乘勢衝入。如初攻開封城，以戰車數百蔽弓矢，令兵士伏在車下鑿城，七晝夜不息，鑿深達數丈，燃藥崩城，因開封城過堅厚，火藥反向外迸擊，迄未攻下[五七]。

或用雲梯，永寧城就是利用雲梯攻下的。攻開封時，在城下昇雲梯百餘座。攻汝寧，雲梯如麕而立，百道並攻。攻郧陽，初用長梯六十餘條，後復築高臺三十六座，每臺長二丈，寬丈餘，高與城相等，下用麥稭泥土之類，上邊用磚石砌垛，然後架炮轟城[五八]。

攻城將下，步兵環圍城下，騎兵復巡邏於外，有企圖縋城逃跑的，截而殺之。故每下一城，政府官吏和士卒很不容易逃脫。

城下之後，常拆毀城牆，夷之爲平地。即使官軍收復了，因無城垣以資防禦，不易堅守[五九]。

又常用威嚇政策，散播流言，揚言降者不殺，守城一日的殺十分之三，守二

日的殺十分之七，守三日的全城屠戮。置投順牌四面，每攻下一城，令人負牌四向至各村莊，此村降，又負牌過別村。士民怕屠城，兵到卽降[六〇]。

因軍法嚴明，故士卒皆肯效死；雖傷亡慘重，也不反顧。汝寧之役，楊文岳率衆力守，矢砲齊發，自成兵死傷山積，猶進攻不休。自成軍在白馬渡渡漢水時，左良玉兵從對岸發砲遙擊，自成兵死在水中的不下數千，爭渡如故。

三、紮營　行軍到任何地方，不得住宿民舍，寢興都在帳幕裏邊。帳幕用棉布作成，厚數十層，輕便堅韌，能禦砲火。

紮營旣定，派遣一營騎兵在外巡徼，晝夜更替，諸營挨次休息。警候嚴密，人不能逃逸。且連營百里，卽使有逃出的，跑一天也出不了巡徼的範圍。部隊有謀逃的人，謂之"落草"，捉獲之後，常處死刑。假設是有特殊技能可備使用的人，追獲之後，或刺面剪髮割耳，使人一見便知爲自成軍士，不敢再逃。

駐營日久，必於數百里外布置塘馬、巡邏，叫作"邏山"，偵探官兵和富室。紮營處所，派人登屋頂或高阜瞭望，若見動靜，高叫傳塘馬，急去各處傳報；遠處兵馬聞報，接踵開來，故敵人不易偷營。官軍常以某處兵少偷營暗襲，却不知自成的軍隊漸集漸多，結果反被包圍失利。

無戰事之時，白天乘暇校閱騎射，練習步伍，謂之"站隊"。入夜警備，以火爲號，爲預防敵軍猝至而便於轉動計，住宿之處，各置一火，總門前置一大火。恆聚屍焚燒，曰"打亮子"。巡徼之兵，每將距離軍營數十里外之空房焚燒，名曰"空火"，專以賺誘官軍，官軍以爲自成軍營在此，每率軍撲來，却不見敵軍蹤影。

軍中不得私藏白金[六一]，銀以五十兩爲率，令廝養小卒代攜。妻子外不得攜帶其他婦人，生子女棄之不令活。兵士死後，或令妻妾殉節不別配。

其計算功績，除俘斬敵人外，以能擄獲騾馬爲上功，其次是弓矢銃炮，其次才是金銀衣物；對於珠玉珍寶之類最不重視。金銀無所用，或散棄之，或以之代替砲彈發放。所擄獲官家富室之人，獻給將帥，拷索財貨，或加以刑戮。願相隨從的民衆，能做衣服的入"裁縫隊"，能鼓吹的入"吹手隊"，能打

製銀器的入"銀匠隊"。無特殊手藝的人則入"打糧隊"，粗蠢的人入"打馬草隊"。力大善戰的人，發給馬匹和武器從征應戰。僧、道、醫生、占卜、有技術的人，皆不殺害。

以上是自成在崇禎十四年至十六年設施大概情形。這時自成不僅俱備了進步的政治思想，在行軍作戰方面更表現了他軍事上的天才。

第五節　謀取京師（崇禎十六年秋至十七年春）

一、當時天下大勢

農村社會以及軍事財政各方面對於明政府一天比一天不利。先說農村的情形，經過十幾年的變亂，幾乎陷於總崩潰的境地。河南一省，當崇禎十四年(1641)，從魚台至南陽，民衆逃死大半，村市幾成廢墟[六二]。十六年(1643)五郡八十餘城盡成瓦礫之場，自永城至靈寶、閿鄉，從宛、汝北抵河岸，方千里之內，飢民到處結聚，成千累萬，從事搶掠，和官府爲難。黃河以北諸州縣，也大半蒿萊，人烟斷絕[六三]。山東省，當崇禎十三四年大荒之後，土寇縱橫，行旅斷絕[六四]。左懋第陳奏靜海（畿輔）至臨清（山東）一帶的情形說："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爲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爲食。"[六五] 到崇禎十七年（1644），荒涼得就更不像樣子了。東昌一帶，城郭廬舍，盡成丘墟，荊棘滿目，白骨蔽野[六六]。民變發源的陝西，尤其荒涼，到處人烟稀少，田土荒蕪。說到長江流域，湖廣鄖陽府，崇禎十五年，四鄉幾乎沒有居民，行軍所到之處，無法找到糧食[六七]。穀城縣城，崇禎十六年，居民不過二百人[六八]。南直隸鳳陽、泗州之間，赤地千里，蒿萊滿目，幾乎聽不到鷄犬的聲音。就是有完整的城牆，也僅剩了四壁。十六年五月，明保定巡撫徐標，自江淮入京召對，他說走了幾千里路，沒見到一個種田的農夫[六九]。至於潛山、太湖、宿松諸縣，早已是一片焦土，十室九空了[七〇]。長江上流的四川，原是個富庶繁榮的區域，經過張獻忠以及"搖黃賊"長期的攻掠，也日趨荒蕪，崇禎十七年後，幾乎成了虎豹的世界。

農村荒涼，兵和餉兩者遂大成問題。以河南爲例，由明巡撫直轄的官兵不及二千，協守之陳永福不過四千，卜從善不過三千；以上主客官兵合計

不過萬人。 至於稅收，河南每年額賦原爲銀五十多萬兩，崇禎十五年實收不過十幾萬兩；撫鎮士兵，因之缺餉五月。 守城修河以及轉運諸事，都感到人力的缺乏，至於"稚子荷旗，老婦鳴柝"[七一]。

內部的情形既然如此，外邊又有強鄰的虎視，秣馬厲兵，待時而動。 這時明政府軍的腐敗，社會的不安，給予強鄰以輕蔑的野心，張文衡在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給後金國主上過一個奏疏，說得已很明白[七二]。 到崇禎九年，後金便改國號爲清，稱皇帝，入關犯京師了。 明朝外患從此頻繁，崇禎十一年清兵分道入犯，十二年南破山東濟南；十三年屢犯寧、錦、松、杏諸地；十五年陷錦州、松山，俘明總督洪承疇，復進犯薊州，趨魯南，連陷山東諸州縣，十六年始退回遼東。 明政府在內亂外患交逼之下，處境一天比一天困難。

至於官兵和民變實力互相消長的情形，在歷年歷次的戰略上也可以看出一個大概。 在崇禎十年之前，明政府常取調兵轉餉以圍困殲的戰略。 七年夏，陝西總督陳奇瑜檄諸省兵在陝楚界的會戰，陝南車箱峽的圍擊，以及八年總督洪承疇請檄七省撫鎮兵在河南包圍的企圖，雖然沒有成功，實力尙足以應付。 崇禎十年，政府議大舉進攻的時候，楊嗣昌還建議"四正六隅"的戰略。 至十二年夏張獻忠叛後，局勢一變，民變的實力更加雄厚，使官軍沒有包圍的機會，不得不由圍剿變爲追襲，惟敵後是從了。 崇禎十四年後，局勢再變，時自成和獻忠兩強並立，踏遍了河南湖廣及南直江北的地方，諸省的官兵防禦自保的力量還怕不足，更談不上追擊，甚至於撫鎮大臣也要避敵遠徙了。 朱明亡國之局，這時已經注定。

二、 進兵路線的選定和陝西三邊的攻取

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連下河南、湖廣諸城，兵強勢衆。 崇禎十六年夏，大會左輔牛金星、禮政府侍郎楊永裕等衆議出兵路線。 金星建議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永裕主張順流東下，先取金陵，斷絕敵人糧道，使京師坐困，然後出師北伐。 獨兵政府從事顧君恩進曰[七三]：

"兩人所言皆非也。 金陵勢居下流，事雖濟，失之緩。 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

歸？失之遠矣。關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掠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全無失”。

自成用君恩之議，一方於荊襄造戰船，佯爲順江東下之狀，使東南不敢分兵西上；一方勾尋鐵匠打造鐵鈎鐵釘之屬，謀向潼關越山險以入陝西。

明陝西總督孫傳庭自郟縣敗後，退回陝西，扞守潼關，扼京師上游。且士卒新集，不利速戰，益招募勇士，操練兵馬，修繕器械，廣開屯田，積儲糧粟，令三家出壯丁一人從軍。又製造火車三萬輛，載火炮甲仗，戰則驅之拒抵敵人的馬隊，休兵的時候則環以自衞。自成軍的長技在他精銳的騎兵，這種火車便是對付騎兵最好的武器。因爲傳庭抽丁徵餉，督下苛急；又責令豪右捐助軍餉，更惹動陝西士大夫的厭惡。陝西的搢紳相率譁於京朝，說傳庭糜餉玩寇，陝西人成天在湯火中過活，屢次上書請下令催戰。同時又以危語恫脅傳庭說：“秦督還不出關打仗，緹騎就要到了。”企圖他趕快離開陝西。獨兵部尚書馮元飇謂不可輕戰，在帝前爭道：“請先下臣於獄，假設真的打勝了，請殺我以謝。”〔七四〕又寫信給傳庭，戒勿輕鬥。後來中允劉理順也給傳庭寫信說道：

> “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之不猛而謀之不密。前此以倏進倏退，倏合倏散，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懾心，三輔輸運，畿南撥留，號令懍若三辰，部署勢如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但此舉係天下安危，非直豫、楚，譬如藥之劫劑，博之孤注，斷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徼倖於不可知之兩陣間也。”〔七五〕

傳庭受不住環境的壓迫，竟拿全軍作了孤注之擲！

崇禎十六年(1643)秋，傳庭已進兵部尚書，總理陝、晉、豫、川、楚、黔及江北軍務，專擊自成。傳庭知兵力不能敵，然上有政府的催促，下有輿論的諷脅，遂於是年八月憤而出關。出關前還頓足長嘆道：“我固然知道一去難返，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呢？”令總兵牛成虎、副總兵盧光祖爲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軍於洛陽；以副總兵高傑將所部降丁爲中軍，命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雒爲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率延綏、寧夏兵爲後勁，遼薊

總兵白廣恩統火車營，又檄左良玉率兵自九江北上赴汝寧夾擊。官軍主動的戰役，這是最後的一次。

時自成雄據荆、襄，對於官軍素極輕蔑，只害怕傳庭。聽說他率兵出關，把老營屯留襄陽，把諸將家口安置在唐縣，親率大軍北上決戰，進屯精銳於襄城。

先是澠池、洛陽諸役自成稍受挫敗。九月八日，傳庭軍到汝州，自成都督四天王李養純降，他把自成的虛實完全告訴傳庭，傳庭乘勝收復寶豐和唐縣，盡殺戮自成諸將官的家口。復敗自成於郟縣，擒自成果毅將軍謝君友，軍聲大振，進逼襄城。時賀一龍等舊部有不少投降明軍，傳庭把他們收爲前鋒，因爲恨自成殺過他們的首領，皆致死力戰。自成連敗，遂深溝高壘以疲敵軍。自成營郟縣之東，傳庭屯於郟縣西南，對壘相持。時以連雨日久，轉輸困難，明軍糧運不繼。自成更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明軍轉運糧餉的道路既被斷絕，軍心渙散，汝州守軍先譁潰。傳庭分軍爲三，以白廣恩從大路，傳庭與高傑從小路，還軍就糧；令陳永福守營候糧，俟糧至諸營齊進。廣恩、高傑諸軍既發，永福兵大亂，斬之不能止。自成乘之，諸軍敗走。自成一路追襲到南陽，明軍還戰，連破自成三重，第四重驍騎殊死鬥，明軍陣動，廣恩所部火車隊的士卒忽然叫道："師敗矣！"棄火車先奔。數萬火車塞滿道路，拉車的騾馬緊拴在車轅不得奔逸，自成的騎兵凌空騰過，步兵手持白棓遮擊，被打中的兜鍪與頭顱俱碎。是役殺明軍四萬多人，擄獲器仗輜重以數十萬計。自成復遣騎北追，一晝夜踰四百里至孟津，傳庭率殘衆狂奔，渡河走垣曲，轉趨潼關[七六]。

自成既據有河南全省，以梁啓隆爲河南巡撫，設置州縣官吏，自成親率大軍西征。十月初至潼關，白廣恩猶苦戰相拒。自成另遣別隊沿南山繞出潼關後，雙方夾擊，破潼關，明兵備僉事楊王休降，傳庭戰死[七七]。自成軍結隊入關，逼渭南，執廣恩，自成挈其手，與共飲甚歡。祖光先聽說亦降。

自成遣廣恩去諭降陳永福，永福以開封之役射中自成目，懼不敢歸，自成道："此各盡其事，何害！"命取箭折之，誓不食言，永福乃降[七八]。諸將梁甫、馬岱也解甲謁自成降。

自成初進兵時，憚潼關天險，謀自淅川龍里寨間道入陝[七九]。即而大敗傳庭，官軍披靡，自成遂以大隊直趨潼關，僅以偏師十萬經淅川下商州。時傳庭命陝西巡撫馮師孔率四川、甘肅兵駐商雒爲犄角，自成兵至，師孔退守西安。其入潼關之師亦連下渭南、臨潼諸城，進逼西安。時西安守軍乏餉，天又寒冷，士卒無冬裝。秦藩積貲數百萬，富甲天下，有人勸秦王每兵發給棉衣一襲的，王不應。士兵飢寒交迫，無鬥志，十一月中旬，守將王根子降自成，遂下西安，執秦王存樞及永壽王朱誼㴉，師孔與知縣吳從義殉難。

十一月，自成遣李錦率兵數萬略三邊，下延安府諸州縣，明總兵王定遁去。繼攻榆林，殺明兵備副使郭任及家居總兵王世威、侯世祿。益兵攻寧夏，招降明總兵官撫民，自成命爲寧夏掛印總兵官。慶陽民來內應，執韓王朱亶㙉蒲城衙兵奪縣印以降。復遣賀錦攻蘭州，州民開門迎降；涼州莊浪二衛亦降。十二月，賀錦復渡河西略，定甘州，殺明巡撫都御史林日瑞及總兵馬爌。當時西北一隅，只有西寧尙爲明固守。

三、在西安的設施

自成初下西安，兵士不免恣掠，三日下令嚴禁，不准隨意殺人，犯者償命。更嚴定軍法，凡縱馬亂行列或是騰入田園的處死刑。改西安府爲長安府，升米脂縣爲天保府，治保德縣，南割清澗以北之地，東割山西之永寧、寧鄉、臨縣、保德、河曲屬之[八〇]。自成入陝西，因爲是自己的故鄉，禁止侵暴。獨於士大夫不然，在西安招集鄉官富紳說道："餉乏，公等皆墨吏多金，應當拿出來協助軍需！"令左右露刃威脅，諸紳皆戰慄着塡寫餉額[八一]。以渭南南氏，世爲宦族，責納餉銀一百六十萬兩，殺明工部尙書南居益與族父南京吏部尙書企仲[八二]並榆林仕紳高顯忠等二十四人。

發鄉民修長安城，開馳道。自成每隔三日到教場校射一次，百姓望見黃龍纛，都伏地下呼萬歲。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在西安大事建置，以西安爲西京，國號大順，大概是順天應民的意思。改元永昌，造甲申曆。更名自晟，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謚號，以李繼遷爲太祖。設大學士及六政府尙書等官，以牛金星爲天

侑殿大學士，宋企郊爲吏政府尚書，陸之祺爲戶政府尚書(一云楊建烈)、鞏焴爲禮政府尚書(一云張嶙一)，張璘然爲兵政府尚書(一云兵政府尚書爲王命濬，或喻上猷)、李振聲爲工政府尚書[八三]。

復五等爵，大封功臣，權將軍制將軍，皆封侯爵，計有劉宗敏等九人；果毅將軍以下分封伯子男爵，有劉體純等七十二人。其餘子爵三十人，男爵五十五人。姓名之可考者列下：

汝侯劉宗敏	澤侯田見秀	蘄侯谷　英
亳侯李　錦	磁侯劉芳亮	僕侯張　鼐[八四]
綿侯袁宗第	岳侯某	淮侯劉國昌
光山伯劉體純	太平伯吳從義	巫山伯馬世耀
桃源伯白廣恩	鄢陵伯劉某	武陽伯李　佐
文水伯陳永福		

又鑄大錢，每一枚値白金一兩，次當十錢當五錢。開科取士，改八股爲論。甯紹先充考官，試題爲"定鼎長安賦"，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第一，這是自成在西安設施的大略。

四、山西畿輔兵民的降附

自成在西安，按册凡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既定陝西三邊，再無後顧的憂慮，遂長驅而東，首至山西。孫傳庭旣死，明帝命兵部侍郎余應桂兼右僉都御史繼任總督，應桂以無兵無餉，萬分焦急，請徵調左良玉、吳三桂、高傑、唐通、黃得功諸鎭會師眞保，添設督師，合兵攻進。這時自成所派遣的官吏已遍佈山西境內，應桂逡巡不前，帝復令陝撫李化熙往代，他也畏懼不進。明山西巡撫蔡懋德僅以卒三千守平陽，他自潼關失後卽向政府告急請兵，謂官軍的失敗是由於"賊聚而攻，我散而守"，請發禁旅，調眞保大營，會合宣府、大同的兵，集中守禦。明戶部尚書倪元璐謂自成旣佔據陝西，政府宜設法保衛山西，請蠲免沿河一帶賦稅，僅徵一半以資防禦，多築墩台，厚待士卒。兔璐的建議未及實行，各處援兵還未調到，自成的軍隊已開入山西。

山西民衆，有的結寨抗拒官兵，有的望風迎降自成[八五]。州縣官吏見大

勢不好，常不待自成兵至，即先遁走。

時蔡懋德雖已解除巡撫山西的職務，仍協守太原，效死勿去。自成兵至，懋德遣牛勇、朱孔訓諸將出禦，自成覆其全軍，殺牛朱二將。城中氣奪，標將張雄投降，自成佔太原。懋德與副總兵應時盛自縊死，晉王朱求桂降。自成遂移檄遠近，數明政府罪狀，略云[八六]：

"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爲心腹，宦官皆齕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徵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更以"五年不徵，一民不殺"及"貴賤均田"之說籠絡山西民衆[八七]。分遣黨羽，扮作客商的形狀，往來各處，宣傳自成的德政，說他不殺人、不愛財、不姦淫、不搶掠、平買平賣及均富濟貧[八八]。對於明廷的加派竭力攻擊。貧窮的人希望賑濟，拖欠錢糧的盼望蠲免，諸郡縣望風瓦解[八九]。

民心背離明政府，局勢一天比一天嚴重，崇禎帝於二月十二日特別下了一道罪己詔，一方說政治如何腐敗，文武官吏如何貪污驕懦，把激起民變的原因和民衆的痛苦歸罪在自己身上；同時以除貪暴、蠲賦稅、力矯前非、與民更始的諾言爭取民衆的好感：

"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爲民父母，不得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殞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育失道，誠感不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紓民力。至於廢罪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予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

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勳，思克厥猷，歷告朕意。”

這道詔書雖然說得委曲婉轉，並沒有收到甚麼功效。

自成既下太原，分兩路進兵。劉宗敏、劉芳亮等爲一路，率兵數萬，東出固關。自成親率主力北攻代州；明總兵周遇吉力戰，自成傷亡數千，遇吉以兵少食盡，退保寧武。自成逼寧武，攻數日下之，遇吉戰死。自成檢閱所部人馬士卒，死傷七萬人，傷了四位大將，懼曰：“寧武雖破，死傷過多，自此達京師，大同、宣府、居庸重兵數十萬，假如都像寧武這樣難打，我們的隊伍豈不死光！不如退還陝西另作計謀。”恰好大同明總兵姜瓖〔九〇〕、宣府總兵王承允〔九一〕來投降表，才決意攻打京師。

崇禎帝聽說山西失守，遣宦官高起潛、杜勳等十人監視諸邊及畿內各要害。又詔天下兵勤王，封總兵吳三桂、左良玉、唐通、黃得功等伯爵，檄令率兵入援。後僅唐通率兵至。

三月七日，自成兵至大同，姜瓖如約開門迎降，自成命爲大同掛印總兵官。執明巡撫衛景瑗，自成使其母勸他投降，景瑗說：“母親已經八十多歲，當自爲計！兒是國家的大臣，不可以不死！”遂自縊。自成以景瑗殉節，戒部下勿冒犯他的家室。殺代王朱傳𤊨及其宗室，留部將張天琳鎭大同，親率大軍而東。八日，明副總兵姜瑄以陽和降，自成逼宣府。

明宣府巡撫朱之馮懸賞格鼓勵將士歃血誓死守；但人心背離，士卒多星散。之馮登城督戰，見大砲，令左右發放，都默不應命。之馮自己去發砲，砲孔已用釘堵塞不可燃，士卒又從背後掣他的肘。之馮嘆道：“不意人心至此！”時城中已遍佈謠傳，說自成所到之處，秋毫無犯，蠲免錢糧，並且發庫藏賑濟貧窮。因是平民盼之愈切。明監軍中官杜勋、總兵王承允爭先納款，開門迎自成兵入〔九二〕。

自成入宣府，將免稅禁殺之說更加宣傳，全城譁然歡躍，百姓胸前皆貼“順民”二字，結綵焚香相迎。之馮見大勢已去，自縊死。自成遂由陽和、柳溝到居庸〔九三〕。

這時明把守居庸關的是總兵唐通，通以八千人入衛，帝令太監杜之秩監

其軍，共往守關，通不悅[九四]。自成至，二人不敢戰。三月十四日以居庸關迎降，自成命通爲薊鎮總兵官；明巡撫何謙逃走[九五]。

十六日，自成由居庸過昌平，殺明總兵李守鑅。時京師以西諸州縣多望風瓦解，官吏或降或逃，自成於是向各州縣發布安民佈告，說："一切會鄉村人民，不必驚惶，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斷不淫污搶掠。"[九六] 遂由昌平逼京師，更分兵攻通州和天津。

劉宗敏、劉芳亮一路，出固關攻畿南，二月二十三日過眞定[九七]。明知府邱茂華及游擊謝素福等殺總督侍郎徐標迎降。繼下彰德，趙王朱常㴋降。三月初下大名。時畿南一帶已遍傳"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的歌謠，民心歡躍。自成派遣的官吏，因此膽量益壯，有的僅攜帶四五隨從即敢到縣上任。

是年正月自成初入山西時，明大學士李建泰自請至太原捐貲募士禦敵，帝大悅，賜上方劍，令率軍西禦。建泰於正月二十六日出發，行至涿州，總兵王家美部逃散的已有三千人。且行軍無紀律，路過廣宗、東光，都閉城不納，建泰怒攻破之。建泰是山西曲沃人，聽說家鄉已被殘破，甚爲沮喪；又以兵少餉缺，益遲遲不行。帝聞建泰逗留，遣使催軍，建泰不得已，進至井陘、固關。及劉宗敏逼來，建泰退屯保定。

自成此次用兵，採取攻堅戰略，這一點是很可注意的。自成下太原時，本可全師出固關，由眞定過保定直趨京師，此路甚近，又無勁敵，進兵可以迅速。自成舍此近路，僅以偏師出固關爲牽掣，以分官軍兵力，自己却率主力由太原北攻武寧、雁門諸隘，蓋以大同、宣府諸鎮素稱天下勁兵，假設他們南下援京師，將使自成腹背受敵，故先收宣、大二鎮之兵，斷絕北方的威脅，京師遂坐困無援。

五、攻取京師

崇禎十七年即大順永昌元年（1644）二月下旬，明帝召集百官商議，或云有主南遷的，帝怒道："諸卿平日專營門戶，不肯爲朝廷出力，今日敗壞至此，國君守社稷，他復何言！"百官默然不能出一策。三月初，自成將劉芳亮

一路下畿南，明帝復召對羣臣，問有何禦敵良策，皆相顧不能應。後來御史王章探知自成兩路兵馬並急，以及諸郡縣望風迎降之狀，始連疏奏陳戰守之策；兵部則以無兵奏，戶部又以餉乏告，事竟不果。

時京師武備懈弛，防務空虛。以積儲言，太倉庫一空如洗，士卒久不發餉；唐通以八千人入衛，政府僅發銀四千五百兩，每兵只能分到五錢銀子。帝諭令在京文武官員捐助，勳戚大臣誰肯急公！一共才收到幾萬兩。守城的京營兵已缺餉五月，至是驅之守城，每兵發給百錢，不夠支用，饑疲不堪。說到京城的守備，京營雖云五六萬人，並不是完全受過訓練的軍隊；貴近詭名冒糧，領餉則有名；操練則無人，敵人來了，只好臨時僱募窮人代替。這種缺乏訓練的士卒，尚且不敷分配，外城二坊僅得一卒，內城五堵一卒，又不肯用命。奉命督京營兵的李國楨嘗對皇帝說過："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已腐敗得不像樣子。

自成謀取京師，處心積慮，已經很久，自從佔據楚、豫，即陰遣間諜僞裝商賈載販貨物到京師探聽消息，更密遣投降自己的寧、紹、徽、衢人挾貲入都賄充各部寺院的職員，專司刺探機密，朝廷有所謀議，數千里間馳報立至〔九八〕。自成自過宣府、居庸以抵昌平，京師每天都派遣撥馬前往偵探；自成所布置的密探，即趕快馳報自成，自成都把他們勾致營中，給予厚賂，所以沒有一個還報的。當自成入居庸逼昌平之時，明京猶傳捷報。三月十七日，自成的騎兵到平則門，明政府還以為是吳三桂的援兵。

時明帝倚信宦官，以唐起潛監寧前軍，杜之秩監唐通軍，杜勳鎮宣府，比比皆是。但是敵人一到，他們不逃便降。及自成逼京師，明帝復將守城責任交給宦官，他們祇為身家禍福計，蓄懷異心；或令士卒持朱漆白楊杖，杖朽脆，格擊便折，以謀取好於自成。又恐怕事跡洩露，遂拒絕大臣們登城共守，皇帝對他們仍崇信不疑。後來，北京將要陷落了，已投降於自成的杜勳對守城的宦官說："我們的富貴是不會失掉的！"這時守城的兵權已全落在宦官手裏，即兵部的令箭也不能發生效力。

自成派遣到京師的商販間諜向京營兵宣傳，說自成的禁軍每月得餉銀數十兩，明京營兵不免心動，日盼自成來〔九九〕。三月十七日，北京城外三大

衞的潰降或即導源於此[一〇〇]。於是火車巨炮全被自成繳獲，反用以攻城。守城的士卒平素沒有受過訓練，一聞炮聲、恐懼異常，莫知所措，狼狽四竄。即使未曾逃走的，也不發炮，或發空炮，惟恐傷害自成的軍隊。是日崇禎帝召對羣臣，皆相對飲泣，雖有上戰守之策的，已經緩不濟急。

十八日，或謂降自成的太監杜勳入城會見崇禎帝，盛稱自成兵馬強勁，願歸明為朝廷內遏羣寇外禦強清，但應許以不奉詔不朝覲[一〇一]。帝不能決，杜勳復縋城而去。或云守陵太監申芝秀在昌平降於自成，遂入京城見帝，請帝遜位，崇禎把他叱走。是夜，太監曹化淳啓彰儀門，自成兵遂入外城。

時自成間諜已遍布四城，或謂齊化門內有自成伏兵，彼等大呼道："京城已經破了，不殺老百姓，專殺當兵的。"守城兵聞之，皆棄甲仗逃走。自成伏兵復從齊化門遍走呼叫各門，各門守兵皆潰，彼等闢門迎自成入[一〇二]。或謂自成選年青健兒為"孩兒軍"，又名"剪毛賊"，迅捷勇悍不畏死，自成至京師，砍楊樹造雲梯，使"孩兒軍"乘以上城，守軍棄衣投刀竄去，遂下東直門[一〇三]。

自成未下京師前，射書到城中脅降，辭曰：

"上帝鑒觀，實維求瘼，下民旣往，祇切來蘇，命旣非常，情尤可見。粵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鑑往識今，每知治忽之故。咨爾明朝，久席泰寧，寖弛綱紀。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肆昊天窮乎人愛，致兆民爰苦於災祲。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切身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興恆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志，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嘉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辟，綿商孫之厚祿，賡嘉客之休聲，克殫厥猷，臣誼靡忒。惟今詔令，允佈腹心，居其念哉！罔怨恫於宗工，勿阽危於臣庶，臣其愼哉！尚效忠於君父，廣貽穀於身家。永昌元年，謹詔"[一〇四]。

京師旣破，崇禎帝鳴鐘集百官，沒有一個到的，遂書遺詔登煤山自縊[一〇五]。

明朝政治社會的腐敗，自萬曆中年以後完全暴露，崇禎帝雖然日夜孜孜，勵精圖治，但是積重難返，終不能挽回頹運，明室就在這腐敗的政治社會之下滅亡了。

當國事危急的時候，崇禎對羣臣說過："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這兩句話，的確得到此後不少人的同情。不過後人批評崇禎："孰用此亡國之臣者，即䵷然亡國之君也。"當然也有一部分道理。但是說到亡國的責任，應該從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各方面去考查，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至於崇禎本人，則得失互見。

熹宗末年，魏忠賢閹黨正盛，黨羽布滿朝列，不僅朝內官吏奔走其門，即使方面大僚亦多建祠頌德，政治上形成一個貪污的結合，皇帝不過是個傀儡，這時非有一個強幹果決的領袖，大刀闊斧的整理一番，不能挽回狂瀾，崇禎帝正當其會，他不但具備了這種才能，並且富於政治的熱誠。他自幼生長藩邸，閹黨的貪暴，政治的齷齪，時有所聞，天啓七年他即位的時候，便運用政權，沈機獨斷，掃除羣奸，特別表現了他卓越明斷的才幹。但是這時的門戶之見已牢不可破，恩怨是非混淆不辨，一般朝臣太看重了爭權奪利，常不惜貽誤國家的大事。崇禎因為太年輕了，即位時才十七歲，政治經驗不夠豐富，又不免感情用事，所以事情的處置不盡得當，他雖然痛恨黨爭，但不能脫掉黨爭的影響，處處受蒙蔽受欺騙。自成的檄文說過："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確是當時的實錄。崇禎的個性太強，過於自信。對於臣僚比黨行私的弊病認識得雖然清楚，但又矯枉過正，反倚宦官為耳目，而不信任外廷。因為他求功過急，又沒有一定的主張，所以對於軍國大計，常是朝三暮四，罷設無常，使作事的人無所措手足。並且任人不專，崇禎十七年間，宰相的更置多至五十人，刑部尚書更置至十七人。更調太驟，不使久任，如何能展布他們的才能　因為他猜忌多疑，所以苛刻寡恩，誅戮太甚。以所殺方面大臣言，便有總督七人，巡撫十三人，士大夫受杖獲譴的更不知其數；此中有不少是罰非其罪的。因為他過於自用，氣量狹小，所以不容易接受他人的意見，更不許臣僚指責他的錯誤。如閣臣劉鴻訓銳意任事，與帝所見不合，退朝後對人說："主上畢竟是冲主！"帝

有所聞，恨欲殺之，賴諸臣力救，才免一死。崇禎察察爲明，大臣動輒得咎，誰還肯替國家任勞任怨！一般無氣節的人，反利用他猜忌自用的個性，在面前裝成謹愿忠厚老成持重的樣子，來迎合上意，取媚升官。如崇禎朝五十宰相中，溫體仁在位最久，凡八年，周延儒則前後兩任。二人皆奸詐貪婪，在明史中列入奸臣傳。對於民衆方面，崇禎深悉民隱，嫉憤貪污，在屢次對臣僚的談話和上諭中可以看出來[一〇六]。最後，三月十八日的遺詔，猶有"無傷我百姓一人"的話，愛民的熱誠，臨死時還念念不忘。可惜政治社會的積弊已深，不是皇帝一人的力量所能挽救，他滿懷改革政治的熱誠結果是失敗了。

崇禎帝殉國，明代二百七十六年的基業從此結束，北京政府從此換了主人。三月十九日晨，自成氈笠縹衣乘馬至西直門，拔箭去鏃，向後三發，令曰："軍人入城，敢傷一人者殺無赦！"又告慰民衆說："大兵不殺人，不要逃避！"明天津兵備道原毓宗塅巡撫馮元颺執總兵曹友義以降；副將金斌與總兵婁光先指揮楊維翰亦降。時明南路李建泰軍潰抵保定，叩門求入，自成將劉芳亮等亦隨追至城下，明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等與鄉官光祿寺少卿張羅彥偕監軍御史金毓峒、副總兵呂應蛟等設守，二十四日，建泰率所部迎降，保定亦下。(插圖六)

第六節　佔領北京時期的設施

一、政治設施

自成初到京師，民心恐懼，商賈多有罷業的。自成於是傳諭吏書班皂參謁，令榜示民間，照常營業，罷市者斬。同時令兵政府出榜安民云：

"大師臨城，秋毫無犯，敢有擅掠民者，凌遲處死。"

當時有二兵搶掠綢緞舖，立剮死於棋盤街，民間大喜，安堵如故。於各郡縣亦派遣密探宣傳，謂"順者絲毫無犯，抗拒者全城屠戮。"官吏民衆受了他的宣傳，相繼降服，甚少抗拒。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並以減輕負擔之說籠絡民衆。明兵部尙書史可法批評自成說過："以敵（自成）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敵之安拾人心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

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一〇七] 可見自成收拾民心的得法。自成又為崇禎帝發喪[一〇八]，封明太子為宋王，封定王為安定王。又設法保護死難臣僚的家屬，後來自成的士卒雖不免淫掠，但是對於殉難的官吏，標忠臣二字於其門，士卒絕不敢犯。又召見禮政府侍郎楊觀光於文華殿，問郊天何以不茹葷酒、不近女色、不行刑，觀光說："天人一氣所感，不茹葷酒，欲其心志清明；不近女色，欲其呼吸通靈；不行刑，欲養天地慈和之氣，以感格上蒼。" 自成曰："俱是至理之言，先生說的是，以後先生常進來講講。" 留坐賜茶，辭出打躬，自成送至簷下答禮。後又召見兵政府侍郎梁兆陽於文華殿，兆陽曰："先帝無甚失德，只是剛愎自用，至使君臣之誼否隔不通，以至萬民塗炭，災害並至。" 自成答道："朕只為這些百姓，才起義兵。" 兆陽又叩頭道："我皇上救人水火，自秦入晉，歷恆、代抵燕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簞食壺漿以迎，可謂神武不殺，比隆堯、舜，若湯、武不足道也。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千載之知遇！" 自成大喜，留坐賜茶，優禮有加。兆陽辭行時向自成打躬，自成也向下打一躬陪他。

自成對於明朝的官吏分別黜用。牛金星檄令明朝的京師官朝見自成於皇極殿，明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賀，環坐皇極殿前，自成南嚮坐，金星、劉宗敏、宋企郊等左右雜坐。明官自四品以下少詹事梁兆陽、楊觀光等皆授與官職，三品以上僅錄用故尚書侯恂；其餘勳戚文武諸臣周奎、朱純臣、魏藻德等八百餘人，皆送往劉宗敏等營中拷掠[一〇九]。

三月二十六日，諸降臣曾上表勸進，自成不從。後牛金星率百官再次勸進，遂籌備登極禮，鑄國寶曰"繼天立極"。時吳三桂已興兵報仇，自成的將士却一天一天的腐化，情勢日劣，李巖遂上書道：

一、掃清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廨，俟工政府修葺洒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進大內，次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群臣演禮。

一、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仁，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吳鎮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舉

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

李巖所述，除準備登極一事外，則爲肅軍紀行仁政及以封爵招餌吳三桂，自成不能行。至四月二十九日，自成以連敗於清及吳三桂的聯軍，乃倉促即位於武英殿，追尊七代祖妣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自成穿戴冠冕列仗受朝賀，金星代行郊天禮。翌晨棄北京率衆南走。

總計自成入京師，自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三十日，爲期四十二日，在京稱帝不過一日。其一切設施，遠奠基於盤據荆襄之時，在西安稍加更易，至京師益臻完備。

一、更定官制　文官改內閣爲天祐殿，六部曰六政府，六科給事中曰諫議大夫，十三道御史曰直指使，文淵閣曰文諭院[一一〇]，翰林院曰弘文館，太僕寺曰驗馬寺，尚寶寺曰尚璽寺[一一一]，省太常鴻臚屬禮政府，通政司曰知政使，主事曰從事，中書爲書寫房，巡撫曰節度使，布政司曰通會，兵備曰防禦使[一一二]，知府曰尹，知州曰牧，縣曰令[一一三]。

武官：改總兵爲正總權，副總兵爲副總制，五軍府爲五軍部，守備爲守旅，把總爲守旗[一一四]。

改印曰符、曰券、曰契、曰章，凡四等。其印存留到現在的，如"夔州防禦使符"，如"儀隴縣契"[一一五]。服領尙方以雲爲級，一品至九品雲如其品。帶分犀、銀、角三等。廢輿乘馬。

二、設置官吏　牛金星爲天祐殿大學士，爲文官之首。權將軍劉宗敏爲磁侯，凡文官都聽他的節制，這是自成政治組織上的一個特點。銓選由吏政府尙書宋企郊主持，受職的人發給小票，向禮政府具領契印。外選官限三月後始得接取家眷，由戶政府發給旅費。

中央官除大學士一職外，最重要的是六政府，各設尙書一人，侍郎從事數人，玆將姓名之可考者列表如下：

六政府官姓名表

官職	姓名	備考
吏政府尚書	宋企郊	明吏部員外
侍郎	顧君恩	明拔貢，在荊襄時爲自成兵政府從事，至北京改吏政府侍郎，掌文選、兼知文諭院。另據明季實錄作禮政府侍郎，存疑.
戶政府尚書	楊王休	明潼關道副使
侍郎	張璘然	明平陽知府
侍郎	楊建烈	
侍郎	李天篤	
侍郎	盛　廣	明陝西徽州知州
侍郎	楊士聰	明諭德。或云降自成爲兵政尚書，存疑。
禮政府尚書	鞏　焴	明季實錄作禮政府侍郎
侍郎	楊汝成	明禮部侍郎
侍郎	楊觀光	明右庶子兼禮部侍郎，後代鞏焴爲禮政尚書。
兵政府尚書	侯　恂	明兵部尚書。小腆紀年謂降自成爲工政府尚書，明季實錄、剿闖小史、平寇志諸書皆作兵政尚書。又據小腆紀年自成敗返陝西，明太常卿張元第從之於韓城，亦爲兵政尚書。
侍郎	左懋泰	明吏部郎中，降於自成，先授吏政府從事，後升此職。
侍郎	梁兆陽	明檢討。或謂降後爲禮政府侍郎。
侍郎	傅景星	明陝西巡按御史（或云明山東道）或謂降後爲兵政府尚書，不確，
刑政府尚書	安興民	明季實錄啓禎紀聞錄明季北略俱作安興民，平寇志作安仲。又自成敗返西安時授耿始然刑政尚書，始然明時官給事中。
侍郎	陸之祺	明陝西左布政使
侍郎	李振聲	明湖廣巡按，或謂在北京時爲自成工政府尚書。
工政府尚書	黎志陞	明山西提學，平寇志謂降自成後初授尚璽卿，後改今職。明季北略作兵政府侍郎，啓禎紀聞錄又作職方司事，待考。
侍郎	葉初春	明工部侍郎或太僕寺卿。

六政府官吏除上列尚書侍郎外，各政府郎中、員外、從事等可考者七十餘人。

此外都察院都直指使則高翔漢，知政使司知政使則王崇先，大理寺卿則吳家周（一云吳履中），弘文館學士掌館事則何瑞澄，國子監司業則薛所蘊，光祿寺卿則李元鼎，驗馬寺卿賀王盛，以及六科諫議大夫申之秀等姓名可考者

凡六十餘人。地方官吏有節度使、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可考者凡百餘人（參看附錄八）。凡地方官選畢卽發給憑證，隨諸將出征，克復一處方有實缺。一時被選用的都穿着錦繡到處拜客。時北直隸及陝晉二省，以在自成直接統治之下，各府州縣皆有新選的官吏，惟以時日短促，姓名不能盡詳。鹽運使長蘆則王孫蘭，兩淮則孫以敬[一一六]。

庶吉士魏學濂先授司務，後作絕命詞殉節[一一七]。何九雲以年老，自成棄而不用。還有投降而未被錄用的，羣向吏政府尙書宋企郊請求，企郊說道："諸公何不解事？新天子御極，自當另用一番人！"他們旣然絕望，漸逃散他去，姓名遂不顯著。

三、考選舉貢諸生　自成初入京師，秦晉士子多參加考試授了官職。後來京師求試的很多，遂命順天府尹王則堯考取宛大二縣童生，出"天與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大君有命"等題。又命禮政府考試舉人，出"天下歸仁焉"、"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等題。考中的由吏政府選授爲各省地方官——州牧和縣令[一一八]。

開鑄錢局二十四，搜刮銅器鎔毀鑄錢，文曰"永昌"。頒示自成祖諱，禁用自、務、明、光、安、定、成等字。改"大明門"曰"大順門"。其餘設施尙多，這不過是一個大概。

自成改制，大抵因襲明代，諸職官如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節度使、防禦使、州牧、縣令等名目雖摹倣唐代，但僅是名稱的更易，實際並沒有改變。其中比較可注意的兩點，一是右武輕文，文官俱受權將軍劉宗敏節制，這大概是開創時期特有的現象。一是考試制度的改革，明以八股文取士，使士束縛於制義，兢兢於仕宦之途，消磨智慧，桎梏思想；及至國家亡，士大夫却負不起挽回頹瀾的任務，最高境界也不過如顏元所說："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對於國家有甚麼實際的好處？自成在西安，改八股爲策論，是一種有歷史價值的改革，可惜沒有持續下去。此外對於功臣不濫與封爵，功多勢重的劉宗敏，亦僅封爲侯爵。自成卽帝位後，除明宗室外，沒有一個封王封公的。他對於明朝宗室，有時雖也慘殺，但自攻下湖廣後，投降的宗室多加以保全，且優禮有加。如在荆襄時封崇王朱由樻、邵陵王朱

在城、保寧王朱紿己，肅寧王朱術授皆爲伯爵；下西安又以秦王朱存樞爲權將軍，永壽王朱誼泒爲制將軍，在自成軍制上地位都是相當高的。克北京，封明太子爲宋王封定王爲安定王。對於"免賦"一事，則一再宣傳；在自成統治時期，沒有向民衆徵索過賦稅，軍餉的供應則多向官家富室逼索而來。只有"均田"一項，沒有作計劃的實施，自佔北京後，這個口號也見不到了。

二、分兵略地

李自成既定畿輔，派遣將兵南下山東，到了南直隸的北部，並護送各地方官上任。在山東境，制將軍郭之緯統副將張國柱等七人步騎兵萬餘人到濟寧；之緯留掌旅傅龍以兵一千三百守濟寧，親率大隊下兗州。又制將軍某以兵三千下登萊，將軍郭升駐濟南，王繼道守壽張。於是山東境內，遍設地方官吏。青州防禦使王道成以單騎上任，城中懾服聽命。德州防禦使閻傑、東昌防禦使王皇極、濟寧防禦使張問行、兗州防禦使劉洵以及府尹州牧縣令等官，紛紛上任。在南直隸，制將軍白邦政偕巡漕戶政府從事方允昌以兵二千屯宿遷，制將軍董學禮以兵一千五百鎮守淮安，淮揚節度使呂弼周、淮徐防禦使武愫紛紛南下履新，淮安、沭陽、邳州、沛、徐以及鹽城都設置地方官。但自成官上任不久，徐淮義軍蠭起，自成以全力抵禦東北的吳三桂和清兵，無暇分兵南下鎮壓，弼周、武愫等皆被明兵擒殺。在四川，遣馬科略川北，招降保寧一路，南至於順慶，所以自成在四川也派遣了不少防禦使府尹和縣令。後來馬科聽說張獻忠率師北上，才又退回漢中。河南和湖廣，在崇禎十五六年已相繼被自成攻佔，分兵駐防，設置官吏亦最早；如湖廣的德安、隨州二地，直到崇禎十七年五月，才被明將惠登相奪去。陝西、山西和畿輔，爲自成根本之所在，地方官的設置就更普遍了。至於邊塞之地，陳之龍以節度使鎮守西寧，權將軍王佀智偕高一功等鎮守榆林，制將軍李過鎮守大同，威武將軍黨守素鎮守蘭州。於是今山西、陝西、河北、河南、山東五省，甘肅、寧夏的大部，湖北、江蘇、安徽的北部，察哈爾的南部，青海的西寧，都在控制之下（插圖七）。

北方既定，自成更傳檄招撫南方諸將領，是年三月，馳檄明總兵左良玉、高傑、劉澤清說：

"大順國王，應運龍興，豪傑嚮附。唐通、吳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朕嘉其志，俱賜綵緞黃金。所將兵卒，先給四月軍糧，俟立功陞賞，……爾等當審時度勢，棄昏就明……"

總兵左光先降於潼關，唐通降於居庸，已詳前節。遼寧總兵吳三桂開始也降，後來又叛降於清。平賊將軍左良玉時以重兵鎮守武漢，總兵劉澤清、高傑駐兵江淮下游，自成欲南下江淮，特傳檄脅降，沒有結果。後又遣威武將軍劉日恭以勅五道往招總兵黃得功，而爲得功部將所執殺。

三、殺辱明臣

明朝投降的官吏，被錄用的，有的留在京師作六政府及各院寺官，有的分發到各地方；未錄用的多遭受到拷掠或殺戮。

三月二十四日，殺戮嘗報名投降的勳衛武臣五百多人。二十五日，開始拷掠官吏，勒索金銀，除掉授官職的，無論投降或不投降的，多不能免。

一日明皇太子對自成說："文武百官最無情義，明天一定來朝賀！"第二天果然都到了。自成等歎道："此輩無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始動殺戮之念[一一九]。這些人由舉人而進士，經過多少次考試，然後觀政候選。任職之後，高官厚祿，免稅免役，恩惠也夠優渥了，一旦國家危亡，則相率投降，所以素來主張寬宥的李巖，也倡議拷掠貪污。大學士陳演等奉表勸進的人，終不免於刑拷殺戮者，蓋源於此。

明助戚嘉定伯周奎，積金銀數十萬兩。京師未陷落前，崇禎遣內監徐羔赴奎第諭令助餉，奎不肯，羔哭泣着懇求，他才捐銀一萬兩。帝強要他多捐，奎密奏周皇后(奎女)，周后代付五千兩，由奎湊足三萬兩以進（或云后以五千兩應，周奎又從中取二千飽私囊，以所餘三千兩助餉)。及自成入京師，周奎呼萬歲，獻太子[一二〇]。李巖責備他爲國至戚，鄙吝不忠，橫加拷掠。餘若大學士魏藻德，僅拿出五百兩銀子助餉；陳演則以清苦向崇禎哀求免捐。二人後來被自成追拷，藻德獻銀萬餘兩，演則被拷出數萬兩。中允林增志、楊昌祚、編修宋之繩、光祿寺監事林蘭友郝傑、中書舍人陳翔劉明僕諸人，皆已削髮晉謁自成，宋獻策謂他們既不能捐軀殉難以全忠義，又不肯委身歸順以事眞主，顧乃巧立權宜，徘徊岐路，名節已虧，心術難料[一二一]。

自成隨傳諭道："凡削髮奸臣，命法司嚴刑拷問，吏政府不能混敍授職"。自成對明朝大僚，除任用少數知名之士外，凡素有貪名而富貴的，俱發刑官夾打，追索銀兩。

當自成進京時，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領導他進皇宮，自成憤謂背主獻城當斬，之秩等伏地叩頭滿口"早識天命"得免。四月初，自成下令驅逐閹宦，無論貴賤老少，盡行逐出，名曰"打老公"（或云自成入京師，諸閹以內帑十二庫獻之。時財政困難，內廷安得有此積儲，蓋傳聞之辭，不足信）。

對於明臣的處置，李巖曾倡議分三等處分。一等是貪污的，貲產完全籍沒歸官；二等是貪官而又不歸降的，追贓完畢仍定其罪；三是廉潔的官吏，聽其自輸助餉，不用刑。自成在北京置比餉鎮撫司，專司拘捕拷餉的事〔一二二〕。凡明朝官吏，按官階的高低定銀之多寡，限閣臣十萬兩，京卿錦衣或七萬或五萬、三萬不等，科道官五萬兩，吏部二萬兩，翰林一萬兩，部曹數千兩。諸官凡是輸納現銀的，多二成計算（語義不甚明顯，或實交八兩作十兩計算，或實交十兩作十二兩計算，乃鼓勵輸納現金之意），首飾十不當一，衣服羅緞折銀，以次遞減，珠玉玩好概不收受。拷掠一事，多由劉宗敏、李過、李牟諸人主持，各官如不能照數繳納，即被夾打。對待勛戚尤爲酷暴，家產、完全籍沒。

諸將們更厚結各衙門的長班，某官有金若干，叫他們供陳。又聯絡無賴子弟，以爲尋索當地縉紳的嚮導〔一二三〕。比較富裕的官吏縉紳，都脫不過拘拷，甚至株連到朋友親戚。又以徽州人廣積儲，營商的人很多，勒索尤酷，被拷掠的據說有千人左右，如對富商汪箕之夾拶，索銀至十萬兩。

由權將軍劉宗敏收拷的，計有大僚二百人，雜流武弁及各衙門辦事員役一二千人；歸制將軍李過、李牟拷掠的又若干人。其餘諸武官及監押健兒皆得夾人拷掠，又不知若干人。家貲僅值萬兩銀子的，常追索到二三萬兩；官員不能如數交納，被夾打死的很多。

宗敏特別殘酷，製造新夾棍，用有棱角的鐵釘連綴起來，被刑的人骨肉都被夾碎，所以他拷獲的金銀特別多。李牟刑寬，所拷獲的遠不及宗敏的半數。諸將進獻於自成的銀子，據說不下七千萬兩，其中得之勳戚王侯之

家的佔十分之三，宦寺之家亦佔十分之三；得之文武百官和商賈的各佔十分之二（參考附錄九李自成在北京拷掠明朝勳戚臣僚表）。

他們不僅拷掠朝中官吏，對於地方官吏士紳亦然。自成佔京師後，所派往畿輔、山東、河南的地方官，到任第一步工作就是勒索紳衿助餉。現在拿山東省的情形來說，是年四月，制將軍郭之緯至濟寧，把當地的文武官僚鄉紳舉監生員以及富豪拘捕起來，強迫他們捐助餉銀至四十八萬兩。五月，防禦使張問行令濟寧州牧任某勒令地方紳民助餉，曾作過各部侍郎的每人限捐銀十萬兩，撫按每人限捐五萬兩，翰林每人三萬兩，司道部屬每人一二萬兩，監生生員富民或千兩或百兩[一二四]。吳徵文爲德州牧，強令大學士謝陞助餉銀十萬兩，其餘各鄉官萬兩千兩不等。楊瀚爲臨邑令，從事張琚主催餉，拷掠萬曆以來官家的子弟，刑杖夾拶極其哀慘，惟以故鄉官邢子愿生前有清名，他的子孫因此特被寬容不拷[一二五]。至於河南省，如歸德一府，所屬一州八縣併管河通判等官賈士美等十人於是年四月同來上任，下車之後便向當地追索餉銀，凡是官宦之家，或是家道富裕的，沒有不破產的，有不少人被拷掠死[一二六]。

[一]此據乾隆懷遠縣志。案李自成之原籍說法不一，荒書謂："自成爲米脂縣東雙泉里人。"明季北略、三岡識略亦均作雙泉人。另據明史卷二六二汪喬年傳："去縣二百里曰李氏村，亂山中十六冢，環而葬，其中（自成）始祖也。"又卷三〇九李自成傳："自成米脂人，世居懷遠堡之李繼遷寨。"參酌明史汪喬年傳李自成傳及懷遠縣志，知自成故里在米脂縣西二百里之李繼遷寨，荒書等書作雙泉里者誤。此李繼遷寨正是故夏州屬地，蓋西夏李繼遷故居也。崇禎十七年正月，自成在西安稱號之時，復以李繼遷爲太祖，自認爲繼遷後裔。

[二]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傳，卽誤以李繼遷寨爲懷遠堡屬。

[三]宋史卷四八五外國一夏國上。

[四]綏寇紀略明季北略平寇志皆謂自成家世富饒，甲申傳信錄且謂其世有里役，而里役一般假由富戶負擔。又觀諸書所記發自成祖墓情形，其先世不似窮困者，而明史荒書以及延綏鎮志皆謂其出身貧困，或謂其幼爲富家牧童，此蓋自成家道中衰後之情形。按自成知書，北略詠鏢之文，雖不足深信，幼時嘗入塾讀書則無可疑。或因其年長家貧爲驛卒，而遽然斷定其出身貧寒者歟？

[五]自成乳名一名[illegible]生，又名黃來子，鴻基或其學名。

［六］一名鄢君彥董奏之號也。

［七］此據消夏閑記摘抄中闖賊始末條。又謂出城屯大林中爲賊，舊伙一呼，飢民羣附，一夜得千餘人，轉掠遠近，其徒黨益衆，與羣盜相通爲犀援，號"闖將"。按自成"闖將"之名乃崇禎四年後從高迎祥時之諢號，此說不確。

［八］查米脂縣志：有明進士八人中艾姓者居其五，天啓朝米脂二舉人，艾姓居其一，崇禎朝二舉人，則皆艾姓者。

［九］綏寇紀略卷九：謂自成數犯法，米脂縣令晏子賓將置之死，得脫。又謂妻韓氏與縣中蓋虎兒通，自成殺妻者，偕李過亡命甘肅。與前當係一事。

［一〇］李自成爲變之經過，說法不一：一云爲驛卒被裁亡走爲變。按裁驛係崇禎二年五月事，與自成之經歷不合，疑爲附會之辭。蓋說者以自成嘗爲驛卒，而民變之起復與裁驛有密切關係，因誤以自成被裁爲變，其實非也。或云苦於債料而逃，或云邑紳艾某逼其私債而逃，或云殺妻犯法而逃。蓋三說均係自成實事，而逃亡之直接原因則由於殺妻犯法。

［一一］平寇志卷一作金華。查陝西無金華縣，當係金縣之誤 即今之榆中縣。

［一二］剿闖小史與明季北略俱載此事，惟稍有出入。

［一三］明季實錄續補編謂自成自崇禎三年，流入不沾泥營，不知下落。另據延綏鎮志，謂四年閏十一月，自成投不沾泥爲隊長，時間疑不確。

［一四］或謂崇禎五年五月，守備孫守法擒斬不沾泥於西川，由自成代領其衆。查自成於四年已歸高迎祥，五年代領不沾泥部衆之說不確。

［一五］棗林雜俎上："先是秦盜逃豫晉間，太倉吳駿公嘗與同年衛胤文論時事，其人關中人也，忽嘆曰：'事出非常，奈何！吾關中有人矣！'問其姓，曰：'李'。時不省所謂，迄今思之果驗。"據此是崇禎五六年李自成已煊赫一時矣！待考。

［一六］豫變紀略卷二：崇禎十三年十一月，楊嗣昌檄左良玉堵獻忠於夔門，良玉不聽調，乃伴習軍入秦。自成時在商洛山中，聞良玉入秦圍已，乃招集部衆數百人，謀襲良玉軍，入河南。與他書所記不同。

［一七］豫變紀略卷二。

［一八］河南民變，固多以擄掠爲事賊，亦頗有憑險結砦以自衛者。時地方實力單薄，州縣有司或紬之以官實藉託腹心（見豫變紀略卷二）。至於民變蠭起之情形，據豫變紀略卷一：崇禎十一年，舞葉之間，妖民劉保兒作亂，從者甚衆，舞陽知縣李春長率鄉民平之。新野飢民相聚爲亂，來擠縣衆張白

虎爲首，知縣呂開科撫定之。舞陽民楊四復聚衆爲亂，一邑震驚，府同知萬年策密諸剿平之。白蓮妖賊則攻杞縣。

〔一九〕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一：李精白爲戶部尙書。

〔二〇〕縣民稱李巖爲"李公子"。

〔二一〕明季北略。

〔二二〕豫變紀略卷一，謂崇禎十一年白蓮妖賊攻杞縣，紅娘子之亂或卽此事。

〔二三〕明季北略記李巖投歸自成在崇禎十年，不確。

〔二四〕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二五〕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巖說自成行仁義條

〔二六〕李公子一名原爲杞縣民李巖的稱呼，時則不辨自成李巖，並以李公子稱矣。

〔二七〕明史卷二二六呂坤傳。

〔二八〕豫變紀略。

〔二九A〕崇禎年間，有很多人向政府建議限田的，如商阜羣人孔尙鉞奏云："富者驕連阡陌，貧者地鮮立錐，饑寒切身，亂之生也値此之由。合無令本地有司，以理勸諭本地鄉官，於地之太多者或放其贖還。"帝將此奏令兵部覆議，兵部謂："均富以濟貧，人情則不安。"限田之說沒有實行。

〔二九〕綏寇紀略卷九。

〔三〇〕明史卷二一六蔡懋德傳。

〔三一〕明季北略卷十九李自成屠黃坡。

〔三二〕明季南略。

〔三三〕明史卷二七四高弘圖傳。

〔三四〕綏寇紀略卷八，每卒發餉銀四十兩之說殊不確。

〔三五〕綏寇紀略卷八，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三六〕李自成對於明政腐敗的攻擊，見他發布的檄文。又自成據河南，總兵左良玉至武安，遇自成將谷大成，大成語良玉有云："貪侈滿朝，公行賄賂，民間脂髓殆盡，塗炭難言。"是諸將也以弔民伐罪自任也（見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三七〕汴圍濕襟錄記自成攻開封時："大隊齊到，繞西關，不傷一人。"守鄖紀略，謂自成從崇禎十五年，每取一城，"嚴禁搶掠以收民心。"

〔三八〕崇禎十六年正月，自成軍至孝感，鄉官程良籌檄召諸寨起兵相拒，白雲寨民暗通於自成，

執良壽以獻。自成下安陸，諸生廖應元結寨自保．民執應元獻自成特自旺。

〔三九〕袁時中歸李自成，自成以女妻之，破睢州、寧陵、取歸德皆時中之力。十六年復叛去，自成擒殺之。

〔四〇〕劉鑾小史第一卷"獻賊（此書作張獻忠）名雖附闖，却自爲一隊。"

〔四一〕福王性鄙嗇，喈貨財。崇禎以來，河南連歲饑荒，民不聊生，盜賊蠭起，福王廣積蓄，累紅貫朽而不恤民。自成陷城，盡出之以賑饑，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之者如流水。

〔四二〕明史謂"巡撫高名衡"，誤。時名衡官巡按，後以守城功，始擢巡撫也。

〔四三〕李自成自正月解開封圍後，連破數大城，擄獲士馬不下十餘萬。四月，復來圍開封，攻掠遠近，破鄭州、滎陽、滎澤、新鄭諸城，官軍外援遂絕。

〔四四〕明史豫變紀略俱作六月，明史紀事本末作七月，從明史。

〔四五〕豫變紀略四，謂丁啓睿由光固歸永城，不受命。按此似未被逮。

〔四六〕豫變紀略五："卜從善先決黑堽口，尚未成，自成覺，發兵衝散之。自成乃於六月壬子決黃河，水勢甚緩，高不過數寸許，三日纔流滴滿濠而已。其深數丈，與城無害也。賊怒，乃殺主謀者。"觀此當時未大泛濫。大梁守城記謂"河北諸公議決之（黃河）以解圍城之急，而賊亦決馬家口。（上係六月事）……至暮秋，水勢暴漲，賊復決之，（九月）十五日水至城下。""賊復決之"一語頗可疑，時開封坐困已久，指日可下，流寇利其寶藏，豈肯棄之水族？且此次決口，自成軍亦淹死萬人，如有決河灌開封之謀，事先定有準備，必不使己軍並遭淹沒。但明史罪惟錄諸書，皆記自成是年九月決河之事，蓋欲以決河灌城之罪歸之自成也。實則黃河自六月被決之後，再未堵塞，入秋水漲，遂緣舊口溢出，不必待決而後泛濫。至於首倡決河之人，乃協守開封諸撫按官，並非自成，如給事中陳燕翼疏云："試問……決河灌汴，天灌之乎？抑守汴撫按諸臣自灌之乎？百萬生靈俱死，而撫按各官何以獨生？……以數百萬生靈，徇數人之官爵性命，則枉人。……以南北一線漕米灌輸之命脈，而使之淮梗運，則挽誤遲蹉。"

〔四七〕賀人龍延安人，與自成同鄉，或云襄城之役朝廷疑其通敵，密敕傅庭殺之。

〔四八〕豫變紀略卷五：自成汝才喪八千餘人。

〔四九〕官軍之敗，賀人龍的誅死不無影響。又項城柿園諸役，官軍皆不出尾追一法；聽候命令，支領芻餉，每致遲誤，故尾追難及。總督盧象昇嘗言於帝曰："有追之者，必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扼之，始無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無扼者，止顧一追，即有縮地之法，逵出其前，而賊巧於避兵，轉身他向，我軍仍是尾賊也；即欲其不尾，不可得也。"若籌劃不確實，布置不嚴密，皆爲致敗之因。

[五〇]羅汝才老兵諢號"曹操",故名。

[五一]鄭廉謂:"自成智略不如高應登（即崇禎七八年最盛之"闖天王"）,驍捷不如羅汝才,權謀不如張獻忠,而能爲群賊冠者,躬目不識丁,而用人能盡所長。"

[五二]據剿闖小史"自成據北京,文官自牛金星宋企郊以下見賊將皆行跪禮"。未悉可信否。

[五三]另據剿闖小史、權將軍、制將軍、弘將軍、毅將軍,皆一品尊職,疑不確。

[五四]小腆紀年甲申傳信錄二書所記同。另據明史紀事本末,自成騎兵五營,每營二千,步兵十四哨,每哨精卒三千,共計騎兵一萬,步兵四萬二千,此數大概僅指前所說之標營而言。明季北略則謂二百三十餘隊,馬步兵六百餘萬,此數過大,疑不實。

[五五]此據綏寇紀略卷九。又平寇志:自成親信大帥二十九人,其中中權大帥四人,中權親將四人,左營大帥五人,右營大帥三人,前營大帥一人,後軍大帥六人,分守要地將領五人（上當二十八人,缺一人）。平寇志所舉二十八人中,其中左營五大帥中之王良智,後軍六大帥中之路應標、賀蘭、高一功,與分守之將領楊彥昌、任光榮、白旺、馬鳳梧、馬守應共九人,皆爲明史綏寇紀略所不載。又後破潼關取北京時,白廣恩降自成爲權將軍,劉洪起、梁甫等爲制將軍,郭光先爲毅將軍。時又有李牟爲弘將軍。

[五六]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傳:"夜聞鼓,蓐食以聽令。"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雞再鳴並起,蓐食伏馬以俟。"

[五七]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大梁守城記。

[五八]明史紀事本末大梁守城記,守鄖紀略。

[五九]如歸德、杞縣、黃陂,皆毀城爲平地。

[六〇]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傳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六一]古稱銀爲白金,此處白金不悉確指何物。

[六二]明史卷二七五左懋第傳。

[六三]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六四]明史卷二七八詹兆恒傳。

[六五]明史卷二七五左懋第傳。

[六六]明清史料第一集第一本,工部營繕司主事于連躍揭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

[六七]高斗樞守鄖紀略。

[六八]守鄖紀略。

〔六九〕南疆繹史卷七史可法傳。

〔七〇〕張國維忠敏公集卷一滑太箭三縣詩國魂。

〔七一〕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七二〕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歷史語言研究所輯）。

〔七三〕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傳。

〔七四〕明史卷二五七馮元颷傳。

〔七五〕豫變紀略卷六。

〔七六〕郟汝之役據鄭廉豫變紀略。鄭宗人鄭之俊爲傳庭監記同知，皆穩逕事，廉躬聆其說，當較確實。傳庭出關事，谷應泰數於七月庚子，鄭之俊謂八月丁卯，明史孫傳庭傳亦謂八月初十日出關，二十一日次陝州。可徵谷說之誤。

〔七七〕豫變紀略卷六：據鄭之俊口述，謂孫傳庭率家丁數百戰死潼關。又據韓聖秋聞之監軍通判邱某云：傳庭既敗，從峽渡河，與總兵牛成虎訣，以幼子屬之，登首陽山投水死。明史謂傳庭戰死潼關，綏寇紀略明史紀事本末平寇志明季北略均謂戰死渭南。而傳信錄則謂傳庭從間道至西安，爲偽留喇嘛僧二百餘人擁之西去，不足信。

〔七八〕豫變紀略六，謂陳永福自郟縣率軍西走，自成追敗之，遂降，以爲先鋒，仍張其幟賺官軍後攻潼關。與他書所載陷潼關後始降之說不同，存疑。

〔七九〕明史卷二九四黃世清傳："自成遣右營十萬人，從南陽犯商州"，當即此路。是自成入陝非止潼關一路也。

〔八〇〕此據延綏鎮志卷五之四。另據爭標紀聞下自成犯闕條：改延安府爲天保府，米脂縣爲天保縣。

〔八一〕爭標紀聞關中二烈條。

〔八二〕明史卷二六四南居益傳：居益與企仲子戶部主事居業絕食死。

〔八三〕六政府尚書姓名參酌明史綏寇紀略平寇志諸書。此外有鴻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使、從政、統會、尚契司、驗馬寺、書寫房等之設置，詳在京師設施節。

〔八四〕一云翼侯。

〔八五〕平陽吏民投降，殺明宗室三百餘人。河曲吏胥齎印送款，靜樂民衆焚香遠迎。

〔八六〕明季北略卷二十李自成偽檄條，謂時人讀此檄多爲扼腕，而朝臣若處夢中，惟憂某人、當某缺、門戶苞苴是務。

〔八七〕罪惟錄、李自成傳。

〔八八〕見明季北略卷二十，又明季實錄卷上，自成散布告示，有"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等語，辭句鄙褻，疑不可據。

〔八九〕明史卷二六三蔡懋德傳："太原既破，賊移檄遠近，所至郡縣望風結寨以拒官兵。"

〔九〇〕明史卷二六三衞景瑗傳："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將犯山西，宣大總督王繼謨檄大同總兵官姜瓖扼之河上，瓖潛使納款而還。"自成軍至，瓖即射殺永慶王降。

〔九一〕崇禎野乘卷十一周忠武傳作王通，且以百騎來迎。亡何，居庸及各鎮總兵白邦政劉芳名等並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駢集。

〔九二〕此據明史卷二六三朱之馮傳，案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傳：犯宣府，總兵姜瓖迎降，不云杜勳王承允。又據崇禎野乘卷十一朱忠壯傳：宣鎮總兵王通巳暗通自成，之馮倘登陴與通分城而守。自成傳訛言，謂之馮疑宣府人謀叛，將請兵屠城，人心益懼，盼自成愈急。

〔九三〕小腆紀年王承恩請遣萬人，赴居庸，謀守關，自成兵則不由居庸從柳溝抄設後以入，官兵失道，未與敵遇。

〔九四〕或云帝命唐通與京營三萬與太監杜之秩守關。

〔九五〕一云何謙擒戮。

〔九六〕明季北略卷二十。

〔九七〕甲申紀略謂二月二十五日圍眞定，二十七日陷。

〔九八〕又明季北略卷二十三李自成入京城"聞賊預先埋伏京城，或賣緞貨，或酒米店，或作星卜，或設帳市藥。"

〔九九〕明季稗史七十戎馬志一

〔一〇〇〕小腆紀年卷三：李國楨請發三萬人營新橋南，歸李自成兵至沙河，砲聲大作，三萬人齊潰，甲仗火器盡爲敵有。

〔一〇一〕一云杜勳自宣府差回入見，盛稱自成聲勢，謂宣府危在旦夕，不日當犯京師，勸帝早爲計。

〔一〇二〕此據幸存錄下流寇大略，他書多不載。綏寇紀略謂太監張永裕開齊化門延賊入。另據明季北略卷二十李自成入北京條："大抵京城之陷，多由奸人內應耳。賊於數年前，先用西人開典賣貨於京中，又乘國家開罰贖之令，輦金易選文札付及護身符，人莫能詰，而新募軍卒，皆其affiliated黨也。"

〔一〇三〕小腆紀年卷四。

[一〇四]平寇志卷九繫此詔於攻京師之時，小腆紀年謂陷太原時檄文，暫從平寇志。劉闓小史謂周鍾爲自成所撰登極詔，案周鍾降於自成破京師後，此詔成於未破京師前甚明，非周鍾筆也。

[一〇五]崇禎帝宮中遺血詔："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也。任爾（指自成）分裂朕屍，可將文武盡皆殺死，勿壞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

[一〇六]如崇禎十年閏四月，天下大旱，帝下詔責臣罪己云："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與卿之悃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洽。如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口徵，擅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獄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貨橫於京畿；鄉官滅棄防維，肆侵陵於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著洗滌肺肝，共竭悃誠，仰體天意。"

[一〇七]史忠正公集卷一請出師討賊疏。

[一〇八]燧變紀略六"蓋闖賊命以禮葬烈帝，而所司以空文下宛平縣，宛平令遂以牛車送帝后梓宮於昌平……"又明季實錄二："葬以帝禮，祭以王禮。"

[一〇九]或云自成於諸降臣視人物豐偉及知名者七十三人，命吏政府任用。其餘文武約三四千人（一云千三百餘人）匍伏中庭。又有投門下晚生帖者，亦送吏政府授職，餘則嚴刑拷打，追贓充餉，見戮辱明臣節。

[一一〇]小腆紀年："文選司爲文諭院"

[一一一]一云倘契司

[一一二]一云按察吏爲防禦使。按明弘治之後，兵道領軍務，由按察司副使或僉事任之，自成防禦使有兵權，由兵備吏爲防禦之說較合理。

[一一三]文官制據明史李自成傳平寇志卷九，小腆紀年卷四諸書。

[一一四]此據小腆紀年卷四。另據顧炎武明季實錄卷一，賊臣改六政府爲"守備改名守領，把總改名守旅"，又劉闓小史"守備改爲守禦"。

[一一五]據王獻唐先生山左近出五官印考（見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二十五年十二月號）在魯北恩縣獲李自成防禦使劉明英印一顆（明英恩縣人），文曰"夔州防禦使符"，銅質，長方形，背面右鐫"夔州防禦使"五字，左鐫"永昌元年四月日造"八字，側鐫"守字陸百肆號"六字。又藝林月刊四十六期

附載"偃師縣契"，背鐫"永昌元年九月"，側鐫"天字伍百陸拾肆號"。諸印字體相同，別爲一格，如出一手。王先生頃文又輯錄羅氏隋唐以來官印集存，謂有"通政司參議之記"，亦爲自成所置官印，蓋未定府、務、契、官銜名之前所製。又藝林月刊跋，謂曾見一商州防禦（官爲禦）使印，改印爲信。案自成改制，印無信字，蓋亦未定制前所頒發者。

[一一六]或云王鼎慕爲山東鹽運使，魏天賞爲兩淮鹽運使。

[一一七]或云魏學濂以自成覆敗，太子無言，進退兩難，作絕命詞自縊。至獻平浙策一說似不足信。

[一一八]參酌啟禎紀聞下卷平寇志卷十明季北略卷二十諸書，間有異同。

[一一九]甲申紀變實錄

[一二〇]京城圍急，崇禎帝將太子送周奎家，自成手獻之。另據明季實錄卷三，謂周奎並無獻太子求免事，特以鄙吝招謗耳

[一二一]明季實錄卷二泣鼎傳眞錄"初七日闖賊到劉宗敏私寓，謂劉云：死的是明朝忠臣，剃頭的斷不可寬他，其餘文官也寬他些罷！故初八日劉賊所囚諸臣盡行放出。"按自成所選授官吏，亦有曾剃髮之人

[一二二]豫變紀略卷一，謂自成在京"置比餉鎮撫司，僞將軍魏姓者拷諸士大夫助餉，所掠甚多。"

[一二三]明季實錄卷二泣鼎傳眞錄："二十五六日，滿街捉士大夫，拘繫枷鎖，相望於道。以長班家人作眼，拿得一人，賞銀五兩，藏匿一人，即刻斬首，故無一得免者。"又據小腆紀年卷四："一賊將領長班五十人，緝訪富民藏窩，長班一人限訪二件，名曰公刺。如云某有金，即拷掠。"

[一二四]兩事皆據平寇志，疑係一事。

[一二五]山東通志卷一九九雜志十二。

[一二六]豫變紀略卷三。

第六章 "民變"漸衰時期

第一節 李自成部 (明崇禎十七年夏至弘光元年夏)(順永昌元年夏至二年夏)

一、 漸衰的關鍵

李自成率領數十萬大軍，席捲陝、晉，進據京師，在當時幾個對立的勢力中，這是一支勁旅。以佔領區域之廣袤言，黃河流域皆爲所有，今江蘇、安徽、湖北的北部也在他控制之下，幾乎佔中國領土的一半。更以興起之迅速言，自崇禎十三年(1640)以數十騎走河南，至十七年(1644)克京師，爲期不過三載有餘。這時明朝政治的腐化，軍政的敗壞，殆達於極點，自成行軍所至，如摧枯拉朽；文官武將，爭先迎降。在所佔領的區域，設置地方官吏；北方民衆，甚至有驅逐前明舊官，歡迎自成所委任的新吏的。統一的局面，似乎就要實現了。假使這時遼寧總兵吳三桂投降自成，共禦淸師，繼明朝之後也許就是李順的江山。

事實的演變，不如順利，所想像的三桂雖然一度投降自成，尋以陳圓圓之故又轉向淸室請兵，給自成一個反擊。淸室所以能入關據京師，實由於關遼兵聯合的力量。淸室以領土的野心，三桂以個人的私憤，皆奮力以圖自成，強弱的局勢爲之一變，也就是自成由盛而衰的一個轉捩。

二、 吳三桂與淸聯軍的形成

有明一代，對於北部邊疆的防禦特別嚴密，西起嘉峪關，東抵遼寧，在這個綿亙數千里的國防線上，設置了甘肅、寧夏、固原、榆林、太原、大同、宣府、薊鎭、遼東九個邊鎭，關堡環列，分兵駐防，遂爲國家雄師之所在。到萬曆晚年，後金叛明，累次入侵畿輔，政府在增兵措餉方面，對於遼東一鎭特別注意，所以防遼的兵在九鎭中是最精銳的軍隊。

陝、晉諸鎭，在自成攻伐之下相繼潰降了，北方的勁旅，只有遼東一鎭尚未屈服。這時駐防山海關的主將是遼寧總兵吳三桂，在他部下計有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都是勇敢善戰的；此外又有夷丁數千，是更驍悍的騎兵。

當自成下大同之時，崇禎帝封三桂爲平西伯，起其父襄提督京營，徵三桂入衛。三桂於三月甲辰入關，戊申至豐潤，聞京師已被自成佔領，復引兵還山海關。

這時關外有覬覦入侵的清師，關內有自成雄兵的威脅，三桂勢難獨立，非投降一方不可。彼如率衆歸附自成，東北鎖鑰，可以鞏固無虞；如投降清室，必爲自成肘腋之患。三桂的舉足輕重，謂之身繫清順兩朝的興亡，亦無不可。自成有見於此，於是執吳襄，令作書招三桂：

"事機已去，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我爲爾計，不若反手銜璧，負鑕輿櫬，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而猶全孝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既殊，衆寡之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戮辱，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

自成遣唐通攜書並銀四萬兩往犒三桂師，又遣別將率二萬人代三桂守關。通見三桂，盛誇自成優禮賢士，三桂即率所部赴北京謀降。行到灤州，聞愛妾陳圓圓爲自成權將軍劉宗敏所擄，憤甚，復率兵還山海關，假借爲君父復仇的名義舉兵，擊破自成所遣守關將領；吳偉業圓圓曲中"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兩語，即詠此事[一]。三桂並作書覆襄，末謂："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絕，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三桂更以爲君父報仇和恢復明朝正統的名義，移檄遠近，說道：

"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團練總兵官平西伯吳，爲興兵剿賊克復神京奪安宗社事：闖賊李自成，以么麽小醜，糾合草寇，長驅犯闕，蕩穢神京，弑我帝后，禁我太子，刑我縉紳，淫我子女，掠我財物，戮我士民……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如金張，或子房之以貲起，或輓輅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蘽爲里雄，合施壯謀，各團義旅。杖不需于武庫，糗無塈於郇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至登壟巨商，聯田富室，若以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即陽翟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如是手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始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亡。迨我之既入其樊，莫不罹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

刑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與老弱之受工者酷肖。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冤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試滿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事，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即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哉！……嗚呼！自有乾坤，鮮茲禍亂之慘。凡爲臣子，誰無忠義之心？漢德可思，周命未改。忠誠所感，順能克逆。義旗所向，一以當千，請觀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

是三桂討自成的檄文，謂自成之所以能攻陷各省城釀成鉅變之原因，是由於豪紳富室們不肯捐助軍餉。他籲請各界人出錢出力，平亂復國。否則"破巢無完卵"，有錢也難自保。同時向清睿親王多爾袞修書請兵，略云：

"三桂蒙先帝擢拔，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不意流賊逆天犯闕……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貴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貴朝應惻然念之；且亂臣賊子，亦非貴朝所能容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力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庭，示大義於中國，則我國之報貴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土以酬，決不食言。"

時多爾袞方以大將軍督師略地關外，師次翁後，得書大喜。降臣洪承疇時復陳進兵策道："宜先布號令，此行特掃除亂逆，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其開門歸降及爲內應立大功者，破格封賞。"多爾袞即日進兵，並以書報三桂曰：

"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明國君臣不計國家喪亂，軍民死亡，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三次進兵攻略，蓋示意於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帝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嘉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君之義也！伯雖守遼東，與我爲敵，今亦勿因前故，尚復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用之爲相，以成霸業。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矣"。

吳三桂之乞師本以恢復明室為藉口，多爾袞復書則直以底定中國的意向明示三桂，並以封官進爵世享富貴之詞相引誘，三桂果然投降了。

三桂興兵，殺戮自成守山海關的兵士，邊報一天比一天緊急。李巖上疏請自成許三桂父子封侯，並以大國封明太子，以為籠絡之計。自成遣兵政府尚書王則堯招三桂；慮三桂不降，自將二十萬人東征，更遣別將出塞繞到關外準備夾擊。

則堯到三桂營，被三桂拘留。三桂又遣游擊郭雲龍攜書赴清方促進兵，多爾袞遂率清兵過寧遠向山海關而來。至關東十里之地，忽接吳三桂軍報，謂唐通已出邊立營。多爾袞出兵往迎，四月二十一日戰於一片石，唐通敗走。

二十二日，清兵到山海關，三桂出迎，多爾袞令三桂兵用白布繫肩為記先入關。時自成列陣關內，自北山至於海，成一字長蛇陣。清朝和三桂兵少，布陣不能長及海，則對自成陣尾鱗次布列，集中於一點。清以自成兵久歷戰陣，憚其精銳，不敢輕進，命三桂軍先戰，衝自成中堅，清兵養銳以待。是日自成挾太子諸王處於西山，多爾袞率武英郡王阿濟格、豫郡王多鐸及洪承疇、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各立馬觀戰。自成張兩翼圍三桂數重，三桂軍人人血戰，力鬥數十合，呼聲震天地。及午，大風忽起，沙塵蔽天，咫尺不能辨識，阿濟格、多鐸率二萬人從三桂陣右突入，鐵騎奔騰，飛矢如雨。自成正立馬高岡觀戰，不久風止塵開，見是鐵甲編髮之人，大驚道："滿州兵來了！"策馬下岡而走，自成陣動，遂潰，敗退四十里。三桂至清營，拜見多爾袞，薙髮稱臣，光復明室的號召成了曇花一現。

自成既敗，退至永平，殺吳襄。於四月二十六日還北京，殺襄家口三十餘人。時清已進三桂為平西王，令率馬步兵各一萬為前驅追來。四月二十九日，自成即帝位於武英殿，三十日率衆南走，清兵於五月一日進北京城。

清兵未進北京之前，城中訛傳吳三桂大敗李自成，奪回明太子，要護送還宮即位，回復明朝，京師城內都傳遍了。至是一見是禿髮長辮，語言不同的清兵，皆相顧失色，相率逃匿，所至罷市。清大學士范文程草檄以安民心，

說道：

"義兵之來，爲爾等復君父仇，非敵百姓也，今所誅者爲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爾害！"

於是秩序逐漸安定下來，縉紳亦紛紛迎降，留滯京師的明官都加官一級，從先曾向自成投名受官職的人，也絡繹歸來。

淸兵旣侵佔京師，乃分遣都統覺羅巴哈、石廷柱、葉臣及侍郎王鰲永等招撫山東、山西、河南諸省，出示安民，自成從此一蹶不振。

三、 北部諸省的放棄

李自成連敗，棄畿輔，西踰固關入山西，到了平陽，招集散亡，整頓兵馬，留大將陳永福偕府尹韓文銓守太原，自率部衆歸西安。尋淸督統葉臣入山西，永福被擒，李錦亦敗於大同，山西郡縣，都被淸兵佔據。

時山東、河南一帶，豪傑四起，反叛自成，河南鬧得尤其利害，自成所派遣的州縣官吏，多遭殺戮，自成大驚，召文武官僚謀議，李巖以河南是他故鄉，他居鄉一向有好的聲譽，乃進策道：

"誠與臣精兵二萬，馳至中州，彼郡縣必不敢動，卽動亦可得而收也"，

李巖素與丞相牛金星不合，而與軍師宋獻策相善，金星心懷忌恨，他陽勸自成應從李巖的請求，旣而密進策道：

"河南天下形勝地，且屬李巖故鄉，若以大兵與之，是假蛟龍以雲雨，必不制矣；異日者舉中州之豪傑以與關中爭勝負，卽主上且奈之何？……巖蓄叛已久，臣始勸從之，以安其心耳。且巖與主上同姓，前聞宋軍師讖語[二]；在衆中欣然有自負色。今河南反，彼不候軍令，不稟他將，而自請兵，目中已無主矣。國兵新敗，人心動搖，遂欲乘機竊柄以自主，是豈復可信乎，不如除之，無貽後患"。

自成受了金星的煽惑，對李巖果然懷疑起來，把他和他的弟牟一同殺死。巖出身諸生，文武全才，不喜聲色，不貪財貨，在京師時對於士大夫不甚拷掠，行軍所至，嚴禁淫掠，故甚得衆心。常微行私訪，問民間疾苦，勸自成寬恤民力，以收人心。自成到了北京，軍隊腐化的不得了，日無法紀，但士卒一聽說"李將軍"之名，亦稍加收斂。自成起初收民心的善政，多出李巖之手，

他在自成諸將中，是最受軍民愛戴的一個。今驟遇害，多懷不平，宋獻策尤其憤慨，往激劉宗敏，在宗敏處大罵牛金星，宗敏怒道：“彼無一箭功，敢擅殺兩員大將，須誅之！”由是文武不和，將相解體。

清乘自成內部不睦，民心背離，遂大舉西略。時自成衆猶數十萬，以陝西為基本，東扼黃河，南有潼關、終南山之險。清軍分兩路出師，一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偕平西王吳三桂、順義王尚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諸蒙古兵，進軍榆林、延安，由陝北南下；一以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兩路兵馬約會師西安。多鐸一軍於十二月渡河到孟津，敗自成將張有義於洛陽，收沿河諸寨堡，復進兵陝州，破自成兵於靈寶。又選精兵二千為前鋒，由靈寶西進，至潼關東二十里處，據柴堡紮營固守。自成遣劉宗敏圍攻，很久沒有攻下。明年（明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清援兵續至，表裏夾攻，自成大敗，清兵進逼潼關。清方又另遣銳卒繞出自成軍後夾擊，自成軍死亡甚衆（或云自成命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應戰，敗死）。時阿濟格吳三桂一軍則從保德州結筏渡河入綏德，李錦不能禦，延安、鄜州相繼失陷，西安遂受威脅。自成以腹背受敵，乃於弘光元年正月放棄西安，經藍田、商州東出武關以入襄陽。阿濟格、吳三桂跟蹤來犯，自成禦之於鄧州、承天、德安，不能勝。時明平賊將軍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率師東下，武漢空虛，自成遂入武昌城。時諸將田見秀、袁宗第、劉體純、劉芳亮、張鼐、吳從義、牛萬才都聚在武漢，士卒還有三十多萬，分為四十八部，謀順流東下取宣歙；兵尚未發，清追兵又到，自成倉卒棄武昌南走，經金牛、保安、咸寧、蒲圻，於四月下旬到通山，被鄉民打死[三]。所部分成數股，先後歸附南明。

四、李自成的死亡

李自成的死，諸書的記載不完全相同，當時明政府負責堵禦自成的是湖廣總督何騰蛟，清政府追擊自成的是阿濟格，他們根據投降或擄俘自成諸將領士兵的口供，皆云自成已死。惟據虞初新志甲申朝事小記以及米脂縣志諸書，則謂自成逃遁為僧以終。按自成雖敗，衆尚數十萬，以之取湖南入江

西下兩粵，似尚綽有餘力，豈有棄而入山之理。以數十萬之衆，首領假如不死，也沒有立即潰降的道理。且李錦降明朝後，每稱自成爲先帝，稱自成妻高氏爲太后，此皆爲自成已死的佐證，爲僧之說，絕非事實。

自成死亡的日期，亦頗多異說，王崇武先生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一文，考證最詳確，茲採錄於后：

"考左良玉舊師東下在弘光元年三月底（弘光實錄鈔卷四謂在三月二十八日辛亥，潯陽紀事載袁繼咸密報在三月二十三日），明史等書記左兵東下以後，自成始據武昌，又五十餘日始向東南逃走，是其死時約在五月中旬以後，去騰蛟之漢陽門投水已五十餘日，以日程計當早繞道寧州瀏陽以抵長沙矣。惟此種記載證以袁繼咸潯陽記事及何騰蛟疏知有乖誤，故不取。茲據潯陽記事所載者，記事謂四月二十七日清阿濟格已追抵九江，自成之死在其前，是至遲不得超逾四月二十六日。何疏云：'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臣揣闖逆知左兵南逞，勢必窺楚，……闖果爲清所逼，自豫秦奔楚。霪雨連旬，闖兵困於馬上者逾月，此固天亡之也。闖逆居鄂兩日，而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闖心驚疑，懼清之躡其後也，即撥賊營而上。'然則良玉東下靖難之時，自成正顛沛於赴鄂途次，既抵達二日（並未在武昌居五十餘日），又倉皇逃走，總計前後所歷既已踰月，則其路過九宮山當在四月底，去二十六之大限必不遠也。照此日程推算，騰蛟亦可抵達長沙。（江有典史外卷七何太師傳謂騰蛟至長沙爲'乙酉四月某日'……）"

據此，自成之死在弘光元年（1645）四月下旬甚明。諸史所載自成死期，所知錄卷上繫於弘光元年八月，明史李自成傳繫於是年九月，明季遺聞卷一、後鑒錄卷八、鹿樵記聞卷十以及平寇志卷十二，則皆繫於清順治二年（1646）皆不可據。

李自成死的地點，亦多異說，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平寇志卷十二、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以及明季遺聞卷一皆謂死於湖南的羅公山。據何騰蛟逆闖伏誅疏及東華錄載阿濟格等報自成死亡的疏，皆謂死於湖北的九宮山。何阿係當時明清雙方指揮作戰之人，當可爲最可依據之文獻，故明史亦取死於九宮山之說，羅公山之誤不待分辨自明。然九宮山又有二說，一謂在通城縣，一謂在通山縣。查明史卷四十四地理志湖廣武昌府條下，通山東

南有九宮山，通山縣志謂九宮山在縣東南九十里之處，茲採通山之說。

自成死的情形，記載也不一致，一說是被鄉民（即鄉勇）所殺，一謂由於窮困而自縊，今仍取當事人何、阿的奏疏加以比較。何騰蛟奏疏說：

"為闖死確有證據，闖級未敢扶同，謹具實回奏事：……臣揣闖逆知左兵南追，勢必窺楚，即飛檄道臣傅上瑞、章曠，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齡等聯絡鄉勇以待，闖果為清兵所逼，自秦豫奔楚，霪雨連旬，闖賊困於馬上者踰月，此固天亡之也。……天意亡闖，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為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殺於亂刃之下。相隨偽將張雙喜，僅得馳馬先逸。而闖逆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爺被鄉民殺死馬下'。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賊黨聞之，滿營聚哭。及臣撫劉體仁、郝搖旗於湘陰，撫袁宗第、藺養臣於長沙，撫王進才、牛有勇於新牆，無不眾口同辭。營內有留、豫爲治之子衿奴隸，亦無不眾口同辭也。張參將久駐湘陰，郝搖旗現在臣標，時時道臣逆闖之死狀。嗣後大行剿撫，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今日逆首已誤死於鄉兵，而鄉兵初不知也；使鄉兵知其為闖，氣反不壯，未必遂能剿滅，而致群刃之交加，為千古大快也。……"

何騰蛟不僅爲當事之人，且得自降衆的親口供陳，此疏當爲最可靠之史料。且騰蛟事前已檄當地長官聯絡鄉勇以謀抵禦，則自成誤死於鄉勇之手，甚屬可能[四]。

更據清方阿濟格之奏疏，謂有自成降卒及被擒之士兵言："自成竄走時隨身步卒僅二十人，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自縊死"。阿之奏不願將自成之死歸功於明朝，故諱言爲湖南鄉勇所殺，實則阿所云"村民"，即騰蛟檄令地方聯絡的鄉勇[五]。是雙方的奏疏雖稍有出入，大致相同，尤以何騰蛟的奏疏爲確[六]。

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死於弘光元年（1645），享年四十，身繫明清兩朝興亡的大順皇帝，就此結束。自崇禎十七年正月建元永昌至是凡一年零四月

第二節　張獻忠部（弘光元年至永曆初期）

一、開始衰敗

崇禎十七年（1644）夏，清兵佔據北京，李自成敗歸陝西，明南都諸臣擁立

了福王，中國成了割據的局面。在明政府本身，有諸王的鼎立，有軍閥的跋扈，弘光帝徒擁虛名，已無號召全國的能力。這時清正用兵於自成，南明政府則忙於內爭，同時又須防禦滿清和自成的南下，於張獻忠自然是"鞭長莫及"，未遑後顧。獻忠乘機佔領全蜀，是年十一月在成都即帝位。

獻忠攻打成都時，明巡撫龍文光敗死，蜀人共推川東兵備僉事馬乾代攝巡撫四川事。弘光元年(1645)三月，馬乾檄令副將曾英攻重慶，獻忠守將劉廷舉敗走，四川官吏縉紳所倡導的反獻忠的義兵乘機蠭起了。

這時明政府在四川的高級統帥，一是宜賓的樊一蘅，他嘗於崇禎十二年巡撫寧夏，以被劾罷官還鄉，十六年冬復起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因道路阻塞，詔命不得達，乃是甲申前命。一是巴縣的王應熊，他於崇禎間曾任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此時亦罷官家居。崇禎十七年五月，獻忠下四川，弘光帝起應熊爲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軍務，令討伐獻忠。二人於弘光元年在遵義拜命誓師，起甘良臣爲總統，以侯天錫、屠龍爲副總統，傳檄諸將，會師大舉。

時曾英已陞任總兵官，聲勢極大，在川南一帶，號召少年從軍，勸富商大賈助餉，窮人投之以就食，富者亦多就之以避難，一時衆至二十餘萬。其次是楊展，於明隆武二年(1646)三月駐師嘉定，衆至六十餘萬，獻忠的兵常遭受二人的打擊。楊展合遊擊馬應試攻據嘉、邛、嵋、雅諸州邑。餘如原任總兵賈聯登等之犯資、簡，侯天錫、高明佐之攻瀘州，李占春、于大海之守忠、涪。其他據城邑奉遺調的，洪雅則曹勛及監軍范文光，松茂則監軍詹天顏，夔萬則譚宏譚詣。獻忠見諸州縣義軍蠭起和官軍勢力復振，甚爲恐懼，謀率所部擁輜重沿江東下走湖廣。楊展扼守彭山，獻忠的船隻被他縱火焚燒，士卒輜重傷亡無算，復走還成都去了。楊展撈取獻忠所沉金銀，以之招募軍士，展軍遂以最富強稱。

川南一帶諸州縣，漸被明將佔據，應熊復令曾英偕參將王祥率兵北犯成都，獻忠見勢迫，藏金銀於錦江[七]，屠成都毀宮殿，避走西充鳳凰山。

二、張獻忠的死亡與四川的放棄

清方起初企圖招降獻忠，據清順治二年(1645，明弘光元年)三月清陝西總督孟喬芳的奏疏，有派令獻忠巡撫吳宇英說獻忠歸降一事。是年十月，清總督八省軍務佟某的揭帖，也有："差王漢傑、崔法舜時書與告示往四川招撫張獻忠未回"的記載。數次招撫的工作既然沒結果，時勁敵自成已敗死於湖廣，明南都政府已被攻佔，遂分兵犯四川。

明隆武二年春(1646)，獻忠遣部將劉進忠駐防川北遂寧縣，降清將馬科以兵萬人引防漢中、謀窺四川，進忠發兵往襲，反爲所敗，獻忠聞耗大怒，以擅自興兵譴責進忠，進忠怕遭殺戮，投降清朝(一云進忠所部多川民，獻忠憤川兵將反己，謀坑其衆，一軍聞訊皆潰，降於清)，導引清肅親王豪格及吳三桂南犯，踰劍閣入閬中，獻忠守將紛紛投降。遂速下保寧、順慶諸城，於十二月十一日到西充鳳凰山。時獻忠尙擁兵數十萬，旌旗遍野，只因未遣游騎，不知清兵猝至。有以兵事報的，獻忠猶以爲"搖黃賊"小股肆掠，殊不爲意，俟軍報緊急，始穿著飛衣蟒袍率牙將數十人出視，進忠指善射者章京雅布蘭射中之，獻忠墜馬蒲伏鳳凰山坡積薪下，被清兵搜獲擒殺。

獻忠既死，兵多潰亡，僅剩下五六萬人，由義子孫可望等率領經順慶南走重慶，射殺明總兵曾英，渡江南下綦江，明年(1647年卽明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正月下遵義，應熊逃去畢節。遵義道府各官以及生員耆老俱焚香備豬酒糧草遠迎，可望大悅，嚴束部下，秋毫無犯。駐遵義十日，南走貴州，於二月入貴陽城。尋清兵追到遵義，可望等復渡盤江入雲南。可望和艾能奇、李定國、劉文秀四人本是獻忠部下平行的將領，惟可望年長多謀，艾等三人都稱他大哥。是年四月一日復正式尊可望爲統帥，凡事聽從他的號令。

三、孫可望在雲貴的專擅

孫可望到貴州時，雲南土司沙定洲正興兵作亂，據雲南省城，明黔國公沐天波逃去永昌。可望在貴州遇到明副將龍在田，是穀城舊日相識，在田請可望入雲南平亂，可望於明永曆二年(1648)二月把沙定洲討平了。

時明雲南巡撫楊畏知駐楚雄，可望偕文秀西略，畏知戰敗被擒，可望器

盡畏知的聲望，托詞匡復明室把他招降，接着略定大理諸州縣。永曆二年九月，可望遣劉文秀到永昌迎接天波到昆明，把從前沙定洲所攻陷的州縣也全收復。天波以可望有代復仇之義，也歸降。沐氏自明初封於雲南，屢世襲爵，民心悅服，滇民享過二百多年的恩澤，沒有不知道沐國公的。世知巡撫也作得很好，民心感戴。雲南土司以及十八府的人民聽說沐國公歸了可望，也都投降。

可望既霸佔據滇黔，以無名爵難以號召明朝臣民，於永曆三年(1649)遣總兵潘世榮及楊畏知赴粵西向永曆請封爵，遂歸明室。後可望自稱秦王，派兵殺戮明政府大臣，陷誅嚴起恆(以事屬南明史範圍，此處從略)。

先是可望欲設六部翰林等官，怕人議論他僭越，乃以范鑛、馬兆羲、任僎、萬年策爲吏戶禮兵四部尚書，並加行營之號。後乃自設內閣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古躍龍、任僎、龔鼎、[illegible]、[illegible]、金維新、[illegible]等數十人皆接受他的官職。可望又欲以原任大學士文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爲用，後來走川東依劉體仁、李來亨等去了。又設都督府，以王尚禮爲都督，繫獄的人多遭殺戮。設門城巡捕，以嚴法約束人民。以兵食不足，將雲南所屬的軍田民田劃爲營莊，各設管莊一人總管，每畝歲納租穀一石二斗。沐天波受可望的指示，更分檄諸土司捐納軍餉。後開局鑄"大順"錢[八]。建世廟塑像以祀獻忠，後來永曆入雲南，纔把他的像毀掉。改雲南省爲雲興省，昆明縣爲昆海縣[九]。到永曆五年(1651)可望竟自稱國主了，營建宮室，制作皇宮。此後三年，又殺永曆所親諸臣十八人於安龍。這時貴紳多有勸進的，於是開科試士，錄取陳士基等五十四人，積極謀篡。更假天子的號令，生殺予奪，調兵徵餉，絕對不向永曆奏聞。李定國氣憤不平，興兵致討，軍民紛起響應。永曆十一年(1657)，可望敗降於清(插圖八)。

第二節 李自成張獻忠等致敗之癥結

李自成佔領京師，軍勢之銳，沒有能和他爭鋒的。張獻忠盤據富地大物博的四川，也是一個霸主。但是二人都不能建立永久的基業，鼎盛之後，不過幾年的功夫，都失敗了。自成自經山海關敗後，放棄北部諸省，退避武

昌，走死通山，所部分裂，投歸明室。張獻忠方面，弘光元年(1645)在川南有明軍的反攻，隆武二年(1646)在川北有清兵的夾擊，獻忠就在腹背交逼之下死在西充。孫可望等率領部衆放棄四川，南走雲貴，後來也投降永曆。李張二人事已經過，前面已經敘述一個大概；至於他們失敗的原因，在當時有很多人談到過。弘光時兵部司務陳璧上疏說，自成必歸失敗，曰殘暴必失人心，曰不長於政治，曰將卒驕敗，曰糧餉困難，曰外患，曰義兵[九]，說的已很詳細，然尚有未盡者。至於獻忠的失敗，亦不外上述數端，只有輕重之不同而已。

四、軍政

自成在未佔領京師前，軍紀嚴肅，號令嚴明，尚未染上腐敗的習氣。將領與士卒共甘苦。自成本人就是一個不愛婦女財貨、布衣蔬食、刻苦自勵、以身作則的首領。他命令部下不得私藏金銀，經過城邑不得佔住民房，妻子外不得攜帶其他婦女，並且把奢靡淫逸的羅汝才處死，在當初確有一種苦幹的精神[一〇]。他對於明政府官僚貴族的豪華縱慾的生活，加以無情的攻擊，罵他們嗜酒肉，好女色；責備他們剝奪民衆，視窮人的凍餒而不顧惜，這是何等慷慨激昂！可是入北京不到幾天，自己的政權還沒有建穩，過去對於明政府官員的批判卻變成自我的嘲諷。他的將官一樣驚聲色，好貨財。劉宗敏、李錦、田見秀諸人，分據官僚的住宅，挾妓狂歡，享受起豪華淫逸的生活。自成雖欲加約束，諸將驕蹇，豈肯聽命！革命救民的思想至是全然喪失。自成對劉宗敏、田見秀、袁宗第、劉芳亮、李過諸將封侯的賞賜，"每人賞珠一大斗，金銀一車，幣千端。"[一一] 其餘大小將領沿門搜索及拷掠所得的金銀，亦動輒數千兩。

諸將帥既然成天忙著醇酒婦人的享樂，再無暇顧及士卒；士兵們樂得逍遙法外，也專事淫掠。兵士初入人家，曰："借鍋爨！"頃之曰："借床睡"！頃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有藏匿婦女的，押男子遍搜，必得乃已，一兵有挾帶三四個婦女的。有的挾到城上行姦，遇長官走過，恐被斥責，便將婦女向城外拋下[一二]。據甲申紀變實錄載：北京十二三歲至五十歲的婦女，都不

能免，僅安福胡同一夜被姦死三百七十餘人。自成法令雖嚴，但是不能制止部下的日趨腐化[一三]。

關於士兵勒索的情形，王源秦舍人傳記說："孫布政使子某被擄，索十萬金，孫某謂金匿秦生所，賊十八人縶秦索金，道遇一賊將，曾爲孫氏家奴，與秦生相識，秦以情告，賊將曰：'此妄耳，此甚微（指十八人的地位甚微），何得索人金！'一賊魁即請往縛十八人斬之。"[一四] 蓋士兵沿門搜索，已屬常事，其因勒索財物被將官刑殺的，僅爲例外。勒索所得，私取十分之三四，以其餘的十分之六七呈交將領，兵士們得銀多的千餘兩，少的亦四五百兩。自成初至京師時，馬廝襲丁皆敝衣羸騎；後來便不然了，衣必組繡，銀寶滿懷（顧炎武謂自成敗歸陝晉時，士卒在鄉村飲酒，或償以金銀，或給與珠寶一握，皆爲擄掠所得）。上自將軍，下至士卒，都沉淪於過分的陶醉，好像政權已經鞏固，天下已經太平，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似乎全不在意，幾十萬人馬，都聚集京都裏面享樂。李巖見到這個危機，提出來一個建議，請令各營兵馬仍退住城外聽候出征，禁止軍兵借居民房，以免失民望。自成不能用，僅在疏後批上"知道了"三個字。軍紀一天壞過一天，北京在士兵騷擾之下，幾乎成了一個恐怖的城市。

直隸及各省縣的情形，亦大略如是，如威武將軍白駒在滄州傳令取娼婦百口，其中多以良家婦女充數。制將軍董學禮率兵路過德州時，恣行殺掠，向地方官勒索婦女。當時北路諸府州縣，每逢軍隊經過，便要搜索民間婦女供應。士卒橫蠻異常，稍或不足，輒毆辱地方官吏。地方官每將拘來的婦女豢養於官府，專以供應來往兵將[一五]。駐和州的防禦使，書牌甚至有"軍至軍妻，軍去民妻"的傳說[一六]。

將領士卒們耽樂日久，漸無鬥志，腰纏既富，遂多鄉井之思，這是自成軍隊在質方面一個大的轉變。所以一聞三桂軍至，皆爲寒心。及戰連敗，益肆淫掠。邊大綬被擄至真定，謂自成軍狼狽敗退之際，每兵士十人，猶挾二三婦女同行[一七]。戰鬥意志的消失，已成強弩之末，佔領北京時是自成軍隊轉趨腐化的起點。

自成再有一個致命傷，是內部不能眞誠合作，崇禎十六年，自成謀殺

替攻殺的羅汝才、賀一龍，同黨人多側目切齒。又按馬守應家屬於襄陽，令他率衆進攻常德，守應陽不敢違，心實懷恨，所以自成一入陝西，他便首先背叛了。自成的數十萬大軍，並非由自成一手建樹起來，他部下的大小首領，不下數十百人，每一首領皆有他自己的部伍（私兵）；每一個部伍內的士卒，或以歷史的關係，或以出身區域的關係，彼此之間，恆以感情相聯繫，自為一軍。自成如能善加籠絡，衆首領固然樂於聽從他的指揮，否則便率部他去。

在外表上看，此時之兵權雖漸集中於自成一人之手，實際上並未臻於真誠的合作。崇禎十六年，有獻策於鳳督的，謂自成之可滅者七，一曰"賊有內仇"，一曰"賊有外仇"外仇指獻忠，內仇指羅、賀餘黨以及不願受自成節制的諸將領。他們不過暫時利害的結合，並不是一個堅固的團體，所以方下京師，諸將領便有稱雄之心；自成初入皇宮的時候，劉宗敏等還說道："以闖馬拜闖馬，誰甘屈膝！""我輩汗血殺來天下，不是他（指自成）的本事！"諸將的互爭雄長，不願受自成約束，由此可知。當弘光元年夏自成死後，部將分裂成數股，而不同心協力擁戴自成的嫡系李錦，也可窺見此中的消息。

崇禎十七年夏，最得軍民愛戴的李巖，受間被誅，從此文武不睦，將士解體，對於自成的衰亡，有很大的影響。

說到張獻忠的軍隊，素來就以淫掠著名，談不上腐化不腐化。不過以組織較小，內鬨不及自成部下的劇烈；但他殺戮部下較自成還慘酷。如在成都時，撫南營都司張斗南逃逸，獻忠怒杖撫南將軍百棍，都督百五十棍，都督以下大小官員都遭慘殺。又廣置密探，扮作閒人混入兵民中，有道及時事的，同住的人一併殺戮。後明軍和義兵所在蠭起，局勢日蹙，獻忠復舉行大閱，圍殺川軍[一八]。一云部將劉進忠的倒戈，即以所部多川人之故，後來獻忠竟死於進忠所援引的清軍之手。敵人的聲勢日張，獻忠的殺戮愈烈，即宿將舊兵，有時也不能免。部下心懷畏忌，明清軍勢一盛，他們便多倒戈投降敵人了。

二、政治

政治上的失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失掉仕宦縉紳的同情。君主時代的

政權，上自中央政府，下至於地方政治，一向操縱在仕宦縉紳之手，若想建立帝業，必然要設法獲得這一羣人的幫忙贊助，來籠絡號召民衆，來從事安定社會秩序的工作，才易於成功，自成和獻忠，都忽略了這一點。

明朝北京政府雖被推翻，但是舊的政治勢力仍然存在，自成入京師，不但不曾充分的利用他們，反向他們嚴酷拷索，即使投降的及上表勸進的人，有時也不能免。在北京設比餉鎮撫司，拘捕縉紳，勒索金銀。大學士如陳演等五人，各部尚書如李遇知等四人，侍郎如沈惟炳等十人，以及各院寺大小官吏多被拘拷。不僅京師如此，自成所派往山東、河南的地方官也日以拷掠財貨爲事，縉紳們很少不破產亡家，或身遭慘殺的（已詳五章六節）。吏部尚書李遇知被夾足拶指，輸銀四萬兩；戶部侍郎王正志，被夾二夾，其子亦一夾一拶，輸銀得釋，留用；太常寺卿王都，被夾三次，輸銀三次，釋夾即死；其餘官僚縉紳所遭刑辱大抵類是。

自成這種嚴酷的處置，逼起縉紳的反抗，無論是受到拷掠或是未受到拷掠的，他們時時刻刻準備反動。關於這一點，從以後仕宦豪右所倡導的義軍和北方投降異族的臣僚共同反自成的工作中便可得到解答。固然有的義軍帶有濃厚的忠君愛國的意識，但是那批投降清朝協助異族打擊自成的文武臣僚，他們由於切身私人利害的關係尤爲重要。

張獻忠之失掉官宦縉紳的同情，是由於過度的殘暴，被他擄獲的官吏縉紳多遭殘殺。攻下重慶時，拘官紳於草場，令百姓辨識，很少得免的。茲以兵部右侍郎樊一蘅一門爲例，樊曙撰樊氏一門殉難記云：〔一九〕

> "制使公率親戚宗族還鄉，依墓廬，賊至，舉家爲賊所獲，……伯祖紉楚公諱一荃，年七十六……賊探知司馬公（指一蘅）胞兄，害之。……伯祖君佩公年七十二，……賊果刄之。伯父錫元公諱子玠，抱父諱楚況公痛哭，賊並殺之。伯兄夏卿公諱斗寅……戕之。堂叔祖一蓉公，起義抗賊，不勝被戮，諸子子瑜、子瑋及季男俱歿於賊。堂叔子琇公，以賊故投於水。堂兄斗柄以賊故歿於焚。仲兄斗杓公，集鄉勇討賊，戰而死。"

即縉紳的妻子，亦多不保。樊曙謂諸母凡八人，全被殺害，或懸髮樑間，射數十創，復斷兩足死；或割耳鼻死；或斬四肢死；或醢焚死；極其慘忍〔二〇〕。他容

無目標的殘殺，尤甚於自成。

李張二人，既爲縉紳階層所不容，看平民對他們如何呢？前面說過：自成所以能迅速成功的原因，是由於他均田免賦行仁義、收民心的號召，獲得下層社會農民的擁戴。但佔領北京後，他所宣傳的均田並不能夠實行，政治方面，除一些名稱的更定外，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改革，自然不能滿足民衆的願望。宣傳仁義的告示，這時已漸失掉民衆的信心。民衆在流離痛苦之中，不免懷念起從前在明政府統制下比較安定的生活來，對自成漸改變態度，由擁戴而厭棄，自成因此失掉真實的力量，比得罪仕宦縉紳的關係還大。

自經畿輔敗後，自成本人也日趨兇暴。敗歸山西之時，屠戮所經過的榆、次、太、谷、定、襄諸城，忻、祁的情形尤其悽慘。駐紮陝西韓城二十五日，鞭撻刑戮，無所不至；興作徭役，以及芻蕘餉糈皆迫責於地方〔二一〕，與從前懷柔民衆的作風完全不同了。民衆稍有反抗，便遭屠殺。自成復嚴立刑法，甚至盜一雞的也遭殺戮〔二二〕，造成了陝晉恐怖的世界。

自成對自己的部將官僚亦殺戮過酷，兵政府尚書張第元以觸忌見殺〔二三〕，刑政府尚書耿始然夫婦以畏罪自縊，禮政府尚書鞏焴以更定威儀服式不稱意，幾乎被打死。又怒吏政府尚書宋企郊私其親故，鎖頸至長安，使視事如故。餘若戶政府侍郎李天篤，被縊殺後並沒收他的妻子財物賞軍。延安府尹賈我祺、鄜州牧袁某，三水縣令李三楚，朝邑縣令某，並其教官某，皆坐贓賄斬首。其餘以微罪受刑戮而史不傳的當不在少數。對於部下既不能善加籠絡，於是衆叛親離，所派遣的地方官有很多叛去歸明，或倒戈降清的。

張獻忠在湖廣雖也一度賑饑免糧，但始終不能脫離殺掠破壞的性質，他攻佔廬江，焚掠一空，惟餘橫屍和瓦礫；下萍鄉，盡焚公廨民舍，只剩一座空城；據六安，州民盡斷一臂；佔蘄州，屠盡縉紳生員。獻忠的聲勢越大，破壞和慘酷的程度也隨著更加利害。論者謂"民心畏獻而服闖"，蓋源於此。

崇禎十七年春，獻忠打著"澄清川嶽"的旗幟進了四川〔二四〕；他又一度到過梓潼縣的七曲山，相傳這裏是文昌帝君的故里，獻忠便把這一個四川民衆所崇拜的神仙認作自己的祖先，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自謂文昌之

後，宜帝巴蜀，用這種政策籠絡川民[二五]。我們來檢討一下他在四川的作風，"澄清川嶽"似乎是澄清吏治的意思，但是他派遣的地方長官，但剝貪暴比前明的官吏更加利害。後來他更詭稱開科取士，士人爭赴應試的凡一萬多人，盡集而殺之於成都的青羊宮[二六]，傳說潼川生員九百人，僅有點名不到的七人得脫，其他州縣類是[二七]。復坑殺成都民於中園，又遣四將軍分路赴各州縣屠殺，定北將軍艾能奇巡順慶、保寧，左都督馬元利、驍騎都督劉進忠分歷川北各州縣，安西將軍李定國巡嘉定、屬縣，方洪二都督分歷川南各州縣；軍民駐紮山寨的，必攻破擒斬而後已。官兵回營，以所剁手掌驗功，凡是軍官衙門所在之處，常堆集着很多手掌。歐陽直謂見過一個自副將陞總兵的箚付，其箚頭空白的地方用硃筆細字備註功級，算來手掌一千七百有零[二八]。總計川民被殺的當不下百萬[二九]。成都、重慶、巫、夔、敘府數千里間蕭條滿目，幾乎斷絕人跡。獻忠諸將有不忍殺戮的，往往自縊。若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都是因爲殺人太少，被剝皮而死。

殺人的方法非常慘酷，創"生剝皮法"，皮剝盡而氣未絕。凡所剝人皮，摻以石灰，實以稻草，植以竹桿，夾道纍纍，列千百人，遙望之若送葬俑。又創爲"小剝皮法"，將人兩背膊皮自背溝分剝至兩肩，反披於肩上，不許親戚人等與以飯食，嚴禁親友留藏；受刑之人，多有依棲古墓月餘，然後死亡的[三〇]。

獻忠由籠絡一變而爲殺戮政策，論者甚多[三一A]。轉變的關鍵，蓋由於明總兵曾英、楊展諸將反攻，以及義軍的蠡起，摧毀了獻忠的霸圖：獻忠要發洩他激憤的情緒，因而更加暴戾。一日笑對部下說："是惟盡誅之，始不起義耳！"互相激盪，雙方仇恨日深，遂釀成屠蜀的慘劇[三一]。

在羣首中，獻忠本來是以殘暴著名的，戰爭日久，更養成一種嗜殺的性格。或云一日對部衆說道："有天書夜墜庭中，命我剿絕蜀人，違者罪不細！"或對衆喃喃自語："天教我殺，我不敢不殺！"又云："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三二] 以上諸條，雖近似附會之說，但也不是全不可能的事。獻忠經過十餘年的奮鬥，正在四川稱霸要建立帝業的時候，忽然叛亂四起，一切都成了曇花一現，使他神經上感受莫大的打擊，因而激成嗜殺

的變態心理，是很自然的事。致於殺愛妾，殺所聘井研陳后姊妹，殺所錄取最喜悅的狀元樊某，甚至狗牛之類亦皆殲而磔之，曰："蜀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三三〕這時的獻忠絕非神經正常的人。

他對自己的官吏，偶不如意亦輒行殺戮。禮部尚書江鼎鎮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鼎鎮畏罪，闔門自縊。兵部尙書龔完敬，以道不治，剝皮實草殉於市。祭酒某，以生辰受諸生禮，僅值十錢，其誅法一一如完敬。其他降獻忠爲官的，多不能免。一日平東將軍孫可望自漢中返成都，諸臣往迎於郊，獻忠怒諸臣之沿明朝陋習，按名榜殺二百餘人。官吏朝會拜伏之時，呼獒數十下殿，獒所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或有以殺戮朝士太甚爲言的，獻忠笑道："文官兒怕沒有人做耶？"〔三四〕

三、明臣協助淸室

這時興起兩種反李自成、張獻忠的力量，一個是明朝文武臣僚投降於淸室所形成的聯合勢力，一個是仕宦縉紳和民衆所組成的義軍；前者是摧毀自成的主力，後者是獻忠覇權的致命打擊。在河南、山東一帶，雖嘗興起反抗自成的義兵，但並不是自成的勁敵；自成失敗的主因，却是由於他偏激的作風，而引起士大夫的仇恨，去投降異族，增加反自成的力量。

在當時，漢奸乞援於外族，以及外族的利用漢奸，都打著爲崇禎帝報仇或恢復明室的幌子。吳三桂便是一個標準人物，他藉口復國，乞師淸室，俟經淸攝政王多爾袞"晉爵封王，世享富貴"的一言引誘，便又薙髮稱臣，忠君愛國的假面具完全暴露，淸朝統治中國的基石，可說是由三桂替他奠定的。

淸室所以能夠取得統治中國的資格，一方固然是由於軍力的優越，而利用政治宣傳，來誘降中國臣民，其效力也不可輕視。多爾袞入北京的第二天，發表過一篇討伐自成的檄文〔三五〕，檄文的內容，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宣傳他統治的合理，說他佔領北京是爲崇禎帝復仇，是爲的救中國，是實行睦鄰政策。其次是以功名爵祿誘脅明臣投降；其次是以蠲免租稅誘使民衆歸順。

此後淸室更充分利用誘降的政策，淸兵佔據北京後的第一步工作，即爲

崇禎帝后發喪，保護明朝宗室，追悼被自成殺死的官吏，以討好官僚士大夫。而一般無氣節的人，也就藉口清朝爲先帝報仇，佔據北京是奪諸仇人李自成之手，而甘心迎降了。後來左良玉的兒子夢庚劫總督袁繼咸投降清朝，清大學士剛林竹勸繼咸說道："朝廷爲明討賊，今賊未絕，君入仕，可爲明復仇"，他替投降的士大夫找出了絕妙的藉口。繼咸雖然不屈死節，但有不少文武臣僚藉口"清報我仇"而投降的。清室又利用免稅減租的政策，到處宣布定亂安民共享太平的意旨，以籠絡民衆。所以清兵初入關的時候，北方民衆很少起義抗拒的。至於清方積極籠絡明朝臣僚縉紳的情形，由順治帝登極詔書中可以看出來[三六]。

"前朝勳臣及子弟，有倡先投順仍立功績者，與本朝一體敍用，應給封誥照例頒給。其見有官職已經來朝者，准仍原職"。

這一點正與自成的政策相反。於是先被自成拷掠或遺棄不用以至曾受官職的臣僚，紛紛向清屈膝稱臣，諛詞諂媚，稱清兵爲仁義之師，爲天兵，說清之入主中國是仰承天命弔民伐罪，是聖人出而解民倒懸[三七]。更進一步爲清室畫策進行打自成滅中國的工作。如先降於自成爲指揮使復降於清室爲御史的柳寅東上書說：[三八]

"戡亂大計，惟流賊最急，當調蒙古入三邊，而大兵直趨秦晉，使賊腹背受敵，別遣兵入蜀漢衝要以防竄逸"。

降清復爲御史的曹溶，亦獻屯田、鹽法、緝寇、及定官制諸策。原任明太子太傅左都督駱養性，當自成棄北京南走之時，發兵守城，緝拿自成餘黨，率領官吏百姓歡迎清兵。原任明陝西三邊總督李化熙、原任明鎮守山西總兵官王鉞、鎮守淮海總兵劉澤清，都進表迎降[三九]。太原總兵吳維華以原爵代清招撫山西。原任明宣化巡撫李鑑，降清後捕斬自成部將黃應選及防禦使李允桂；固原總兵鄭嘉棟，降清後傳檄兩河，清師兵不血刃，兩鎮都爲所有。他們興兵協助清室，起初都掛著討賊報仇的招牌，這是一個有力的宣傳，也是自成一個致命的打擊。

四、義軍的抗拒

崇禎十年左右，河南、湖廣這些遭戰禍掠劫的區域，民衆爲謀生命財產之安全保障，已在紛紛組織寨堡。到十五六年，東至山東，西達四川，幾無處不有了。這時不僅流民到處騷擾，土寇也打家劫舍，政府調來攻剿的官軍，毫無紀律，如左良玉、賀人龍諸將，都是以縱掠著名的，致有"賊梳官篦"之謠。潰逃的士卒，數十成羣，攜帶武器，更是騷擾不堪。在這混亂的社會裏，強凌弱，衆暴寡，地方官吏實力微薄，已不能執行保境衛民的任務。地方官最怕變亂，在郾縣組織寨堡的胡允翰說："當事素怖賊，脫聞吾等急，掩耳床下伏耳，豈能相援？"[四〇] 可以反映官府的武力是多麼薄弱。鄉民在民變、潰兵交互侵逼之下，再不能享受安居樂業的生活，於是互相團聚，或依山結寨，或沿村築壘，藉資防禦，寨堡組織遂遍布於各地(有一部分寨堡是叛民據險以拒官軍的，非在本文討論之列)。

寨堡的來源，或由豪紳地主私人建築，或由民衆共同組合。寨堡的首領，或由倡導的豪紳擔任，或由民衆公推本地有聲望有勢力的人擔任，或由勇敢善戰者任之。編制方面和軍隊的組織差不多，不過不如軍隊之嚴格整齊罷了。有的按戶抽丁，如四川洪雅余飛所組織的寨堡，規定由二十至四十歲的壯丁，皆有從軍應戰的義務。有的是自由參加，如眉州陳登皐、合州董光治之招募壯勇是。民衆聚集之後，立部伍約束，或插血爲盟，或宣佈一個共守的誓約，如余飛一寨，有"有一人從賊者殺其人，一家從賊者誅其家"的誓詞。

這些寨堡，原起防禦的對象雖有流民、土寇與潰兵的不同，但在崇禎十年後，在預防民變方面却發揮了顯著的功效。他們或協助官軍，或獨立作戰，還有的若干寨堡聯成一氣，形成一個大的聯寨，有事互相應援。他們替政府執行了保衛地方治安的任務，有時還接受政府的指揮，時人常稱之爲義軍。

反獻忠自成的義軍，大致可分成兩個時期，崇禎十七年(1644)以前是一個時期，崇禎十七年至南明隆武二年(1646)是一個時期。在第一期內，只有崇禎十六年義軍的組織較盛，時獻忠盤據於湖廣，自成佔領河南；在他們佔領的地方，縉紳豪右們據險結寨，和他們對抗。比較著名的，易道三、易

祚遠在黃岡附近的白雲寨，黃雲夫、劉儒等在黃麻組成的九十六寨，程良籌、夏時亨在孝感白雲山的寨，朱正奇在潛山的據守險隘，以及河南豪右沈萬登、劉洪起、毛顯文組織的鄉勇，都給與獻忠、自成很大的威脅或打擊。

崇禎十七年春，自成佔領北京，他的聲勢達於最高峯，但又很快的衰敗下來。各地的縉紳士子，得到崇禎殉國的消息，或設牌主遙祭亡帝，或作檄文聲討自成。尤其是在吳三桂以復明報仇爲號召的軍事節節勝利之後，諸處義軍，或據城起事，或結寨自保，無論是在自成佔領或未佔領的地方，都興起了。先說北方，畿輔之地，在自成統制下不過一個多月的功夫，便被清師佔領，社會秩序迅即恢復，所以義軍的事件較少。山東省以連年災荒，土寇縱橫，民不聊生，鄉村間早已發生自衛的組織。這種以防禦土寇爲目標的鄉村組織，及自成軍勢一衰，馬上轉變爲反自成的團體了。兵部職方司主事凌駉，糾合數百人，在臨淸擒戮自成防禦使王皇極，並傳檄各州縣說道[四一]：

> "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預免民租，虛聲則盛稱賊勢；以致浮言虛動，舉國如狂，愚懦無知，開門揖盜。及至闖城一啓，即便毒楚交加。一官而徵數萬金；一商而派數千兩。非刑拷比，罔念尊賢；縱卒姦淫，不遺寡幼；將軍出令，先問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戶……。"

於是山東河北諸土寨[四二]，聞風響應。

河南省受戰事騷擾的時間最久，民衆所遭受的痛苦也最深痛。地方人民，每據寨稱雄，抗拒官府，肆行攻掠，如張長腿、申定邦、任辰、藍二、李好、王彥賓輩，不可勝數。善良的地主，也常結寨自衛，如崇禎八年柘城劉心乾，擇形勢之地，捐金築堡，周圍三里許，堞高四丈許，費糧一千三百餘石，草薪二萬餘束，費銀一千五百餘兩，鄉民依之得保全的很多[四三]。歸德鄉官沈挺之，把所居的村莊作成營壘的形狀，樹柵寨插旌旗以自衛，鄉民多來此躲避兵亂；挺之令莊客和避難的人都執兵器伏在牆外。還有的由官府命令組成的寨堡，如汝州知州錢祚徵，令縣民千家立一寨堡，有警互相救援，汝州的人稍得安席[四四]。崇禎十七年，寨堡組織尤盛極一時，洛汝之間，鱗次相望，迨自成軍勢一衰，這些寨堡紛起協助官軍，打擊自成，明巡按御史陳潛夫

主張乘機進取以爲策應，他的奏疏說：〔四五〕

"各處豪傑，結寨自固，引領待官軍。汴梁一路，業有聯絡，旬日間可集衆十餘萬人。請稍給糗糧，令臣自將，以諸藩爲後勁，河南五郡可盡復。"

僅洛陽一府結寨抗拒自成的就數十處。李巖請率兵親往鎮撫之議既不能行，河南遂不可收拾。

自成敗歸山西時，各州縣亦多閉城不納，榆次、太谷的士民拒絕自成的軍隊入城，定襄的士民殺戮自成所委派的地方官吏，自成發兵屠城鎮壓，叛變的反而更多。淮、揚一帶義兵勢力也相當雄厚，明巡按御史王燮嘗集義兵至二十萬人〔四六〕。兵部尚書史可法亦謂淮人忠義，紛起"碎僞牌，殺僞官"〔四七〕，請政府對他們特加旌表優擢以爲鼓勵，上疏說道：〔四八〕

"闖賊自入關以後，聲勢逼人，假借安民，煽動海內，僞官一到，爭思奉迎，甚至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僞牌，斬一僞使，人心之壞，至此極矣。惟有淮安官民固守，僞牌到，碎之；僞使到，斬之；賊逼河上，追擊而收退之。賊將如董學禮白邦政等，皆躑躅不敢前。民間義兵，集至一二十萬，聲勢之壯如虢城，頃又報恢復宿遷，僞官遁走，江南少安，其有功於國家者至大。然淮人敢爲此者，實地方官鼓舞之力也。撫按諸臣，親在河干，與民共守，碎牌斬使，斷而行之，密遣各兵，多所斬獲，故能振將卒同讎之氣，堅民間死守之心，東南奠安，實賴此舉。伏乞勅下該部院，將按臣王燮，優擢示勸；撫臣路振飛，已經解任，另候優議。其地方鄉紳士兵及民間有功將士，併行按臣察確具題，特恩旌敍，庶忠義感奮；而他處投賊避賊偸生苟免者，皆知所愧恥矣。"

明禮部給事中章正宸也上疏〔四九〕：

"比者河北山東，忠義響應，立寨自保，戕戮僞官，爲朝廷效死，不及此時電擊星馳，風雷奔赴，使聯絡壁壘，倡義申討，是斲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

這種聯絡義勇乘機進取的建議，一時頗奏功效。陳潛夫尤善於聯絡，他所到的地方，諸寨都鼓吹送迎。尋大學士馬士英用其姻婭越其杰巡撫河南，一反潛夫的作風，其杰復自以官高故作尊嚴，諸寨因此都閉門不納。

四川義兵之盛更是歷史上所罕見的。獻忠本人本來就是以殘暴著名的，自從佔據四川，殺戮的尤其厲害。上自縉紳豪右，下至於軍民，不甘於獻忠的酷暴，到處起兵反抗。鄉官如渠縣李含乙、成都張繼孟等的傾家募

士；士子如郫縣江騰龍、南充、樊如善等的糾合鄉勇；平民如洪雅余飛、眉州陳登皋的據寨自保。諸人或謀抗拒於獻忠未到之先，或起義於城邑被佔之後，每一集團，多者萬餘人，少的也有千多人，到處和獻忠為難[五〇]。

在開始，獻忠企圖用武力鎮壓下去；然獻忠的軍隊一去，義兵便又興起；獻忠所派出的官吏多被義兵殺戮，甚至一縣在三四月內有連殺十幾個縣官的。獻忠對於發生反叛的縣份，有時把全縣的民衆完全殺戮。當事實證明民衆不肯為暴力所屈服的時候，獻忠殺戮的反而更厲害了。

獻忠入四川的第二年(1645即弘光元年，獻忠建號大順之二年)，義兵更盛了，彭遵泗說過："民之屠毒未盡者，斬木揭竿，糾集殺賊，一時僞官或剸於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水，幾於殆盡。"獻忠部將劉文秀到丹稜的時候，遵泗的祖父萬崑便是結衆鄉兵和文秀對抗的義軍首領。義兵的蠭起，幾乎使獻忠沒有喘息的機會，而成了他致命的打擊(參閱附錄十義軍表)。

明室將亡之際，所有曾遭受騷擾掠劫的區域，到處興起義師，有的專是自衞，有的聽命政府，都直接間接替明政府執行了安民保鄉的任務。不過經濟已經破產，下層的政治組織已經解體，明朝已無一個統一的政府和支持他的經濟基礎了。雖有幾個忠貞為國的志士，而大多數的臣僚猶是醉生夢死，自私自利，敷衍苟安，民衆的激昂竟成曇花一現。

由於這種民團鄉勇的組織，增強了民衆的自覺心和戰鬥力，當清室鐵騎侵略到江淮流域時，許多民衆組織的義軍和敵人作殊死鬥。北京淪陷後三年，清兵侵略四川之時，原先抗拒張獻忠的民團，馬上轉變為保鄉衞國抗禦外侮的義旅[五一]。

[一]據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唐通傳：三桂入衞至永平，聞妾陳圓圓被據，遽兵擊潰唐通兵，白廣恩兵亦潰，自成然後遣唐通攜銀四萬兩犒三桂師謀招降，三桂佯受金而乞兵於清。又鹿樵紀聞上：崇禎十七年四月，吳三桂舉兵逼京師，自成降勳及吳襄手書招之。三桂至天津，擲父書不啓，斬自成使，自成怒，發師擊三桂。

[二]宋獻策昔在河南爲自成上讖記曰："十八孩兒主神器"，指李姓。

[三]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死於弘光元年(1645)，豫變紀略謂死時年四十，似可據。

[四]一云自成至九宮山謁玄帝祠爲民擊死，一云陷泥淖中不能出，爲鄉民剸殺；一云自縊村落求

食、露宿，發糧於田舍中……死之計慘，踏不可考，死於鄉之勇手殆無疑問。

〔五〕王崇武先生校應谷泰明史紀事本末，論謂"九宮山等地，亦有同樣組織(指鄉勇)，尤意中之事。……後清兵追蹤而來，雖亦有斬獲，但自成早已截殺於亂刄之下矣。"清人遂以自成之死據為己功。

〔六〕此外尚有為玄帝陰庇之說，事涉迷信，皆道聽途說之詞，不可據為信史。明季北略卷二十三及明季遺聞卷一則謂自成病死，一隻虎李過(即李錦)以帝禮葬之，此說亦不足信。關於自成死事，童書業先生有考證一文，見燕京學報，本篇多採其說。

〔七〕獻忠用兵移錦江而涸其流，鑿江身深數丈，將所掠金銀置其中，數以億萬計。復殺鑿江民夫，以土填塞……然後決堤放流，使後來之人無法發現，名為"[illegible]"，又名"水藏"。

〔八〕在雲南亦鑄錢，曰"興朝通寶"，王崇武先生曾於昆明以此錢相贈。

〔九A〕平寇志卷十二：孫可望在昆明建皇宮，立三廟，崇祀明太祖、張獻忠及可望之祖，自稱[illegible]明。

〔九〕明季南略卷五陳耀論賊必滅有八：

"闖賊據秦越晉，破都逼帝，望風訛傳者，非謂其智深、勇沉、將卒超越，必謂其假仁仗義，百姓樂歸……以目所親，聞賊所為並賊將之情形決之，賊之必滅，蹻足無疑也。賊之來也，所過郡縣絕無戰守，惟用奸細先布流言，輒云大兵百萬，戰將千員，順者秋毫無犯，逆者屠戮全城，致荒殘愚民，被其煽惑，或望風逃竄，或俛首迎降，賊未至境，城市一空，及賊聚境恣淫擄掠，殆無噍類，民俱其詐，與之為仇，心切同仇，知其必滅者一也。逆賊進京，毫無大志，止張偽示，勾通長班，抄沒勛戚，鎖押百官，追銀兩或千金或萬金，晝夜夾打，慘酷萬狀；文官有銀者，不問才品，只看肥長，仍舊收用；流毒如此，用人如此，知其必滅者二也。賊兵沿門擄掠，搶財物淫婦女，反復殆盡，仍各踞據一家，皆供狼飧；道路行人，短褐蔽體，即縛拷夾，滿城百姓，如在湯火，片刻難存；知其必滅者三也。賊將所號頭目數人，各相雄長，目無賊主，闖賊屢欲僭位，其下每相對偶云：'以鞍馬拜爵位，誰甘屈膝！'又言'我輩血汗殺來天下，不是他的本事。'時聚議殿上，譏浪笑傲，褻褻不堪，知其必滅者四也。逆賊所追官民財物，下將十取二三以解上將；上將又十取二三以解闖逆；又有此將押追，他將擄奪，吏政選用，將將相欺，上下爭利，文武爭權，知其必滅者五也。賊兵擄括，腰纏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金，人人有富足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臨敵必致怯亡，平日漸於潰散，知其必滅者六也。燕京所集米麥有限，今賊兵人馬坐食，指日必盡，東南絕運、西北奇荒，破城不滿二十日，米價已騰貴三倍，窮檄怨恨，半年之內，燕京內外，必致絕粒，知其必滅者七也。賊來道經西虜(清人改作番字，下同)，與之市馬，仍奪其金，西人痛恨，鉤連清兵同總兵吳三桂連兵入討，賊出兵一萬，一陣盡沒，僅存七人；賊又陸續發兵，兵衆怨嘆，闖賊不及篡位，四月十

二日，親統賊兵應敵；若四方義兵與清兵首尾夾擊，知其必滅者八也。更以逆賊所據之勢言之，其所據北直陝西山西河南諸處，土地雖廣，荒蕪不治，人民鮮少，饑困難生，財賄無所出，稅賦無所收，此賊勢之必窮於內者也。且逆賊三面距虜，虜知逆賊劫掠衆多，無一日忘賊之心，賊若南下，虜必出衆以搗其巢，賊若守邊，我又可出銳師擊其後，賊若分頭應敵，則兵餉單匱，北制南牽，又賊勢之必窮於外者矣。此皆臣身親目擊，段段實蹟實情。夫賊如此，賊勢如彼，殄滅可期，恢復可奏也。"

[一〇]明史三〇九李自成傳："牧才要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女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嗤鄙之"。

[一一]綏寇紀略九。

[一二]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姦淫。

[一三]此據錢邦芑甲申紀變實錄。又入華耶穌會士傳湯若望傳，時湯若望居華，記其事云："耶穌會婦女，爲避姦淫計，皆避於教堂之中；兵將的騷擾使北京全陷於混亂的狀態。"

[一四]王源居業堂文集卷五。

[一五]綏寇紀略卷九，程正揆滄州紀事。

[一六]僞官據城考。

[一七]邊大綬虎口餘生記。

[一八]蜀亂。

[一九]宜賓縣志卷四十八。

[二〇]宜賓縣志卷四十八。

[二一]自成破北京後，德州千戶賈飛詣閣部謝陞曰："况賊中李巖原是優旅出身，又教闖賊行假仁假義，收羅人心，前所傳僞示皆巖之手筆，百姓信其僞示，是以望風倒戈。今賊在京城擄掠，人所共知，僞示已不足信矣。"

[二二]綏寇紀略卷九。

[二三]綏寇紀略卷九："自成猝問之曰：爾家在河北無恙乎？弟元倉促不識忌諱，謾應之曰：'人皆以其爲賊官相屠殺'。自成大怒，立誅之。"

[二四]李錦山蜀碧卷二。

[二五]彭遵泗蜀碧二、孫琰蜀平寇志十二。又據明史卷五十禮志略云："梓潼帝君者，記云：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死，人爲立廟……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

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 蓋文昌廟後多拆毀，僅盛於蜀，獻忠以同姓遂奉爲祖。

[二六]所殺進士舉人貢生之數，費密荒書謂一萬七千人，綏寇紀略卷十謂二萬二千三百人。

[二七]彭孫貽平寇志十一。

[二八]據歐陽直蜀亂，直躬逢晚明之變，獻忠勒令在軍營供職七閱月，所述可爲信史。平寇志亦謂每兵一路，註册某月某日某部引兵殺獲之人數，咸臚右事以報功，凡一兵殺男子百或女子兩百授“把總”。與蜀亂一書可互相印證。

[二九]查萬曆年間，四川戶口總數，登戶籍者不過三百餘萬口；據此數揣度婦女老幼合計最多亦不過千餘萬口。而諸書所記獻忠殺戮之人數，率以數萬萬計。平寇志引破山禪師語錄云：“獻忠殺人之多，較黃巢百倍，五月孫可望報一路殺男子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子九千五百萬；李定國報一路殺男子七千九百萬，女子八千八百萬，劉文秀報一路殺男子九千九百六十萬，女子八千八百萬；艾能奇報一路殺男子七千六百萬，女子九千四百萬。此外各營分剿川南川北所殺之數，及獻忠僞御營殺人數目，自有簿記之，不與焉。” 合計四路所殺之數，爲六萬萬有奇。明史亦云六萬萬之數，不悉依據何書，但絕非實數。蓋獻忠於將卒以殺人多少論功行賞，因而故意多報；再者作史之人對四川戶口總數無一正確之概念，遂以僞傳僞，使史實失眞。以愚所見所及，殺戮數百萬或有可能。余初讀史，頗致疑獻忠殺戮政策之不確，後入四川居李莊日久，房東張某與余道獻忠往事，謂伊先祖遭晚明之變，見獻忠兵至，潛入泥水中得免，賊兵猶持刃試水，傷臀部，血蹟爲泥水浸污，獻忠兵以爲無人而去。獻忠慘殺一事，蓋實錄也。

[三〇]蜀亂。

[三一A]獻忠屠蜀原因：或謂十三年冬，獻忠攻成都，夜穴城，城中董卜韓者，出城與戰，獻忠大敗，被殺萬人；其後甲申八月陷成都，盡殺蜀人，所以報董卜韓之怨也。或謂川北某士先降獻忠，後馬科入，復叛獻忠降於自成（時馬科爲自成部將），乃起殺士之心。或云獻忠幼時隨父販棗至內江被辱，殺川人以報怨。以上諸說，皆揣度之辭，不足信。蓋獻忠橫暴，川人不服，奮起義兵，使獻忠之霸業不成；獻忠在失望之下，不免憤恨，其屠蜀關鍵在此。

[三一][illegible]、明季南略。

[三二]蜀碧三。

[三三]綏寇紀略十。

[三四]綏寇紀略十。

[三五]明季稗史續編卷二載參爾致討李自成檄文云：“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

者，敦睦鄰之誼。洪維我大明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雪我國仇，永世佑民，代有哲主。迨予末造，吏貪民窮，寇盜滿野。然大行崇禎皇帝，兢兢業業之心，宏仁孝之德，德高執柄，維日不寧。乃致逆賊李自成，狗盜之群，敢逞狼視，忘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惡；喋血京師，逼殞帝后，焚燬宮殿，淫毒縉紳。以金銀為營窟，視百姓如草芥。皇天震怒，日月無光。大清皇帝義切同仇，用伸弔伐，六師方震，豺獍忽奔，狐鼠潛遁，川血谷量，遊魂西遁，指日殲夷。予因息馬燕京，於茲數歷，為倣大行皇帝縞素三日，喪祭盡禮，諡曰思宗皇帝，陵曰"思陵"，梓宮奉安，園陵增固。凡諸后妃，各以禮葬。諸松柏勿採勿樵。惟爾率土之臣民，所欲請致於大行皇帝者，我大清無不曲體斯恤，有崇靡缺。宗藩之失職流離者，為爾存恤；士紳之忠義死難者，為爾表揚。蠲除苛賦，用賢使能，俯濟生民，戮力自觀。惟帝衛明朝，喘息無遑，煢孤難立，用徬大清，乞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殄醜類，以清舊邦。非富有天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若爾河北河南江淮之間，諸勳舊大臣，節鎮將吏，及布衣懷忠之銜忠懷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舊與聞，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與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我朝，永懷繼絕之恩，共敦睦鄰之誼。其有量力不敵，北面歸誠者，當各搜勁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據，用以自效，能不開懷延納，樂其功名！其歸之下，蠲役二年，與民休息。凡諸恩典，俱候後詔舉行。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盜賊之本謀；或陰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宄：此皆民之蟊賊，國之寇仇。予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殄彼鯨鯢，必無遺種。嗚呼！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眷。佈告天下，咸使聞知！"

[三六]明清史料第一集第一本山西太原總鎮恭順侯吳惟華揭帖

[三七]參看明清史料第一集第一本山西大同總鎮恭順侯吳惟華揭帖、錦衣衞陳大猷啟本、明宗室朱森釐揭帖、錦衣衛關千戶朱運臣揭帖、原任陝西三邊總督李化熙啟本、第二本安慶池太巡撫劉元寶揭帖、寧夏巡撫焦安民啟本。

[三八]清史列傳卷七十九[illegible]傳

[三九]明清史料第一集第一本劉澤清揭帖。時劉澤清手握重兵，其揭帖有"恭迎聖朝，仗義[illegible]氣，大仇已報，感激涕零"語。

[四〇]明季北略卷十三。

[四一]明季南略卷八凌駉自縊於清館。

[四二]山東河北一帶，大部平原，無山險可資憑藉，地方士民為防禦盜賊及亂兵計，以泥土築成堡

壘，所謂"土寨"蓋即指此而言。程正揆當罷官之際，由滄州南歸，路過德州之鄭家口，描述此種情形有云："一日至鄭家口，集衆數千戶，環以土垣，止一穴，高三尺許，余入焉……餘下，並急去前所，莊形若設險備寇者……(蘇)云：'俗多盜，有如九十數輩，夜無寧宇，乘亂搶劫，勢甚橫，鄉村之保聚高壘皆若賊所設也。惟敝莊能與之敵，不敢犯。' 因歷指某日被圍、某日行仗若干次，並出所備火器槍棒，莊丁之勇猛者五十餘人，立於階下，(蘇)云：'此善射'，'此善拳'，'此能飛牧刺人於陣'，'此能躍越丈牆覆跳於笑'，若不盡其技，而階下人皆目手足各躍躍欲動，以示可用。" 見滄州紀事。

[四三]豫變紀略卷一。

[四四]啓禎野乘卷九王巡撫傳 附錢祚徵傳。

[四五]明史卷二七七陳潛夫傳。

[四六]平寇志卷十。

[四七]明史卷二七四史可法傳。

[四八]史忠正公集卷一請旌在人忠義疏。

[四九]南疆繹史卷十九章正宸傳。

[五〇]四川人民自衛之寨堡，清嘉慶間猶有存者，勒保奏云："即如東鄉太平各縣，皆有前明古寨，即昔人避流寇之所。" 時平定白蓮教民之亂，多仰賴築寨堅壁清野之策。

[五一]蜀碧卷四。

第七章　轉變爲民族鬬爭時期——歸明禦清

第一節　李自成張獻忠部衆歸明時國內外的情形

一、異族侵略

明崇禎年間，外有清兵侵略，當時政府名之曰"虜"曰"夷"；內有民變蠭起，政府稱之曰"流寇"曰"寇"。清兵犯邊，則調平亂的軍隊去禦清；民變勢盛，又調禦清的軍隊來平亂。內鬨和外患，交互影響，崇禎十一年，正當洪承疇、盧象昇、孫傳庭諸督撫在河南、陝西會兵和變民作戰的時候，清便乘機犯邊；政府急調三人救援京師，民變又乘機興起了。此起彼伏，無有已時；禦清平亂，都沒有功效。

後來，李自成佔領北京，不過一個多月的工夫又被清兵奪去。"朱家麵，趙家磨，作成一個大饆饠，送與對門趙大哥！"這個民謠竟成了歷史上的預言。

清兵侵佔北京之後，接着佔據了晉、陝、豫、魯，接着佔據了長江流域，接着統治了中國。崇禎十年，長沙舉人黃裳吉說過[一]：

"臣觀今全盛之天下，而拮据難支者，實爲外侮與內訌耳……使有釁在我，則制釁自易。況今時之虜(清)因寇(流寇)之釁而蹈瑕也，則弭寇爲防虜之要着。今時之寇，因民之難而張焰也，安民爲弭寇之要着。今時之民，因財之匱而生心也，則理財爲安民之要着。今時之財，因人之濫而覆餗也，則用人爲理財之要着"。

黃氏的主旨，要想禦外侮平內亂，須從整頓政治着手，第一步是砥礪廉隅，注意銓選，理財安民，民變才會平息，民變平息了，外人便沒有可乘的機會。他這一套理論，是有相當理由的。但是他所建議的，一時並不容易作到，外患和內鬨，却一天一天的嚴重。

自成和獻忠，他們在崇禎十七年以前很少和外族接觸，對於清兵的侵略不但是漠不關心，也樂得乘着國家多難的機會爭奪政權。而一般士大夫們，不滿意於自成偏激的作爲，後來更不肯寬恕他逼死君父的罪狀，一致主張興兵討伐。弘光時期，明政府有遠見的臣僚，雖然已經見到異族侵略的

危險，說"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指清），"始終沒有一個敢主張聯合自成對抗外族的人。

內亂和外患，交互影響着，民變因外族的侵略而得到發展的機會，異族也趁着中國內亂而施展他侵略的野心。後金天聰九年（1635 卽明崇禎八年）張文衡上給後金國主的奏疏說[二]：

"臣張文衡謹奏爲王事將成，時不可失，機不可錯，遠患不可忽，謹陳中國可取之情，以決意大業事……彼（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是錢買的，文的無謀，武的無勇，管軍馬者尅軍錢，造器械者減官錢，軍馬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實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時，反趁勤王，一味搶掠，俗語云：'達子流寇是梳子，自家兵馬勝如篦子。'兵馬如此，雖多何益？況太監專權好財喜諛，賞罰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作不好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頭，上下裏外，通同扯謊，事事俱壞極了。……況宣大去年受兵，飢疲不能卽振，□□（原缺，當爲陝豫二字）川湖又爲流賊擾亂，今起五省之兵，逐日征剿，是賊半天下，兵亦半天下。惟東南一隅無事，又困於新餉。此正東西不相顧之時，又是一進兵好機會。兵法云：'乘敝而起'，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文衡之奏，上半段是說中國內政是如何的腐敗，後文直把"流寇半天下"而視爲進兵的機會了。到了第二年，卽崇禎九年（1636），後金便改國號爲清，大興兵戈。此後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連年內犯，和國內的變亂若遙爲響應的。

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在河南五覆官軍，張獻忠橫行於廬州、舒城、巢縣、廬江、英山、霍山一帶，明政府束手無策，清遂乘機內侵，清帝皇太極召見統兵將領阿巴泰說道：

"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我等來征亦正在此。'以善言撫之，戒士卒勿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

又過了兩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下陝西三邊，稱號西安，兵威甚盛，清室對於自成，更想由避免衝突而企圖進一步的聯絡。遣使通好，寫信給自成等道：[三]

"大清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朕與公等山河遠隔，但聞戰勝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稱號，故書中不及，幸勿以此而介意也。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併取中

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不知尊意何如耳， 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這封信是明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寫的，主旨在要求自成等合力併取中原，特遣使臣遲起龍等措甚陝西投遞。 這時清方尚不知自成建號的事，所以書中僅云"諸帥"，而無稱號。 遲起龍等曾將此信送交自成駐榆林的大都督王某，王某拆閱之後，又將原書交還遲起龍，謂當將此意奏知主上（自成）。自成雖然沒有見到原書，但此信是爲清室企圖聯結自成的明證。 自成這時擁有雄兵數十萬，正想取明而代之，清室"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的話難以滿足他稱尊的願望，自然不會被他注意。

此後不過兩三個月的工夫，自成佔據北京，強弱的形勢爲之一變，自成的武力號稱百萬，且派兵去防守山海關，倒成了清室侵略中國的阻力，這時清方不得不放棄和自成"協謀同力併取中原"的計劃，改用另一種政策了。這種新的政策，便是以除暴安民和替明帝雪恥爲號召，進兵打自成。

恰好這時吳三桂以爲明帝報仇的名義向清室請兵，清遂興兵入關，作統制中國之謀。 要申述他進兵中國和統治的合理，一方責罵李自成，說他："忘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下之大惡，蹀血京師，逼殞帝后，焚燒宮寢，流毒縉紳" 同時又指責明政府的腐敗，說明朝"迄乎末造，吏偷民竊，羣盜滿野，"以爲取明而代之的借口。 迨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改元弘光，清室更想把中國脅降，睿親王多爾袞致明督師史可法的信，又換了一套說法：

> "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 耕者不禁，秋毫無擾……國家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自成）重誅，命爲前導。"

從前想聯自成倒明，就說"明政紊亂"。 後來想取好於明朝的臣民，又說自成酷暴。 但又不願意把江山仍交還明室，只好把明朝"吏偷民竊"的罪狀也同時提出來。 最後，對於明南都的臣僚，又威脅利誘，雙管齊下，想兵不血刃而有中國。 清室要達到他的目的，中國內部社會的矛盾卻被他靈活的運用了。

投降清室的文武臣僚，更替敵人作侵略中國的前鋒。 洪承疇、吳三桂

這般人，領導清軍，先擊潰自成，又乘着明朝左良玉"清君側"的內鬨侵佔南京。他們協助敵人，實行以漢人防制或打擊漢人的政策；設法利用紳士仕宦階級來統治各地方，以鞏固他在中國的政權。三桂和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這些人，尤其是搗毀明室的主力。

二、南明政府的崩潰和新的生機

當崇禎末年，農村社會以及軍事財政各方面，都已敗壞不堪。到弘光隆武時期，比崇禎朝更加嚴重了。

凡遭到戰爭騷擾的區域，人烟稀少，土地荒廢，使中國好久不能恢復原狀，自不待說。卽便是未遭兵寇之區，如東南的省分，又久困於漕糧重租和新餉加派。於是水利失修，旱澇無備，農村亦一天天的困竭。

在政治方面，弘光時期十足表現了腐敗。在福王卽位之前，先有福潞二王的爭立〔四〕；卽位之後，又有閹黨馬士英、阮大鋮等對東林老臣的排擠〔五〕。馬、阮秉政，內用宦官，外結諸將，成了宦官亂政武將跋扈之局。大小臣僚，多懷着敷衍苟安的心理，爲着個人的利祿打算。官吏的陞遷，不是攀黨，便是行賄，致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六〕及"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七〕的謠諺。這時兵科給事中熊汝霖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疏，說朝臣們"置國恤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八〕弘光帝更是個淫奢無度不問朝政的天子，文恬武嬉，暮氣日深。

江淮的士大夫們，更是自暴自棄，在這民族存亡絕續的當兒，猶然熙熙攘攘，流連秦淮，狎妓狂飲，汲汲於物質肉慾的享受。這時的南京還是一座紙迷金醉的都市。

南京淪陷後，明宗室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以弘光之翌年爲魯監國元年（1646）。唐王朱聿鍵稱帝於福州，建號隆武，以弘光元年爲隆武元年（1645）。他們各據一方，互不相下，不肯合作，成了割據的局面，國家的情形，比弘光時期又遠不如。政治的分裂齟齬暫且放開不談，兹將此時期領土、軍力和弘光時期比較一下，更和清方比較一下看，強弱的情形便很清楚了。

福王由崧在南京初即帝位之時,清室僅據有北直隸,李自成據有陝、晉及河南的一部,張獻忠稱霸於四川。這時南京政府所轄的土地,除南直隸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諸省而外,並據有湖廣、河南、山東的一部,中國所謂富庶之區皆在統轄之下,擁有廣大的人力物力。到隆武[九]時期便完全改觀,不僅黃河流域盡爲清有,長江流域亦失棄大半,並且西南入侵四川、東南攻陷江淮進逼閩浙;中原入據武漢,威脅湘贛:較之弘光時期進可以渡河而戰,退可以拒河爲守的局面不同了。

以兵力言,弘光時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四鎮的兵分駐江淮,不下二三十萬;左良玉的三十六營駐防武漢,號稱八十萬。此外,湖南的何騰蛟,江西的袁繼咸,以及閩、粵、滇、黔諸省尚有不少的地方兵。以上諸處合計兵數當在百萬以上。清初入關時的兵數,計滿州八旗三百二十佐領共九萬六千人,蒙古八旗一百七十一佐領共五萬一千三百人,漢軍八旗一百七十一佐領五萬一千三百人。以上滿、蒙、漢兵合計,不過十八萬六千六百人[一〇]。其入侵畿輔,且未必傾巢而出[一一]。按雙方兵數來說,明朝是佔絕對的優勢。此外,自成雖敗於畿輔,尚擁衆六十萬,四川獻忠的軍隊至少也有十幾萬人,他們這時假使能和政府合作,共謀恢復,清師能否戰勝中國,還是問題。到隆武時期,中國的軍隊,有的被擊潰,有的投降[一二],兵力減損了大半。清方經過幾次勝利之後,收編了不少的中國的潰軍降卒,在所侵佔的各省,如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地,更建立起綠營兵制,利用中國的武力來鎮壓中國人民。這時國內再沒有足以抗禦清室的武力了。

明南渡後的社會和政治,弘光時期已經敗壞得不堪。假使把隆武時期的國力再和弘光時期比較一下,更是相形見絀。但是這時國內發展了新的生機,一是國人的覺悟,一是自成獻忠部下兵將的歸明。

當清師侵略到江淮流域,到處興起了反清的義旅。淪陷區的士民,或由於反對薙髮易服,或由於清官清兵的貪暴,而奮起反抗。還有些敵人尚未侵到的地方,民衆便預先組織起來,推舉首領,作守禦的準備。此後將近三百年屢起屢伏的漢人反清運動,就在這時開端的。

弘光元年五月，清師攻陷南京，蘇州諸生陸世鑰於是年六月首舉義旗，起而響應的民衆有一萬人，他們用白布纏了頭，拿柴斧之類當作武器，把婦女的衣裙作成旗幟，開始了反清的運動。後來清貝勒八王特到蘇州安撫，當他坐船過渡僧橋的時候，義軍從橋上把石檻投下，壓死八王。[一三] 接着嘉定、休寧、寧國、徽州、涇縣、宣城、江陰、崑山、太倉、嘉城、溧陽諸州縣都先後起兵。南直隸和湖廣交界的地方，英霍一帶的山中，也遍樹義旗，著名的有四十八寨，湖廣一省大小寨達三百多處。他們或擁戴明宗室諸王，或據寨自主，義旗遂遍大江南北[一四]。

浙江是義軍最盛的一省，從杭州東經紹興、餘姚以達鄞縣，到處樹有義旗；從錢塘江西到天目山則有民寨一百多處，都稱"義師"。浙東的山寨尤盛極一時，四明山綿亙八百里，山寨鱗次，屹然相望。王翊、王江結主寨於四明山西北境的大蘭山，號爲"大蘭洞主"，是四明山上第一個大寨，部屬衆多，紀律嚴明。內部的組織有"五營"和"五司"，五營主軍，翊自統之；五司主餉，王江主之。翊賞善誅惡，善於任事，當時四明山有爭訟的，多赴翊前審判。江善於會計，勸富室捐輸，按畝抽稅，儼然一個官廳的組織；內地遺老也常運送物資到四明山相助。後來魯監國授翊河南道御史，江戶部主事[一五]。此外唐隆武魯監國的現任官吏募民守土與清爲敵的猶不在少數（江浙義軍參看附錄十一）。

後來江浙的義軍雖漸被清政府用武力鎮壓下去，而粵贛的義軍又起，有許多政府官吏毀家紓難招募義勇的，如建昌布政使夏萬亨，撫州吏部主事曾亨立，贛州左庶子楊廷麟，南海大學士陳子壯，東莞都御史張家玉，順德給事中陳邦彥，都是號召義勇抗清復國運動中有名的人物[一六]。惟大勢已去，清方對於武裝反抗運動復嚴加防範，義軍的高潮逐漸消沈下去。從此民族運動的方式遂改爲祕密會社的組織，就是後來流行國內外各種"幫""會"的前身。可知明朝遺民的復國運動，在亡國之後很久還沒有停止。

外患一天比一天嚴重，寨堡的組織隨着擴大了，自浙東到川西，從嶺南達河北，幾無處不有。還有許多豪右地主所組織的預防兵寇的寨堡，現在也轉變了性質，成了反清的屏障。

又有一種變相的義軍，順治初期，清師已略定中原，河南人民仍然到處反抗，如鄭㬥說"諸砦土賊，尙擁衆頡頏，未全革面。"[一七] 不僅河南爲然，江南河北也所在蠭起，王源說過"是時四方負氣無聊之士，多亡命江湖，或爲盜。"[一八] 是清初所謂盜賊，帶有特殊的民族性質，其中有不少是英雄豪傑，據險抗清遙應明師義旅的，與普通專以劫掠爲目的的盜賊不同。清政府爲泯除漢人的民族意識，統稱之爲"土寇"。

全國各地，遍樹起反清旗幟；成千萬的民衆，參加了民族鬥爭。他們從前有的苦於明朝的虐政酷斂，有的曾參加到民變隊伍中去，現在都舉起反清的義旗，扶持他們原先曾反對過的明政府了。客觀環境的改變，民衆意識也隨着一同改變。李自成張獻忠的餘黨，在民族意識澎湃反清復明運動高潮之下，也改變原來的政策，起來共同支撑明室的江山。他們起初以政治經濟的壓迫起而反抗官府，繼以國家民族之休戚轉而從事於扶明禦清的戰爭，這一轉變是最值得注意的。

第二節　歸明經過

一、李自成部將(隆武時期)

弘光元年(1645)四月，李自成行軍到湖廣通山，被鄉民猝擊以死，所部士卒猶數十萬，分裂成幾大股，盤據在洞庭湖的南北。這時清方興兵南略，正想招收自成兵將爲己用，於是遣使招撫郝搖旂、劉體純、田見秀、袁宗第諸將；時李錦、高一功駐紮荆州，清亦數次派人誘降。後來他們都南下歸明了[一九]。第一批歸明的是郝搖旂、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成、牛有勇、劉體純(或云劉體仁)六人，他們於隆武元年(1645)秋到湘陰，在長沙的明朝將官聞訊大懼，攝湖南巡撫事傅上瑞勸總督何騰蛟棄長沙出避，騰蛟與監軍章曠謀，遣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往搖旂諸營議撫，搖旂等迎大鵬二人至演武場，問明來意，搖旂遂隨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宣慰，置酒歡宴，搖旂大悅，盡招袁宗第諸將來歸，驟增兵十餘萬。

搖旂等歸明不久，李錦、高一功等亦率衆南下。錦是自成之姪，自成收以爲子[二〇]；一功是自成妻高氏之弟，從前很受自成恩寵。二人是自成的

嫡系；勢力最稱強盛，於隆武元年九月率衆到常德。騰蛟、胤錫二人親到李錦營招安，諸將率部列隊羅拜歡呼，所部十數萬，也歸隸明室，佈防於荆州一帶。胤錫並示以大義道：

"將軍雖有大用才，而陷於不義，亦當事者之過。但念國家二百年來，列祖宗世食其德，卒以烏合之衆，覆滅社稷，止博賊名，為此何利。今若能悔禍改行，協心同力，以建立功業，某當與將軍等共之"。

騰蛟慮餉糈不給，因宣慰道"若等來降，自當題請受爵，為國家建立大功，但苦無餉糧奈何？"錦等答曰"餉我等所儲甚裕，勿貽軍門憂！"騰蛟以錦等勢衆，怕他們反復，終散去大半。

自成妻高氏知大義，復勸錦說道"既以身許國，當愛民，受主將節制，有死無二，吾所願也！"

後來田見秀、劉汝魁也率衆來歸，隆武大喜，命歸堵胤錫節制[二一]。又左良玉部將馬進忠，原來也是民變中著名的首領，諢號混十萬，於崇禎十二年降於良玉。弘光元年，良玉子夢庚降清，進忠却率所部歸於隆武。

自成部將既相繼歸明，軍聲大震。諸部士兵總計，據永曆實錄的記載，"高、李部號三十萬，劉體純、袁宗第、張光翠、牛萬才、塌天豹部各數萬，不下數十萬。"堵胤錫於是上疏代李錦等請封賞。政府內有些臣僚謂自成"罪在不赦，其黨不得封拜！"獨巡按錢邦芑抗疏力爭道：

"方今國家新造，兵勢單弱，高李諸賊，擁三十萬衆於楚中，若不以高爵招之，彼必不肯為我用，全楚非我有也。今出空爵於朝廷之上，一日而得三十萬兵，免全楚生靈之塗炭，孰得孰失？……今當權宜假以封號！"

隆武帝也力主撫議，封賞的問題才得解決。論功行賞，進何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仍督楚師；進堵胤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李錦諸軍。李錦賜名赤心，高一功賜名必正[二二]，二人並掛龍虎將軍印，封列侯，號其軍曰"忠貞營"。其他諸部亦皆封賞有差，大將皆授總兵官。封高氏為"貞義夫人"，賜珠冠綵幣，命有司建坊旌表，辭曰"淑贊中興"。郝搖旗"永忠"之名大概也是此時的賜名。

二 張獻忠部將(永曆時期)

隆武二年(1646)八月，唐王聿鍵在福建延平被清兵執死，桂王朱由榔即位於肇慶，改元永曆，以明年爲永曆元年(1647)。史皆稱爲南明。

永曆二年，孫可望等連下滇黔，擊擒雲南巡撫楊畏知，向他說道："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二三] 畏知道："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獻忠建號大西，改元大順，蓋是時可望輩猶奉大西年號也)；二不得殺人；三不得焚廬舍淫婦女。" 可望皆許諾。

李定國更假永曆的號召，征服西南諸土司，繼服安南、交趾、緬甸、占城、羅甸、女兒諸國。定國嘗云："失却十省，收復五國。" 所謂十省，指清方所佔中國領土而言。

可望等既佔領雲南、貴州，兵勢甚盛，明總兵侯天錫首倡聯兵禦清之議。巡按錢邦芑也說可望行軍有紀律，不輕易殺人，主張招撫；他並且修書草檄，差推官王顯到雲南向可望接洽。可望得書大喜道[二四]：

"從來朝廷文官與我輩爲仇，絕不相通；今遣使通問，何敢自外，但我輩稱王已久，求錢巡按具疏封我爲王，我當舉全滇歸朝廷矣！"

邦芑一方上疏代可望等請封，一方寫信給可望，謂本朝祖制異姓沒有封王的，請封爲公爵，並勸勉他說[二五]：

"然老先生身爲男子，頂天立地，不乘此時立萬世不朽之功名，而徒據一隅以自雄，非所稱大丈夫也。且今日之勁敵(指清)，非直我明朝之患也，令先人曾被大難(指清兵擊殺獻忠事)，是亦老先生不共之恥也。"

對於招撫孫可望、李定國一事，封疆大吏如總督何騰蛟巡撫堵胤錫、楊畏知及錢邦芑諸人都很積極，惟朝內文臣因封爵問題力持異議。永曆三年(1649)楊畏知爲封爵事曾上過一封沉痛的奏疏說[二六]：

"國勢危矣，不於此時以虛名爲招徠，而竟自樹強敵乎！且可望固盜之渠也，曩者荼毒海內，廟社陵夷，今一旦投誠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蓋列聖神聖有以啓之也。倘因其來而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踴躍聽命，庶幾收用於萬一，奈何信及一二腐儒，使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通，今土宇非昔，百務俱窮，而獨於區區封議，必欲執舊法

以繩之耶！

可望在雲南，以無名爵難以號召滇黔，求封於金。堡初向政府建議道："可望權欲出劉李上爾，今進之上公，而畀劉（文秀）、李（定國）侯爵可也。" 遂議封可望爲景國公，賜名朱朝宗，文秀定國皆列封侯。可望堅求封王，數月後封議又起[二七]，堵胤錫連疏力爭，始封可望爲平遼王[二八]。

永曆五年（1651）春，可望矜封秦王[二九]，陰行篡奪，大失人望，他在軍民背離之下，於永曆十一年（1657）叛降於清，而由定國負起扶明禦清的使命。

三、抗清述略

李赤心、李定國等旣相繼歸明，明朝的偏安政權在他們支撐之下延長了十幾年的歷史。這一階段的政治設施，戰役經過，甚屬頻繁，暫且從略。本節所要敍述的，僅是赤心、定國等禦清的大略。

赤心、定國等扶持下的明室君主，一是隆武（1645—1646），一是永曆（1647—1661），一是定武（始1646，亡年無考），一是東安王（始年無考，1663年遇難）。

隆武二年（1646），明湖廣總督何騰蛟督師北伐，赤心諸將參與斯役，克復湖南州縣。後與高必正、郝永忠、馬進忠諸人皆以戰功進封公爵。永曆六年（1652），孫可望迎帝至貴州安龍謀篡奪。赤心部素與可望等不睦，獨留粵中。後赤心必正相繼死，赤心子來亨率衆北走，到楚西鄖陽房縣亂山中與郝永忠、劉體純、袁宗第諸將擁戴定武去了，當時人稱他們爲"十三家"。

孫可望等實力尤雄厚，旣歸明室，於永曆六年興兵謀恢復，劉文秀、白文選等爲一路，率部北伐，由雲貴兩路出兵略四川，克復成都以南諸州縣；又李定國、馮雙禮爲一路，率師東征，恢復湖南及兩粵；一時國勢大振。永曆十一年（1657），可望謀篡不成，叛降清室。

十二年夏，劉文秀染病死。文秀陝西人，久從獻忠爭戰，爲人儀度文雅，寬和謹慎，歸明後屢立戰功，永曆六年征四川大敗吳三桂之役尤爲炫赫。十一年又以平可望功進爵蜀王。至是病篤，遺表永曆帝說："清兵日逼，國勢日危，請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 恢復中原的

志願，到死還念念不忘[三〇]。

文秀既死，由李定國、白文選諸將支撐殘局。定國字鴻遠，是陝西延安農家子，於崇禎初年從張獻忠攻戰。幼年喜歡聽三國演義的故事，以忠義自許。自受永曆封爵，更以報國自矢。性勇敢，善用兵。六年東征，大敗清名將定南王孔有德於廣西，有得自縊；繼敗清兵於湖南，設伏擊殺清敬謹親王尼堪。宗羲評論這次戰役說：“此萬曆戊午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明朝遼東戰爭是在萬曆四十六年即戊午年（1618）開端的，可想見定國的功績了。永曆十年（1656），他又以戡定孫可望叛變的功績進封晉王。先是范鑛總制滇黔駐貴州，可望派遣定國去和他設盟共扶明室，鑛慮可望譎詐有二心，定國說道：“扶明我則扶之，渝盟我則殺之反”。至是果然實現了反可望扶明朝的諾言。

諸將協力平定可望之亂，白文選進封爲鞏昌王[三一]，馬進忠封漢陽王，馮雙禮封慶陽王，馬寶封淮國公，馬惟興封敘國公，靳統武封平陽侯，祁三昇封威寧侯，高文貴封廣昌侯，他們在定國統率之下，合力扶持明室，定國遂成了支持永曆後期的柱石，在中國西南半壁支撐明祚於存亡絕續之交者數年之久。

可望叛降清後，導清室西犯，三路逼雲貴，於永曆十三年（1659）正月陷昆明。定國勢孤不能禦，護帝避退滇西。後來永曆和一般文臣輾轉到緬甸，緬人見明室已衰，竟把永曆拘留起來，不令自由出入國境。定國等志不稍懈，謀興師救駕，並遣使聯絡西南諸國。

永曆十五年(1661)十一月，白文選率部轉戰於滇西異邦，勢孤無援，連打了幾次敗仗，投降於吳三桂。這時緬人欲執永曆獻與三桂，定國得到消息，謀率軍中路邀擊，因爲錯過日期，沒有成功。定國遂從景線走猛臘，同時遣部將入車里暹羅諸國乞師，諸國都不肯答應。

翌年(1662)四月，定國正徘徊於交趾境上，忽接獲永曆在昆明被三桂殺害的信息，悲痛絕食，呼天祈死，並且告誡他的兒子嗣昌和部將靳統武說道：“寧死荒徼，不可投降！”[三二]

直到康熙三年(1664)，距定國之死已逾兩載，雲南還有假托定國的名號

興義兵扶佑新主的,可見他聲威的震赫。

擁戴明室的民變首領,最後的一批是川楚交界的十三家。十三家之名始於崇禎八年滎陽大會,後來漸成了"流寇"的通稱。這時的十三家各爲何人,不很確定,但知原據四川東北部的"搖黃賊",原據鄖西的王光泰(或作王光興),以及後來的李來亨、劉宗敏、郝永忠、劉體純、袁宗第等,皆在十三家之內。他們起初共同擁戴韓王,建號定武,以隆武二年爲定武元年。定武的歷史比較模糊,不很被人注意。據罪惟錄韓王紀韓王本鉝爲獻忠部將郝永忠所擁立,號定武。查本鉝名誤,孟森先生已經考證過。至於郝永忠則是自成的部將,於隆武元年(1645)八月就撫於何騰蛟,爲十三鎮之一,隆武蒙難後改歸於永曆。永曆元年二年他正在湖南、廣西一帶和清師作戰,定武在川楚界建號之時,永忠並未在鄖房一帶,是永忠擁立定武之說亦不確。擁立韓王者,蓋爲王光泰兄弟,光泰也是民變出身的,崇禎十五年,投降官軍,協分守高斗樞守鄖陽數載。迨清師入關,光泰一度降清爲副將,到隆武二年又反正歸明,稱鎮武伯,偕弟昌佔據鄖陽襄陽一帶地,殺戮清所置鄖、襄、竹山、保康諸府縣文武官吏,結陝南賀珍、武大定等爲應援。清湖廣提督孫定遼遊擊李顯功等來犯,光泰大敗之,殺定遼、顯功。韓王恰於此時建號於鄖,以時以地論,以兵力論,擁立定武者除光泰兄弟外殆無二人。來亨、永忠諸人,或因與光泰等舊日相識,既與孫可望不睦,遂從粵北來共戴定武,此乃永曆七年(1653)以後事,定武已建號八年了(定武建號比永曆早一年)。

至於定武何時結束,也找不到確實的年代。罪惟錄謂來亨等敗死,"韓王不終",按這句話的語氣,似乎定武和來亨的壽命相終始;但實際並不如此。另據小腆紀年,謂康熙二年(1663)十二月,清兵下川東,明東安王盛蒗及劉體仁、郝永忠、袁宗第、李來亨等先後敗死。又明季南略:"陣擒逆渠郝袁並僞部院洪育鼇,而僞東安王隨於寨中捉獲。"兩書均云東安王,而不及韓王定武,蓋定武早已死亡了。文史雜誌有陶元珍先生後明韓王續考一文,考定定武十年十一年(1655—1656)之間韓王尚在,最早沒於定武十一年。繼定武之後,大概就是東安王盛蒗;他是楚宗分支,來亨、永忠等就近把他擁

立了，惟年號不明，設置亦可詳者。

李來亨、袁宗第等在川楚間的勢力一天天的擴大，諸將王光興譚弘都附和他們，衆至數十萬。永曆十二三年，清以全力犯雲貴，雲貴危急，明原任大學士文安之到四川東部來聯絡來亨諸將，來亨、宗第等率衆由水道進襲重慶，與雲南李定國軍遙爲應援[三二]。他們後來發生內鬨，又敗歸鄖、房、巫間。清師佔據雲南後，遣使招降，來亨等不應，且以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故事自況。康熙二年(1663)冬，清發動陝川湖廣諸路兵馬來犯，劉宗敏、郝永忠、劉體仁、劉應昌、王嘉玉、賀金龍等逆戰四晝夜，大敗清兵；終以衆寡不敵致敗，諸將或戰殉或自縊，他們所擁戴的東安王也同時被執。獨來亨堅守興山一帶，清師不能攻下。

康熙三年(1664)，清總督李國英合陝西湖廣兵二十萬衆來犯，來亨不能禦，於是年八月十五日全家自縊。計來亨諸將據守川楚之界，經過十年的苦鬥，在永曆死後之三年才全被攻陷，明紀遂絕。

先降自成之武大定擁明宗秦王之子某於三台山，降自成之賀珍擁立明宗某王於陝南，自成部將楚應元擁立明宗衡藩某於青州，其餘結衆一方抗拒清師的當不在少數。

民變發難於明天啓七年(1627)，終結於清康熙三年(1664)，前後共歷三十七年之久，昔以社會內部矛盾引起的戰亂，竟以種族鬥爭終。

[一]明清史料第一集第九本，兵部題長沙舉人黃袞吉奏行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

[二]前書丙編第一本

[三]前書丙編第一本

[四]東林黨人，如史可法、姜日廣、張慎言、劉宗周等，以"三案"舊事，有憾於福邸；又以福王湎昏，難肩重任；遂聯絡南都諸臣謀立比較賢明的潞王。閹黨阮大鋮與總督馬士英則聯絡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諸將擁立福王，以爲後日排擠東林之地。

[五]福王即位，以明年爲弘光元年，擢史可法首輔士英亦入閣預機務。士英等爲操縱政權計，出可法爲督師，援引阮大鋮爲兵部侍郎，大學士姜日廣，吏部尚書張慎言皆以攻擊大鋮去位。大鋮專事報復，必欲盡殺東林黨人，定從逆條例，窮列諸黨人姓名，誣以投降自成，或遠或殺。史可法請鑒上禮化水火疏痛陳黨爭之弊云："年來仕途不清，端在黨同伐異，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

一嘗永錮。各懷偏私，日尋水火，文與武不合，而文與文又不合，明黨之禍熾，人才之用因[illegible]”黨爭之激烈可知。

[六]遇變紀略卷六：“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此指士英。

[七]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一請爵上權化才失疏。

[八]明史卷二七六熊汝霖傳

[九]當時魯監國和唐隆武並稱。或云魯方人材尤多，實爲正統，惟當時李錦乃降於隆武帝，稱隆武正朔，故本文依隆武紀年，在位時期由隆武元年閏六月至二年八月。

[一〇]乾隆大清會典則例卷一百七十一。

[一一]如崇禎十七年四月清與李自成一片石之戰，時清方兵數爲十四萬，此外吳三桂關遼兵四萬，合計才十八萬。

[一二]左良玉死，子夢庚率衆降清，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高傑四鎮兵，或潰或降清，清兵數驟增。

[一三]消夏閑紀中澄河義兵入城劫獄時，城內葉茂華茂才兄弟以薙髮降清，並給清兵輸送糧草，爲義師（張三部）所殺。

[一四]明史卷二七六金聲傳錢肅樂傳。

[一五]南疆繹史卷二十七王翊傳。夢言卷六江右起義殉難諸臣。

[一六]另據棗林雜俎上集忠備遺：金山衛指揮侯玉魯，歙縣諸生江天乙，皆以起義遇害。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倡義江東，杭州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禾郡倡義，推原任吏部尚書錢石麒爲首。隆武二年（1646）四月，如皋許某被執不屈，遺詩有“兒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句。

[一七]遇變紀略卷七。

[一八]居業堂文集卷五隱俠傳。又棗林雜俎上記丙戌某月，有二十二人至錢塘某寺，皆偉幹持武器，見建文帝像拜而泣，出遇清湖州守兵，擊殺五百餘人，二十二人皆投水死。

[一九]清方積極進行招撫自成部將，順治二年六月（即弘光元年）差官招撫馬進忠，七月進行招撫劉體純、郝搖旗、劉芳亮、張鼐、王進才、牛有勇，八月招撫田見秀、吳汝義、袁宗第。查上述諸將，後多歸明抗清。清方諸將吏所以以招撫報者：或進忠、體純等部下托諸將之名以降，或清將吏冒奏邀功，或其中一部將領降清後復反正歸明，降清之事不盡實也。清室嘗以加官進爵利誘之策，企圖收自成餘黨爲己用，自是意料中事。

[二〇]李錦、李雙喜均爲李過之別名，即前述自成兄鴻名之子。

[二一][illegible]是李成棟部將，[illegible]，御兵有紀律，所過之處多所保全。[illegible]

[illegible]他書或云[illegible]已先死，[illegible]。此蓋因清書諱而掩之而不果致誤也。

[二二]殘明紀事作李赤心、[illegible]國勳，[illegible]一功。

[二三][illegible]州被明作[illegible]，可[illegible]之，所謂指此事

[二四]明季南略卷十四，孫可望敗封號始末。

[二五]明季南略卷十四四川巡按錢邦芑糾孫可望書。

[二六]南疆繹史摭遺卷八楊畏知傳。

[二七]首輔嚴起恒、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者人都反對

封孫可望爲王

[二八]先是朝議封可望爲景國公，兼遣趙昱爲使臣往可望，昱至，聞邦傅請封可望，[illegible]得便宜行事，遂與邦傅謀，矯命改封可望爲平遼王，易勅印以往。既而邦傅請實封可望爲王，疏云：

“臣竊謂孫可望欲于久已割據西川，今滇黔盡爲所有，固能自立，豈能禁其不自王？今可望尚知請命，其意猶可取。我不能禁其不王，而欲制之，勢將貽誤，莫如降敕封之，使感恩朝廷，乃可得其用，……不然是驅之爲變也’。

“可望固逆獻養子，與逆獻[illegible]之惡與有大罪！今姑取其歸正一念，覆收其[illegible]之用，安可[illegible]爵之常法哉？…… 伏乞皇上乾斷，寵敕可望爲二字王，即與敕書，中詳統督制，明示戰將饒恩，而錫以中山開平之功，如此，可望必感激用命，殺之圖報，亦不背謬。國家今日於可望，善收之則復有[illegible]，不善收之則增一敵國，利害不兩立，得失不再圖，不可不熟慮也。”

先是朝議可望封爵時，總兵陳邦傅私鑄“秦王之印”，遣心腹胡執恭攜入貴南封可望，假稱可望部以李赤心，可望得印大悅。尋政府所差大理卿趙昱所攜平遼王印亦至，可望始知邦傅矯封事。遂平遼王印藏之，仍稱秦王。

[二九]永曆四年十一月，清兵破廣州，永曆帝逃走南寧，特遣編修劉茝赴滇冊可望，進封冀王，可望憤不受命。翌年二月，可望復遣御史瞿鳴豐入朝請封秦王，不果，遂憤遣部將賀九儀率兵五千赴南寧劫殺嚴起恒等議阻封王諸臣，帝竟封可望爲秦王。尋楊畏知亦以詬詈可望被殺。

[三〇]雲南府志卷五沿革志。又殘明紀事謂文秀追可望縱之，人皆議其懷二心，文秀聞而憤懣致疾，永曆帝親臨問，且遣醫調治。至是病篤，猶遣表請收復中原云。

[三一]白文選陝西吳堡人，幼從獻忠爲變。自歸成永曆帝，戰功甚多，如攻遵義，守嘉定，襲重慶，謀成都。永曆六年克復辰州，殺清總兵徐勇。後隨永曆轉戰滇西。以達敗降於吳三桂。

[illegible]隨[illegible]後，那嵩的兒[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及定國手朝鮮、[illegible]等[illegible]入[illegible]。

三[illegible]據[illegible]治[illegible]年前總略孫承晗運帖，與李來亨等聯絡可望，受職封爵，[illegible]劉。[illegible]晉[illegible]諸[illegible]聯[illegible]第[illegible]是[illegible]一[illegible]屬[illegible]，尚待考證。[illegible]李來亨[illegible]十九[illegible]文安之傳[illegible]，王（永曆）[illegible]南[illegible]兵（遜）日迫，[illegible]南又為可望[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大學士文安之[illegible]中[illegible]尚[illegible]，欲[illegible]之[illegible]王室，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王從之。加安之[illegible]太保兼兵[illegible]部尚書總督[illegible]軍務，……遣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illegible]、李復榮、譚弘、譚文、[illegible]等公侯爵，即令安之齎敕印行。可望[illegible]安之[illegible]……遣止安之。”此後文安之[illegible]，[illegible]重慶的戰役。

附　　錄

一　晚明民變與水滸傳

民變的興起，幾個直接的原因，曰救驛，曰兵變，曰加派，曰饑荒，曰政治黑暗，已詳於前。此外水滸傳一書，似乎頗帶有刺激和興奮的作用。此書雖產生在異族刼奪下的元代，但是敍述的事實，是北宋末年的羣盜，描述的對象，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他用一種極通俗的筆法，暴露政界的醜陋，和社會的不平，刼富濟貧，殺戮貪官，打抱不平，是"梁山泊"這一集團的特質，他所以能在中國下層社會發生極大影響的原因即在乎此。明朝晚年，政治的腐敗，仕官的淫奢，和平民的痛苦，正是一部水滸傳的寫照，所以這部小說一旦到了與北宋末年社會情況相同的晚明，水滸復活了，說水滸書[一]，扮水滸戲[二]，畫水滸畫，甚至圖水滸諸人物以爲賭具[三]，其風行一時，可以想見。茲將晚明和北宋末年的情形作一比較：明神宗熹宗的秕政，較諸北宋的徽欽時代絕無減色。宋徽宗奉道教，講神仙，荒廢政事；明神宗則寵貴妃，好酒色，深居簡出者二十餘年；徽宗性喜奢豚，廣事營造，揮財如土；神宗亦大興土木，動輒幾百萬兩，國庫蕩然無遺。宋徽宗時，新舊黨爭，才告結束，諸賢廢斥，羣小專政；明神宗熹宗則正當黨爭激烈之秋，大僚爭於朝，小吏貪於野。宋徽宗以朱勔領花石綱事，搜岩剔藪，動擾鄉里，於是叛變四起；方臘鬥兵於睦州，宋江橫行於河朔；明神宗則大批礦監稅使的派遣，搜刮無遺，較諸宋朝花石綱的騷擾，有過之而無不及，是明朝早就該有方臘、宋江的出現了。

在朝的官僚，在野的鄉官，以及吏胥皂隸，他們把搜刮來的錢財，買田園，築樓閣，奴僕成羣，笙歌軟舞，享受着奢華的生活。貪多無厭的鄉官，更勾結上官，講敲詐，講勒索，魚肉鄉民。士大夫中，固然不乏善類，而貪汚自私的，恐怕要佔大多數。生活在這種社會中的農民，眞個是民不堪命。加以萬曆一朝四十八年間普遍的天災，造成米貴民饑賣妻鬻兒的世界。"赤日炎炎似火燒，田間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用水滸上這一個歌謠來形容晚明的情景，最是恰當不過的。

越是在黑暗不平的社會裏，水滸傳的故事也就越容易取得民衆的同情，越易於普遍

[一]陶菴夢憶卷五，少室山房類稿卷七十五。

[二]陶菴夢憶卷七。

[三]菽園雜記　又綏寇紀略卷十二。

的流行，對於下層社會也就越容易發生更大的影響。民變首領的諢號有很多是和水滸相同的，如一丈青、黑旋風、混江龍、鑽道神、托天王、鑽天鷂諸號，皆襲取水滸中原有的諢號；宋江、燕青諸名則直取諸水滸傳中原來的姓名。其餘如過天星、滿天星、爛鐵星、[illegible]保計、托塔王、跳山虎、掠山虎、飛天虎、隱山虎、過天虎、獨頭虎、獨腳虎、雙翼虎、白鬚龍、紫金龍、龍王水、金翅鵬、雲裏手、草上飛、黑殺神、黑蝎子、混世王、普天飛諸名號，也是取法水滸之名號而略有異同的。

民變的興起，由於水滸傳的刺激究竟佔了多大的成分，這種心理的關係不容易有正確的論斷，但是在貪暴政治黑暗社會下生活着的民衆，想重演幾齣"獅子樓"、"林冲夜奔"以及"拳打鎮關西"的武劇，和貪污土劣作一個殊死鬥爭，並非什麼意外。查繼佐論謂施耐菴作的水滸傳貽禍凡三[一]：

"一則崇禎中流寇初起，門(疑爲下字)皆指名，亦輒如傳中各立諢號，如托天王、一丈青等勇出相作梁山泊好漢，其爲數十倍於天罡地煞不止"。

是水滸傳之影響民變在當時業已有人論及，惟過嫌簡略，特補述如上，作爲民變興起一個精神上的因子，亦即此次民變中的一個特質。

二　初期民變重要首領攻戰路線表

(一)王嘉胤

崇禎元年十一月起於府谷 ——————————→ 延安慶陽間(三,2)

王二、種光道 } 天啓六年起於澄城→蒲城韓城一帶→宜君(一,11)—↑

→神木→山西→陝西(三)→黃甫川清水木瓜→府谷(三,6)→延安慶陽間(三,6)

張獻忠(起於米脂)、高迎祥(起於安塞) } ——————————↑(府谷)

→河曲(三,7)→勾西人犯靖邊(三,8)→黃甫川→孤山堡→甘州(三,9)→

清水(三,10)→府谷→河曲(山西)(三,11)→陽城(四,4)

〔說明〕一、王嘉胤部下重要首領有王治邦、楊六郎二人。

二、王二等於元年十一月走合嘉胤，至二年正月爲陝西兵備商周道劉應遇所殺。

[一]罪惟錄傳三十一王嘉胤高迎祥諸部賊。

一、三年夏張獻忠、高迎祥走合於嘉胤部。

一、四年夏嘉胤部下王國忠殺嘉胤，降於明總兵曹文詔。

一、括弧( )數字，中國數字表年，阿拉伯數字表月。如(一,11)即崇禎元年十一月，下同。

(二)王左掛

崇禎元年十一月起於綏德→真寧→三水(二,3)→耀州(二,4)→宜川(三,1)→綏德(三,1)→韓城→郃陽(三,1)→清澗→安定(三,1)→懷寧河 { 左掛降於官軍(三,2) / 左掛部將苗美等逃去

李自成 - - - - - - - - → (安定)

(苗美等)→鐵角城 { 苗登霧苗登雲降於官軍 / 苗美再逃→賀家灣

說明：一、王左掛原係[illegible]之將，[illegible]，部下重要首領有苗美、苗登霧、苗登雲、飛山虎、大紅狼、黃虎諸人。

一、綏寇紀略卷一云王左掛起於宜川，又云起於綏德，平寇志卷一謂起於宜川，延綏鎮志起於綏德，並書存疑。

一、李自成從合王左掛年月不詳，但在左掛據安定時。

一、三年二月，左掛降，餘黨歸苗美率領，李自成走歸不沾泥。

一、至賀家灣，黃虎降，苗美、飛山虎、大紅狼諸人爲左右所殺，此股遂滅。

(三)王子順：

(起地及年月不詳)→(由陝入晉)襄陵吉州太平曲沃(三,3)→蒲縣趙城洪洞汾霍石樓永和吉隰(三,4)→(還陝)同官→金鎖關(三,5)→延川(三,6) { 王子順等降 / 宜川(四,5)

說明：一、王子順部下重要首領有張述聖、姬三兒、王虎、金翅鵬諸人，一云苗美亦在部下，與前說不合，存疑。

一、明史楊鶴傳：三年二月王子順等降於延川，四年五月，爲巡按御史李應期誅死。明史紀事本末作三年六月，存疑。

一、四年五月，王虎、金翅鵬降於宜川。

(四)神一元

崇禎二年十二月破新安→寧塞→柳樹澗→靖邊(三,12)→保安(四,1)

(一元死，弟一魁繼)→寧夏→慶陽(四,1)→合水(四,2)→

神一魁孫繼業茹成名等四年夏降官軍駐寧塞．九月一魁叛，十二月爲部下黃有才所殺，有才降。

郝臨菴劉六掠環縣真寧間→中部→同官耀州宜君(四,9)

〔說明〕一、部下重要首領有神一魁、茹成名、王之臣（號豹五)、張孟金、黃友才、劉六、孫繼業、郝臨菴諸人。

一、四年夏分爲神一魁與郝臨菴二股。

一、郝臨菴後入可天飛部。

(五)點燈子：

起於清澗(年月不詳)→韓城宜雒→中部(四,3)→郃陽(四,4)→韓城→芝川→柳村→上峪口→渡河入晉(四,7)→沁水竇莊→隰州蒲縣(四,7)→桑落鎮(四,8)花地窊→吉州鄉寧→河津稷山(四,8)→雲霧山→石樓(四,9)

〔說明〕點燈子名趙四兒，部下重要首領有黑煞神、過天星、蝎子塊、紫金梁諸人，四年九月點燈子誅死，部下分散。

(六)不沾泥：

崇禎元年十一月起於洛州，後降於安定，四年四月叛於宜川→米脂(四,4)

→西川(四,4)→關山嶺(四,4)

- 不沾泥降而再叛→安定(四,11)→綏德(四,12)
- 滿天星、草上飛等→宜君(四,5)→降於同官12月叛→綏德(四,12)

李自成→綏德(四,12)

→隴州(五,4)→西川(五,5)

〔說明〕一、不沾泥名張存孟，部下重要首領有雲交月、雙翅虎、紫金龍、滿天星、混天王、黃龍眼、關山虎、陳龍、草上飛諸人。

一、至關山嶺，不沾泥降，滿天星等走宜君，後二部似復合攻綏德。

一、李自成於四年冬改投不沾泥部於綏德一帶，爲不沾泥部隊長。

一、五年五月，守備孫守法擒不沾泥於西川，不沾泥部衆遂漸歸自成統轄。

(七)老柴
獨行狼

(起地及年月不詳)→中部(三,7)→合水(三,10)→中部(四,4)→摩雲谷

〔說明〕一、此股重要首領有一條龍。

一、四年四月，曹文詔擊斬李老柴，一條龍於中部，餘衆歸混天猴。

（八）神一魁餘黨

崇禎四年十二月屯於鎮原之蒲河→西峯（五，8）→武安堡（五，3）→華亭（五，3）→莊浪→高山→威寧堡→靜安司→隆德縣（五，4）→張家川→靜寧州（五，4）→唐毛山

〔說明〕一、一魁死後，餘部團結不散，稱"一魁餘黨"，又稱"寧塞遺孽"，以其初起寧塞也。

一、此部包括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王老虎諸人。

一、四年八月之前，郝臨菴、劉六來合。

一、五年三月，西濠之役，杜三、楊老柴二人被殺。

一、唐毛山之役，此股爲曹文詔、曹變蛟所敗，幾殲殆盡。

（九）上天猴
混天猴

（起地及年月不詳）→寧州→環縣（四，3）→靖邊（四，6）→甘泉合水（四，6）→甘泉山中（四，6）→降宜川（四，10）→叛甘泉（四，11）→宜君鄜州（四，12）（五，1）→襄樂（五，1）→鄜州（五，2）→靖邊（五，6）→真水川（五，6）→合水（五，6）→延慶（五，7）

〔說明〕一、此股內重要首領有曹操、張虎、李本仁、白廣恩諸人。

一、起初以上天猴爲首，四年十一月在甘泉爲餉銀被殺，混天猴起而代之。

一、混天猴名張孟金，先屬神一魁黨。

一、五年七月，李卑斬混天猴於延慶關，餘黨走合可天飛黨。

（十）可天飛：

李都司　混天飛
獨行狼　混江龍　}四年三月據直保嶺（合併）混天猴餘黨白廣恩等（合併）

崇禎四年三月據鐵角城→合水（五，7）→銅川橋（五，7）甘泉之兒留（五，7）→安口河→崇信窰（五，7）→白芥山（五，8）→平涼何家老寨→（獨行狼
郝臨菴）高家畔（五，10）→寧州→耀州錐子山（五，10）

〔說明〕 此部重要首領計有郝臨菴、劉道江、劉五、白廣恩、獨行狼、李都司、混江龍、王瑞諸人，但大部均係從屬某部者

一、五年秋，洪承疇曹文詔斬可天飛李都司等於平涼，白廣恩降官軍。

一、五年冬鎮子坡之役，曹變蛟斬獨行狼、郝臨菴降官軍，此股乃盡。

(十一)紫金梁

陽城→長子沁水竇莊→濟源溫縣(五,8)→大寧石樓→固關→真定→太行山→修武→清化→臨縣→澤州(五,11)(偕亂世王)→沁水→榆林→壽陽(五,12)(偕邢紅狼)→垣曲(五,冬)(偕老回回)→榆社榆次(六,2)→武鄉→陽城北(六,3)陽城(六,4)→臨店沙河邯鄲→濟源之善陽山(六,5)

〔說明〕一、紫金梁名王自用，原爲點燈子部下首領，後改依附於王嘉胤，年月不詳。

一、王嘉胤死於陽城，紫金梁代領其衆，凡三十六營，當時重要首領皆在其中，爲大合併之始，名號參看正文

一、紫金梁三十六營作戰路線，時分時合，前表所列係紫金梁本人攻戰之路線。

一、六年五月，鄧玘射殺紫金梁於善陽山（一曰病死），其衆散歸他部，三十六營之團結遂破。

(十二)王大梁

崇禎元年起於漢南→成縣兩當→略陽漢中(二,1)→寧羌→漢陽

〔說明〕 二年二月，劉應遇誅之。

(十三)獨頭虎

(起地年月不詳)先降，叛韓城 與過天星、一丈青、上天猴共五部→宜雒同部(四,1)(與搖天動)→交城文水(五,12)

(十四)趙和尚

(起地年月不詳)→宜君→涇陽→三原→韓城→澄城(四,2)→宜君一帶(五,12)

〔說明〕 五年十二月，趙和尚斬首領雷繼華降官軍。

(十五)王老虎

(起地年月不詳)→武安→平涼→華亭→莊浪(四,3)→栗陽(四,3)

(十六)鑽天哨

(起地年月不詳)→安定(六,3)→永寧關

「[illegible]」[illegible]年十二月 曹文詔進兵由延川斬之

二 初期民變逐年之戰地名表

年[三]	月	在陝西[一]之戰地	在山西省轄及河南北部[二]之戰地
元		府谷[illegible]韓城宜君[illegible]黃龍山[illegible]澄城[illegible]略陽漢中	
二	1	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州耀州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郃陽富平	
	2	漢陰(入蜀)	
	3	真寧寧州安化三水固原耀州淳化漢中寧羌神道嶺	
	4	階州	
	11	延川米脂清澗	
	(?)	安定	
三	1	綏德韓城清澗安定府谷	襄陵吉州太平曲沃[四]
	4		蒲縣[illegible]洪洞汾州靈石[illegible]水[illegible]源
	5	金鎖關同官	
	6	黃甫川清水延川延安慶陽	△蒲州潞安
	7	中部鄜州綏德安塞	△河曲
	8	黃甫川靖邊孤山堡甘州	
	10	清水營師谷鄜城合水盤谷寧州清澗	
	11		△河曲
	12	寧塞靖邊柳樹澗保安新安	
四	1	保安慶陽合水	△平陽[illegible]山
	2	寧夏慶陽合水宜君涇陽三原韓城澄城	
	3	平涼固原耀州涇陽三原寧州環縣武安華亭莊浪宜君[illegible]川中部	

[一]陝西包括今陝西及甘肅寧夏之一部。 [二]河南省屬在黃河北部之區域。

[三]表中第一格中國數字表年，阿拉伯數字表月。如(二,1)即崇禎二年一月。

[四]上有△記號者係山西省地，下同。

	4	米脂韓城郃陽之川宜君雒川宜川	∠河曲陽城稷山
	5	宜川合水保安中部宜君同官金鎖關鄜城	
	6	鄜州靖邊眞水川甘泉合水	∠陽城
	7	鄜州中部	∠沁水
	8	慶陽中部	∠隰州蒲州吉州寧鄉河津稷山澤州
	9	[illegible]宜川宜君雒州同官郃陽	* 濟源[一]
	10	中部宜川	
	11	安塞	∠萬泉
	閏11	安定綏德安塞甘泉	
	12	宜君鄜州延安綏德	∠河津聞喜
五	1	宜君保安合水	∠蒲州永寧
	2	鄜州	
	3	華亭莊浪武安監成寧關關山嶺隴安長寧驛張家川清水靖寧	∠臨縣
春[二]			∠萬泉之解店猗氏夏縣洪水鎮
	4	米脂合水	∠沁水寧武
	6	靖邊眞水川合水甘泉山	
	7	慶陽延水關合水	∠大寧
	8	甘泉隴州平涼鳳翔間	∠長子沁水　*濟源溫縣
	9		∠臨縣沁水澤州陵川潞州 * 修武武涉輝縣懷慶濟源清化鎮 ⊙畿南[三]
	10	寧州慶州	∠陽城沁水
	11		∠沁水武鄉遼州
	12		∠臨縣交城文水興城向陽沁州榆次壽陽襄垣曲長子遼州
六	1		∠析代間長子沁水定襄壽陽盂縣汾河興縣陽城 * 孟縣涉縣[illegible]懷慶衛輝間 ∠大名府

[一]上有*記號者爲河南省地，下同。[二]未著明春何月。[三]上有⊙記號者係畿輔地，下同。

2			△榆社榆次五台孟定襄壽陽太谷 * 林縣武安懷慶衛輝滑縣輝縣 ⊙眞定沙河臨洺
3	安定		△陽城沁水介休 * 修武武安涉縣 ⊙臨洺
4			△平順陽城黎城文水 * 輝縣涉縣 ⊙臨洺關順德至內丘臨城至郝莊
5			△遼州沁縣遼城 * 涉縣武安濟源林縣柳泉衛輝 ⊙沙河邯鄲內邱臨城

四　崇禎三四年招撫表

年　月	招撫之首領	招撫人數	負責長官	招撫地點	備　註
三、2	王子順 張聖述 姬三兒		張輦(延安知府) 艾穆(都司)	延川	敗降
2	王左掛	200	杜文煥(總兵)	米脂清澗	未戰就降
6	苗登雲苗登霧		杜文煥	鐵築嶺	敗降
6	虎黃小紅狼 一丈青龍江水 掠地虎郝小泉		楊鶴(總督) 劉廣生(巡撫)	延綏一帶	遣官持牌四出招降,俱給牒免死
8	王嘉胤		洪承疇 杜文煥	靖邊	窮蹙乞降,復奪路叛走
四、1	田近菴 獨行狼 上天龍		楊鶴		相繼降,或云田近菴以六百人降於關西道翟師雄
3	拓先靈	數百人	張福臻(榆林道)		綏寇紀略作柏先齡,明史作拓先齡
(3,2)	金翅鵬過天星		張福臻		
3	獨頭虎	數千人	劉三顧(雒川知縣)	雒川	撫散
3	劉道海白柳溪	數千人		慶陽	
(3,2)	點燈子	5,000+		清澗	敗降

四、	4	神一魁孫繼業茹成名(渠帥六十餘人)	4,000	楊鶴	寧塞	先是三月神一魁送回合水知縣蔣應昌及保安縣印,請撫,四月來降,楊鶴數一魁十罪,一魁稽首謝,即宣詔赦之,畀以官,處之寧塞。
	3	施冷奢			慶陽	
	4	(首領不詳)		練國事(陝撫)	宜君	練國事北征宜君,楊鶴止其兵,賊亦求撫,國事受降,令飢民回籍,首領從軍。
		(首領不詳)	7,000+	吳甡(御史)	延長	賑散回籍
	4	滿天星不沾泥雲交月闖山虎陳能	12,000+	洪承疇張應昌王承恩侯拱極	西川綏林	楊鶴選驍勇置營中,餘萬二千人遣回籍,(或云四年五月)
	4	點燈子部卒	700	曹文詔	稷山	點燈子通,諭降其部卒
	4	(首領不詳)	1,000+	張福臻高應桐	延川	敗降,解散。
	5	闖上虎金翅鵬		王承恩	宜川	敗降,金翅鵬即王子順姪王成功
	5	草上飛			宜君同官	
	5	趙四兒	10,000	張全昌	鄜州一帶	屢敗降
	5	張獻忠	2,000	洪承疇		
	5	(首領不詳)	飢民: 6,997 邊兵: 7,300	楊鶴	慶陽	邊丁一項撫散三千人歸正效命者四千三百人又獲馬騾三千二百餘匹
	6	混天猴獨行狼	1,000	洪承疇	甘泉	敗降
	7	田近菴				
	7	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	2,000	楊鶴王承恩(總兵)	鄜州	敗降
	8	郝臨菴劉六		周自强(慶陽道)		
	10	上天猴混天猴曹操飛虎李仁友	2,000	楊鶴	宜川	
	11	譚雄			安塞	乞撫
	12	張獻忠羅汝才	1,900	洪承疇	延安	
		李自成		洪承疇		

五　受撫羣首復叛表

年　月	復叛首領	地　址	備　註
四、5	滿天星		散其黨萬二千人回籍，未數月，復皆叛去。
7	神一魁	寧塞	楊鶴令一魁誘殺降渠茹成名於耀州，一魁部下猜懼，挾一魁以叛。
7	點燈子	清澗	旋撫旋叛，以六千人走山西
8	獨頭虎	韓城	御史吳甡嘗言"降丁獨頭虎見大兵來巳出韓城"以猜懼官兵以叛者
8	郝臨菴 劉六		地址或云陽慶，或云中部。
9	黃友才		叛逋，追斬一千一百級。
11	混天猴 白柳澗	甘泉	勾變民陷甘泉，刼餉銀十萬八千兩。
11	黨維拓亭 王得貴 高凌志	綏德	降渠黨維等糾千餘人攻綏德，王承恩擒斬之。
五、2	雲交月		叛
8	紫金梁 老回回 八金剛		乞撫就約束，諸軍乘其不備襲擊之，變民怒犯濟源，陷溫縣
六、10	賀雙泉 新虎		乞撫於京營，旋掠如故。

六　高迎祥極盛時期逐年攻佔地名表[一]

年　月	攻　佔　地　方
六、11.	澠池
12.	伊陽盧氏南陽池寧汝州淅川內鄉鄧城魯山葉縣唐縣西平豫州遂平確山信陽洛陽陝州靈寶閿鄉永寧舞陽裕州泌陽桐柏新野宜陽（上河南省地）上津光化均州鄖西保康房縣鄖陽鎮安（上湖廣省地，今湖北）
七、1.	新野信陽靈寶（上河南）棗陽南漳鄖陽穀城光化均州夷陵保康襄陽當陽（上湖廣）紫陽平利白河鳳縣洵縣西鄉興安（上陝西，夔州遥安（上四川）
2.	信陽鄧州（上河南）應山（上湖廣）宜川韓城白河商雒漢南（上陝西）巫山夔州大寧大昌開縣新寧巫山通江梁山（上四川）
3.	鄖陽襄陽承天德安竹溪（上湖廣）商雒漢中興安寧羌峯陽兩當鳳縣城固洋縣寶

[一]年月項中國數字表年，阿剌伯數字表月。表內地名，或攻陷城池，或佔據鄉野，或攻而未陷。

雒汧陽平利洵陽石泉漢陰（上陝西）巴州（上四川）

七、 4. 淅川盧氏（上河南）房縣均州鄖陽（上湖廣）白水商雒漢中（上陝西）奉節（上四川）

5. 安塞鄜州延安慶陽鳳縣耀州同官（上陝西）

6. 竹山竹溪（上湖廣）

7. 盧氏永寧（上河南）隴州鳳翔朝邑澄城郃陽平涼涇州商雒慶陽三原郃陽耀州富平（上陝西）

8. 禹州許州長葛永寧盧氏（上河南）隴州崇信鳳翔麟遊略陽鳳縣盩厔臨洮鞏昌平涼真寧華州（上陝西）

閏8. 靜寧隆德甘泉寨臺崇信白水涇州岐寧固原（上陝西此時北至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永壽，西南至盩厔郿縣遍地皆流寇）

9. 蘄水黃州廣濟（上湖廣）寧羌雒南扶風鳳縣漢中略陽隴州平涼崇信靈臺涇州鎮原華亭白水（上陝西）梓潼劍州廣元（上四川）

10. 澠池鄧州陝州靈寶盧氏河汝（上河南）均州光化隨州棗陽荊門黃陂上津[illegible]（上湖廣）商州雒南武功華陰南涼高陵富平涇原商雒漢中（上陝西）[illegible]太湖宿松英山（上南直）

11. 陝州靈寶（上河南）英山霍山（上南直）

12. 澠池南陽汝州（上河南）

八、 1. 陝州盧氏鞏縣汜水滎陽河陰伊陽汝水鄭州商城葉縣上蔡汝寧郾城歸德睢州陳州汝州許州郟縣朱仙鎮南陽唐縣泌陽固始天長永寧鹿邑柘城寧陵杞縣許州通許靈寶閿鄉（上河南）襄陽黃州麻城隨州羅田（上湖廣）靈臺漢中寧羌臨洮鞏昌商南南原（上陝西）霍邱英山霍山六安鳳陽泗州亳州壽州池河定遠全椒廬州太和巢縣舒城合肥六合無為桐城蕭縣碭山安慶潛山臨淮（上南直）

2. 新蔡永城盧氏商邱歸德寧陵睢州太康固始光州光山禹州魯山伊陽密陽新蔡嵩山南陽汝寧信陽（上河南）應山隨州黃州麻城棗陽羅田蘄州（上湖廣）商州秦州邠州耀州（上陝西）宿松潛山太湖英山霍山廬江（上南直）曹縣（山東）

3. 光山固始信陽新野唐縣南陽淅川內鄉汝雒陝州南召泌陽（上河南）上津麻城黃州孝感雲夢襄陽隨州棗陽鄖陽蘄州（上湖廣）咸陽長安盩厔鄠縣淳陽商州興安漢中寧羌沔縣略陽臨洮鞏昌（上陝西）桐城潛山太湖（上南直）

4. 漢中平涼鳳翔（上陝西）

5. 鄠縣雒南鳳翔平涼涇州鎮平邠州汧陽隴州靜寧秦安清水秦州商州漢南寧羌醴泉興平五船西安商雒武功扶風（上陝西

6　寧州眞寧耀州西和徽安清水（上陝西）

7　上津光化（湖廣）山陽慶陽西安耀州朝邑渭城華州臨洮鞏昌平涼澄城郃陽商雒邠州秦安清水（上陝西省）

八、8.　盧氏永寧靈寶鎮平南召魯山汴梁中牟長葛郾城扶溝鄢陵西華商水沈邱項城上蔡葉縣信陽（上河南）麻城羅田應山蘄水（上湖廣）咸陽涇陽醴泉武功扶風富平永壽（上陝西）蒙城宿縣太和潁州（上南直）

9.　沈邱嵩縣禹州光州羅山郟縣（上河南）黃州麻城羅田蘄水廣濟（上湖廣）華陰扶風渭南臨潼（上陝西）潁州宿松潛山太湖（上南直）

10.　陝州靈寶永寧澠池嵩縣盧氏沈邱南陽光州羅山（上河南）孝感蘄水羅田隨縣棗陽應山黃州黃梅（上湖廣）淳化高陵富平渭河南北州縣（上陝西）潁州宿松潛山太湖霍山英山舒城六安（上南直）

11.　陝州南陽鄧州閿鄉靈寶偃師鞏縣洛陽嵩縣光州固始商山（上河南）鄜州涇陽耀州三原商雒（上陝西）霍邱鳳陽（上南直）

12.　魯山葉縣光州固始確山羅山息縣光州懷慶（上河南）漢中鳳縣城固洋縣漢南略陽陽平階州文縣白水（上陝西）滁州廬州巢縣含山和州江浦霍山（上南直）

九、1.　桐柏泌陽永城夏邑閿鄉虞城歸德開封內鄉太康考城陳留固始登封永寧儀封（上河南）棗陽穀城光化保康均州（上湖廣）商南麟游漢中（上陝西）江浦鳳陽懷遠壽州靈璧泗州宿州沛縣蒙城蕭縣巢縣含山全椒滁州和州亳州廬州懷州懷寧潁州霍山虹縣（上南直）曹縣單縣（上山東）

2.　裕州嵩縣登封密縣閿鄉盧氏永寧郟縣靈寶（上河南）竹山上津鄖西（上湖廣）合水眞寧高陵三原中部（萌城）延綏蘭州乾州鹽池漢中邠州寧州榆林漢南商雒慶陽麟游環縣蘭州河州安定（上陝西）豐縣沛縣蕭縣碭山潛山太湖（上南直）

3.　永寧澠池陝州（上河南）南漳柳池穀城竹山保康竹溪房縣均州麻城蘄水漢陽鄖西（上湖廣）興安漢中平利商雒石泉漢陰鄜州延綏山陽（上陝西）桐城（上南直）

4.　西川朝邑鞏昌環縣（上陝西）

5.　延安綏德安定華亭商南雒南榆林米脂韓城（上陝西）

6.　淅州永寧盧氏（上河南）鄖陽襄陽竹溪鄖西（上湖廣）興安漢中延綏朝邑（上陝西）

7.　淅川汝陽（上河南）盩厔階州徽州汧陽隴州鳳翔成縣鞏昌（上陝西）

8.　扶溝登封密縣舞陽開封鄭州陳州沈邱（上河南）隴州（上陝西）

9.　郟縣葉縣尉氏登封汝南（上河南）鄖陽襄陽蘄州黃州應山麻城德安（上湖廣）

	汧陽隴州鳳翔寶雞（上陝西）六合懷寧江浦儀眞揚州霍山安慶英山（上南直）
10.	襄城光山眞陽（上河南）黃州蘄州（上湖廣）舒城（上南直）
12.	鄖陽黃梅應城雲夢孝感黃陂黃岡（上湖廣）

七 李自成據襄陽時派遣地方官吏姓名表

一、防禦使可考者六人

汝寧金有章　　荊州孟長庚　　襄陽李之綱

揚武州陳蓋　　南陽吳大雍　　信陽黃　閣

一、府官姓名可考者計府尹六人，府丞一人，理刑六人，學正三人，推官二人，如下表：

地　方	府　尹	理　刑	學　政	推　官	備　　註
南陽府	劉　蘇	胡邦彥	王瑞芴		
汝寧府	鄧　璉	鄒　士	薛　青		
均平府	劉懋先	吳　周	周翼時	尹道從	
荊州府	張虞機	王業昌			府丞張士毅
襄陽府	牛　佺	朱夢庚			
安樂府	姚錫胤[一]	吳從龍		方奉三	

一、州官姓名可考者計州牧十八人，州有判，姓氏不詳，州牧姓名可考者如下表：

荊州牧　韓　環　　揚武州牧姚欽明　　信陽州牧王　楧

鄧州牧　徐明蓮　　鄖州牧　萬國定　　裕州牧　吳騰芳

光州牧　方　燧　　邛州牧　趙之璧　　尉州牧　申　鋈

隨州牧　洪聖翼[二]　　許州牧　劉　定　　鄭州牧　彭奕煜

汝州牧　裴叔度　　寶州牧　陳可新　　□陵州牧田　儲

禹州牧　武　張　　唐州牧　俞興言　　同州牧　高　孝[三]

一、縣官姓名可考者計縣令六十七人，如下表（縣有簿，姓氏不詳）：

襄陽　楊士科　　南陽　吳　鄴[四]　　鎮平　夏之强

[一]或云授工政府侍郎。　　[二]一云汪鸞爲隨州牧。

[三]此據綏寇紀略，平寇志作高翠。　　[四]一云金汝礪爲南陽知縣。

泌陽	康　昇	湘陰	張光世	南召	李延大	內鄉	左懋延
新野	徐龍光	葉縣	王家楨	翼陽	朱鼎熹	汝陽	樊仲孝
上蔡	熊新運	西平	武顯祖	新蔡	徐必達	遂平	杜攝聰
羅山	張丹廡	確山	吳承顯	光州	鄭元孝	商城	梁凝祉
固始	呂相國	息縣	張文彬	商水	郁弘功	沈平	田盛新
均平	傅　鎔[一]	太康	姚運芝	淅州	鄭際明	鄢陵	薄封賢
扶溝	陳用南	中牟	梁青建	臨潁	王邦醇		
長葛	譚濟鳴	西華	姚　聘	新鄭	王克寬	襄城	武彥芳
密縣	冷　英	郾縣	王槐胤	漢陽	石作霖	河陽	蕭象新
魯山	劉爾虎	郟縣	周　奕	宜城	王克聰	保康	喬作聖
穀城	陳　智	均縣	鮑一駿	光化	武　湛	京山	蔡國瑞
潛山	趙國珍	沔陽	王良佑 張　來	當陽	朱雄世	江陵	張允恭
公安	朱三宿	石首	張繼賢	監利	田援調	松滋	張　勉
枝江	王鼎新	宜都	韓令嗣	長陽	張增輝	遠安	王鄭魁
司東[二]	王一頊	梁山	任　植	華容	汪一洪	安陸	鄧允衡
孝感	田助公	內城	魏文廳	應山	陳當道	榮澤	（缺）

上列官制姓名諸表根據材料以綏寇紀略爲主，以明史、平寇志、明季北略、罪惟錄、小腆紀年諸書補充之。

八　李自成在北京時設置官吏姓名表

（一）六政府郎中員外等官姓名表

一、吏政府：

楊枝起（文選）　郭爲鎬（考功）　熊文舉（稽勳）　侯佐（驗封）　葉樹（司務）　沈自彰劉廷諫（直作府尹）

二、戶政府：

鄧國坊（一云作孫璽）（或云兵政府）　徐有聲李中馥魏琯南廷鑄李鎮芳王鳳林王高才張元輔方允昌（或云兵政府屬）　趙玩（一云工政府從事，又云國子監助教）　張元始陳易雍王爾祿金汝

[一]平寇志作傅鎔叔。　　　　[二]司東疑爲巴東之誤。

璣(一云授縣令) 陳聯璧金篋聲(一云工政府屬) 介松年

三、禮政府

徐原 劉大業(精膳司) 鞏焴 吳文瀛 吳泰來 李森先 許作梅 湯有慶 黃徵胤 吳之琦 黃紀 修廷獻 劉寀眞 何復 黃熙胤 趙開心 余忠宸 王某(儀制司) 張琦 張懷學 趙之驥(上三人或云授縣令)

四、兵政府

耿應光 朱國壽 高來鳳 柳寅東 沈元龍(車駕司) 吳剛思(武庫司) 吳顯文 李丕著 龔彝 丁重華

五、刑政府

劉慶蕃 李登雲 黃昌胤

六、工政府

潘同春 施鳳儀

此外不詳何政府者有張元琳、郭充、王奇才、程光貞、王自超、江永詔、張琚、周斷、吳道新、姬琨諸人。尚書侍郎二職大部為三月二十四日選定，其餘諸職多係二十六日選定，以為時甚暫，且屢有變更，記述不盡可據也。

(二)中央政府官姓名表(六政府除外)

機　　關	官　　職	姓　名	明朝原官	備　　註
一、都察院	督直指使	高翔漢	工科右給事中 一云兵科給中	一云降爲都御史，即督直指使也。
	直指使	朱朗鑅		
	直指使	柳寅東	江西道御史	
	直指使	楊枝起		實錄三
	直指使	陳羽白	廣東道御史	
	直指使	張鳴駿	戶部主事	實錄三　原官江西道御史
	直指使	張懋爵	陝西道御史	
	直指使	趙　穎	庶吉士	此據小腆紀年四，以與牛金星同鄉特授；牛金星作趙頴，授縣令，燕都實錄庶吉士趙穎改選外任。
	直指使	龔鼎孳	兵科給事中	一云授防禦使，後降為官至尚書
	直指使	涂必弘	河南道御史	
	直指使	伍中道		
	直指使	喻上猷		明季實錄卷二謂授浙江道御史，依自成制改爲直指使。

二、知政使司	知政使	王岕先		明季實錄卷二
	參議	趙京仕		
三、大理寺	寺卿	吳家周	尚寶司卿	明季實錄卷一，燕邸實鈔劉闖小史明季實錄卷三作吳履中、他書或作劉大猍待考。
	寺丞	項煜	少詹	或謂授太常寺丞，待考。
四、弘文館	學士	何瑞徵	少詹兼侍讀	以弘文館學士掌館事，明季實錄作弘文館學士兼禮政侍郎。
	學士	王華		
	修撰	韓四維	左諭德	明季實錄卷一，燕邸實鈔：原授祭酒，願用銀二萬兩求爲國子監。
	修撰	高爾儼	編修	兼戶科諫議大夫，燕邸實鈔：授原官"編修"，後降淸至大學士。
	編修	楊廷鑑	修撰	明季實錄劉闖小史授修撰
	編修	陳名夏	修撰	燕邸實鈔降授戶部都給事兼兵科都給事，或云授修撰，後降淸官至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編修	楊畢華	陝西舉人	以撰勸進表爲自成所賞，於四月一日授此職。
	編修	王琦	陝西舉人	四月一日授職
	編修	劉世芳	檢討	明季實錄卷二
	編修	張之奇	檢討	明季實錄卷二
	檢討	周鍾	庶吉士	鍾嘗爲自成草詔，並撰勸進表。
	檢討	傅鼎銓		明季實錄卷三
	檢討	趙玉森	四川內江縣令	明季實錄卷三
	檢討	朱積	庶吉士	
	檢討	張瑞		此據崇禎紀聞錄卷四
	庶吉士	梁清標	庶吉士	明季實錄燕邸實鈔謂改選外任，待考，後降淸至大學士。
	庶吉士	李呈祥	庶吉士	燕邸實鈔作李長祥，改選外任，待考。
	庶吉士	史可程	庶吉士	
	庶吉士	魯栗	庶吉士	明季實鈔卷三作魯粵，誤。
	庶吉士	黃燦	庶吉士	
	庶吉士	李化麟	庶吉士	燕邸實鈔謂改選外任，待考。
	庶吉士	史垂賢	庶吉士	
	庶吉士	吳崇列	庶吉士	
	庶吉士	王自超	庶吉士	明季實錄卷一燕邸實鈔
	庶吉士	何胤光	庶吉士	明季實錄卷一燕邸實鈔

	庶吉士	龔鼎	庶吉士	作龔鼎雲者誤
	庶吉士	張家玉	庶吉士	先是自成入京，家玉上書，請褒恤范景文周鳳翔等，隆禮劉宗周黃道周，尊養史可程魏學濂 自稱殷人從周，願學孔子。稱自成大順皇帝，自成脅之降，不從。自成曰"當磔汝父母"，乃跪。
	庶吉士	方以智	庶吉士	此據平寇志，明季實錄卷三謂授檢討，或云未降自成，待考
	庶吉士	劉餘謨	庶吉士	
	庶吉士	衛禎固	陝西道御史	平寇志謂裴希度楊棲鶚賈斯學傅鼎銓諸人並授庶吉士，他書或云分授諫議，直指使，防禦使諸職。
	少詹兼侍讀	方拱乾		明季實錄卷三
	日講官	王[illegible]		明季實錄卷二
五、國子監	司業	薛所蘊	國子監司業	或云祭酒，案自成改國子監爲三堂，以司業爲正堂，學錄爲左，博士爲右，從司業。後降淸官至侍郎。
	助教	錢位坤	大理寺卿	以從自成，家被民衆焚劫。
六、光祿寺	寺卿	李元鼎	太僕寺丞	此據平寇志及劉闖小史，明季實錄明季北略謂降授太常寺卿。
七、驗馬寺	寺卿	賀王盛	太僕寺丞	小腆紀年明季實錄謂授原官太僕寺丞，案自成已改斯職爲驗馬寺。或謂宋學顯爲寺卿，待考
	少卿	曾勵程		明季實錄卷二，謂先授工部員外，後改陞此職。
八、六科	諫議大夫	申芝秀	禮科給事中	啓禎紀聞錄劉闖小史：授吏科諫議大夫
	諫議大夫	金煉色	吏部員外郎	此據小腆紀年四，平寇志謂原官給事中
	諫議大夫	戴明說	吏科給事中	明季實錄謂原官禮科給事中，平寇志作吏科，劉闖小史作戶科，降授戶科諫議大夫，後降淸至京卿
	諫議大夫	朱徽	刑科給事中	
	諫議大夫	光時亨	刑科給事中	劉闖小史作兵科，降授兵科諫議大夫。又一云授防禦使，待考。
	諫議大夫	彭琯	工科給事中	此據小腆紀年卷四，平寇志謂授縣令。
	諫議大夫	裴希度	陝西道	

另據平寇志謂張魯授鴻臚寺卿，明季實錄、啓禎紀聞錄並謂劉昌授太常寺卿，按自成改制，省太常鴻臚併入禮政府，確否待考。

(三)選授地方官吏姓名表

	官職	姓名	明朝原官	備註
一、節度使	淮揚節度使	呂弼周	河南副使	此據明史卷二七六呂振飛傳。一云防禦使,誤。
	太原節度使	韓文銓	河南道	一云授直指使、見前。
	榆林節度使	周士芳		
	順天節度使	朱　擢	順天巡撫	
	寧夏節度使	陳之龍	監軍僉事	一云陝西節度使
	節度使	黎玉田		
二、防禦使	宣化防禦使	李允桂		此據清史列傳卷七十八李鑑傳
	榆林防禦使	張宏祚		
	四川防禦使	覃承澤	刑科給事中	後降清至左都御史
	四川防禦使	任　濬	前豫楚總督	
	揚州防禦使	周壽明	某部散員	
	山東防禦史	徐家麟		剿闖小史明季實錄同
	淮徐防禦使	武　愫	進　士	一云原官各部散員。或云方運昌爲淮揚兵備道。案自成已改制爲防禦使,一缺兩人,疑有僞誤。
	山海關防禦使	張若麒	光祿寺卿	一云授兵政府尙書,蓋先授防禦使後授尙書也。後降清官至寺卿。
	夔州防禦使	劉明俊	中書科掌科事	或作劉明英
	兗州防禦使	劉　洵		
	臨淸防禦使	王皇極	舉　人	一云東昌防禦使
	德州防禦使	閻　傑		
	濟寧防禦使	張問行		
	青州防禦使	王道成		
	防禦使	李際期		
	防禦使	蘇　京	河南懷慶巡撫御史	消夏閒記中蘇京降於懷慶,諸將曰:“京固進士也,降何容易乎?”令着婦人衣冠,塗粉簪花騎驢城中以爲笑,又命着青衣行酒,京了無怍色。
	防禦使	楊棲鶚	進　士	一云授庶吉士原官
	防禦使	楊明琨	進　士	一云授從事
	防禦使	林　某	光祿寺監事	

	防禦使	李丕著	行人	一云授從事
	防禦使	張元琳		
	防禦使	李之奇	行人	
	防禦使	林銘球	光祿寺署事	見明季實錄卷三，銘球授防禦使事疑不確。
	防禦使	歸起先	刑部主事	見明季實錄卷三，一云授縣令
	防禦使	呂崇烈	翰林	以上十一防禦使所轄區不詳。

三、府官：

1.府尹：順天王則堯　太原韓文銓　廬州熊世懿　淮安鄧青增（一云[illegible]）　青州黃國琦　順慶張之奇　鳳翔王于諧（曙）　延安賀我飆　兗州李某　四川某府傅振鐸　四川某府朱蒂煌　未知地名府尹姜金允　劉廷諫　鄭某　高丹桂

2.府同知：大同諸葛蔚成　淮安鄒輔明　成都呂兆龍　歸德陳侖　保寧周亮臣　漢陽潘可成　未知地名府同知黃一修

3.府同判：開封府董三省　武昌府汪正國

四、州牧：

滄州王允言　定州崔復　延慶州賀成　濟寧州任某　德州吳徵文　鄭州黃某　忠州劉師行

未詳何州者有：徐家麟　孫以敬　羅憲文　傅聖禹　劉鎔熙（一云縣令）　孫一脈　吳簧

高去奢

五、縣令：

蓬溪吳爾壎　宜賓時敏　梓潼張琦　通江文邦智　華陽何士麟　內江趙玉森　三水李三楚

臨邑楊淪　濰水王仙芝　汶上李某　鹿邑孫澄　宜陵許承　考城范儁　商丘賈士儁　柘城

郭經邦　邯鄲何承新　平原武大正　祥符石有恆　阜城黃繼祖　密雲姚文然

又不詳何縣者有

林銘球　翁元益　王畧　顧芬　吳達　晦明　宋儆　彭琯　吳尤謙　史起明　程兆科　丁

顥　王之鳳　侯偉時　楊雲鶴　傅鷟祥（一云政府屬）　呂兆陽　朱受祜　秦汧　黃百允

王秉　胡顯　施鳳儀　徐敬時　高幸允　鄒逢麟　王明　劉廷琮　張玄錫　高珩　胡秩庚

白胤謙　何胤光　吳端　傅振鐸

上表參酌明史、綏寇紀略、甲申傳信錄、啓禎記聞錄、小腆紀年、烈皇小識、平寇志、明季實錄、剿闖小史諸書作出：

降自成不詳授何官者：庶吉士李元琳、待詔張國泰、戶部官員王鳳林、李鍾秀、王高才、胡之彬、衞周祚、程之璿、禮部官員余忠寔、黃熙元、兵部官員黃紀、馮秉清、行人吳允謙、給事中廖國遠、徐一倫、郭應、評事周蘭、助教吳道新、中書姜金胤、順天照磨侯以顯，州縣官則晉州知州王皋，某縣知縣彭三益。原官及降後官均不詳者則冉希祥、韓士偉、俞忠實、張應麟，原官不詳降而未授職者則董象垣、王自超、何九雲、劉肇國、張玄錫、蔡鵬霄、李登雲。

九　李自成在北京拷掠明朝勳戚臣僚表

被拷人姓名	拷掠情形
成國公 朱純臣	拷掠無完膚，家產抄沒，被殺（或云自盡）。
英國公 張世澤	拷掠後殺。
定國公 徐允禎	先拷後殺。
定遠侯 鄧文明	
永康侯 徐錫胤	
武定侯 郭培民	
鎮遠侯 顧肇迹	
西寧侯 宋裕德	
懷寧侯 孫維藩	以上六人或追贓死，或殺死，謂六人殉節者不確。
博平侯 郭振明	拷掠無完膚。
揚武侯 薛濂	濂性暴戾，好擄掠民財，故追贓最酷而死，聞者稱快。
定西侯	
伏羌侯	以上二人夾死，姓名不詳。
嘉定伯 周奎	籍其家，得銀六十萬兩（或云七十萬兩）。緞以車載之，相屬於道。府第田產庫藏什物俱沒入官。與妻皆拶指苦死。
襄城伯 李國楨	自成責以受天子重任，既不能守，又不能死節，追贓與妻同拷死。明史卷一四六李濬傳："賊勸國楨降，國楨解甲聽命，責賄不足，被拷折踝，自縊死。"或云殉節，不確。
清平伯 吳遵周	拷掠無完膚。
平江伯 陳治安	拷掠無完膚。
太康伯 張國紀	
新建伯 王先通	
永寧伯 王長錫	

彰武伯	楊崇猷	
安鄉伯	張光燦	
南和伯	方履泰	以上六人或追贓死，或殺死。或云六人殉難，不確。
都督	周鑑	周奎子，夾死。
都督	周銘	周奎姪。
都督	周鐸	
都督	周鉉	
都督	袁祐	以上四人拷掠無完膚。
都督	李國柱	
都督	劉倧	
都督	冉孔悅	
駙馬都尉	冉興讓	以上四人或追贓死，或殺死。
大學士	陳演	先獻銀四萬，宗敏尋。後又掘得窖藏銀數萬，黃金三百六十兩，遂被刑。
大學士	魏藻德	拘拷要銀十萬，完一萬三千兩（或謂籍沒一萬七千兩）。劉宗敏詰以首輔致亂，藻德言先帝無道，宗敏怒，批其頰，拶指夾足，五日不得，死。並拶其妻，殺其子。四月十三日與陳演朱純臣同斬。
大學士	方岳貢	或謂納銀三四千兩，或謂納銀四百兩，明史卷二五一方岳貢傳謂岳貢素廉，貧無以應，松江賈人某爲代輸千金。一云自盡，一云被殺
大學士	邱瑜	邱瑜自縊未死，爲自成所夾拶，獲銀二千兩，或云千五百兩，然後殺之。或云殉節，不確。
大學士	李建泰	拷銀一萬兩。
大學士	馮銓	涿州舊輔，擒至北京索銀。
吏部尚書	李遇知	夾足拶指，腦陷死，拷銀四萬兩，或云四萬六千兩。
吏部侍郎	沈惟炳	拷掠輸銀。
吏部侍郎	雷躍龍	拷掠後逃。
戶部侍郎	吳履中	夾足一次，入黃金八十兩，銀六百兩，哀求得釋。
戶部侍郎	王鰲永	拷掠輸銀，釋留用。
戶部侍郎	王正志	夾二夾，其子亦一夾一拶，輸銀獲釋，留用。
禮部侍郎	楊汝成	夾足一日，以古玉盃一，金壺一，美婢一，請周鍾送王旗鼓得釋。一云夾死。
兵部尚書	張縉彥	三月十九日同太監開齊化東便二門降自成，仍被夾拷掠，輸銀。
兵部侍郎	金之俊	拷掠輸銀。
兵部侍郎	張伯鯨	拷掠後逃。
刑部尚書	張忻	輸銀一萬兩。
工部尚書	陳必謙	夾後輸銀死。

工部侍郎	張鳳翔	拷掠入銀釋。
工部侍郎	劉餘祐	釋留用。
	李逢申	掠死輸銀。
	張正聲	夾二夾輸銀。
	劉獻績	拷掠。
	朱而熄	拷掠。
	聶一心	拷掠。
	沈自彰	入銀釋。
	鄒逢吉	輸銀夾死。
	龐弘祚	夾死。
	龔時楙	拷掠，一云夾四夾死。
	李向中	拷掠。
	郭敦厖	拷掠。
	劉若宜	拷掠。
	楊元錫	拷掠（或作楊玄錫）。
	王鍾彥	拷掠，或云自縊死。
	丁時學	輸銀十三萬，免夾。
	鄭逢蘭	被拷輸銀。
	范　方	被拷輸銀，一云夾一日一夜死。
	申濟芳	相國役，實貧，夾死復蘇。
	陳鼎學	不屈，被鎮壓。
	吳學昌	削髮，被拘，夾二夾。上李逢申等二十人爲各部郎中主事員外官，
吏部職員	鄭　某	在吏部火房辦事，子侄從此出身者十三四人，貪污致富，家貲十餘萬，被拘拷，追贓三萬，其銀俱放京債在外，一時不能完，父子五人俱死。
御史	黃熙胤	拷掠。
御史	何擧元	拷掠。
御史	陳純德	掠死。
	鄭楚勛	掠死。
	馮垣登	以削髮來三日，輸銀死，或云夾一日一夜死。
	俞忠良	拷掠，釋後至家憤死。
	吳邦臣	被拷，入銀釋。
	曹　溶	拷，入銀不釋。
通政司參議	趙京仕	拷掠。

詹事府詹事	張□□	夾足戳腿，入銀得釋。明季北略卷二十二作吏部侍郎，被夾自刎，既
詹事府少詹事	□世安	被夾輸銀
諭德	衛胤文	削髮被拘拷，後殉難揚州。
諭德	李明睿	拷打後逃。
諭德	楊士聰	入銀釋。
諭德	楊□□	削髮被拘拷
翰林院侍講	方拱乾	或云被酷掠，或云賄四大帥免夾。
編修	李□□	或謂入銀釋，或謂被酷掠。
編修	□增志	削髮被拘拷。
編修	宋之繩	削髮被拘拷。
檢討	方以智	入銀釋
	張家玉	被拘不屈。
庶吉士	□致祥	以曾兩假□被拘拷，傳信錄謂以致祥爲縣令，不確。
國子監祭酒	孫從度	追銀四萬兩，或云萬兩左右，拷死。或曰夾斷十指。
太常寺卿	王都	三次受夾，三次輸銀，釋夾即死。或云釋後逃去，存疑。
太常博士	鄧□□	拷掠。
光祿寺丞	林蘭友	薙髮自匿被執拷，自成敗，南還。
六科給事中	李世祺	拷掠死。
	顧鋐	拷掠死。
	彭琯	拷掠。
	呂兆龍	投井被拘，夾，留用。
	李永茂	被拷掠。
	曾應遴	被拷掠。
	錢增	被拷掠。
中書科	劉明俊	以削髮，二夾，降爲自成䕫州防禦使。
中書科	陳翔	以削髮，被夾。
中書博士	吳之瑞	拷掠死。
中書	汪箕	家累鉅萬，在京開當舖緞店七所，新以資補授爲中書，結交勳紳，自成拘之，追贓十萬，夾指㩳腦死。
行人	郝傑	以削髮拘。
行人	謝于宣	以削髮三夾。
行人	劉中藻	以薙髮被拷掠，自成敗，南還，事唐魯二王守福安，清兵破城，殉節。傳信錄謂中藻酷刑死，誤。
錦衣衛指揮	駱養性	輸銀三萬兩，弟養忠養志皆受酷刑。

錦衣衛指揮	張同方	與武職二百餘人同斬
錦衣千戶	梁清宏	被夾晝夜不釋,釋夾即死。
錦衣千戶	李國祿	[illegible]傷死
錦衣千戶	宋運臣	拷掠死,家產盡沒
錦衣衛	陳人[illegible]	被拷體無完膚
勳衛	常守經	拷掠後斬,發窖藏萬金。
京營大將	張能	願輸銀萬兩
太監	曹化淳	獻銀五萬兩,免死。
太監	王之臣	夾拷,獻銀十五萬兩,其他金銀器玩稱是。
監生	[illegible]	牛金星謂監生必富,索銀三千兩,夾三夾死。
恩生	周某	拷三日死
順天府尹	郝晉	入銀釋,或作崔晉,誤
行取知縣	錢覲瑞	夾死復蘇。

除上表所列者外,尚有官階不詳者:張昌齡、李大林、朱之顯、范志方、張泰徵、楊若橋、汪光綠、雷躍龍、陸禹思、蔣惟才、何瑩元、趙士錦、吳伯宇、蔡國光,黃胤熙、吳履忠、吳宗、李起龍、姜尚弼、黃大武諸人,皆被夾拷,或死或不死,徵銀有差。 三月二十五日,點勳戚武職官二百餘員,綁至平子門外斬首。

十　反抗李自成張獻忠義軍表

(一)崇禎十六年湖廣河南義軍首領姓名事績表

義軍首領	出身	地址	事績
易道三	生員	蘄黃	以上二人結聚於白雲寨,六月收復黃岡,十月以鄉勇二萬襲獻忠於雷田,殺獻忠所置知縣余尚升與監紀兵事王登五
易作遴			
程天一	諸生		十月,集鄉兵二萬,夜襲獻忠兵於大冶。
(首領不詳)			明監紀推官吳師敏聯絡四十八寨義勇數萬人,助官軍以禦獻忠。
黃之夫	明某部侍郎	黃麻一帶	一、鳳督馬士英贊畫黃鼎,聯絡黃麻九十六寨義勇數萬,諸寨共推黃之夫為統帥,形成一個聯寨的組織。
劉僑	鄉紳		一、黃鼎一度聯合劉僑田生蘭諸寨鄉勇五千餘人,攻入麻城擒獻忠遊擊湯志,降其衆二千。
田生蘭	鄉紳		一、諸寨後合力收復黃安黃陂諸城。
周從極	鄉紳		

程其濬	鄉官	孝感	以上程夏二人，聚衆結寨於白雲山，又衆設守，於是襄陽一帶豪傑並起倡義，屢逐自成官兵
夏時亨	鄉官	孝感	
沈萬登	豪右	汝寧	以鄉勇萬餘人，擊斬自成真陽令朱師義，擒復汝寧，殺自成部將馬伯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萬登副總兵。後復克復信陽，擒自成防禦使黃闔及州牧黃庥
申友志			倡義兵收復上蔡
首領不詳		沈丘	汝南道韓昇台與標鄉勇攻沈丘時，沈丘士民起義響應，縛自成縣令周維新。
張顯文	豪右		
劉洪起	豪右		
[illegible]		確山	集鄉勇數萬，據守險隘，自成不敢犯。

（二）崇禎十七年至弘光元年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義軍首領姓名事績表

倡導人	出身	地址	事蹟
孫嵩岫	生員	昌平	
王廷授	鄉官	昌平	
楊春茂	舉人	昌平	以上孫王楊三人縛殺自成所置官吏李進奉周靜等。
（倡導人不詳）		定州	士民倡義，擊殺自成所置定州牧董復。
孫奇逢	舉人	容城	
馬魯		雄縣	
王餘佑		新城	以上孫馬王三人起義恢復三縣，殺自成官鄭丕績等數人。
李鑑	原任宣府巡撫	宣府	糾集數千人，斬自成將官，祭饗崇禎帝。
謝陛		德州	以上謝陛等三人，結納御史盧世㴶千戶賈飛明趙馬元騄等，起義殺自成防禦史閻傑及州牧吳徵文，出慶藩宗室朱帥欽於獄奉爲濟王，移檄遠近，一時殺自成官吏來歸者有四十多州縣。
謝陞		德州	
馬士驤		德州	
凌駉	兵部主事	臨清	糾合數百人擒自成防禦使王皇極，山東河北諸州縣聞風歸附
張鳳翔	某部侍郎	東昌	起義於東昌，響應新鄉張縉彥。
潘士良	某部侍郎		潘士良糾合義軍首領李允和克復濟寧，擒斬防禦使張問行。繼執兗州防禦使劉闖、府尹章某及汶上縣令李某。
李允和			
單崇	鄉官	高密	糾合紳民擒自成縣令孫擢玉
宋璜	鄉官	華陽	起義殺文登縣令邢某
張縉彥	鄉官	新鄉	聯結諸寨義勇爲恢復計，明南都政府令以兵部尚書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予印，聽便宜行事。

李際遇		洛陽	時洛陽結寨以拒自成的不下數十處，以際遇最强
蕭應訓		南陽	南陽結寨以拒自成者數處，以應訓爲首
劉洪起	豪右		開封汝寧間結寨自衛者百餘處，洪起所部最衆，凡萬人，巡按御史陳潛夫入其營聯絡之，洪起攻破杞縣，擒自成縣令
丁啓睿	原任兵部尚書	永城	啓睿啓光起義，擒自成所置歸德府同知陳奇、商邱令[illegible]、定陵令許承蔭、鹿邑令孫澄、考城令范楫、柘城令郭經邦
丁啓光	原任參將	永城	
高杜	原任遊擊	和州	以上高許二人起義殺自成之防禦使某。
許步春	平民	和州	
[illegible]		[illegible]	起義兵殺自成之地方官。

（三）崇禎十七年（1644）至隆武二年（1646）四川義軍首領事績表

倡導人	出身	地址	事績
范文光	鄉官	內江	以上范曹二人，號召忠義，共奉鎮國將軍朱奉𨨗爲蜀王，對抗獻忠。
曹勳	參將		
李含乙	鄉官	渠縣	傾家募死士數千人，襲獻忠於廣安，戰敗被執。
馬乾德	前守道	達州	起兵逐走獻忠部將劉廷舉。
莊祖誥	雲南按察使	成都	以上莊祖誥等三人，皆以在籍起義，戰敗身殉。
吳宇英	戶科給事中	廣元	
樊如蕙	工部主事	資縣	
甯克治	諸生	合州	傾家召招壯勇禦敵，後以力寡不敵，退避山洞，獻忠兵舉火焚燒，克治所率三千人全體殉難。
劉道貞	舉人	邛州	在內江鄉官范文光號召之下起義反獻忠，共奉蜀王。
程鳳翔	舉人	蘆山	
傅元修 洪其仁	諸生	雅州	
王起峨	進士	安岳	起峨倡義，從者萬餘人。
江騰龍	舉人	鄲縣	以上江騰龍等六人毀家紓難，糾集鄉勇，或謀抗拒於獻忠兵未到之先，或起義於城邑已陷之後，最後並以身殉。
尹明善	諸生	南充	
王光先	諸生	營山	
黎應天	貢生	夾江	
熊兆柱	諸生	敘州	
[illegible]住聰	諸生	敘州	
張文峯	生員	敘州	以上張羅二人素負盛望，倡義殺戮獻忠官兵。
羅文燦	生員	江安	

蔣世鋐	平民	永川	招衆二百人守永川拒獻忠，城破被殺。
[illegible]經	平民	黎州	招募義勇，保衛地方，獻忠不敢來犯。
以上崇禎十七年起兵			
楊之明	天全六番招討使		起兵戰死雅州。
馬京	黎雅宣慰	黎雅	招致高莊姜黃余李蔡包氏七姓子弟倡義御賊。
丁應選	海棠堡指揮使		以上丁楊二人起兵響應馬京，合兵萬餘，恢復黎雅，殺獻忠兵千餘人。
楊起[illegible]	寧越守備		
朱本尹	進士	雅州	
鄭延爵	舉人	雅州	以上朱鄭二人倡義雅州，戰敗身殉。
張先[illegible]	諸生	安岳	結寨自保，並誘降獻忠部將[illegible]隹忠降於明總兵曾英。
葉大賓	諸生	邛州	偽受獻忠邛州牧，密結縉紳軍民謀反正，擊潰獻忠兵三千人，保護邛州民萬人脫險出走
郝孟旋	舉人	雅州	號召諸生起義，殺戮獻忠駐防官兵，稱明朝正朔，號曰"匡正營"。
瑞應陽		順慶	
馮明[illegible]		順慶	以上瑞馮二人已降獻忠，後反正歸明，號曰"中興營"。
金飛	平民	洪雅	招聚鄉民，誓禦獻忠，按戶抽丁，共得數千人，刑牲歃酒，誓不從賊。寇來則戰，寇去則耕，如是者二年，後金飛殉難。
上弘光元年起兵			
甘良臣	原任總兵	鄰水	良臣招募數千人聯絡"搖黃賊"餘黨，共禦獻忠。
[illegible]久知	孝廉	蒼溪	守城殉難
譙翔宇		順慶	
陳登皋		眉州	號召鄉勇，據險列柵以拒獻忠。每有寇警，登皋手執[illegible]械爲先驅，民衆各執武器相從。
以上[illegible]二年起兵			

十一　倡義反清諸人姓名事績表

倡義人	出身	起義地	事績
陸世鑰	諸生	蘇州澄河	弘光元年六月(時南都已覆)，世鑰聚佃戶千餘人，首倡義旗反清。
吳易	進士	吳江長白蕩	吳易聚舟師數千，結營於澄河相毗鄰之長白蕩響應世鑰。太湖豪傑張三率衆走合吳易。後張三部有被清師俘獲下獄者，澄河義兵劫獄營救，焚燬城樓，城內士民紛起響應。
[illegible]象美		嘉定	象美組織民衆，按家出壯丁一人，數日間聚至三萬人，或持木棍竿，或以鐮刀之類縛之竹端，爲禦清計。
金聲	鄉官	績溪黃山	金聲受隆武官爵，糾集鄉勇至十餘萬，據守績溪黃山。

邱祖德	山東巡撫	寧國	
錢文龍	舉人	寧國	
麻三衡 沈壽堯	諸生	寧國	以上四人在寧國舉義響應金聲。
吳太平			
阮恒			
阮善長			
劉鼎甲	諸生		以上六人各舉義於寧國附近諸州縣，與麻三衡號"七家軍"。
胡天球			
馮百家			
溫璜	徽州推官	徽州	起兵響應金聲。
吳應箕		貴池	起兵響應金聲。
(姓名不詳)	職方司 郎中	涇縣	職方司郎中某起義涇縣，涇縣諸生趙初浣，宣城諸生吳漢超從之。
(姓名不詳)	青陽知縣		青陽知縣某倡義拒清，詳名待考。
錢肅樂	鄉官		
華夏			
董志寧	諸生		
路國挺			以上錢等四人起兵鄞縣，國挺毀家紓難，士民從者數萬。
陳明遇	鄉官	江陰	
許用			
黃毓祺	諸生	江陰	
徐超			
侯峒曾	鄉官	嘉定	
黃淳耀	鄉官	嘉定	
朱天麟	鄉官	昆山	
陳宏勛	參將	昆山	
楊永言	前知縣	昆山	
朱集璜	諸生	昆山	與集璜同起者，尚有周室瑜陶琰陳大任楊令徐開禧諸人。
黃宗羲 黃宗炎	貢生	餘姚	宗羲兄弟毀家紓難，諸子弟僮僕荷戈，婦女執爨，號"世忠營"。
熊汝霖	鄉官	餘姚	與宗羲同起兵。
孫嘉績	鄉官	餘姚	
鄭遵謙		紹興	
王淳	諸生	太倉	

王　堪	諸　生	太倉	與王淳等同起兵者尚有蔡仲昭、魏虎臣諸人
司石磐	諸　生	熙城	
謝　球	諸　生	溧陽	
石仲房		蕭山	
王　翊		蕭山	
王化龍		會稽	
陳天樞		會稽	
俞國望		台州	
金　湯		台州	
吳奎明		奉化	
袁應龍		奉化	以上石仲房王翊諸人其犖犖著者，其餘抗清自衛之小寨不下百餘處。

（完）